

夜夜日日



譯合等木蒼 著夫諾蒙西
行發店書華新

夜 夜 日 日

著 夫 諾 蒙 西

行 發 店 香 華 新

西
蒙
諾
夫



北师大图 B2353446

日 日 夜 夜

著 者 西 蒙 諾 夫

譯 者 蒼 木 等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一 九 四 九 年 七 月 出 版 .

1—5,000 (P)

目次

第一章	一
第二章	一一
第三章	一七
第四章	三〇
第五章	五〇
第六章	六七
第七章	七四
第八章	九〇
第九章	一〇九
第十章	一三二
第十一章	一四一
第十二章	一五五

第十三章	一七五
第十四章	一九一
第十五章	二一〇
第十六章	二二八
第十七章	二三四
第十八章	二五八
第十九章	二九五
第二十章	三一七
第二十一章	三二八
第二十二章	三五二
第二十三章	三七二
第二十四章	三八〇
第二十五章	三九四
第二十六章	四一五

日日夜夜

第一章

一個消瘦無力的女人，倚坐在雜屋底土牆邊，用種疲憊了的沈靜聲調，在叙說斯大林格拉被焚的情景。

天氣乾燥，遍地灰塵。微風在脚下捲起一股股黃色塵土。女人光着腳，雙腳被燒壞了，她一邊說話，一邊就把熱灰往赤紅的腳掌跟前撩拂，好像是想藉此止痛似的。沙布洛夫大尉望了望自己粘滿塵土的重皮靴，不由地從女人面前向後退了半步。他身軀高大，肩臂固然寬闊，但體格總嫌過高：按他那高大微曲的身姿，平淡、森峻而幾乎是嚴肅的神色看來，不知怎的很有些像青年時代的高爾基。

他默默地站着，一面聽那女人講話，一面掠過女人頭上，逕直往鎮邊小屋旁的草原上望去，那裏正在起卸軍車。

草原那邊有個鹹水湖，它在陽光照耀下，明淨得像條白帶，這全副景色，儼如天涯

地角一般。現在正是九月，此地係通斯大林格拉的最後一個火車站。前去到窩爾加河岸則須步行。這一市鎮因鹹水湖得名，也叫做愛爾屯。沙布洛夫無意中回想起了，還在學校時就已背得爛熟的湖名——愛爾屯和巴什孔卡克。過去一個時候，這只是學校地理課上的名詞。而現在，看，這一片矮屋，塵土飛揚，偏僻的鐵道支線，却就是愛爾屯。

那女人總在叨叨不斷地談述她那顛連不幸的生涯，雖然她所說的還是那套慣話，但沙布洛夫聽到，不管萬箭鑽心。以前女人們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從哈爾科夫到法魯依克，從法魯依克到俄索什，從俄索什到波古卡爾，本也這樣哭過，他一聽見她們如泣如訴時，心裏總覺得是羞慚與厭倦攪成一團。而今在這窩爾加河東的空曠草原上，在這好像是天涯地角的極邊處，從這女人吐出的衷腸中，所能感覺到的已經不是責難，而是絕望；因為這草原上，若千里內已成一片焦土，既無城市，也無河川，由此前去，業已無路可走了。

「呃，人們都被趕到那裏去了啊？」他不由地咕噥着。最近幾天幾夜裏，當他從棚車前台上矚目草原時，這種莫名究竟的悲鬱心緒，就已充塞在這句話中。

際此倏忽間，他內心裏是很痛苦的；但他一憶及他現在與國界間之逍遙可怕的距離時，他所想念的，倒不是他怎樣從那裏退到此地的情景，而是他怎樣要從此地打回那裏去的一切。在他這憂悶不樂的心懷中，含着有俄羅斯人所特具的一種特別倔強性，這種倔強性是絕對不容許他及其同志們，在此全部戰爭中偶爾放棄這「打回去」的可能的。

而現時是非打回去不可了。此刻他在愛爾屯陡然感覺到，這裏正是最後的界限，再往後退是絕對不成了。

他望了望從車箱裏匆忙下車的兵士們，他很想儘快地沿着這條塵土道路開到窩爾加河岸，只一渡過河去後，立刻就會毅然決然地感覺到，再渡回過河來是決不會有的事，他個人的命運就決定在河之西岸，城在俱在，城亡共亡。假定德寇佔領了斯大林格拉，那他就一定會死去，若是不讓該城失守，他也許可以從此獲生。

這時，坐在他腳邊的那個女人，還在繼續講述斯大林格拉的情形，逐一列舉被毀被燒的街名。這些名稱，沙布洛夫固不熟悉，但對這女人說來，却別有深意。她既知道現在被燒燬了的那些房屋建在何處，築在何時；又知道此刻鋸去構築街壘的樹木，是在何時何處種植起來的，這一切都令她惋惜異常，彷彿這些事情不是發生在這個大城市內，而是發生在她自己家裏，其中她所熟識的私人東西，都被毀滅得傷心慘目的。

然而關於自己家裏的事，她倒是一句話也沒提到，沙布洛夫聽她講述時，却一度想道，自戰爭以來，他實際上很少碰見有人憐惜自己失落了的財產。並且戰爭愈繼續下去，人們就愈少回憶自己丟掉的房屋，而回憶得愈多愈倔強的，則只是自己所離開的城市。女人用頭巾角擦去眼淚後，就縱開她那疑慮甚久的眼光，輪視了身旁所有的聽衆一番，沉思而篤信地說道：

「該要花多少錢，費多少力啊！」

「什麼力呀？」馬上有人不瞭解她的話意，從旁質問。

「再來通通修好的話，」女人隨便回答一句。

沙布洛夫問到她本人的情形。她說：她的兩個兒子早已就在前線，一個兒子已被打死，丈夫和女兒，大概留在斯大林格拉。當城裏開始被炸起火時，她已是一個獨人，從此以後，關於他們的情形，她一點也不知道。

「您是到斯大林格拉去的麼？」她問。

「是的，」他不管其中有什麼軍事秘密，居然答道；因為如果不是開到斯大林格拉去，又爲什麼這列軍車此刻能在這一偏僻的愛爾屯車站下載呢？

「我家姓克里勉科。丈夫名依萬·瓦西里維奇，女兒叫做安孃。也許您在那裏可以碰見的，」女人微帶希望的說道。

「也許見得着，」沙布洛夫憤然回答；他以爲事實上或許有種極偶然的機會見得着他們，因為戰爭時期在彷彿是決不可能的場合下，也常常有這種極偶然的事情發生的。全營都快下火車了。沙布洛夫與那女人告了別，從街頭備給紅軍戰士的水桶中，舀起一杓水喝了後，就到鐵路路堤那裏去了。

戰士們坐在枕木上，脫下皮靴，裹包帆布，有的節省了早晨領到的口糧，只是吃點麵包和乾香腸。這時營裏兵士中，散佈有一種常屬可靠的傳說，說隊伍一下車之後，馬上就要向前開進，所以大家都忙於做完各人所尙未做完的事情。有的在吃東西，有的在

縫補破爛了的制服，有些人就在抽煙。

沙布洛夫沿着站旁鐵道線，走了一趟。團長巴柏琴科所在的那列軍車，馬上就應開到。但在團長未到之前，却有一個問題須待解決，就是沙布洛夫帶領的這一營人，是等待其餘各營到達，即向斯大林格拉開拔，抑或今晚就在此地宿營，候全團到齊後，明晨一同開進呢。

沙布洛夫沿鐵道踱着，一面注視那些後天就要同他一塊去參加戰鬥的人們。

他按面貌或姓名，熟識很多的人。這些都是『沃龍涅什』的戰士，……他內心裏這樣稱呼那些還在沃龍涅什附近，就同他一塊作過戰的戰士。其中每個人都是極可寶貴的，因為對這些人無需多加解釋，一有命令就堅決執行。

他們知道，當敵機上的炸彈黑點點的直向他們飛來時，就應當臥下不動；並知道，要是炸彈向遠處墜落，這時就可以從容不迫地觀察炸彈下墜。他們也知道，在迫擊砲砲火下，臥在原地不動與爬向前去，兩者的危險性是差不多的。並且知道，敵人坦克首先是打擊那些逃避開的人，而德寇自動槍手在兩百米達距離射擊時，多半總打不死人，而是嚇人的。

沙布洛夫營裏，這樣的人要佔三分之一。其餘的，則是些沒有經過戰鬥的新戰士。在一輛尚未卸完軍用品的車箱近旁，有個紅軍戰士站着守衛，他那近衛軍人的外貌，稠密深黃的八字鬚，像兩把尖矛，左右翹起，遠遠就引起了沙布洛夫的注意。當沙布洛夫

一走到他跟前時，他就剝悍地持槍立正，連不曇眼的正視着大尉。

從他這立正站着，身繫皮帶，手持步槍的種種姿勢中，完全可以覺到，他那種非從軍多年不能辦到的老兵風度。沙布洛夫直至本師改編以前，幾乎記得所有同他一塊在沃龍涅什附近作過戰的人員面貌，但却記不起這個紅軍戰士來。

「你姓什麼？」沙布洛夫問道。

「孔留珂夫，」該戰士急促回答之後，又目不轉睛地望着大尉。

「作過戰麼？」

「作過。」

「在什麼地方？」

「在普熱密什爾附近。」

「原來，從普熱密什爾就退却起呀！」

「不，是進攻。」

沙布洛夫驚異地瞥了他一眼：

「什麼時候？去年麼？」

「不，是一九一六年。」

「原來這麼回事。」

沙布洛夫仔細地打量了孔留珂夫一番。他的神色森嚴，幾乎莊重已極。

「這次戰爭中，你早就到軍隊裏來了麼？」沙布洛夫問。

「不，還不到一個月。」

沙布洛夫滿意地再望了望孔留珂夫的健壯姿態，就向前走去了。

他在最後一輛車箱近旁，遇見了在那裏指揮卸車的本營參謀長馬斯林尼可夫中尉。馬斯林尼可夫向他報告說，經過五分鐘後，列車就可以卸完，然後他又看了看自己的方手錶說：

「大尉同志，可讓我對對你的錶麼？」

沙布洛夫默無一語，即從衣袋裏掏出掛錶，錶帶用英國式扣針扣着。馬斯林尼可夫底手錶慢五分鐘。他帶着滿不相信的神情，望了望沙布洛夫那隻玻璃破裂的舊銀殼錶。

沙布洛夫微微一笑：

「你放心，對對準吧。第一，這還是我父親的錶，「波爾」牌的；第二，你却要習慣習慣，戰爭中，長官們的時刻總歸是準確的。」

馬斯林尼可夫又向這兩個錶上看了一看，然後就把自己的錶針移準，行了一個軍禮，請准其自便。此次他被指定為該列車衛成長，隨車行駛，車到達後又指揮卸車，這是馬斯林尼可夫到前線來的第一次任務。他在愛爾屯這裏，就覺得戰線已經逼近。他在預嘗戰爭的味道，心裏很着急，他覺得有些慚愧，戰爭開始好久，自己都沒參加。至於沙布洛夫今天所委託他的一切事情，他都執行得特別精密仔細。

「好，去吧。」沙布洛夫經過片刻沉默之後說道。

沙布洛夫望着他這紅潤興奮的、孩子式的臉面，心裏却驚愕地想道：「再過一個星期，當污垢、疲困、殘酷戰壕生活的全部重担，第一次壓在馬斯林尼可夫身上時，他的面貌又會變成什麼樣子啊。」

一個小火車頭，氣喘喘地等候很久的第二列軍車，拖往了副軌道上去。

團長巴柏琴科中校是那麼急忙，不等火車停住，即從一個客車箱的踏板上跳下車來。他跳車時，有隻腳摔痛了，於是一面咒罵，一面顛跛的，向那急步迎來的沙布洛夫走去。

「列車卸得怎樣？」他皺着眉頭，連望都不望沙布洛夫，蓋然問道。

「都卸完了。」

巴柏琴科兩面一望，列車確實是卸完了。但巴柏琴科仍然保持着陰鬱面貌和嚴厲聲調，他認為在同部屬講話時，應分如此；而此刻爲了維持自己的威信，要來點什麼吹毛求疵，也非如此峻詞厲色不可。

「您在幹嗎？」他厲聲問道。

「等候團長命令。」

「等候命令，倒不如讓大家吃點東西。」

「如果我們馬上開進，那我就決定在第一次休息時，讓大家吃東西；假若我們今天

在這裏宿營，那我就準備一小時後組織一頓熟食給大家吃，」沙布洛夫習慣地拉長語句，不慌不忙回答，正因為他有這種從容不迫的性格，所以急躁成性的巴柏琴科就特別不喜歡他這點。

中校默默無語。

「團長命令他們此刻就吃東西麼？」沙布洛夫問。

「不，到休息時再吃。不要等候他營到齊，馬上出發。下命令站隊。」

沙布洛夫把馬斯林尼可夫叫來，要他負責指揮站隊。

巴柏琴科蹙着眉頭，一聲不響。他慣於任何時候任何事情都親自去幹，大概正因為這樣，所以他總在奔忙，總是忙不開交，並往往來不及把事情辦好。

本來，當營長的人並不一定要親自去集合行軍隊伍。但沙布洛夫既把這件事委給別人，而他此刻却安然自在，若無事然，站在團長旁邊，這點確使巴柏琴科生氣。

他所喜愛的事，每當他一在場的時候，部屬們都要特別奔忙。可是沙布洛夫底從容不迫，竟使他怎的也不能達到這一目的。他轉過身去，開始觀視這已快排好的隊伍。沙布洛夫就站在他的旁邊。大尉知道，團長不很喜歡他，但這點他業已感覺慣了，因而也就不大介意。

他倆又沉默的站了一會。忽然間，巴柏琴科依然同以前一樣，並不轉向沙布洛夫，但却用完全另一聲調，稱他爲「你」，而驀地忿氣說道：

「不行，你看，他們這般混蛋，把這些人弄成什麼樣子了。」

一羣羣從斯大林格拉來的難民，破衣爛衫，困憊不堪，繫着沾滿灰塵的綑帶，重步地踏着枕木，從他們身邊走過。

他倆都不由地望了望本團將要開去的那方。那裏同這裏一樣，也是低低的草原，只是前面土崗上捲起的灰塵，宛如遠處騰起的火藥煙似的。

「集合點在銳巴切姆。急行軍，並派交通兵來，」巴柏琴科說，面容仍舊是那麼森鬱，轉身就向自己車箱那裏走去了。

沙布洛夫夫走上大路。各連已排好了隊。正在整裝待發時，聽到一聲「稍息」的口令。隊伍裏在輕聲交談。沙布洛夫夫走過第二連時，又看見了那個深黃鬍鬚的孔留珂夫：他雙手揮舞，正在興奮地談說什麼。沙布洛夫夫走到了他跟前。

「對我們說來，爲什麼進攻要比退却好一些呢？」孔留珂夫說。「好處就是，你從東往西走，白天正熱時，太陽只晒你的背；臨晚發涼時，太陽却晒你的臉。準確得很，就像按火車時刻表一樣。」

「子彈也是按時刻表飛來麼？」有人諷刺地問。

沙布洛夫夫從孔留珂夫跟前走過，就到隊伍前頭去了。

「全營聽我的口令。」

隊伍出發了。沙布洛夫夫走在前面。草原上一眼望去，都是灰塵，他又以爲這是烽

煙。然而，也許前面草原上，真的是燃燒起來了吧。

第二章

二十天以前，八月一個悶熱天裏，德寇里赫脫哥芬所率空軍聯隊底轟炸機，一早就臨到斯大林格拉克城的上空。究竟實際上有多少飛機，它們飛去又飛來，一共轟炸了多少次，却很難確定，但據觀察手計算，那天飛臨城空的敵機，前後竟達兩千架之多。

全城都着火丁，一直燒到第三天早上。雖然當起火的第一天時，雙方還在城西六十公里的頓河渡口一帶作戰，但斯大林格拉的大會戰，也就跟這天大火一同開始了；因為從此刻起，敵我雙方都望見了斯大林格拉底火光，而交戰雙方底全部軍事計謀，從此就像受到磁石的吸力一般，都被吸引到這燃燒着的城市了。

到第三天，斯大林格拉大火開始熄滅，城裏就騰起了特別難聞的焦煙氣味，這種氣味在驚後城市被圍的幾個月內，是從沒消失過的。燒焦了的鐵鏽氣味，木炭氣味，焦磚氣味混成一團，聞起來穢濁刺鼻，令人發暈。煙塵和灰燼，猝然落到地面，窩爾加河上只要吹來一點微風，這些黑灰就沿着火後各街道騰捲，這時城裏又好像在冒煙似的。

德寇繼續在轟炸斯大林格拉，一處一處又着起新火來，可是誰也已不驚奇了。火往裡相雷迅速地熄滅掉。因為火頭燒完幾棟房屋之後，很快就燎到原已焚燬的街道上，那

裏既無物可燃，於是也就自行熄滅。

但城市如此之大，城裏隨時都有地方，都有東西在燃燒着；經過幾天以後，大家就把這種經常的火光，當作晚景中的必需部份，也就習慣下去了。

在城裏開始被炸起火後第十天裏，德寇已經進到離城這樣之近，他們的大砲彈和迫擊砲彈，已愈加頻繁的不僅炸在城郊一帶，並且也炸在城市中心。

到第二十一天的時候，戰況業已進到這樣一種關頭，那時，凡是只相信軍事理論的人，或許會覺得，今後要來保衛這個城市，不但無益，也許甚至是不可能的。城北一帶德寇已進到窩爾加河邊，城南也快接近了。

斯大林格拉城綿長六十五公里，寬處最多不過五公里，德寇差不多已佔領了西郊的全段。

敵人的大砲聲，從早上七點鐘起，直到日落時，還在轟隆不停。戰鬥已進入到這樣一個時機，那時候是一個不明真像的人，來到了集團軍總指揮部，定會覺得一切都是順利的，至少在防禦者方面，總還掌握有極大的兵力。但他把指揮部用的，那張標記有軍隊位置的城市地圖一看，那他就會看出地圖上，這個相當不大的陣地內，標滿了這多担任防衛的師旅番號。他要是聽到這些師旅長用電話發出的命令，他也許會覺得，只要把這些命令一一加以執行，勝利就定有保障。爲了真真去瞭解瞭解戰鬥的情況，這位不明真像的觀察人，就應當跑到在地圖上已用半紅圈，標記得精細清楚的各師裏去，實地

加以考察。

這些師團中的任何一個師團，都是遠遠從頓河以西，且戰且退來的。兩月來的戰鬥，消耗甚大，此刻按戰鬥兵的人數說來，每師至多等於一營。當時在各司令部裏，各砲兵團裏，各衛生營裏人數還較多，但在各射擊連營裏，却寥寥可數，有的不過十來個人。近幾日來，把各司令部及後方部隊中，所有非絕對必需的人員，全都抽調出來了。衛生員，電話兵，廚師，化學人員，傳令兵都撥歸各團長指揮，不得不成爲步兵參加作戰。雖然集團軍參謀長，一望地圖就深知其所屬各師中的任何一師，現在不僅不成爲師，而且已不成爲團了，但其所據守的陣地範圍，仍舊需要各師，担负着各師所應該担负的戰鬥任務。雖然各級長官全知道這一負担，幾乎是力不勝任的，但他們畢竟毅然決然地，把這個力不勝任的負担，加在自己部屬的肩上。此外則別無出路。

如果在戰前，要是有人向集團軍總指揮說，將來會有一天，你所統率的機動預備隊，總共不過三百人，那他定會要哂然一笑，那知今天，事實上正是這樣……乘着二十輛卡車的三百個自動槍手——這就是該集團軍總指揮在防線被敵人突破的這千鈞一髮之際，能於用來從城南調到城北、城北調到城南的總預備隊。

集團軍總指揮部位置在城內馬馬也夫崗這高坦坡嶺上的地窖與塹壕中，距陣地前緣不過是一個公里。德寇停止了攻擊，也不知是延到傍晚再攻，還是一般決定休息。但據全部情況，特別是這度沉寂的情況看來，不能不這樣判斷：敵人明早一定會堅決舉行衝

擊。

「該吃午飯了，」副官費了很大力氣，鑽往一個小地窖內說道。那裏，集團軍的參謀長和軍委委員正在燈光下坐着看地圖。他倆相互望了一望，然後看着地圖，看了地圖之後，又相互一望。假如這個副官不來提醒他們，該吃午餐的話，那他們也許還要在地圖邊坐一個鐘頭，因為只有他們兩人，才知道實際情況是危險到了萬分。儘管一切應該做到和可能做到的事，均已籌思盡至，甚至總指揮本人，也到各師去檢查命令的執行程度去了，但始終還是丟開不了地圖——總還想在這塊有線有圖的紙上，突然再找出某種新奇非凡的出路來。

「說吃飯，就吃點飯吧，」軍委委員馬特維也夫說道。按他的性格說來，他是個心境安適、快樂無憂並愛點吃喝的人，那怕在指揮部的旁午紛忙中，他有時也記起吃喝來。

他倆走出地窖，到了露天下面。天色已微微入暮：下面，土崗右邊，一排迫擊砲彈閃爍一亮，在鉛灰色的晚空中，稱映得特別顯明，活像一羣火獸似的。

德寇在準備過夜，對空放出第一批白光火箭，這通常是在標示他們入夜時的前緣陣地。

斯大林格拉人當日所引以自豪的「蔭林圈」就經過這馬馬也夫崗，這是一九三〇年斯大林格拉共產主義青年團員所倡首建修的。這十年來，他們修造了許多花園，公園，

蔭道，儼如一條長帶，圍繞着從前這塵土蔽天悶熱窒人的城市。馬馬也夫崗頂上，也種植了很多樹，這些已有十年的細小菩提樹井井有條，排得活像棋盤格子一樣。

馬特維也夫四下一望。這溫暖的秋夜該多麼可愛啊，四周竟突然如此沉寂起來，菩提樹開始落葉，又放出這種交秋的芬香，居然使他感覺到，在這樣美妙的夜晚，却坐在此地這間獨屋，亦即半已毀壞作爲飯廳的小房子內，簡直是荒謬絕倫。

「喂，」他對副官說，「你叫人把桌子搬到這裏來，我們就在菩提樹下，來吃午飯吧。」

從廚房裏搬出了一張跛脚桌子，鋪上了桌布，擺好了兩個小凳子。

「將軍，請坐吧，」馬特維也夫向參謀長說，「好久沒有同你在花園菩提樹下吃飯了，恐怕很快還不會有這樣的機會。」

他立刻回頭向遭火的城市，望了一望。

副官端來了兩杯茶。

「將軍，你記得嗎，」馬特維也夫說道，「在莫斯科索科里尼克公園中，那露天曲廳附近的情景吧，就像是用剪齊了的丁香樹圍成的小舍，每個小舍裏放有一個小桌，幾個小凳，還擺有火壺；多半是全家人到那裏去遊逛。」

「哎，那裏蚊蟲多極了，」這位對抒情詩不表同情的將軍說道，「全不像這裏。」

「對，不過這裏沒有火壺，」馬特維也夫辯了一辯。

「但也就沒有蚊蟲啊，」將軍固執地回答。「可是那裏的曲廳確實不錯，簡直玩得走不出去。」

馬特維也夫望了望下面就在他們背後的城市，不由地躊躇一笑：

「曲廳……」

下面的確就是那些縱橫錯綜的漫長街道，儼如曲廳一樣。正在這些街道上，在解決無數人的命運中，就得來決定內面一個關係重大的命運——軍隊底命運。

副官在黑暗中急忙跑來。

「波貝洛夫從東岸派人來了，」他說話的口氣，證明他確是氣喘喘地跑來的。

「他們在那裏？」馬特維也夫激聲問道。

「跟我來。少校同志，」副官叫了一聲。

在黑暗中難於分辨的一位高大個子，同他並肩出現着。

「遇見了麼？」馬特維也夫問。

「是，」少校回答「遇見了。波貝洛夫上校命令我向總指揮部報告；他已遇見了，部隊立刻就要開始渡河。」

「好了，」馬特維也夫說道，接着就輕快地吁了一口氣，站起身來，移開柵子。

在最近這幾小時內，使他，使參謀長，並使他周圍所有的人都焦慮萬分的一個問題，此刻解決了。

「總指揮還沒轉來麼？」他問副官。

「沒有。」

「你立刻就到各師去找，一找到他，就報告說：波貝洛夫已遇見部隊了。」

第三章

波貝洛夫上校還在清早就被派去迎接沙布洛夫夫營所屬的那個師，並催促該師前進。波貝洛夫中午時，還未駛到中阿黑土巴，就在距窩爾加河三十公里地方，遇見了這一師人。他所首先接談的，正是走在該營先頭的沙布洛夫夫。上校問過沙布洛夫夫這師底番號，並從沙布洛夫夫口中，知道師長還在後面很遠的地方，於是就急忙坐上那輛已準備開動的汽車。

「大尉同志，」他對沙布洛夫夫說，並帶着疲倦而鎮靜的神色，望了望他，「用不着向你解釋，爲什麼你這一營人，定要在下午六點鐘時，到達渡河點。」

他沒有多說一句話，就把汽車門一摔，向汽車夫點了點頭，示意開車。

晚上六點鐘，波貝洛夫轉到岸邊，沙布洛夫夫已在那裏。這一營人經過疲憊的行軍之後，到達河岸時，亦如往常一樣，隊伍不甚整齊，前後略爲拉得長些，但當先頭部隊已望見窩爾加河後，不到半點鐘的光景，沙布洛夫夫一面等候命令，一面就及時把全營人分

怖到岸坡溝回一帶休息去了。

沙布洛夫既把該營安排在岸邊等待渡河，自己就坐在靠水邊的木頭上休息，波貝洛夫上校也坐到他跟前，打開漂亮的紙煙盒，拿出不知從那裏弄到的『北樓』牌香煙，請他吸煙。

他們都吸起煙來了。

『那裏怎樣？』沙布洛夫把頭向河右岸那方一點，問道。

『困難，』上校說。『困難……』第三次又小聲說道：『困難』，彷彿這個一言已盡的字眼，是沒有任何話可來補充了。

如果說，第一個『困難』是指一般的困難，第二個『困難』是很困難，那麼，最後小聲說出的那個『困難』則是驚人的困難，到了極點的困難。

沙布洛夫緘默的望了望窩爾加河右岸。看，它也同俄羅斯所有河流的西岸一樣，又高又陡。沙布洛夫在這次戰爭中所經過的一件永是不幸的事，就是俄羅斯所有河流的西岸都是陡峭，東岸都是平坦的，並且俄羅斯所有的城市，如基也輔，斯摩稜斯克，德涅泊爾彼特羅夫斯克，莫吉利沃，羅斯托夫——任何一個能於記起的城市，都在大河西岸。因為它們背着河，所以從前防禦時困難，又因為它們是在河西，將來收復時也是困難。

天色開始漸黑，但能清楚看到，德寇轟炸機在城市上空，旋來旋去，衝進衝出；高

射砲彈的爆炸火光稠密密的，像細小的雲圈掩蓋着天空。城南一個大糧食堆棧着火了，此地甚至都可以看見火焰熊熊上騰，在它高大的磚製通氣窗裏，空氣流動力量想必是很大的。

至於河東乾草原上，則有成千累萬、飢餓得急求那怕是一塊麵包殼的難民，往愛爾屯方面走去。

此時沙布洛夫所觸景興懷的，已經不是關於戰爭可怕和戰爭無益這種古今來的一般結論，而是這仇視德寇的簡單明瞭的感覺。

晚間天氣已現幽涼，但沙布洛夫經過草原的炎熱太陽和塵土路上的行軍之後，總還是不甚清醒，不斷地想喝水。他從一個戰士手裏拿來鋼盔，沿着斜坡踏着輓沙，走到窩爾加河水邊，舀起清涼水來，貪婪無思地喝着。當他覺得身上已經涼爽一半，又舀起第二次，迨至嘴唇正接近鋼盔，陡然覺得有種極其平凡，但又非常鋒銳的思想一湧而至，使他不勝驚異：窩爾加河底水。他喝的是窩爾加河的水，同時他又身臨戰境。窩爾加河與戰爭，這兩個概念，按其全部明確性說來，彼此間怎樣也聯繫不起。在他童年時代，在他學生時代，在他全部生涯中，對於他說來，窩爾加河乃是這麼心愛，這麼具體的俄羅斯的東西，那知此刻他站在窩爾加河此岸飲着窩爾加河的水時，而窩爾加河的彼岸却是德寇盤踞着，他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怪現象。於是他就懷着這一新的感覺，沿着沙坡攀登到波貝洛夫上校繼續坐着的地方；波貝洛夫瞥了他一眼，似乎在回答他這隱匿

着的問題，而凝神沈思地說：

「呃，大尉，窩爾加……」接着他伸手向河的上游一指，補充道：「看，我們的小火輪帶着駁船駛下來了……」並擺起專門家的眼光，又一次聚精會神地望了望說：「能裝一連人帶兩門大炮……」

十五分鐘後，小火輪拖着駁船靠岸了。沙布洛夫同波貝洛夫走近這倉卒築城的木碼頭，隊伍應在這裏上船。

橋板兩旁聚集有很多戰士，人們正從駁船裏搬運傷兵上岸。有些傷兵在呻吟，但大多數都沉默無語。一個年輕的看護婦在些抬床中間，忙來忙去。

十多個尚能走動的傷兵，也緊接着重傷者後面，下了駁船。

「帶輕傷的，怎麼樣少，」沙布洛夫向波貝洛夫說。

「少麼？」波貝洛夫反問一句，微微笑了。「到處都差不多的，只是有些還沒渡過河來。」

「爲什麼？」沙布洛夫問。

「也可以這樣說：他們之所以留在那裏是因爲種種困難，也因爲情緒奮熾，並且因爲戰鬥激烈。不，我對您說的不是這層。大概，這是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渡過河去，到第三天後，您自己就會懂得，到底是爲什麼。」

第一連戰士開始從橋板上走下駁船。這時却發生了一種沒有預見到的複雜情況。原

來，岸邊聚集得有很多人，他們都要在此刻上船，硬要坐這趟渡到斯大林格拉去的駁船。有個是出院歸隊的，有個剛從糧站上運來一桶燒酒，要求連人帶酒都運過河去。又有個健壯漢子抱着一口重箱子，強求沙布洛夫，說這是一箱地雷信管，如果自己今天不把這運過河去，那就會殺他的頭。另外還有一些人簡單是因爲有事早晨渡過河來，現在要儘可能快轉到斯大林格拉去。

任何勸說也不發生效力。據這班人說話的口氣和臉上的神情看來，怎的也難臆料到，他們所急於要去的右岸，乃是一個被圍的城市，那裏街道上，隨時都有砲彈爆炸着。

沙布洛夫本着他固有的鎮靜態度，決定把攜帶雷管箱子的人，和那個運來燒酒的軍需員，裝上船去，拋開了其餘的人，要他們坐下一趟船。

最後來到他跟前的是一位看護，她剛才坐這駁船從斯大林格拉來，並將船上載來的傷兵，剛護送走了。她說，那岸還有傷兵，她還得乘這駁船，把他們都運過河來。當然沙布洛夫不能拒絕，迨至全運上船之後，她也就跟着經過窄船梯先上駁船，然後就轉到小火輪上去了。

船長是個不很年輕的人，穿着藍色上衣，戴着一頂遮陽已破、蘇聯商船水手的舊帽子，向甲板室內不知咕嚕了一句什麼號令，小火輪就開走了。

沙布洛夫坐在船尾上，雙脚吊在船緣外，兩手抓着欄杆。他又脫下軍大衣，放在身

邊。海風吹拂軍服，頗饒快感。他解開軍服扣子，敞開胸臆，風把軍服鼓得像帆蓬一般。

「這樣會受寒的，大尉同志，」站在他旁邊準備去運傷兵的那個女子說道。

沙布洛夫微微一笑。他覺得他戰到現在——戰爭第十五個月裏，竟因渡河到斯大林格拉去，而突然會受寒、患感冒病麼，這種假定未免太可笑了，因此，他一句話也沒有回答。

「受了寒，您還會不覺得的，」女子堅持地重複着說：「這裏河上，一到天晚，就很冷哩。我每天渡來渡去，已經受寒到這種程度，連嗓音都沒有了。」

真的，從這小姑娘的細嫩喉聲中，已能聽到一種受了寒的嗓音。

「您每天都渡河麼？」沙布洛夫一面說，一面抬眼望她。「一天渡幾趟呀？」

「有多少船傷兵，就渡多少次。現在我們這裏，已經不是從前那樣：先到團裏，再到衛生營，再到軍醫院。現時我們把傷兵從火線上一抬下來，就親自運過窩爾加河去。」

她說話的口氣，是這麼從容不迫，竟使沙布洛夫出乎意外的發出了，他往往不愛發出的這種空洞客氣的問題：

「多次這樣渡來渡去，難道您不害怕麼？」

「害怕」女子說。「我從那岸運傷兵過來時，並不害怕，但我一人從這岸轉回去

時，却是害怕。當我是一個人的時候，總比人多的時候害怕些，對不對？」

「對，」沙布洛夫回答，並暗思道，當他想着本營的事，或者自己在營內的時候，總比他偶然孤身獨處時，要少害怕一些。

女子坐在他身旁了，也是把雙腳吊在水上，信賴地把他的肩臂一碰，小聲說道：

「您知道什麼是可怕嗎？不，您一定不知道……您的年紀已經很大，您一定不知道……要是突然間被打死掉，什麼都不會有了，因而我常在夢想的一切，什麼也不會有了，那才可怕哩。」

「你說什麼不會有呀？」

「任何東西也不會有了……您知道我有大年紀？十八歲……我連什麼也沒見過，什麼也沒見過。我夢想學習——也沒學習過。夢想到莫斯科，到各地去——那裏也沒去過。我又夢想……」她侷促了一下，又繼續說：「夢想愛個男人，嫁個丈夫——連這點也沒有做到……所以我有時害怕，非常害怕，害怕忽然間這一切都不會有了。我一旦死去，就什麼都不會有了。」

「假如您也學習過，也去過您想去的地方，也嫁了人，您以為對您就不這樣可怕麼？」沙布洛夫問道。

「不，」她肯定地說。「我知道，對於您是不像對於我這樣可怕的。您的年紀已經很大麼？」

「多大？」

「三十五到四十歲。是不是？」

「是，」沙布洛夫微微一笑，就悲酸地想道，要來證明證明：他不僅沒有四十歲，甚至還不到三十五歲，既沒有學完所想學會的東西，也沒有到過所想到遍的地方，並且也沒有愛過他所想深愛的女子，——這全然是無益的。

「您看，」她繼續說，「所以對於您就不一定可怕。對於我，却可怕得很！」

這番話說得這麼憂鬱，同時又這麼具有犧牲精神，竟使沙布洛夫立即想去像對待嬰兒似的，撫撫她的頭，說點這種空空洞洞的安慰話；將來一切都會是很好，她是不會有什麼不幸事情發生的。但這滿目烽火的城市抑制着他，弄得他說不出這種客氣話來，只是這樣動作了一下：當真輕輕地撫了一撫她的頭，立刻就放下手來，不願她去想到，彷彿他是誤解了她的坦白之處。

「今天我們一位醫生被打死了，」女子說。「他犧牲了，是我把他運走的……他的脾氣素來是這樣兇惡，見人就罵。平素工作時也好，替人開刀時也好，總是責罵我們。您知道傷兵越痛得難過，越哼得厲害，那他就越罵得兇。可是當臨死前我運走他時，他雖肚子帶傷，疼得厲害，但却靜靜地躺着，也不罵，差不多一句話也沒說，好像表示：一切就這樣罷了。所以我才了解，實際上他一定是個好人。他不忍見人們痛得難耐，所以才罵，而當自己疼痛時，却總是默不作聲，一直到死，什麼話也沒說……只是當我低

頭向他哭了時，他才忽然微微一笑。您想，這是爲什麼呀？」

「我不知道，」沙布洛夫說。「也許，因爲您在這次戰爭中還健康的活着，他很高興，才微微笑了。也許不是這麼回事，我不知道。」

「我也是不知道，」女子說着。「不過我很可憐他，我很奇怪：他是個又高又大、體格健壯的人……我常時覺得，所有我們這些人，其中也有我，總會先被打死的，然後才是他，或許還死不到他的頭上——那知忽然間，事實却完全相反。」

小火輪氣喘喘的，快靠斯大林格拉的岸了，離岸邊已總共不到兩三百米達。剛剛這時，吱吱地飛來第一個砲彈，撲通一聲，落到輪船前面的水裏。沙布洛夫突然一驚，但女子却全沒顫抖。

「開砲了，」她說。「我此刻坐在船上和您談話，心裏就不斷在想：爲什麼敵人不開砲呢？」

沙布洛夫也沒回答。他傾聽着，還在第二個砲彈未落下之前，就懂得這個砲彈打得過遠。它真的落到輪船後面兩百來米達的地方了。德寇把這隻輪船測在所謂砲兵兩脚規內，一砲打在前面，一砲打在後面。沙布洛夫知道，敵人是在測這兩脚規的中點。然後又對分成二分之一，加上修正，往後的事，亦如戰爭中的常例一樣，就要碰運氣了。

沙布洛夫站起身來，向船尾走了幾步，雙手做成話筒的樣子，向駁船上大聲叫道：「馬斯林尼可夫，命令大家把軍大衣脫下，放在身邊……」

輪船上那些站在他身旁的戰士們，都懂得大尉這一命令也是關係他們的，於是急忙脫下軍大衣，放在腳旁。

德寇砲手，正如沙布洛夫所預見到的，真的把兩腳規對分得這麼準確，第三個砲彈就幾乎落到小火輪跟前。

『框子，』女子說道。

沙布洛夫向上一望，只見一架德國「福克——富爾阜」式雙肚皮的砲兵觀測機，正在頭頂上空不高的地方飛探，因為這飛機的奇怪尾巴，很像俄文字母「П」，所以前線上到處都叫它是「框子」。德寇砲手們今天射擊的準確性，現在算是明白了。

這隻小火輪由於拖着一個重大的駁船，竟失去了機動的可能。現在就只好簡單地等待這快要靠岸的四五分鐘。

沙布洛夫把眼光向那女子一掠，發覺她顯然沒有一般人在危急關頭所常有的那種感覺，他甚為驚異：她既不願依傍着什麼東西，也不想定要去靠近什麼人。她鎮靜地站在他原來安置的那船緣附近，現距沙布洛夫四五步遠的地方，默不作聲，只是頑固地望着她脚下的河水，慣例的等待着。

沙布洛夫走近她身邊。

『萬一發生什麼事情，您能泅到岸上去麼？』

『我不會泅水，』她說。

「完全不會麼？」

「完全不會。」

「那你就站近到那裏去，」沙布洛夫說。「看，那裏掛得有救生圈。」

他剛指了指那掛有救生圈的地方，正在這時，一個砲彈落到輪船上。砲彈顯然是落在機艙或鍋爐內，因為所有的東西馬上轟的一聲，都翻倒過來，顛簸動搖的人們把沙布洛夫也擠倒了，他首先被掀簸起來，接着就拋到水裏了。瞬息間，他用手一撥水，才覺到自己是在浮在水上。烟囪還在的那節輪船身子，翻倒在離沙布洛夫二十步遠的水中，起初它那烟囪好像個大茶杯，一兜滿水後就沉入水底了。

人在四周水面上掙扎。沙布洛夫想到他命令了大家脫下軍大衣，這點做得很對。灌滿了水的重皮靴，不斷引脚下墜，他開始本想鑽進水裏，把皮靴脫掉。但駁船在他身旁順流而下，既隔的這麼近，於是他就本着士兵愛惜皮靴的習氣，決定就這樣穿着，也能泅上船去。

這些都是他在一瞬息間的想法，接着他就看見了在幾米遠外和他同船的那個女子，她幾次想抓住那塊輪船破板，但沒抓到，就淹進水裏去了。

沙布洛夫立刻火速地向前泅去，當女子又一次現到水面時，他即抓住了她的制服。幸而駁船順水直來，於是他就竭其全力用空着的那隻手，急速泅了幾下，以便迎向前去。

只過半分鐘，他就抓着了戰士們從駁船上伸來的手。大尉輕便地靠近船緣，同時也把那女子帶攏來了，當他已深信那些健壯的手能於將她扯上駁船時，他本人才很快地爬上船了。

「哦，大尉同志，謝謝上帝，」馬斯林尼可夫就在他身邊說道。

沙布洛夫投了他一眼。馬斯林尼可夫早已脫下皮靴和上服；他正在懷疑，不知沙布洛夫是否洩得攏來，自己準備跳下水去。

「等一等，」沙布洛夫說罷之後，就扭轉身去，面對着水。

一個個紅軍戰士都洩到了駁船跟前。最後，船長也洩攏了。他攢上駁船時，一面打響鼻兒，一面罵着，並把他那不知怎的還留在頭上的，那頂破了遮陽的蘇聯商船水手帽子，更緊地移在前額上。

岸邊馬上開出一隻汽呼呼的汽艇，來堵截這順流而下的駁船。

「準備拋索子，」汽艇上有窩爾加河人的低濁口音，雷鳴般地叫道。

經過一分鐘後，一個小沙包帶着細長的纜索，吱吱地破空飛來，逕直落到駁船上。紅軍戰士們和衷共濟地挽拉這一繩索。接着又有幾個砲彈落到駁船後面很遠的水裏，然後才平靜無事：現在近處的陡岸，已使敵人無法射擊了。

「清清人數，」沙布洛夫向馬斯林尼可夫說，「您穿好衣服吧，難道您就這樣赤腳站着不成？」

馬斯林尼可夫難爲情地望了望自己的一雙赤脚，就急忙來穿皮靴。有個戰士把自己的軍大衣給沙布洛夫披上。

「您把軍大衣交給那女子吧，」沙布洛夫說。「她在那裏？」

她就坐在離他幾步遠的地方，已經有人替她披上大衣，她似乎已忘記自己遍身透濕，却帶着女人們的勤奮性情，使勁地在扭乾自己的長髮。

沙布洛夫本想走近她跟前，可是這時馬斯林尼可夫却向他肩上輕輕拍了一下。

「怎樣？」沙布洛夫問。

「八人失蹤，」馬斯林尼可夫低聲說道，他臉上已現出苦惱的神色：還剛才抵岸，並沒參加任何戰鬥，就已經丟掉八個人了。

駁船已靠近碼頭，繫好纜索。現在不僅聽到砲彈的轟炸，並且也可聽見附近的機關槍聲。這使還不明瞭城裏真像的沙布洛夫，大爲驚奇。機關槍聲並不遠，就像在離此地兩三公里處射擊。

興奮激昂的人們急忙地趕着上岸。沙布洛夫讓他們先下船去。

女子也是最先上去的一個。當沙布洛夫記起她來時，她已經下船，離開碼頭了。他同馬斯林尼可夫兩人是最後登岸的。

斯大林格拉的河岸是堅硬的泥土地帶。這是到處一般的土地，這是斯大林格拉底土地。

第四章

入夜雷雨大作。晚上十點鐘，當沙布洛夫引渡他的最後一連人時，四周漆黑，儼如一幅故意塗成的幻異圖景。窩爾加河的水洶湧嘈雜，白浪翻滾；前面地平線上，鮮紅的火柱騰騰直上，夜空中籠罩着一片紅光。漆黑岸邊常常迸發着的閃電，顯耀出破碎房屋的景色，奇離的殘壁頽垣，豎聳起的屋頂，像揉皺了的紙捲般的大儲油池。打得臉痛的傾盆大雨，側斜而下淋注着。

岸上，在這漆黑之夜的焦土殘物中，是難於分辨出什麼來的；人們用手摸索，或按聲音來互相探識，而四周的大雨依然是隱現莫定，轟響不休地降着。

沙布洛夫藉最後一趟駁船，把本營的行軍爐灶和糧食車輛，也渡過河來了。際此昏天黑地，混沌一團中，根本談不上想來準備熱食。司務長們被召集到糧車跟前，領到各部的乾柴後，就在黑暗中，摸索地分給了大家。在風雨交加之下，差不多無處可以躲藏；木板、簷棚、廢墟全淋濕了。

沙布洛夫在日落時所聽到的近處自動槍聲，此刻幾乎停息；只有時突然發出些排射聲，頓時就聽不見了。不過從遠處什麼地方，自左自右，不斷聽到砲聲，砲聲與雷聲交響着。

沙布洛夫雖明知主要危險是會在拂曉時開始，但他仍然希望這黎明快快來到，那時至少可以分辨出：究竟他們躍在何處，四周情況怎樣，他們應向什麼地方推進。

夜間正十二點鐘，當沙布洛夫終於把各連按置在沿岸一帶已成廢墟的街上時，他那些疲憊至極的人們，甚至有些在露天大雨下各自休息，有的業已睡熟，有的沈沈欲睡，這時從巴柏琴科那裏來了一個交通兵，請他馬上到師長那兒去。

師司令部也是駐紮在岸邊，從沙布洛夫這裏走去，只需十來分鐘。那是一座斜築在懸岩上的樓房，高大的牆脚下，有個用埋在地下儼如圓碑的水門汀柱遮欄着的深洞，師司令部就臨時設在這深洞內。這裏可以點亮，整個地下室中，是用柱上掛的一個「蝙蝠」燈照耀着，如果需要寫字或看地圖時，就隨時都可掏出手電筒來。

沙布洛夫從漆黑一團裏來到這兒，甚至連「蝙蝠」燈光，也照得他的眼睛發花，雖然他從話聲中，知道地下室裏有很多人，但却分別不出這些人的面孔。

「沙布洛夫，」他聽到這是巴柏琴科底聲音。

「怎的，現在全都弄妥了嗎？」另一個人說道，沙布洛夫也覺得這是熟人的話聲。沙布洛夫定眼一看，就看出師長普羅琴珂上校，站在巴柏琴科旁邊。沙布洛夫夫老早就熟識普羅琴珂，自從他在沃龍涅什附近身受重傷轉入醫院後，差不多有一個半月沒有見到他了。當本師開往前線時，他才回到師裏來，時間完全不久，總共只有一個星期。沙布洛夫雖知道這番情節，但以前並沒見過普羅琴珂。

上校素來是很關心自己的老部下，有時甚至酷愛他們，此刻他從昏暗裏，走到『蝙蝠』燈前，拍拍沙布洛夫底肩膀，問道：

「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您怎樣？還活着麼？」

「還活着，」沙布洛夫說。

普羅琴珂愛用各人的大名，來稱呼所有那些他早已熟識的軍官，甚至是最下級的軍官。他這樣在其餘的人面前來着重表示，他同這一切老部屬（不問其官銜如何）間士兵般的友誼關係。

「活着，」普羅琴珂說。「看，我也活着，這很好，」然後就向那在昏暗中分辨不清的某人說道：「將軍同志，這是我的老戰友，還在莫斯科附近就一塊作過戰……」

但他立刻就由溫存口吻轉到莊嚴語氣，又一次追問，他所召集的軍官是否到齊，遂開始說明本夜的戰鬥任務。必須乘夜把抵禦敵人主攻方向的師團餘部接換下來。巴柏琴科團應用夜間攻擊，驅走工人村郊的德寇，因為該敵今天已進到離窩爾加河最近的地方，傍晚沙布洛夫所聽到的自動槍聲，顯然就是從這裏傳出的。

普羅琴珂亦如素來一樣，拿起鉛筆在整齊鋪着的乾淨地圖上，把任務詳細確切解釋之後，就讓今夜只去換防的那兩個團底軍官先走，然後向巴柏琴科說：

「腓力普·腓力頗維奇，你懂得你應做的事麼？」

「懂得，一定做到，」巴柏琴科說。

「現在我把集團軍總指揮部派來的幾位熟悉城裏地形和情況的軍官交給你，每營一個。」接着就轉過身去，叫道：「軍官同志！」

三個軍官從昏暗裏走出來：兩個上尉，一個大尉。

「請聽中校指揮。情況是很困難的，」普羅琴珂正視着巴柏琴科說，「非常困難……夜間戰鬥，又是在情況生疏的城市裏。這裏不應拘守陳規。夜戰，人愈多愈亂，傷亡愈大。主要的是出敵不意，堅決果斷，而不在於人多……巴柏琴科同志，你懂得麼？」普羅琴珂鄭重其詞地說道，彷彿他是用這幾句話，事先道破了巴柏琴科之可能的決定，這種決定，好像他已預見，但他沒有同意。「今夜您只可用一營人作戰，其餘兩營應準備拂曉時實行支援，或擊退敵人的反攻。攻擊任務由沙布洛夫夫營擔任。」

普羅琴珂放開巴柏琴科，就向沙布洛夫夫繼續說道：

「您也應當記得：夜戰不在人多，而在出敵不意，如在沃龍涅什時一樣……你記得沃龍涅什的戰鬥麼？」

「記得。」

「真記得麼？」

「真記得。」

「那麼，問題就清楚了。好好打去吧，如同在沃龍涅什一樣，要比在沃龍涅什還打得好。妙處就在這裏。」

普羅琴珂轉過身去，面對着那位原來站在後邊，靜聽大家講話的人。現在沙布洛夫才仔細看了看他。他穿的一件被雨淋得發亮的黑皮大衣，上有淡藍保護色的將軍領章。顯然，他早就向普羅琴珂指示了一切，現在只是來聽聽師長怎樣具體佈置罷了。

「將軍同志，有什麼指示？」普羅琴珂問道。「可以讓他們軍官回去麼？」

「稍等一下，」將軍說着，並走近燈前。

現在沙布洛夫能於完全看清他了。他是中等身材，獅子般頭，灰色眼睛，望起來，眉峯皺蹙，目光深沉，無論在他炯炯眼色上，微微下垂的頸頸上以及向前急傾的身姿上——總之在他各方面，都現出一種特別堅毅不拔的氣概。如果從他的神色看來，好像他此刻要說的話，定會是森嚴鋒利的，可是到他一開口時，他的聲調却突然變得顯豁而寧靜。

「您參加過街道戰麼？」他問沙布洛夫。

「參加過。」

「工兵在前，自動槍手在前，優等射手在前，懂得麼？」

「懂得。」

「並且您自己也在前。當這種情況下，在我們斯大林格拉就是這樣來作戰的。」

「我們師裏也是這樣，」沙布洛夫竟說得意外粗俗，彷彿他在同一個普通人便談，而不是在同集團軍總指揮說話。沙布洛夫甚至忘記了加上「將軍同志」這幾個字。但將

軍臉上，也沒表現任何特別的神色。這也就難於猜斷，究竟他對於沙布洛夫夫的回答是高興，還是不高興。

「可以讓軍官們回去麼？」普羅琴珂重複地問。

「可以，讓他們走吧，」將軍說道。

沙布洛夫夫正走出之際，尚覺得師長關注他和送走他時的眼光，並聽到師長回答將軍問題時，最後那句最高亢動聽的話：

「不要緊，他卓有把握的……」

沙布洛夫夫想，這大概是說他的。

沙布洛夫夫在黑暗裏跟着巴柏琴科走，便中間他，到底他在什麼時候，才能派個人來，担任原先在半路上因患傷寒而下車離職的營政治委員職務。

「難道我來替你生個政治委員不成？」巴柏琴科粗暴地說。「第一連政治指導員是不是在執行這一職務呢？」

「在執行，」從沙布洛夫夫這幾個字的口氣上，就可以感覺到，顯示他關於這點還想說出全部的積鬱心緒。但巴柏琴科却故意裝出不懂的樣子。

「既然在執行，那就讓他繼續執行吧。」

他倆默默無言地又走了一會。沙布洛夫夫不大喜愛巴柏琴科，也看他不起，但因為他個人的勇敢，倒很尊重他；此外，他總歸是該團團長，經過一點鐘後，他們就要同上戰

場的。沙布洛夫並非害怕，但由於夜戰前有比平素更強烈的興奮情緒，所以他很想從巴柏琴科口中，聽到一點能於在這俄頃間來鼓勵他的東西。

「中校同志，我以為這次戰鬥結局，一切都定是很好的，您想怎樣？」

「我既沒有想，並奉勸您也不要去想。有命令麼？有。既然有命令，到明天完成後，再想不遲。」

他同平常一樣，說得非常枯燥，部屬的心情仍舊是一竅不通。因此，沙布洛夫再也不願問他一個字了。

沙布洛夫底警衛員，是個敢作敢為的自動槍手，雖已年屆三十，但全營的人都普通叫他別加；當沙布洛夫回到本營時，原來別加已經在一棟破壞了的小屋中間，安排好了一個像指揮所的地方；雖然進口很窄，要爬行才能進去，但同時內面却相當乾燥，並可以點燈。

沙布洛夫把馬斯林尼可夫、政治指導員兼代理營政治委員帕爾番諾夫和三個連長召來。第一連連長高爾薩科，瘦長長的，翹鬍子，很像夏伯陽；第二連連長維諾庫洛夫，短小身材；第三連連長鮑塔頗夫，西伯利亞人，個子魁梧，性情沉靜，是不久前才從後備軍人中入伍的。沙布洛夫要各連連長在半小時內，從本連選出五十個自動槍手與優良射手來。

「前面，」他展開城市戰術地圖，向大家解釋說，「是一個廣場，這邊的樓房，即

每座佔半個街坊的三座大樓，已被德寇佔去。今夜我們就要佔領這三座樓房，」他說這每句話時，都特別一字一停，好像每個字都標有句點，藉以着重指出這幾句話底重要意義……

他把兵力分爲三部份：高爾建科帶領該隊，從左翼包抄廣場，佔領左面那座樓房；帕爾番諾夫所部自右前進，亦用包抄佔領右面那座，他自己則率部經過廣場，居中直進……

各隊隊長默默地聽着。

「您，」沙布洛夫向馬斯林尼可夫說，「就帶着後備隊，一到達我軍陣地前緣，即行停止，把所有一切不隨我們前進的人，佈置妥當，等待拂曉我們一攻破敵人時，你們即已緊接着我們，能於及時支援。馬斯林尼可夫，懂得麼？」

「懂得，」馬斯林尼可夫帶着幾分愁悶的神情說，他不滿意的，是頭一仗就把他留在後備隊裏。

到出動時只有半點鐘了，三個連都在黑暗裏忙着收拾，沙布洛夫往各連巡視了一番，逐一記起還在沃龍涅什時，就一同作過戰的人，並把他們依次叫來，以便在這第一次戰鬥——而且最殘酷戰鬥中，能有更多的老兵參加。如果說，在這次夜戰裏會有大的人員損失，那麼假令黎明前，攻克不了這幾座樓房，而天亮後仍須繼續攻擊時，則人員的損失將更大。

當沙布洛夫走過第二連的時候，他突然記起了在愛爾屯時，同他談過話的那個戰士。他想了想，這個有番年紀，滿嘴鬍鬚而舉止鎮靜的伯伯，大概過去是個剽悍的獵人，夜戰一定是有把握的。

「孔留珂夫，」他叫了一聲。

「有，」陡然像是從地裏攢出一個兵士，就在他的耳旁大聲回答。

「把這孔留珂夫也編上，」沙布洛夫對鮑塔頗夫說。「他也去……」

半點鐘後，各連出發了，沙布洛夫所挑選的諸衝擊隊走在前面，他們冒着雨，沿着火後烟氣刺鼻的上坡街道，徐步前進。

被指定來替沙布洛夫營帶路的上尉，黑黑面孔，矮小個子，姓茹克，他把該營引向那條街的背後，街之正面今晚就是前線。再往前去即是廣場，廣場的那一端，暗中微微可以看見德寇所佔據的三座大樓，半島似的突出到廣場上。廣場這邊，還有今天白晝退下的我軍某團餘部據守着。該團團長和團政治委員均已犧牲。現在是一個大尉營長在指揮那一團人，替沙布洛夫帶路的這位上尉，原來就是臨時被指定的團參謀長。本來他的任務，此刻業已完成。但是，他把團長帶到一邊咕嚕一陣之後，又回到沙布洛夫身旁說，他知道那幾座應該佔領的樓房，如果沙布洛夫不反對的話，他就同他一塊去。沙布洛夫不但不反對，並很高興，雖然上尉底這種自我犧牲精神有點使他驚異，茹克好像也感覺到了這點，於是說道：

「我帶你們去。既然我們有本事失去這個障地，那麼現在我就應當有本事把你們帶到那裏……」

沙布洛夫指定了三個攻擊部隊的進攻出發地。自己這路則經廣場中央前進。他帶的人最多，但他却要穿過全廣場，居中直進，廣場上的唯一隱蔽物，就是那黑黑地蹬在前面，並在攻擊計劃上業已標明的一個圓噴水池。

開始攻擊前，沙布洛夫再一次的把高爾建科和帕爾番諾夫叫了來。

他從衣袋裏掏出煙盒，內中有四支很寶貴的香煙，他除了留下一支到戰鬥完結時再吸外，即默不作聲地往他倆每人手裏塞上一支，第三支則咬在自己嘴裏。三個人都蹲坐下來，用他的軍大衣遮住，依次把香煙吸燃，然後三人都站起，各自用手籠着，以免露出火光。

此刻又有什麼可以對他們說呢？叫他們勇往直前麼，這點他們都知道。叫他們不要怕死麼，他們也同他一樣，橫豎是不怕死的。如果對他們說，估領這三座樓房是萬分需要，非估領不可……但如果這並非萬分需要的話，難道此刻人們能在這漆黑一團裏去生死莫測、挺而走險麼？當然，這正是萬分需要。他不來說這番話，却默默不語的，一邊抓住魁梧高大的高爾建科，一邊抓住矮小瘦弱的帕爾番諾夫各人的肩膀，用他那雙細長的手，一下把兩人都攬在身邊，過了一會也就一聲不響地放開他們了。

當他倆已消失在黑暗裏時，此刻不知怎的，他所想的並不是自己，而是他們：今後

他能看見他們麼？至於他們能否再看見他這點，他却沒有想到。

一分鐘後，他也帶着自己的隊伍出發了。他興奮而沉默、凝神屏息地，往廣場上走了五六十步，彷彿敵人能够聽見他似的。爾後德寇那方，驀地響了幾排自動槍聲，第一批發光彈經廣場上空斜掠而過，然後就一連發出了兩個小小的白光火箭，把廣場上前面那小塊噴水池地方和沙布洛夫夫左右兩邊的人，照耀了幾秒鐘，他們經這突然而來的火光一照，立刻就伏近石路上。沙布洛夫夫則一躍而起，逕直向前衝去。後面我方的迫擊砲響了，『馬克新』機關槍也不斷地掃射着，回擊德寇。接着雙方的發光彈齊向頭頂上空飛掠，竟使沙布洛夫夫腦中，猛然閃現着一種奇異念頭，以為這些子彈裏定會有些要在空中互撞起來。

往後的事，無論是時間是生命，都決定於咫尺之間。

沙布洛夫夫不斷爬起，帶着人們繼續前進，跑了幾步，又臥倒在石路上。劇然間，德寇開起迫擊砲來了。迫擊砲彈時前時後，爆炸在石路上。停息了的雨，驀地又下起來，雷聲和迫擊砲彈爆炸聲轟成一片。

有個迫擊砲彈就炸在前面很近的地方，沙布洛夫夫奔向前去，立刻仆倒下來，身上碰得很痛，當他在一瞬息間爬起來時，就抓住了一個立在他面前的什麼東西，而在突現眼前的閃電光中，看出他原是靠噴水池垣站着，雙手抱住一個石製小孩，小孩的頭和上節胸膛已被砲彈打掉，沙布洛夫夫所抓着的只是它的脚。這個本是要作爲臨時隱蔽物的圓大

噴水池，此時却突然成爲障礙物了。

不管停留在這裏是如何可怕，但衝擊隊員要通過前面那一段路，即到達該樓房去的一百米遠距離，却更加可怕了。人們也不願離開這一屏障，都躺在噴水池邊，一時很難決心前進。沙布洛夫幾次爬到噴水池前面去，帶出一夥人後，又轉來帶其餘的人。雖然此刻還幾乎沒有傷亡，但敵人打來的一排排機關槍子彈，總是把他們緊緊地逼在地上。

『聽，擦得響，』當他們再次仆臥下來時，沙布洛夫身邊有個人說道。『聽，擦得響，』又重複一聲，他的口氣，好像真的是在說擦火柴似的。沙布洛夫頓時就認出這是孔留珂夫。

『這比那次同德國人作戰時更可怕些麼？』他轉過臉來問道，頭依然還接着地面。

『不，』孔留珂夫說，『不要緊。這裏有沒有鐵刺網？』

『不會有。』

『那就不要緊。原先他們安得有十二道鐵刺網，很久才砍得開，』孔留珂夫從容不迫地說，好像是剛剛開始來敘述長篇故事的人底口調。

這時落下一個迫擊砲彈，他們兩人都緊緊貼着地面。

『跟我來，』沙布洛夫窺伺着敵人那架刺探射擊的機關槍，正把火力轉向左方時，突然叫道，這時他們又向前跑了幾步。

這樣又繼續了四五分鐘，沙布洛夫又驚又喜的想道，他正如願以償的接受了敵人這

一打擊，此時高爾建科和帕爾番諾夫各人帶的隊伍，大概已沿着凹地與後院一帶，秘密從兩翼接近到了各人進攻的樓房。假若沒有這些連綿不斷，暴雨般的白、藍、綠色的發光彈，那一切都會是很順利的。

最後這五十米達的距離，誰也無須推鋒。待敵人機關槍剛又打完一排子彈時，大家就一湧而進，堅決地，一口氣地向那看得清楚的樓房院門衝去，好像投奔到救生錨上似的。不管那裏蹬的是甚麼東西：是德國人，是鬼怪，或是惡魔，無論如何，這總比他們不久前在那光溜溜的廣場上匍匐前進時，要好得多，要快活得多，要安全得多。那種愈接近攻擊點就愈充滿攻擊者的感覺，希望親手用刺刀刺死德寇，——這種願望，無形中把他們鼓舞起來，推動他們前進。

當沙布洛夫夫奔到樓房牆邊，才看到第一層樓的窗戶很高。這時他的警衛員別加就跑到跟前，把他扶送上去。沙布洛夫夫一手抓住窗台，一手使勁地把一個反坦克手榴彈向窗內擲去，接着自己就跳回到街上來了。

房內猛然一炸。別加又把沙布洛夫夫扶起上去，沙布洛夫夫騎上窗台之後，就伸手來拉別加。別加攀上去後，又來拉第三個人，他們一共有三四個人進到房裏了。沙布洛夫夫用戰爭開始時從德寇那裏學來的那套辦法，爲了預防不測，連望也不望，就把自動槍平腹端起，一陣掃射；有個在他緊跟前的人遽然一叫，聽到裏面也有呻吟聲。

沙布洛夫夫摸索地走過這一房間，推開他面前的房門，就進到了走廊裏。走廊僻靜，

又沒有窗戶，左右兩端燃着的炭化油燈，德寇還沒吹熄。從走廊那端好遠一扇門裏，立即跑出幾個人來。沙布洛夫還未查明，只首先覺得這是德寇，於是連忙微微彎下身來，從門縫裏，沿着走廊，打了一長排自動槍彈。幾個跑着的人應聲倒地，另一個人手舞腳顛，跑到沙布洛夫跟前，正倒在他的腳旁，最後一個在走廊上東歪西竄，他剛一跑至沙布洛夫後面，就碰到了另一個人帶着幸災樂禍的口吻，用俄國話叫道：「呢，這下可碰上了。」沙布洛夫一聽到後面高聲喧鬧，不停腳的叫了一聲：「別加，跟我來，」就跑向走廊那頭去了。

往後這半小時內的情形，是很難分辨清楚的。沙布洛夫帶的戰士同德寇們就在這樓房內，你來我往，大肆搏戰，用自動槍直射，用拳頭互打，又射擊，又擲手榴彈。從德寇這走頭無路東逃西竄，由上樓跑到下樓，又由下樓跑到上樓的亂局中，顯然可以看見，他們已嚇得胆顫心驚，而我們戰士們還在廣場上臥着時，就已渴望着要用刺刀和手殺死德寇，這種希望是如願以償了。

戰鬥逐漸轉移到樓房內院，接着射擊停止。敵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藏掉，有的逃走了。德寇架在鄰街上的幾門迫擊砲，開始向這座樓房開火，這就是說，這座樓房此刻又重新被我們收復了。

天色開始漸漸放明。沙布洛夫派了交通兵到高爾建科和帕爾番諾夫那裏去，並據德寇也向那方射擊這點看來，他們也佔領了左右那兩座樓房。

當天色全明，茹克上尉終於出現了。他一顛一跛的走着，後面跟着三個戰士和五個反綁着手的德寇。

「就是他們……你看，他們攢到鍋爐房裏了，攢到鍋裏了，」茹克帶起俄國人在德寇底奸狡行爲面前所必然流露出的那種真誠的驚奇神色。「你看，攢到鍋裏了。」他得意地重複着，因為他終歸把這些狡獪的德寇找着了。

沙布洛夫非常高興，一則茹克無恙，二則他又俘擄了些德寇，但沙布洛夫底脚忽然疲乏得僵直起來，他就坐在那把首先蹺着的椅子上，擦着額上的汗，幾乎是冷淡地說道：

「攢到鍋裏了嗎……」

「攢到鍋裏了，」茹克很得意地再三重複道，「請您命令，怎樣處置他們呢？」

「您要回到貴團去麼？」沙布洛夫問。

「是。」

「您帶上幾個自動槍手，把他們解到那裏去，然後往上轉交好了。」

「那我就帶走，」茹克很高興地說，「用不着自動槍手，我就這樣，他們也是跑不掉的。」

沙布洛夫聽到這話，也深信這幾個德國人從他手裏是跑不掉的，但同時他又全不相信，他們跟他一塊可以到達司令部裏。

「您能把他們解到那裏麼？」他說。

『那還待說，我一定解到……』茹克說。『現在這裏全部情形，您該多少知道些麼？』

『多少知道一些，』沙布洛夫說。

『那麼，我就回去了，』茹克說着，『也用不着告別，我還要來拜訪的。』

『請常來，』沙布洛夫微微一笑。『現在我要來替自己找間住宅。』

『那很好，儘管找罷。』

茹克已轉過身去，他出門時，又補充說道：

『不過我要奉告一聲，只能住最下一層，樓上風大。德寇要一發現您住在樓上，他們定要連窗帶牆都替您打塌的，真是這樣。』

實際上，沙布洛夫選擇作爲臨時指揮所的地方，正是一間半地窖式，光線也好的大房間。他剛剛坐下，皺了皺眉，正打算想想往後的佈置時，孔留珂夫顛進來了，他帶着一個半老的，棕色頭髮，其年齡身態都與他相彷彿的德軍俘虜。

『捉到了，大尉同志。』孔留珂夫簡截地說。『捉到了。一捉到手，我就往營長這裏送來了……』

孔留珂夫滿臉都是凱旋的神色。他也同茹克一樣，把俘虜的雙手縛在背後，但同時却很寬懷大度，拍着他的肩膀。這個德寇是他的戰利品，因而孔留珂夫也像對待自己的一切財物似的，很關心他。沙布洛夫從這俘虜肩章上，看出他是一個上等兵，就用半直

不通的德國話向他發了幾個問題，這德國人嚇聲啞氣地回答了。

「他說甚麼，呃？他說甚麼？」孔留珂夫再三打斷這德國人的話問道。

「他在說，凡是要說的話，」沙布洛夫告訴他。

「連聲音也嚇了，看，你，一下就啞掉了喉嚨，」孔留珂夫自己也累得連連喘氣，驚訝地說。「這是我把他稍微弄啞了的。現在他會兩個星期說不出話來了，也許一個月，」他補充說，然後又用評定式的眼光打量了他一番。

「你在舊軍隊裏幹到甚麼職銜？」

「上等兵，」孔留珂夫回答。

「看，他也是上等兵呀，」沙布洛夫說。

「原來還是，半斤對八兩，」孔留珂夫失望地拖長嗓音說，「我以為他是上校哩。」

「爲甚麼是上校呢？」

「看，他肩章上該有多少花條……我以為他……我暗裏總在想，也許是個上校，要放謹慎些，呸，我要知道他是這樣一個東西，我早就讓他完蛋了……」

在已佔領的地區上，一切都逐漸佈置好了。俘擄來的總共十一個德國兵，都帶到了一個半地下室的小房間內。從鄰近樓房高爾建科那裏，已牽來了電話線。交通兵通知說，馬斯林尼可夫帶着本營其餘部隊很快就要來到。

在半地下室的各窗戶上，都就地用磚石與家具堵塞好了，佈置有機關槍手與自動槍手。在牆外沙布洛夫所指定的地方，迫擊砲手們倉忙擺成了自己的戰壕。要想在今夜以前，把行軍爐灶搬運來此地，還根本談不上。沙布洛夫命令大家拿出各人以備萬一的乾糧來吃。一個觀測手高攀到樓房牆壁上，藏在燒燬了的屋頂下窺伺敵情，他通知了敵人在附近各街道上運動的情形。

高爾建科用電話報告說，他那裏一切都好，他俘擄了四個德寇，陣地已在構築中，正待今後行動的命令。沙布洛夫指示他說，唯一是要把陣地儘快地鞏固起來。

當帕爾番諾夫連的電話線也終於架到時，沙布洛夫立即打電話去。

「我是中尉格里哥涅夫，」一個年輕人的尖細聲音說。

「帕爾番諾夫在那裏？」

「他不能來接電話。」

「爲甚麼不能來？」

「他受傷了。」

沙布洛夫攔下話筒。恰巧這時，馬斯林尼可夫氣喘喘、滿得意的跑到他跟前來
了。

「當我走來的時候，子彈正打在這裏，」他油然自得地說，一面把他那被子彈打穿的馬褲邊縫指給他看。

沙布洛夫微微一笑。

「假如您碰到這樣的事總是這麼愉快，那麼，我想您在這裏，常常會是滿高興的。據各種情況看來，在斯大林格拉這裏，您還會不止一次要來縫補衣服的。怎樣，人都帶來了麼？」

「帶來了。」

「該沒有損失吧？」

「有三個受傷。」

「那還不大要緊……至於我帶的人，親愛的，單是陣亡的就有二十一個，」他觸着馬斯林尼可夫底耳朵，小聲說道。「請你留在這裏，我去一下就來。」

沙布洛夫帶着別加，穿過下層走廊，一直跑到走廊右端，從缺口裏鑽到外邊，在稀疏瘦小樹子的隱蔽下，跑到鄰近那座樓房去。

顯然，德寇並沒有很快發覺他，只是單粒粒的子彈，在他頭上飛鳴。

一間房子裏安設有電話機，格里哥涅夫中尉坐在電話機旁，沙布洛夫在這裏遇見了帕爾番諾夫。帕爾番諾夫躺在地上，頭下枕着兩個軍用掛包，一個是自己的，一個是旁人的。他身上還在流血。一大片迫擊砲彈炸傷了他的腹部，當沙布洛夫進來時，帕爾番諾夫只是會意地、憂鬱地望了望他，一句話也沒有說。

沙布洛夫很可憐帕爾番諾夫，猶之他對那些在初次戰鬥中就因傷殞命的人，總是特

別憐惜一樣。何況沙布洛夫夫知道，帕爾番諾夫自戰爭開始後，就在西方戰線上某處紅軍部隊裏，擔任過政治指導員。這個矮瘦身軀，樸素臉面，溫存的褐色眼睛，總不大善於佈置、調度、命令、喊叫的人，此刻竟如此慷慨，如此從容，如此隨便，毫無所惜而一言不發地死去，遂使沙布洛夫夫不由地想更加走近他跟前，向他說點什麼最好的話。他望了望帕爾番諾夫那露在外面還未裹紮的可怕傷口，無意中想到，如果帕爾番諾夫無力從草褥上抬起頭來，看看自己的傷態，這倒是好一些。沙布洛夫夫向帕爾番諾夫彎下身去，蹲着，更接近他的臉面，把他粘着汗的濕漉頭髮理順之後，說道：

『怎麼樣，帕爾番諾夫？』

帕爾番諾夫，看來是害怕說話，因為說話就要鬆開牙關，如果他一鬆開牙關，那就會痛得叫喊起來。他並沒有回答，只是睜開眼睛，接着又閉下去了，彷彿他說了一句：

『不要緊……』

沙布洛夫夫看見帕爾番諾夫快要死去時，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樣，於是他就充分明顯地會意到，原來這個矮小個子大概是也不叫，也不說，逕直跑在一切人面前，——不是『大概』，而定是也不彎下身子，猛向德寇衝去，因為他個子矮小，所以他不願意彎下身來。

『不要緊，親愛的，不要緊』沙布洛夫夫重複着這沒有一定意思的親切話，他更加低下頭去，吻了吻帕爾番諾夫底額，又吻了吻他那緊閉着的唇。

第五章

只平息了兩個鐘頭。拂曉時，戰鬥又開始了，一直繼續了四天四夜，沒有中斷過。戰鬥從空炸開始：空炸時，沙布洛夫夫微微帶傷，這是在戰爭以來第五次受傷。空炸的時間很久，並甚猛烈。在轟炸該營陣地時，除「容克——八八」式機外，還有「容克——八七」式機參加，——這就是德寇侵入法國時許多人談說過的，所謂施放嘯聲炸彈的俯衝轟炸機。其實並沒有甚麼嘯聲炸彈，簡單是機翼下面有種裝置，當「容克」機俯衝時，就發出可怕的嘯聲罷了。實際上，這是一種極普通的伎倆，其原理與小孩玩具飛蛇上安的角嘴和笛管，並無二致。

然而不僅以前遭遇過嘯聲飛機轟炸的沙布洛夫夫，就連他那些第一次才聽到這種嘯聲的大多數戰士，也很少害怕此類打算起心理反作用的飛機。

「裝鬼叫，」戰士們從地上轉過頭來望着上空說道，「看，又在裝鬼叫……」

沙布洛夫夫所奇怪的，倒是孔留珂夫。他在夜裏，戰鬥得那麼堅決，可是一到空襲時，簡直成了胆小鬼了：他躺在地上，臉貼着地，就像個死人，連頭都不敢抬一下。

「孔留珂夫，」沙布洛夫夫急叫一聲，就向他走去。「是孔留珂夫麼？」

孔留珂夫胆怯地抬起頭來，一看見大尉，就突然跳起，抓住他的肩膀，逕直把他搬

倒下來。

「大尉，臥下，」他戰慄地叫道。

沙布洛夫費了很大的氣力，才把他的一隻手從自己肩膀上脫開，並坐到他身邊。

「什麼「臥下」？」

「請您臥下，」孔留珂夫重複着，又想把他搬倒下來。

沙布洛夫也懂得，只有根深蒂固的兵士紀律，加上愛護指揮官的這種習慣，才能迫使這個嚇得要死的孔留珂夫，特別從地上跳起來，強求沙布洛夫臥在他的身旁。

「怎的，可怕麼？」沙布洛夫沈靜地、會意地說道，孔留珂夫對這聲調也如此簡單而親熱地回答：

「嘿，可怕得很。這下可糟了……」

「你就這樣永遠躺着麼？」

「大尉同志，我聽您的命令。」

「那我會命令你的……你躺下，忍住，別白費時間，轟炸時，就躺下；飛走了，就起來。」

「可怕得很，大尉同志。請您放心，我很快就會習慣的，只是太可怕了，不知怎的，這麼嚇人。」

正是這番真誠話使沙布洛夫相信，孔留珂夫真不是一兩天可以習慣得了的。實際

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四年中，日日夜夜的攻擊，無數次地鑽越過十二道的鐵刺網，——這是一回事，而此刻他生平第一次才遭到的轟炸，完全是另一回事，對於這種空襲應該從新習慣。

將近正午時，巴柏琴科打來電話說：

「我不到你這裏來，有旁的事去。大概主人會到你的地方，要注意……」
他也放下了話筒。

「主人」——就是師裏稱呼普羅琴珂的，「注意」——就是說，沙布洛夫應當堅持，決不要讓師長到他那需要爬行的最危險地方去。

真的，普羅琴珂帶着副官和一個自動槍手很快就來到了。當沙布洛夫向他報告情況後，他照常問道：

「你身體好麼，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立即就伸出他那隻健全的左手。他的右手受傷後，還未痊愈，但在談話時，手指總在運動，他想用這來恢復手上的血液循環，代替醫生所決定的按摩治療。

「不錯，不錯，」他一邊踱着，一邊用不定式的眼光望着房頂。「弗累茨（他用烏克蘭口音把「弗利茨」的「利」字音，說成「累」字音）是須得在你頭上，花費一顆半噸重的炸彈，假如他不喜歡你的話。要是他吝惜，不肯用這重的炸彈，那你就毫無辦法了。」

他同沙布洛夫在各機關槍火力點前，巡視了一趟，然後又一同走到牆壁跟前，迫擊砲手們在牆外挖有戰壕，佈置在那裏。他不滿意地望了望那些潦草挖成的塹溝，望着遠處，彷彿沒有發覺那裏的迫擊砲手似的，說道：

『這些俄國人真奇怪……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據你看來，在戰爭中打死我們的是誰呢？你一定對我說：是德國人。我對你說：也有德國人。兩個是德國人，第三個則是懶惰打死的。』

他轉身向着那些迫擊砲手，問到那個急忙用立正姿勢，站在他面前的中士：

『你知道非洲的駝鳥麼？』

『知道。』

『牠與您有什麼相同的地方，你知道麼？難道你不知道？牠也像你一樣躲着：頭藏在地裏，屁股露在外邊，就以爲全身都藏起來了。』

『什麼？』中士不懂，問道。

『臥下！迫擊砲彈打來了。乘你還活着時，臥到自己戰壕裏去吧。』

中士急忙跳到自己的淺戰壕裏，果然不出普羅琴珂的預料，戰壕並沒有把他全身遮住。

『看，』普羅琴珂說，『不錯，頭保住了，半節屁股都打掉了。不行。站起來，』他又急的一叫。

中士站起來，難為情地微微笑了。

「你來指示他們吧，」普羅琴珂向沙布洛夫說罷之後，就折身走了。

沙布洛夫立即指令他們掘深戰壕，就擱一會，就跑去趕上普羅琴珂。

兩個機關槍手躺在牆壁跟前。他們極力想在牆內藏得更深，實際上他們也藏得很深，連他們那架機關槍口，都幾乎朝着天。普羅琴珂走近跟前，臥在機關槍後面，檢查了表尺，然後拍着膝頭上的磚灰，就站起身來。

「你是個打獵的麼？」他問機關槍第一名射手，不很年輕，有點麻子的中士。

「是，打過獵，上校同志，」那人警覺到可與長官作親切的談話，於是就胸有成竹的說道。

「我一看，也就知道你是個打獵的，」普羅琴珂說。「槍口朝天，你在準備打野鴨子吧……擺得真準，野鴨剛一起飛，就可打中牠，」他理想地同時又帶點諷刺口氣補充道。「只可惜，德寇多半總是在地上走，不然的話，那就只可以說，你的機關槍是架得很好。」

他轉過身，依然是不慌不忙地走去了。第一名射手用窘促的目光送走他之後，就來埋怨第二名射手。

「我不是對你講過，槍口朝天，朝什麼地方……你却把機關槍擺到那裏去了呢？」
「您怎麼的，」第二名射手懊喪地辯護說，「我是照您想的那樣……」

『我那是一回事。你既是第二名射手，就該同我一塊來選定位置呀。』

他們以後怎樣爭吵下去，沙布洛夫沒有聽清楚。普羅琴珂繼續往前走，傷手底指頭總在動彈，彷彿他在空氣中思彈什麼曲調，他也不注視沙布洛夫，對空自語，這是他胸有積鬱的徵候。

『當師長的人，却要來規定機關槍口的方向，是朝天，還是朝地……這倒真不錯。總參謀部學院是爲了這來教育他的麼……您什麼時候能學會害羞啊？』他急地轉過身來，向沙布洛夫叫道。『什麼時候我可以把您教會害羞呢？』

沙布洛夫靜默無語。上校的話是對的，就假定戰鬥條例允許這樣，也是無可抗辯的。

『只有當我們師長不來規定機關槍位置，當您已學會害羞，那時，我們才會戰勝敵人，不然的話，我們就不能勝利，——這點你要知道。』

他倆剛剛轉回到營部這地下室來，德寇即開始了攻擊前的大砲和迫擊砲的準備射擊。

『一般的，你扼守得不錯，算把陣地支持住了，』普羅琴珂說，微微偏下頭來，傾聽爆炸的聲響。『陣地要堅守着，但同時應教育大家……要不分晝夜的來教育他們。因爲，如果你今天不教好他，明天他就會被敵人打死，並且不簡單是打死他。要是簡單地打死也罷，——作戰總不免要打死人的，可惜的是，他白白被打死了。你的觀測所在什

麼地方？」

「第四層樓的屋頂下面。」

「那麼，請你上去看看，外面情況怎樣……並告訴這裏的人，給點東西我吃吃。」

沙布洛夫夫一面走，一面低聲告訴別加，要他好好弄點東西給上校吃，接着他就攀往四層樓上去了。那裏有個三葉大窗戶開着，窗戶外有個燒燬了的涼台，從這窗戶內，可以看清前面的一切情形。德寇在鄰街上，沿着房屋和籬棚，向前運動。砲彈在這樓房近旁，炸得塵土直沖，有些則轟的一聲落到牆上，就像大浪掀來，全樓為之一震。

沙布洛夫夫看出敵人那邊隱現奔忙的情形，主要是進攻我右翼這座樓房，現在馬斯林尼可夫代替已死的帕爾喬諾夫在那裏指揮。沙布洛夫夫立忙沿樓梯跑到地下室來，用電話把敵人準備攻擊的情形，首先通知馬斯林尼可夫，然後告訴高爾建科。他們都回答說，他們也觀察到了，業已準備作戰。

普羅琴珂非極端必要時，是不愛干預部下的指揮事宜的，他坐在地下室裏，從容不迫地咀嚼乾黑麵包，麵包上並放有一塊乾香腸。德寇就在這接連不斷的迫擊砲彈爆炸聲中，開始攻擊了。普羅琴珂不願沙布洛夫夫的勸說，也和他一塊上到觀測所去，兩人就在那裏，約莫站了一小時之久。

沙布洛夫夫焦急難耐，他硬想把普羅琴珂安置到下面什麼地方去。當有個重砲彈穿過牆壁炸在隔壁房裏，磚土從缺口內飛來時，他抓住上校的手，幾乎要強迫地拖他到下

面去。可是普羅琴珂抽開了手，掠了他一眼，在這種情形下，本可用長官們所常有的態度，叱叫一聲，但他並不這樣，却只是對他說：

『我們在一塊作過好久的戰，不是一年多麼？你爲什麼要抓住我的手……』他認爲談話既已終結，就摘下軍帽，用手指去仔細彈去上面的石灰。

直到德寇因初次攻擊未逞，退回原地之後，沙布洛夫才同普羅琴珂，從觀測所往樓下走，一個落了伍的砲彈，恰在這時，打到他們下層樓梯迴廊上，樓梯上這整節過道全被炸翻，使他們只得抓住翻折過來的柱樑與殘存的欄杆，才能走下樓來。

『對於長官是不能催促的，你現在該懂得麼？』普羅琴珂說。『這次要是你性急的話，那就剛剛把我送到這顆砲彈下面了。大概巴柏琴科對你說過：「主人就來，要注意啊！」』忽然他重襲巴柏琴科的口氣說。『而你却險些把我送了命。該是這樣吧……』當第一次攻擊完結，而第二次攻擊還未開始前的沉寂時分，普羅琴珂動身走了。

『不要緊，希望你健康，』他在臨別時，向沙布洛夫說。隨後又秘密地補充道：『當我學得很會作戰時，那我也就不到各營來了，讓團長們到營裏去，我只到團部就夠了……但你這裏，因爲老相識的關係，我却要來看看的。凡屬在沃龍涅什附近一同作過戰的人，就猶之一同替小孩洗過禮似的，到孩子的乾爸爸這裏，我還是要來的。』

他轉身出門，腳仍然有點跛，手指也總在空氣裏動彈。

傍晚，德寇再次舉行攻擊，但亦被擊退了。天色入暮時，別加給沙布洛夫來了一

鍋子煮熟了的馬鈴薯。

「從什麼地方弄到的？」沙布洛夫驚異地問道。

「就在這附近，」別加說。

「究竟是什麼地方呢？」

「就在這附近，」別加含糊地重複一句。

沙布洛夫想吃極了，也來不及問明底細，就開始貪婪地吃着，臉頰上都粘的是馬鈴薯。別加站在他身旁，顯出慈母般的親切姿態。

「究竟是什麼地方弄來的呢？」沙布洛夫問道，這時他已吃飽，嗓音懶倦倦的。

別加臉上顯出一種內心矛盾的神色。一方面要回答問題，另一方面，又想把他新發現的這供給處，向大尉保守秘密。沙布洛夫瞥視了他那麻木的面孔，微微一笑。

別加的長處是勇敢，關心，愉快，這是傳令兵所應有的三種主要特質。戰前，他在莫斯科一個工廠裏，當供給方面的採買員。還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他就很喜歡這種工作。任何人都弄不到手的東西，他總有辦法，總有地方弄到。這就是他特別得意的地方。他在雅爾塔弄得到「工」字形鋼軌，在科斯特羅馬弄得到葡萄，在卡拉庫馬弄得到建築木料。他做些全然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他已醉心於這樣的業務。他決不去替自己個人鑽營什麼，尋求什麼，但是爲了替本工廠裏找到必需的材料，幾乎任何事情，他都敢於去做。同他競爭的人都仇恨他，但他的上司們却器重他。這次戰爭中，他落到沙布洛夫這

裏當傳令兵，除在敵人面前表現勇敢外，同時他在軍隊供給方面的各種困難前，也顯出無上的敢作敢為精神。當營裏沒有東西吃的時候，沙布洛夫就派別加去找吃食，他每次總要找回什麼吃的東西。如果沒有煙抽的時候，別加也能找到菸葉。要是沒有酒喝，別加總可以找到燒酒，那怕數量不多；並且來得這麼快，竟使沙布洛夫懷疑他一定秘藏得有不可侵犯的存酒。

別加只有一個缺點：雖然他從來也沒作過非法的事情，但他總愛用秘密的煙幕，來掩蓋自己的一切成就，而當沙布洛夫或旁人向他問起這類問題時，他總是苦惱不堪。

『究竟是什麼地方弄來的呢？』沙布洛夫再三問道，別加覺得這次是拒絕不了的，於是決心承認。

『這裏，』他說。『側屋院子內，側屋地下，有個地下室，內面有個女人……』
『什麼樣的女人？』沙布洛夫把眉毛一揚。

『斯大林格拉的女人，她原先就住在這側屋內。丈夫被打死了。她帶着三個孩子，鑽往這地下室後，就在那裏住着……她的東西——馬鈴薯，胡蘿蔔等等，全在那裏；爲了不致於餓死，她那裏並還有一條山羊，不過，據她說，因爲沒有亮光，羊沒有奶了。我向她說：「我們官長很愛吃馬鈴薯。」她一聲不響地，馬上就煮了一鍋，還說：「要的時候就來拿。」——並給了我一些脂油……您還沒注意到，把脂油和馬鈴薯在一塊吃哩。』別加苦悶地補說一句。

沙布洛夫却很奇怪，在這些廢墟中，竟突然發現帶着小孩的一個女人，隱在那裏，他馬上就站起身來，把軍帽戴得很下，並向別加說道：

『帶我去，她在那裏？』

他倆穿過幾條走廊，彎下身子，跑過遭受射擊的地方，就到了那側屋跟前。沙布洛夫真的在破壁頽垣中間，看見一個用磚石木板砌成的什麼門。他們就從自造的短節梯子上，走往下去。這是一間大地下室，大概，在戰爭期間還更加擴大了的。房角邊一個用板子蓋着的木桶上，點得有一盞小油燈。

一個年齡不老而面色憔悴的女人，蹲坐在木桶近旁，搖着嬰兒。兩個女孩，看來一個八歲，一個十歲，坐在她的身邊，睜起大圓圓的眼睛，驚奇得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這進來的人。

『您好。』

『您好，』女人回答。

『爲什麼你們留在這裏？』沙布洛夫問。

『我們又能往那裏去呢？』

『這裏不是有德國人麼？』

『我們外邊，都用東西塞住了，』女人從容地說，『是看不見我們的。』
『塞緊了……會塞死人的。』

『德國人來了，反正一樣。』

『今天已經遲了，』沙布洛夫說。『明天我想想，怎樣把你們送走。』

『我可不走。』

『怎說「不走」？』

『不走，』她固執地重複道。『走又走到那裏去？』

『到窩爾加河那岸去。』

『不去。我能帶她們走麼？』女人一手指着孩子們。『要是一個人，我早就走了，帶起她們，我決不去。我活得了，她們是會死去，會死在窩爾加河那岸，定會死掉的，』女人肯定地重複說。

『要是留在這裏呢？』

『那我却不知道。看，我把所有的東西都搬來了。也許够一兩個月吃，以後也許你們會把德國人打走。現在我們要是去了，他們一定會死在那裏的。』

『假如忽然落下一個炸彈或砲彈，這點您又想到了沒有呢？』沙布洛夫說，他已不圖再來說服她了，但在他隊伍旁邊，一個女人帶上三個孩子，繼續住在這裏，這點總使他放心不下。

『那有什麼要緊，』女人鎮靜地說，『要是落下一個炸彈，把我們一齊炸死，那我們就死在一處好了。』

沙布洛夫不知再來向她說些什麼。一度長久的沉默。

『如果要吃什麼東西，我就來弄，請吃吧。我的馬鈴薯很多，要吃，就讓他來告訴我，』她把頭向別加一翹。我還可以煮白菜湯你吃，只沒有肉。不過我可宰掉母山羊，』停頓半晌，她又說。『把羊宰掉，那湯裏也就有肉了。』

她從沙布洛夫底眼色上，覺得他已經瞭解了她，再也不得堅持要她遷走，也瞭解到，她此刻之所以說弄東西，煮菜湯，並不是爲的要讓她留下，不要攪擾她，而簡單是出於俄羅斯婦人的真摯同情心，她憐憫這些站在她前面的兵士——她當然分辨不出他們各人的職銜——看，臉孔也沒洗一洗，衣服也沒補一補，肚子裏又沒吃個飽，那天他們才會回到各人家裏啊。既然今天還在這裏，至少也應當弄點白菜湯給他們吃，既然要弄白菜湯，就是宰掉那隻山羊，也不可惜。現在留着母山羊，又有什麼用處？橫豎是不出奶的。

沙布洛夫走到外面來，望了望那些焦土廢墟，又像他在愛爾屯時那樣，想道：『呃，人們都被趕到那裏去了啊！』前面舉目可及的地方，就是德寇。他回顧了一下自己據守的，那座被彈片打得爛穿的樓房。

『這裏是我們人！』

於是他就鎮靜不迫地想到，他決不放棄這座樓房。

雙方不斷的，射擊了一個通夜。黎明，德寇開始作第三次攻擊。敵人從正面來攻擊

沙布洛夫營據守的各種房，雖未得手，但樓房左右的廣場邊緣，却被敵人突破。早晨九點鐘時，他在電話中，聽到巴柏琴科那嘎啞難聽的聲音：

『你那裏怎樣？守得住麼？』

『守得住。』

『守住，守住，我馬上就到你那裏來。』

這是他在電話中，所聽到的最後一句話。經過一分鐘後，交通就斷絕了。雖然他不喜歡巴柏琴科這個人，也不愛聽他那嘎啞的話聲，但在此後雙方一切交通，均已斷絕的三日三夜中，沙布洛夫總在憶念他這幾句話，因為這幾句話促使他相信，他並不是孤立無援，也會有電話，也會有巴柏琴科，也會有全師，也會有其他一切的。

自從交通斷絕之後，當然，巴柏琴科也沒到他這裏來。德寇佔據了後面整個廣場，以及廣場四周的房屋，因而沙布洛夫及其全營，就陷入那在戰爭中外表雖極複雜，形色色，但總的名稱就叫做『被包圍』的情況內。沙布洛夫就必須堅守在這裏，抵住德寇，並等待着，——或則我軍突破敵陣，前來援助，或則糧盡彈絕，全營殉節。雖然他自己有時也不得不想到，第二種情況可能發生，彈藥可能在本軍進援之前告罄，但他總是竭力用第一種可能，來鼓舞他周圍的全體官兵。並且他們這些人也只知道，自己子彈盒裏有多少子彈，迫擊砲彈箱裏有多少砲彈，他們覺得大尉那裏，總還儲存得有些彈藥。但大尉明白，並沒有這樣的儲存品，也不會有這樣的儲存品。因為如此，所以他比其餘

的人更加困難。

他教大家精確射擊，只許在確有把握時，才能開槍。他把大多數戰士的子彈收來，集中到優等射手身上。其餘的人只帶着手榴彈，準備在敵人已突入樓房內面時來用。在這三晝夜中，這樣的事只有過兩次，但這兩次，德寇均被擊退。樓房牆腳邊，院子內，各破窗戶前，德寇的死屍顯出各種姿態，躺着。誰也不去掩埋他們——既沒時間，又沒力量，也沒有這樣的心願……

第三天時，一顆砲彈打穿了沙布洛夫駐地的牆壁，就在這地下室內爆炸了。真的是太偶然，一個人也沒有打死。別加出去了，沙布洛夫剛剛躺上床去，只是被氣浪震下牀來，他爬起之後，看出臨頭牆壁上，彷彿粘滿了血斑，其實這是牆上許多地方的石灰被打掉之後，現出來的紅磚跡印。

於是就不得不遷移地方，遷到了兩天前別加就提議搬去的，那間在最下層的房子裏，奇怪得很，這個房間至今還保存着。因為在這一層房屋都遭到破壞的情況下，它居然無恙，於是就引起了一種妄誕念頭，以為今後也許任何砲彈，也打不到這裏來的。

第四天，當一切都被大砲轟得搖動顫抖的時候，忽然一個女人輕輕走進房來，把一個土鉢子往桌上一擺。

「煮來點白菜湯，請嘗嘗吧，」女人說。

「謝謝。」

『如果愛吃的話，我再送來。』

沙布洛夫望了望她，一句話也沒有回答。這一切真是太奇怪了，幾乎難於置信，——藏着三個小孩的掩蔽部，煮來白菜湯的女人……同時又這麼極端鎮靜，猶之穿甲槍手已經抓上了自己的反坦克槍，本應丟下捲烟用皮靴踏熄，好來轟擊敵人坦克，但他却把捲烟擱在土台子上，留着打完仗後再來吸完……這個女人的舉動以及她來到這裏的情形，真真有點可怪……

『謝謝，謝謝，』沙布洛夫看到她還是沉默地站着，重複一句，驀地瞭解到她在等待什麼，於是就從靴筒裏掏出匙子。

『白菜湯太好，有味得很，』他說，『真好吃……請您快走吧，他們又會開砲的。』

夜間，馬斯林尼可夫乘黑來到了沙布洛夫這裏，沙布洛夫好容易才認出他來，他滿臉鬍鬚，也沒刮一刮，忽地似乎變得怪長怪長了。沙布洛夫望着馬斯林尼可夫，想到自己在這幾天內，大概也變樣了。他疲倦不堪，這倒不是因為經常感覺危險，而是由於他所肩負的責任重大。他不知道南北兩方的情形，雖則按砲聲聽來，四方八面都在作戰，——但有一點，他是深知並堅信不移地感覺到的：亦即這三座衝毀室破的樓房，他——沙布洛夫，他手下或死或生的戰士，地下室內帶着三個小孩的女人——這總合起來就是俄羅斯，他，沙布洛夫則負責來保衛它。假令，他一旦死掉，或則投降的話，那

這塊土地，就不會是俄羅斯的土地，而要成爲德意志的了，但他決不能這樣設想。

最後第四夜，南北兩方，激烈的砲聲通宵達旦。砲彈落到院子裏，巡直打到這幾座樓房裏來，大概其中也有德寇的砲彈，也有我軍的砲彈，到黎明時，看來，我方打的砲彈甚至比德寇打的更多。沙布洛夫起初並不相信，接着又相信了，後來又不相信，一直到拂曉時，他才想到，這一定是我軍正在向他這裏突進。

拂曉時分，我軍的自動槍手，滿身是汗，髒污不堪，憤激地衝進了左邊樓房院子裏。他們跟着德寇追擊，以爲這裏也是德寇，要想阻住他們，叫他們不要再向走廊或地下室裏跑去搜尋德寇，不但是難於辦到，而且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頭批到達的人們中，沙布洛夫一看見就前去擁抱的那一個，就是巴柏琴科，就是這個不兜人愛、粗暴、刻薄、困憊、滿腮鬍鬚，然而又極親切，令人望眼欲穿的巴柏琴科，就是把一隻自動槍掛在頸上，滿手、滿膝都塗滿污泥和石灰的巴柏琴科。

『我並在電話裏對你講過，說我就來，』巴柏琴科幾乎叫喊地說，但同時就極力想把他那突然出現，而在上級與下級講話時，極不相稱的稀有興奮神情，掩蓋下去。

巴柏琴科總還算是破例地微微笑着，並在房間裏，踱了兩趟，然後把自動槍往地板上一敲，人往桌旁一坐，身子傾靠起，終於很作難地擺起素來那副寂鬱不滿的面色，帶着先前固有的口吻問道：

『傷亡多少？』

「陣亡五十三，負傷一百四十五，」沙布洛夫說。

「不愛惜人，」巴柏琴科道，「太不愛惜，很少愛惜。一般倒是不錯，還算守得很好。叫人弄點水我喝。」

沙布洛夫轉身吩咐別加去弄水之後，再折回身來一看，原來中校並不需要水，他歪在桌子邊上，頭擱在肘彎裏的自動槍子彈盤上，就睡着了。大概他也同沙布洛夫一樣，這幾晝夜來都沒睡覺。沙布洛夫剛一想到這裏，忽地記起自己和這四天四夜的情景來時，突然間，覺到自己已疲倦得再也不能動盪了。爲了不至於像巴柏琴科那樣，倚桌而臥，於是就站起身來，靠着牆，使勁地從衣袋裏掏出大手錶。錶上的時間是九點十五分——自從他跨在別加臂上，跟着拋出一個炸彈，踏過破窗戶，跳進這房間來，直到現在，正是四天四夜零七個鐘頭了。

第六章

除沙布洛夫在與巴柏琴科會合時，這幸運時分中所計算過的四晝夜外，接着就異常急速地接上了再一個四天四夜，後面這四晝夜內，則是德寇迭次反攻中，其俯衝轟炸機的噓鳴，砲彈炸得耳鼓發聾，自動槍的乾燥響聲，嗒嗒不休。只是到第九晝夜時，才開始幾乎沉寂起來。

當天，天一放晚，沙布洛夫很快就臥下睡了，但經過三小時後，電話鈴聲却驚醒了他。巴柏琴科素來是不愛部屬在自己尚未入睡之前睡去的，他硬要值班人，把沙布洛夫叫醒。

沙布洛夫從沙發上起來，走近電話旁。

「您在睡覺？」巴柏琴科的瘖啞口音，好像在很遠地方說着。

「是。」

「你睡。全都佈置好了麼？」

「佈置好了，」沙布洛夫說，同時感覺到在這令他生氣的談話中，每一秒鐘，他都是愈來愈不想睡了。

「萬一敵人夜間進攻，你準備好了辦法沒有？」

「準備好了。」

「那您就睡吧。」

巴柏琴科也放下了話筒。

馬斯林尼可夫這時也醒過來，坐在沙布洛夫對面的牀上，他聽到沙布洛夫嘆了一口氣，從這中間，大概也能想像到，大尉同團長在電話中談話的內容，知道他這次是特別生氣了。

「是中校麼？」馬斯林尼可夫問。

沙布洛夫夫默默地點了點頭，又躺到牀上，試圖睡熟下去。那知他亦如在特別疲勞時的常有現象一樣，這時怎的也不能成眠。他躺了幾分鐘後，就赤着腳坐在牀上，吸着煙，第一次聚精會神地，把這幾天前就成爲營部駐地的房間，細看了一番。

沙布洛夫夫並不兢兢好奇：當別人沒有親自說出什麼的時候，他總覺得去追問人家，是不大方便，不應該的。

在鋪過桌子的一張油布上，留得有新烙的兩個圓圈，——一個圈子較大，顯然是炒鍋跡印，另一個小些，是被咖啡壺烙上的。大概，這住宅的男主人，在離開此地之前，先把家眷送走了，最後幾天，他在這裏，度過了他所沒有度慣的單身漢生活，櫥櫃上的小玻璃門也被氣浪震脫了，從這櫥櫃裏自然看不出什麼家主們的底細，因爲它內面裝的東西都拿走了。但在書桌上，却留有這全家生活中的許多痕跡。編針還留在剛動手打的線織物上，一摞技術雜誌，幾本摸壞了的柴霍夫小本全集，一些舊爛的三年級教科書，還有一列排得整整齊齊的四年級新教本……隨後沙布洛夫夫又看見了幾本小學生的俄文筆記簿。他帶着有個時候會準備去從事教育活動的人在專門職業上的好奇心情，開始來翻閱筆記簿。其中有一本，在第一頁上，起頭就是這樣的文句：『參觀磨坊』——『昨天我們到過磨坊裏。我們看過磨麵粉的情形……』『磨』字改過去，又改過來。『起初把麥子運到糧食堆棧，以後轉運機又把它從堆棧裏，送到磨坊內去，後來……』

沙布洛夫夫關上這筆記簿，回憶不久前，他從窩爾加河東岸所望見的那個火焰騰騰的

大糧食堆棧，莫非就是他在小學生課本中讀到的這一個吧。

馬斯林尼可夫坐在對面，同他的姿勢一樣，也吊着一雙腳，也拿了幾本筆記簿，徐翻閱，俄然間，他敘述起他的童年來了。自從他倆認識以來，在同沙布洛夫談話中，關於他的童年生活會提過幾次，而此刻沙布洛夫覺得，馬斯林尼可夫倒不是想向沙布洛夫來敘述自己的童年生活，而是終於想起沙布洛夫來說說他本人過去的經歷。

沙布洛夫倒不是這種因為心情憂鬱或拘泥原則而謹守緘默的人。他之所以默默寡言，一則是他幾乎隨時都忙於職務，二則他喜愛獨自思索，三則當他同人們聚首談話的時候，他總是寧可傾聽別人的談論，同時他內心裏却在揣度自己還少有成就，差不多是一事無成，覺得本人的生活經歷，對旁人說來，並沒有什麼興趣。

此刻他也是如此，他寧願默默地聽聽馬斯林尼可夫講話。有時他在思索對方的話，有時他又在想自己的事，而不慌不忙，仔仔細細地翻閱桌上的東西。

這家的第二個孩子，大概還很小。桌上散有幾張從筆記簿上撕下的頁紙，頁紙上有用紅藍鉛筆畫的圖畫；幾間歪斜的房屋，着了火的法西斯坦克，帶着黑煙下墜的德寇飛機，臨在這一切上面的，則是用紅鉛筆畫的一架小驅逐機。這就是兒童們對戰爭的真摯概念，——我們人總在開火，法西斯帶總在死亡罷了。

不過沙布洛夫在辛酸地回憶過去的錯失時，終於不由地想到，戰前對於戰爭抱着近乎這種概念的人，是非常之多的。

戰爭……最後一個時期，他回憶起自己的過去時，不由地將自己全部生活，都歸結到這一最爲顯著的問題上來，事後把自己的戰前生活行爲，不是一般，而是針對着戰爭，分成爲壞的方面和好的方面。此刻當他在作戰的時候，有些生活習慣和傾向妨礙着他，另一些却又幫助了他。幫助他的，終歸是多些，大概是多些，因爲像他這樣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年代，才開始獨立生活的人，經歷了如此艱鉅的生活學校，受過了自我犧牲與儉約生涯的充分鍛鍊，那麼，戰爭，如果把隨時可能死去這點除外，也是不能以其日常重担，來驚倒他們的。

沙布洛夫完全是這一新時代人中的一員。亦如他的同年人一樣，他從小就開始工作，從這個建築跑到那個建築中，幾次送去學習，幾次又派去做工，開始是共產主義青年團派去的，以後是由黨組織動員去的，他始終沒有學習到頭。一到軍役年齡，他在軍隊裏服務兩年，以後已是少尉銜了，當他回到建築業中，來擔任領工這一原職時，又開始在馬格尼托哥爾斯克的地基坑和森林裏，度日過夜。

五年計劃年代，建設的熱潮，不僅誘動了其他許多人，同時也誘動了他，這一熱潮打破了他原有的計劃，把他推到全然不是他自幼就夢想到的那一職業中去了。但是他亦如其他許多人一樣，終於有了力量來拒絕素來的工作、工資、生活，而以成年人資格，開始度着大學生生涯，在講堂內聽講，在寄宿舍住宿，並每月領得一百盧布的津貼。

戰爭開始前一年，他到莫斯科，進了某大學歷史學系。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他出乎同學意料之外，有聲有色地經住了自己的第一次大學考試，而在第二天早晨，就聽到了莫洛托夫底廣播演說。大家固然都在等待，但在內心裏總還不徹底相信的事件發生了。戰爭已經開始，經過一年又三個月之後，却把他這會想當歷史教員、三次突圍、五次負傷、兩次榮膺獎章的人，帶到斯大林格拉來，帶到這樣一個房間裏，如果這房間內，那個有家庭刺繡點綴着的天鵝絨沙發椅背上，沒有一枝斜斜掛着的自動槍在閃爍發光的話，那他簡直可以一度設想到，此刻不是戰爭，而是和平了。

半夜已經過去了好久。沙布洛夫一邊懶散地聽着馬斯林尼可夫敘述自己的生平，同時又不由地在回憶本人的過去，他慢慢的捲了一支煙，精細地安在煙嘴上吸着。馬斯林尼可夫忽然沉默起來，動也不動地坐在他的對面，他倆就這樣默默對坐了約莫十分鐘的光景。後來，馬斯林尼可夫又開口了，現在是講的戀愛問題。開始他用孩子式的嚴謹神氣，說到自己中學時代的愛慕，爾後又說到一般的戀愛，結局就突如其來的問沙布洛夫：

「喂，你戀愛過麼？」

「什麼，戀愛？」

「是，難道您從來沒有戀愛過麼？」

「戀愛？」沙布洛夫凝思着，吸了一口煙，閉着眼睛。——戀愛。難道他生平，一次也沒愛過女子麼……

他在回憶過去那兩個女子，她們在他的生活上是曇花一現的過去，猶之他在她們生活上，也是曇花一現的過去了一樣。他們雙方在這一關係上，大概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他對於這幾個女子，既沒對誰變過節，也沒有侮辱過誰。或許這不大好，但誰又知道呢？最可能的，大概，他們中間關係之所以這樣輕易短促，並不是因為他不想戀愛，而正因為太想愛個女子了。據他所碰到的那些女人，以及他們雙方間造成的結果看來，簡直不像是他所想像那樣的戀愛，而他也就不去力求使這成爲真正的戀愛。誠然，這中間的全部底細，只有他自己來承認；所以當馬斯林尼可夫經過長久緘默之後，又來追問他說：「真的您從來也沒有戀愛過嗎？」這時他才說了：「我不知道，大概是沒有過：」

他從沙發上起身，在房裏來回踱了幾趟。

「不，不會是沒有的，」他心裏想道，「正確些說，也許過去沒有戀愛過，但決不能說，將來不會戀愛。」

雖然聞，他却記起那天同船的一個女子底話來了，她說：她沒有愛過人，所以才特別怕死，而他應該不怕，因為他已是成年人，大概，一切都有過。

「不，並非一切，」他想，「並非一切都有過。主啊，人生在世，縱然他有過的再多，也是總嫌太少的，猶之一個人，那怕他一時覺得自己連什麼都有過，但他總還感覺寂寞，感覺難於生活下去……」

他又在房裏走了一趟，然後走到馬斯林尼可夫緊跟前，一手搭在他肩上。

「米沙啊，與其說他是在回答他的問題，不如說是敘述自己的見解。」米沙，你無論如何，也是死不得的。無論如何，也……」

「什麼原因呢？」

「原因我不知道。只知道是死不得的。」

一個交通兵走進房裏，只說了一句：「敵人進攻」。沙布洛夫坐上沙發，急忙打起包脚布，穿上皮靴，用慣常的姿勢，急忙籠進袖子，穿上軍大衣。

「連睡也沒來得及睡一下，」他一面繫皮帶，一面向馬斯林尼可夫說。

馬斯林尼可夫頓時覺得大尉這句話中，那憂鬱善良的幽默意味，竟把兩人剛剛如此興奮所回憶到的事情，都一一譏諷盡了，此刻在這十分簡單，但却貫徹着他們全部生活的「敵人進攻」一語面前，上述一切，其意義總算是太微末的了。

第七章

已經快到早晨。沙布洛夫在查明這次敵人進攻的消息乃是虛驚謊報之後，就回到了營部，但他並沒有躺下睡覺。早上五點鐘，這正是一晝夜間最靜寂的一小時。他走近通到走廊去的那已經毀去、用雨衣遮着的門前，想叫別加來弄點東西吃吃。他一揭開雨衣幔，立刻就止步了。別加同一個值班的還有兩個交通兵，並排坐在地板上談話，他們沒

有發覺沙布洛夫。

『你是問我，戰爭什麼時候完結麼？』別加說着，別加自認爲是一個無所不知的人，這時，他也是用他同人談話時，常常用的那種親切的教訓口吻。『我又怎能知道呢？我不知道，戰爭什麼時候完結。什麼時候把德寇消滅，戰爭就什麼時候完結，至於我們什麼時候把德寇消滅——這點我却不知道……』

『哦，要把他們趕到遠遠的……』一個年輕的交通兵，吐出一縷縷的煙圈，並望着樓板說道。『遠遠的，』他深信地補充一句，認爲一定是要這樣。顯然，他所憂慮的只是到國界的這一遙遠距離。

爲了不想讓他們知道，他是無意地聽過這番談話，沙布洛夫輕輕就放下雨衣幔，轉到房裏，坐在桌旁，然後才大聲喊了喊別加；別加立即出現在門前了。

『該要弄點什麼早食吃吃吧。』

『是，』別加回答，接着就聽到雨衣幔外，他在擺弄罐頭盒和鍋盤的聲音。

『我們的傷兵怎樣，終於都運走了麼？』沙布洛夫問馬斯林尼可夫。

『天晚時，還有十八個沒有運走，』馬斯林尼可夫說。『敵機轟炸的厲害，又是彈片，又是石頭，不是石頭，就是玻璃。』

『在外面曠野上要好多，』沙布洛夫同意道。

他煩悶地皺了皺眉，臉上突然現出了他在回憶什麼早就知道，但畢竟成爲憾事時所

表現的兇惡神色。

「本來，斯大林格拉是有過外圍工事，」他說。

「知道，我聽說過……」

「城外十五公里一帶，挖過許多寬塹，戰壕，又是工程火力點，水門汀柱也佈置得很多，據說，有無數的人羣日夜不停地工作過，可是那裏，簡直沒有打一次仗。」

「爲什麼呢？」

「米沙，要是你知道的話……」沙布洛夫愁鬱地說道，「戰爭這一年來，我該見過多少白白挖了的塹壕啊。從邊界上起，一直到此地止，千百萬立方米達的土，硬是冤枉挖了的。究竟是什麼原因呢？因爲我們人常常在戰地後面，挖了一條陣線，而軍隊並未事先把它佔領好，那裏既沒有大砲，也沒有機關槍，什麼都沒佈置。德寇一迂迴到後面，却比我們先到那裏。因此，這些工事就白白地丟得一乾二淨。以後我們却趕到這城裏，背着城，毫無準備，又來挖新戰壕，不是三個月，而是三天就挖好了，我們就在這戰壕裏戰到盡頭，戰到死爲止。真是令人難過，令人生氣……你不是說，到晚上時還有十八個傷兵留在那裏麼，」此刻他又轉到開始談話的那個題目上。「喂，你去打聽打聽，是否把他們都運走了呢？」

馬斯林尼可夫出去了。沙布洛夫找到一把小刀，把自造的所謂「卡丘沙」油燈捻子修好。這燈是用七六公厘砲彈殼做的，上口壓扁攏去，內面袋有燈捻，上半節開得有一

個孔，孔上安有塞子，從孔內灌進煤油，如無煤油時，則用汽油加鹽來代替。

沙布洛夫把燈捻弄好之後，就懶洋洋地用叉子在別加剛剛端來的一炒鍋罐頭肉內，戳了幾下。他不想吃，爲什麼這樣呢？也許因爲現在還是早上六點鐘，實在說來，尙非吃午飯的時候。把時候弄亂了。沙布洛夫極想到外面空氣中去走走。他剛把軍大衣披上，這時馬斯林尼可夫已經轉來。

「傷兵在夜間通通運走了。您知道是誰來照料搬運傷兵的呀？」馬斯林尼可夫說。「就是我們從水裏拖上船來的那個女子。她過河來了。」

「真的麼，」沙布洛夫噁了一聲。

「她總在運送傷兵，只是我一次也沒見到她。此刻我已經把她帶來了。讓她休息一下，坐一坐，」馬斯林尼可夫輕聲補充說道。

「當然要讓她休息休息，當然，」沙布洛夫突然想起他是這裏的主人，除了其他種種職責外，還有招待客人的責任，遂忙脚忙手的說。

馬斯林尼可夫出去到走廊裏，大聲叫道：

「安孃！安孃，您在那裏？」

安孃一進門，就羞答答地停在門口。沙布洛夫覺得她最近七八天來，彷彿更加削瘦，變成一個完全細弱的女子了。

「請坐，請坐，」沙布洛夫慌忙說道。

他極想扮成一個善於慇懃招待來賓的主人，但一切動作都現得特別粗率。本來只須簡單地把條櫬往前一移就行，他却端起櫬來，砰的一聲往地板上一放，弄得這位女子，不禁爲之一抖。

『您怎麼樣？』沙布洛夫不三不四地問道。

『不錯，』女子說，笑容一展，就坐下了。『您呢？』

『也不錯。』

『那能說「不錯」，好極了，』馬斯林尼可夫奮然吹噓說。『我們過得好極了。請看，我們這裏……』他傲然自得地兩手一張，彷彿周圍一切，真的證明他們過着美妙舒適的生活。

『看來，您是在運我們的傷兵麼？』沙布洛夫問。

『頭一天是別人，』女子說，『這三天是我……』

『總共一百零八個人，都運走了麼？』

『把第一天也算在內，是這麼多。只是我，就運走了九十人。』

『渡河時沒有人落水麼？』

『沒有，』她輕微一笑，大概她在回憶那天她落水的往事，『一個也沒有……只是晚上有架飛機掃射我們的筏子，打死了四個人。』

『我的麼？』

『您的。』

『那時您就這樣悄悄走了……』

『唔，我還忘記向您道謝。』

『我說的不是這。』

『我知道。橫豎一樣，要謝謝您。』

『您什麼時候轉去？』沙布洛夫問。

『等到晚上。我就誤了，此刻天已亮，過不了河。』

『的確，天一明，從我們這裏就到不了後方。不要緊，您就在這裏休息休息吧。』

『對，我立刻就去休息。我手下的衛生員已經躺在那裏，他們已兩夜沒睡覺了。』

女子一邊說，一邊就起身走。

『不，您到那裏去，到那裏去？就在我這裏休息。我馬上同中尉出去，您就在這裏

躺下休息好了。』

『我不致妨礙您麼？』

看她說話的神情，沙布洛夫覺得，她已疲倦極了，她能躺在鋪有毯子的牀上睡睡，

對她說來，簡直是太奇妙了。

『不會的，』他說。

『好吧，那我就休息一下，』女子坦白說道。

『不過，您得先吃點東西。』

『要得，謝謝。』

『別加，』沙布洛夫夫叫了一聲，『拿點什麼東西來吃吃。』

『這不就是的，』別加走出來說，『大尉同志，炒鍋裏的東西就在您跟前。』

『啊，對了……』

沙布洛夫夫把炒鍋移到女子面前。

『你們呢？』

『我們也吃。』

沙布洛夫夫扭開桌上那德國軍用水壺塞子，把酒倒到兩個空砲彈頭內，自己一杯，馬斯林尼可夫一杯。他們大家把這用空砲彈頭做成的杯子，叫做『爆炸彈』杯，最後一個時候，在軍官們的掩蔽部裏就用這來代替杯蓋。

『您能喝酒麼？』他問。

『疲倦時，也喝點，』她說。『只倒半杯吧。』

他替她倒上了酒，三人一塊，一飲而盡，她喝得很安靜，也不蹙眉皺眼，就像很聽話的嬰兒喝藥一樣。

『您會唱歌麼？』馬斯林尼可夫無緣無故地問道。

『從前配着弦琴也唱過。』

『說起弦琴來，大概您家裏床上邊，還掛得有，定是帶纓結的，』馬斯林尼可夫還沒停息的說。

『是帶纓結的，』女子說。『不過現在已沒有了……要知道，我是本城的人，』她加上一句。

從『本城』這字義中，他們三人都明瞭到一個確定的意思：既然是本城的，那就是說，什麼也沒有了，一切都燒光了……

『怎樣，您還在害怕麼？記不記得我們的談話？』

『我是任何時候，也停止不了害怕的，』她說。『我不是對您說過，我爲什麼害怕，既然這樣，我又怎能停止得了呢？我害怕，這是停止不了的……我想，我是不會再見到您了，』她停頓半晌，又補充說道。

『我，可恰恰相反，』沙布洛夫說，『相信是會見得到您的。』

『爲什麼呢？』

『我看在戰爭中，人們是很少只見一次面的。您從前住在那裏？離這裏遠麼？』

『不，不遠。沿這條街去，右轉彎，第三條街坊裏……』

『現在不是德寇佔據了麼？』

『是。』

『安孃，安孃……』沙布洛夫驀地想起什麼似的說。『安孃，您要曉得，我此刻也

許使您非常奇怪您，可是我不知道，也許並不是這樣。」

他還不十分相信，事實上他會不會令她奇怪，但他不知什麼緣故，總覺得既然有了這個巧遇，正是他從水裏拖出的那個女子，現時在運他的傷兵，那爲什麼又不會有另一種巧遇呢？

「使我奇怪什麼？」

「您姓克里勉科麼？」沙布洛夫問。

「是的。」

「所以就使您奇怪，並使您高興啊。我見過您的母親。」

「見過我的母親麼？在什麼地方見過？」

「在東岸，愛爾屯，」沙布洛夫說。「您的父親也在這城裏什麼地方，是不是？」

「是，」安孃說。

「九天前，剛剛是我們同您一塊渡窩爾加河的那天早晨，我在愛爾屯看見了您的母親。只因當時我不知道您的名字，所以我沒有對您說。」

「她怎的，她怎麼樣？」安孃急忙問道。

「沒有什麼，她步行到了愛爾屯。她說，正是敵機轟炸時，弄得您同她分手了的。」

「是，那時她在家裏，我在外面。她怎樣？」

『不錯，』沙布洛夫說。『算是走到了愛爾屯。』

『您在什麼地點看見她的？怎樣能打聽她現在又在那裏？』

『這點我不知道。我在愛爾屯時，簡單是在階台上看見她的。據我看來，那天她副到那裏。』

『那麼，她是什麼樣子，形象怎樣？』安孃追問着。『苦得很吧？』

『有點兒……』

『主要的是她還活着。』

『她向我說道您時，也是說：「主要的是她還活着」，』沙布洛夫一笑。

『此刻這點確是主要的。』

女子把雙手放在桌上，支着頭。她想再向沙布洛夫詳細詢問母親的情形，但他只是倉卒間見過她一面，他又怎能額外來回答呢？

『您躺下睡吧，』沙布洛夫說。『就躺在我這沙發上。我此刻就出去，天晚才回來。您該走的時候，我定叫醒您。』

『我自己醒得了的，』女子自信地說。然後走近沙發跟前，坐上之後，像小孩式的在彈簧上閃了幾下，帶着驚奇的神情說道：『啊，軟軟的，我好久沒有睡過這樣的軟牀了。』

『我們這裏還會有比這更好的哩，』馬斯林尼可夫說。『我在燒燬了的地方，還見

着兩把皮安樂椅，稍微修理一下，簡直可說是特等火車鋪位了。」

「在那燒燬了的地方，有沒有弦琴呀？」

「沒有。」

「可惜……要是有的話，我可給你們彈曲子。」

「沒有關係，橫豎您來我們這裏，不是最後一次……」

「大概不是。」

「那我一定還可找着弦琴。請讓我到第一連去！」馬斯林尼可夫說道，他站在沙布洛夫面前，胸脯比平素挺得更直。

「請去，」沙布洛夫說。「我很快也到您那裏來。」

馬斯林尼可夫出去了。

「他是您這裏什麼人？」女子問。

「參謀長。」

「他也是一個好人麼？」

「爲什麼「也是」呢？」

「也是，同您一樣，」她說。「這就是說，不完全同您一樣，——他，同我一樣，這就是說，我的意思不是說，他是同我一樣，好的，我却……」她把話說亂了，很難爲情，然後輕輕一笑。「我是想說，他同我一樣，也還很年輕，而您已經是個成年人了。」

「這就是我想說的話。」

「總之，您已把我當成老頭子了，」沙布洛夫搖了搖頭。

「不，不，怎會是老頭子呢？」她鄭重聲明。「不過在我看來，您已經是成年人我們却還很年輕。大概您已經久歷世故了，對嗎？」

「我不知道，也許……大概，是……」沙布洛夫猶豫地同意了。

「我却不是。我差不多沒有什麼可以回憶。有時只回憶過去的斯大林格拉。以前，您從來沒有到過這裏麼？」

「沒有。」

「以前，斯大林格拉是多麼漂亮啊！我知道，大概莫斯科還更漂亮，但不知怎的，我總覺得斯大林格拉是頂漂亮的。也許是因為我生長在這裏。真可惜，」她忽然使勁的說，「真是可惜……可惜得您簡直難於設想。媽媽同您說話的時候，她哭了沒有？」

「沒有。」

「您知道，她是怎樣的一個人……那怕是點無足輕重的小事，——甚至她打破一個盤子也要哭的，但當真有什麼嚇人聽聞的事情發生時，她却不哭了，默着，甚至一句話也不說。」

「您的父親怎樣？」

「我不清楚。我知道，他沒有過到河那岸去。他對我說：『我不離開斯大林格拉』。

他也就沒有走。他倆都很好。那天我回到家來，說我要到軍隊裏去，這時我的大哥米霞犧牲只有三天，我想他們定會同我爭論……我反正是要去的，但我總有點害怕，會來同他們爭鬧。那知並沒有什麼，都說：「你去吧」，再沒二話。真好，他們都懂得，她帶着出乎意外的爽直心情，添上一句。從這種爽直心情中，可以看出她直到現在，對於父母還保持着一種孩子式的概念，而這種概念，當父母的人，總是一點也不懂得的，如果他們懂得的話，那一定是驚奇而又愉悅。

「好在我今天能見到您了，當我運走您的傷兵時，他們總在談說：『沙布洛夫，沙布洛夫』，那時我却不知道，這沙布洛夫就是您，我很想會見您，向您道謝。那天我們一塊坐在小火輪上，我向您說過種種事情，那時我的情緒是想盡情地說，過後我覺得，要是我再看見您時，我一定又想對您說的。』

「說什麼？」

「我不知道，說些什麼……一切的事，一般的事……看，要是您不來到我們斯大林格拉這裏，那我永遠也不能同您見面。」

「爲什麼呢？您不是想學習麼？」

「是的。」

「要是您能進大學讀書，我又恰巧在那裏教書，那才好咧。」

「您在戰前難道教過書麼？」

『沒有，我在學習，但畢業之後，就應該教書了。』

『這點我却沒有料到。我以為您始終是在軍隊裏。』

這一誤會，對於沙布洛夫，亦猶之對於一切出身後備軍人，而成爲軍官的人物一樣，是很愜意的。

『爲什麼您這樣想呢？』他興緻勃勃地問。

『因爲您這糾糾武夫的樣子，就好像是個老早總在軍隊裏幹事的……』她說着，一手微微遮口，打了個呵欠。

『您躺下睡吧，』他說。

她一伸腰，就躺下了。沙布洛夫摘下自己那掛着的軍大衣，給她蓋上。

『那您出去時，又穿什麼呢？』她問。

『白天我是不穿大衣走路的。』

『這話不對。』

『對，我隨時都說的是真話。以後我們再見面時，請記住這點。』

『好的，』她說。『您究竟多大年紀？』

『二十九歲。』

『真的嗎？』

『我不對您說過：我是不說假話的。』

『是，是，我明白了，』她還不大相信地掠了他一眼，『當然這是真話，只是，看樣子不大像。也許真的，您是二十九歲，但看起來，總歸要大一些……』

她閉上眼睛，隨後又睜開了。

『您知道，我真是疲倦到了極點……最近兩天來，我就總在走來走去，我想，要躺下，睡它一頓就好了。』

『那您就睡吧。』

『等一等……您有孩子麼？』

『沒有。』

『老婆也沒有麼？』

『沒有。』

『真的麼？』

沙布洛夫唏噓地笑起來。

『我們不是講清楚了嗎？』

『我相信您是沒有，』她說。『這是因爲在前線上，男人們同我們女子談天時，都好像是約好了的，硬說他們都沒有老婆，並不禁地笑起來……看，您也笑了……』

『我笑是笑，但這總歸是真話。』

『那麼，您又爲什麼笑呢？』

『因爲您問得好笑。』

『爲什麼問得好笑呢？您知道，這點對我很有趣，所以我才問，』她半睡半醒地說了之後，就閉上眼了。

沙布洛夫望着她，站了一會，然後坐近桌前，往衣袋裏搜尋他那個裝有菸葉的袋子，不知落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又伸手到戰地掛包裏去找。他很奇怪，不知怎的在地圖與小日記本間，竟找到了一個香煙盒子。還在那天夜裏他們準備去攻擊這幾座樓房時，他從這煙盒內，拿出了三支香煙，一支給自己，一支給高爾建科，一支給現已死去的帕爾番諾夫。另外還有一支，是留到『以後』攻擊完了時再吸的，但至今他忘記了這支香煙。他望了望煙盒，毫不猶豫，好像此刻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情，應該吸去最後這支香煙似的，於是他一拿上這支香煙，就開始吸起來。

窗外已經發亮。他已經過慣了的那種被圍受苦的尋常日子，又開始了，但這一天他除了關心一切外，還另有一樁新的關心之處，這樁關心，他雖不願承認，但却感覺到，就是說，要關心這位睡在房角沙發上，並用他的軍大衣蓋着的女子。這時他模模糊糊地感覺到，這個女子突然與他今後的一切思慮，既與四周被圍生死莫測這點，又與他被圍地方正是她生長的城市斯大林格拉幾座樓房這點，緊緊地結連着。他望了望那個女子，驀地覺得，到了晚上她就應該離開此地，渡到河東岸去，那時，個中苦味將會是不可設想的。

他吸完那支煙，就站起身來。

「爲什麼不穿大衣？」當他走出房門時，別加問道。

「穿着太重，並且今天也還暖和。」

「重什麼，此刻暖和時，我來背起。」

「得了，用不着，我們就這樣走吧！」

第八章

這是浴血苦戰的一天，沙布洛夫整天都在左翼第二連裏奔忙。該連佔據的這座樓房前邊，有條大街直通廣場。敵人每天照例的轟炸，早晨就按時開始了，但這天却比平常炸得更加兇猛，更加確切，遂使沙布洛夫立刻推測到，今天敵人一定是要來個猛烈攻擊的。

到中午時分，情況證明他的判斷正確。德寇三次轟炸這幾座樓房後，就開始了猛烈的迫擊砲射擊，並在迫擊砲火掩護下，坦克即沿着大街衝來，坦克後面則是自動槍手，數量上相當多，沙布洛夫憑眼計算，大約有兩連人，他們沿着門簷和牆壁，跟隨坦克衝進。第一次攻擊被擊退後，經過兩小時，又開始了第二次攻擊。這次有兩架坦克突破陣地，衝進到院子裏來了。在這兩架坦克尚未被擊燬之前，它們會壓倒了我們幾個人，和

一尊反坦克砲及其全體砲手。第一輛坦克立刻被擊起火，人都燒死在裏面，第二輛坦克首先被擊毀，直到停下時，才被燒夷瓶擊中着火。其中鑽出兩個德國人，本來也許可以把他們俘擄到手的，但立刻亦被擊斃。沙布洛夫這次怎樣也把握不住自己手下的人：因為擺在他眼前的，除了敵人坦克擊毀的那尊反坦克砲外，還有被碾得粉身碎首，死在反坦克砲跟前，這目不忍觀的砲手們底遺骸。

下午四點鐘，敵機又開始轟炸，一直炸到五點鐘，而在六點鐘時，當迫擊砲射擊了很久之後，德寇又實行攻擊，但這次却沒有坦克。敵人在一處佔據了街上一間電流變壓房，和一塊牆垣廢墟。

在天色尚未全黑時，沙布洛夫就已認爲此處必須在今夜奪回，於是集合了十五六個自動槍手，爬到電流變壓房跟前，經過長時間的囂嚷與對射之後，又把這小房佔領了。這次只死傷了幾個人；至於沙布洛夫，因爲身體疲倦和槍砲轟鳴的緣故，開始並未發覺衣袖被子彈打穿，把手燒壞了一點。他還在中午時，就被爆炸彈的氣浪震到牆上，震得半聾。因而從此時起，他半天都是氣勢兇猛，耳朵發聾，由於疲倦非常，遂使他幾乎像是機械地作了一切應作的事。迨至最終佔領了那間小房後，他才頹憊不堪的坐到地上，靠着毀牆，扭開水壺塞子，喝了幾口。這時他感覺冷，打了一天，到現在才第一次覺得天色已晚，他沒有穿大衣。別加彷彿猜中了他的心思，馬上給了他一件顯係從死人身上脫下的軍大衣。大衣太小。沙布洛夫開始只把它披在身上，但別加硬要他完全穿好。

天已漸黑，沙布洛夫同馬斯林尼可夫才回到了營部。桌上的油燈燃着。沙布洛夫往沙發上一望——女子還在睡覺。「她定是太疲倦了，但也得把她叫醒」，——他心裏這樣想道。而忽然間又憶及到，從他猜度敵人定要猛烈攻擊時起，直到他現在轉回來時止，這整天裏，他一次也沒想到這女子。

他與馬斯林尼可夫都沒脫下軍大衣，對面坐在桌旁，沙布洛夫馬上就用自造杯子，倒上了兩杯燒酒。他們喝乾了，只在喝下後，才發覺沒有小食可吃……沙布洛夫在桌上翻了一會，忽然找到了一個很漂亮的美國方盒罐頭，罐頭盒上，四面繪有菜肴，就是說，用這罐頭可以作出幾種菜來。罐頭盒側，貼得一張很精製的開片。沙布洛夫扭開那特別鑰匙，就來打開罐頭。

『報告。』

『請進。』

一個身材不高，帶着一顆長方領花的人，走進房裏。他微微支着自造的手杖，腳一顛一跛，走到桌前。

『一級政治指導員王林，』他潦草地行了一個軍禮說道。「派我來當您營的政治委員。」

『好極了，』沙布洛夫說，並起身同他握手。「請坐。」

王林同馬斯林尼可夫道好之後，就坐在那吱吱發響的方櫈上。他頓時暴露出文人的

習氣，立刻脫下軍帽，放到桌上，把皮帶鬆了一鬆，好像這軍服、皮帶，弄得他不很舒服似的，只這樣做過後，他才比較舒服地坐着了。

沙布洛夫仔細望了望這人，他今後就是他在各方面的主要助手。王林的頭髮很密，微微捲起的一束栗色頭髮披在額角上。眼睛全是碧藍色，這樣的眼睛，特別在男子方面是很少有的。

沙布洛夫把油燈移近，聚神地讀了王林帶來的介紹文件。這是打在一張薄紙上的師部命令中的摘錄：命令王林為第六九三射擊團第二營政治委員。

王林正式認識營內情況，至多不過十分鐘，不待多說，也就全明白了：本營處在敵人包圍中——平射砲彈和迫擊砲彈都很少了，要特別節省，子彈雖然多得一點，但也得愛惜。熱食到夜裏才用保暖罐裝去，分給大家吃；燒酒還有存餘的，因為每天都有死傷的人離去，各連司務長常常也不急於來報告這點，至於服裝，戰士們在這八天來爬來爬去，又躺在戰壕裏，有的爛成片塊，有的不是磨壞，便是弄髒了，——這一切情形，只要在前線蹬過幾個月的人，都是一目了然的。

沙布洛夫坐在方檯上，照例往牆上一靠，就開始捲起煙來，這就表示說，談話中的正文已經完結了。

『在城裏很久麼？』他問王林。

『今天早晨才渡過河來，我逕直從軍醫院裏來的，』王林說，爲了證實自己的話起

見，就把手杖在水門汀地上敲了一敲。

「從前到過斯大林格拉麼？」

「到過，」王林哂哂一笑。「到過，」他重複說，臉上現出奇怪的神色，接着又嘆了一口氣。「豈只到過。戰前我就是本城青年團市委書記……」

「原來這樣……」

「呃……三個月前，我從這裏到南方戰線上去的時候，那時斯大林格拉還是所謂深後方，真是深得難於設想到：我們今天會同您一塊坐在這座樓房裏的。此地這棟房子前面，原先是個公園，現在大概那裏，剩下的東西也就很少了……」

「很少，」沙布洛夫證實說。「有幾棵樹，還有兩根排球柱子。」

「是，是，」排球場的排球柱子，」王林微微一笑，「網球場還沒來得及築好。剛剛在戰前不久，我召集了些青年來，作星期日義務勞動，地也弄平了，並用碾子碾過，現在大約通通翻開了……」

「翻開了……」沙布洛夫又證明一句。

王林凝思了一會。

「鬼知道……凡屬在這裏作戰的人，都是很難受的，因為離窩爾加河已經這麼近，但顯然，誰也總比我要好過一點。至於我，真是太難受了……因為這裏的每個角落，真是每個角落，我都一概知道，——不過我要聲明一句，我決不是說漂亮話……十二年

前，就是我們決定了要修成這蔭道圈，減少城裏的灰塵。呃，那時我們却絕沒想到，這在三齡時種下的菩提樹，會在十年之後，受到戰爭的摧殘，那時十五歲的幼年，活不到三十歲，就會死在這些街道上的。一般說來，那時我們，大概您也一樣，許多事情都沒有想到。」

「差不多是這樣。」

王林接連吸了幾口煙，考驗式地望了望沙布洛夫。

「您家在那裏？」

「近來一個時期，在我所在的地方。」

「這時以前呢？」

「以前在頓巴斯。」

「這就是說，您將近一年是無家可歸的了，雖不能說您忍受得住，但您總算是業已習慣了……至於我……您想，今早我在那岸，才看見這城市的面目……不，這中間的情景您是難於想像的……大約，你們師長把我當作一個瘋人，我像自動機似的，對他的一切問題，都是這樣回答：「是，不是；不是，是」……總之，您大約是不能澈底明瞭我的。」

「不，爲什麼不能，」沙布洛夫說。「我覺得，能够，甚至完全能够明瞭您。您知道，當晚上刮起風並吹來熱氣與灰塵時，有時我總覺得這是從西方，即從邊境上——從

契爾尼郭夫，甚也輔，坡爾塔瓦吹來的風……不，我完全明瞭您，不過只有一樁，我除了憂鬱外，有時還愛生氣……」

「生誰的氣？」

「生我自己的氣，生您的氣，生其他人的氣，鬼知道。也許，本應當少注意些你們的蔭林花園，多注意其他很多很多的問題。比方說我，我在軍隊裏服務了三年，當我退伍時，就有人對我說：「何必退伍，您還可以訓練成爲一個很好的軍人」。但是我退伍了……您看，如果我不相信戰爭是會爆發的話，也許我退伍是對的了，可是我又相信戰爭是會爆發的，這證明我判斷得不錯，那時我就應該留在軍隊裏。」

「我懂得，」王林說，「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一下子成爲軍人，這點您不能不同意吧。」

「同意，不過要加上一點修正：雖然我們沒有及時成爲軍人，耽誤了一個時候，但我們終歸成了軍人……總之這都是白白來回憶罷了，現在我們就是兵士——不管過去有甚麼謬誤見解，是自己的或人家的，而今天我們却要捍衛住這三座樓房，沒有二話。」沙布洛夫把一個指頭往面前放着的圖表上一敲。

「我們決不放棄這幾座樓房，政治委員，您看怎樣？」

王林微微一笑。

我敢相信。您知道嗎，」他很信任地補充說，「我到這裏來時，團長對我說了些

什麼？」

「他說什麼？」

「他說：『您現在到沙布洛夫那裏去，他這個人，作戰倒不錯，但就愛議論，並且一般說來，他却有種種情緒……』」什麼情緒？」我問。「一般說來，就是那麼樣的情緒，」——他一邊說，一邊做出一種手勢，彷彿他這一做，就把他的話完全表示出來了。」

沙布洛夫晒然一笑。

「謝謝您的坦白心情，直言不諱。我承認，我真的有各種情緒——有時是這種情緒，有時是那種情緒；一般的說，我覺得一個人，如果沒有情緒，是生活不了的。您認為怎樣？」

「我也認為是對的。」

「您的排球場，」沙布洛夫忽然另轉話頭，「差不多是完整的。上面有五六個迫擊砲彈窩，但這只要再填上些土，碾個兩三次就行了。排球柱子也在，有根柱子上，還吊得有一節斷網子。看，這位中尉，」沙布洛夫把頭向坐在他身旁的馬斯林尼可夫一翹，「他就是莫斯科排球第一混合隊選手。關於他的事，您今天却提醒了我——我總覺得，他常常在要求到第二連去，這是他心愛的一連。現在我却明白了，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原來那裏有個排球場，弄得他心向神往。」

「大尉總是不認真地看待我，」馬斯林尼可夫戲謔地，但又帶點生氣的口吻說。「他就不放鬆我這二十歲的年齡……不，大尉同志，說句老實話，您回憶起排球來並不亞於我。」

「這全是枉然的。二十歲——好年齡。米沙，你知道麼，你活到三十歲，我就是四十歲，你四十歲，我就有五十歲了，這樣，你終究是趕不上，可是你愈往前活下去，你就愈加明白……少十年比多十年，要好得多，您懂得麼？」

他攙抱着馬斯林尼可夫，拍了拍他的肩膀，把他拉在自己跟前。

「不，政治委員，我們有這麼一個刮刮叫的參謀長，人又好，經過多少砲火，只是一椿，他像是太過於異想天開，總想成爲一個真正的英雄。鑽進火藥庫，拿着引火線，總之，是兢兢業業地想幹這類事情。至於在其餘方面，我們這位善良武士，腮上留着一點鬍鬚，眼裏閃出鋼鐵般的凝視，顯得格外剽悍……米沙，我是在說笑話，我說着玩，不要生氣。頂好，起來給我們開開留聲機吧。」

「你們有留聲機麼？」王林問。

「那能沒有，隨身帶着……甚至還想把第三層樓上的鋼琴抬來，可是還沒抬來，昨晚就通通被炸亂了，只剩下了一些斷弦。」

牆外近處，一連猛炸了兩聲。

「也許用不着抬什麼到這裏來了，」沙布洛夫停頓一下說。「好像我們很快就要遷

移房間了。今天整天裏，炸彈砲彈像故意的在這周圍，這跟前落着。」

王林同馬斯林尼可夫一塊走到那放有留聲機的暖氣管旁邊。王林草率地選了選唱片，就拿出一張說道：

「唱這張吧。」

馬斯林尼可夫把留聲機上好了。

「親愛的同志飛往到遠方，

祖國的風，追步着他的後塵。

我眷慕的家宅，

被懷戀的城市，

綠郁郁的花園，

還有溫柔的視線，

都沈淪在瀾漫的烽煙中。」

王林從桌旁退到陰暗處，手支着頭，默默地聽着。當片子唱完後，王林仍默然坐着，全不害臊的擦拭淚眼。

「請你上好，再唱一遍，」他說。

片子第二次又唱起來。

「女子睡得真熟，」留聲機唱完時，沙布洛夫說。「連音樂也鬧不醒她……不管怎

樣可憐，也得把她叫醒。」

他經過房中走到牀跟前。原來他一回來時，就覺得尚在熟睡的女子，只不過是扔到牀上的他那件軍大衣。

「這什麼回事呀……」他驚訝地說。「別加，看護在那裏？」別加雖則是同沙布洛夫一塊回到此地，但照傳令兵的那一套，不成問題，他早已全打聽清楚了，所以他說：女子兩點鐘前就走了。

「走到那裏去了？到河那岸去了麼？」

「沒有，大尉同志，她在這岸……我只知道，這裏發生了這麼一回事。在前面小庭園處，那塊無主的地段上，聽到有人哼叫——大概是求救。馬上就有人來向值班的說。這時她剛剛起牀，他們就一塊去了，是爬去的。」

「誰去了？」

「她去了……」

「她！虧你說得出口。一營人住在這裏，聽到有人哼叫，却弄得一個看護爬去了……況且她還不是本部的人……這是一齣什麼滑稽戲呀？」

「不是這樣，她並不是一個人，同她一塊爬去的，還有她的一個衛生員，我們的孔留珂夫也去了，他那時正在這裏值班，是自告奮勇去的。」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現在已經過兩點鐘了，」別加看看錶說。

「把值班的叫來，」他說，並穿上大衣。「請稍坐坐，我馬上就來，」他向王林和馬斯林尼可夫點了點頭。

寒冷的夜，烏雲籠罩着一半的天空，但明月恰懸在另一半清爽的高空，地上還是很明亮的。

沙布洛夫打了一個冷噤。值班人跑到了他跟前。

「他們爬到那裏去了？」

「從這欄柵中間，向左，沿那倒塌地方爬去了，」值班的指給他看。

「以後聽到什麼動靜？」

「沒有聽到什麼特別動靜，大尉同志。半點鐘前，聽到那裏響了幾個迫擊砲彈，再沒聽見什麼……」

沙布洛夫一度很想親自爬去，看看那裏的情形，但他馬上就悟解了：這不是他有權親自爬去冒險的時候。

「只要一知道有什麼消息，你就立刻來報告，我等着咧，」他向值班人說。

但用不着他等候。黑暗裏，從這樓房傾塌下來的一大堆磚土那方，現出三個人影。一個在跛行，兩個在二面扶着。沙布洛夫迎面跑去，只走了幾步，就同他們碰頭了。孔留珂夫和衛生員扶着安孃。沙布洛夫在暗裏看不清她的面孔，但據她那麼軟弱無力，倒

在孔留珂夫與衛生員手臂上的情形看來，沙布洛夫頓時就了解到，她的傷勢不輕。

『報告，』孔留珂夫左手支着安孃，右手行了個軍禮。

『且慢，』沙布洛夫說。『先把她送我那裏來，或者，不要送去，就安置在值班棚也行。』

所謂值班棚就是三面攔有梯子和土牆，一面用雨衣遮着的小房。在這個深凹地裏，放有一張小桌和一個備電話員坐的方櫈，還有一把從某住宅裏抬來給值班人用的軟安樂椅。房角裏有牀草褥，鋪在地上。衛生員和孔留珂夫把安孃一放上草褥後，孔留珂夫立忙就把身旁一件軍大衣捲起，枕在她的頭下。

『安放好了麼？』沙布洛夫問，他還繼續站在街上，並沒進到值班棚來。

『安放好了，』孔留珂夫走出時說道。『請讓我報告。』

『報告吧。』

『那時聽到有人在哼。她，』孔留珂夫把頭往女子那方一指，『說：「我爬去，那裏有人帶了傷」。她並叫她的衛生員。她那衛生員，個子小，人年輕，身體又弱。他說「我去」，但我一看，心裏真難爲情……所以我就向她說：我去。』

『怎樣？』

『請讓我報告。我們就去了，都悄悄地爬着。爬了約莫一百五十米遠，就在燬場了的磚土那邊找着了。』

「找着了誰？」

「請讓我把這給你看……」

孔留珂夫從軍服口袋裏，掏出了一包文件。沙布洛夫瞬息間照了照手電筒。這是潘那蘇克中士的文據，他從昨夜出發偵察後，就沒有回來。營裏都認爲他是已經犧牲了的。顯然，他昨夜受傷後，今天就在那燬場了磚土堆間，什麼地方躺了一天，想在黑夜裏爬回到自己這方來。

「你們是在那裏找着他的呢？靠近敵人那方，還是靠近我們這方？」

「請讓我報告，正正在中間。看來，他是爬了，可憐他忍不住，就叫出聲來了。」

「現在他在那裏？」

「還在那裏，死了。」

「怎麼死了呢？」

「當我們爬近跟前時，他還活着，只是帶了傷，——大聲哼叫。我對他說：「不要作聲，不然，他們就要照這聲音來射擊的」。我們動手抬他，真的，德國人大概想到我們有磚石遮着，子彈打不中我們，就開迫擊砲。恰恰就把他打死了。她腳上受傷，人撞到石頭上。起初她很着急，並說他已死了，她還想把他拖走，那知以後，她就人事不醒。我們把他身上的文據搜來，留他在那裏，她——我們就扶回了。大尉同志，還

有。」

「還有什麼？」

「這小姑娘實在太可憐了。上帝呀，怎的這樣，難道我們這裏，就沒有男子漢去幹這事兒麼。她可留在後方，軍醫院裏，照看照看傷兵也好，要她在這裏幹嗎？看，我一扶着她的時候，她是這麼輕輕的，我就在想：爲什麼定要讓這樣一個年輕瘦弱的小姑娘到火線上去啣！」

沙布洛夫夫一句話沒有回答。孔留珂夫也默不做聲。

「請讓我走，」他說。

「你去吧。」

沙布洛夫夫進到值班棚裏。安孃沈默地躺在草褥上，雙眼開着。

「您怎麼的？」沙布洛夫夫問。他本想責備她，爲什麼沒得任何人的允許，就這樣輕易地跑去，但同時他又懂得，根據這點來責備她，是不成的。

「您怎麼哪？」他重複着，口氣已軟和了一些。

「帶了傷，」她說，「接着頭又撞到石頭上，撞得很重……不過這點傷，在我看來，算不得一回事……」

「替您裹上綑帶沒有？」沙布洛夫夫問了之後，才看出她頭上軍帽下面，紮有白綑帶。

「裹好了，」她回答。

「脚上呢？」

「脚上也裹好了，」站在她身旁的衛生員說。「看護，您想喝水麼？」

「不，不想喝。」

沙布洛夫一時動搖於兩種決心之間：一方面是，在她的傷勢還沒有好點以前，不運走她，讓她在這裏留一兩天，也許妥當些；但另一方面，幾天前，上級就有命令到各師來：凡屬在情況複雜，輕傷當晚就可轉爲重傷甚至死去的地方，任何傷兵都不得留到天明，星夜必須運走。沙布洛夫想了一想，這個女子也只好跟其他傷兵一樣，今晚就應運到河東岸去。

「您不能走動麼？」他問。

「此刻，大概還走不動。」

「那麼，就把您同其他傷兵一塊，抬到河那岸去，此刻首先就送您走，」沙布洛夫說。

他在等待她開口說：她的傷並不頂重，可以最後把她送走。但她從沙布洛夫面色上却了解爲：他反正是要首先把她運走的，因而也就緘默了。

「如果我沒有帶傷，」她驀地說道，「不管他怎樣，我們也把他抬回來了。但到我受傷後，他們是不能同時把兩個都弄回的……要知道，他已死了，」她說，好像是在辯

護似的。

沙布洛夫望了望她，頓時就明白了，她之所以說這些話，只是爲了抑制自己的疼痛，其實她像孩子似的，簡直痛得難受，並惱怨自己：這次帶傷是毫無意思的。而沙布洛夫却覺得，她之所以愁鬱，還由於他竟這樣森嚴而枯燥地同她說話。至於她年紀很小，幾乎還是個女孩，她痛，她可憐自己，這點他却不懂得。

『沒有什麼，』~~他~~帶着溫存口吻說，『沒有什麼，』並把安樂椅向前一移，坐在她的身旁。『馬上就要把您運到河那邊去，很快養好傷後，又可以來運傷兵了。』

她微微笑了。

『您現在說的，就同我們隨時向傷兵們說的一樣：「沒有什麼，親愛的，傷很快就會養好」。』

『又怎的呢，既然您此刻是受了傷，所以我也就照例啊。』

『您要知道，』她說，『我剛剛想過，當傷兵在敵人砲火下渡窩爾加河時，對他們說來，大概是很可怕的。我們這些健壯的人可以走動，一切都可以做，但他們却躺着，聽天由命。此刻我也同他們一樣了，所以我就一度想道，大概他們是覺得可怕的……』

『您難道也害怕嗎？』

『不，不知怎的，我此刻第一次却完全不害怕了。請給我點煙吸，』她說。

『您吸煙麼？』

了解的目光打着啞炮，可是此刻，我却忽然想吸煙了……」

『不過我沒有香煙，要來捲煙。』

『捲煙也好。』

他把煙捲好後，在沒有用口涎粘住之前，停了半晌。

『請你代我……』她說。

他舐了舐紙，粘住捲煙，就遞給了她。她不會吸煙，用牙齒把煙捲咬住。當他擦燃火柴，送到她那煙捲上時，微微放紅的火光照在她的面上，他第一次覺到，她的面貌是再漂亮沒有了。

『您看什麼？』她說。『我並沒有哭……這是我們爬過水窩時，大概臉上浸得有水。請給我手帕，讓我擦一擦。』

他從衣袋裏掏出手帕，怪難爲情的看出手帕很髒，揉的不成樣子，上面還粘有一些煙末。她擦過臉之後，就將手帕交還他了。

『怎的，馬上就要把我送走麼？』她問。

『是，』他說，他本想極力用他開始說話時，那種乾脆的長官口吻來說這個『是』字，但此刻却做不出來。

『您會惦記我麼？』她陡然問道。

『一定。』

『請您惦記我吧。我不是像一切帶傷的人所說那樣，不錯，我實在是會很快醫好的，我總覺得……請您不要忘記我吧。』

『我怎得不惦記您啊，』沙布洛夫認真說，『一定要憶念您的……』

經過幾分鐘後，衛生員走來，要把她安放到抬床上去，她起身親自坐上，但可看出，她是很艱難的。

『頭痛得很，』她說

大家扶着她，把她安放到抬床上了。

『其餘的傷兵已在運變？』沙布洛夫問。

『是，馬上就去，一塊運走。』有個衛生員說。

『好。』

衛生員抬起抬床，街上半明半暗，沙布洛夫這時才明白，他此刻所極想向她說的話，一句也還沒有說出……衛生員已經在開步走，抬床已開始動盪，但他依然還是什麼話也沒有說，大概他是什麼話也不能說——不會說，沒有勇氣說。她該運送了多少傷兵，裹過多少傷口，看，她此刻却軟弱無力的也躺在這種抬床上，他對她充滿了一種鋒利的憐惜心。他出乎自己意外地向她傾下身去，把雙手縮在背後，恐怕無意碰着她，弄得她更痛；他開始用臉頰緊緊貼着她的臉，然後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做的什麼，無非是向她眼上，額上，唇上，吻了幾次。當他抬頭看時，原來她在用一種公開、明豁、一切都

了解的目光盯着他，竟使他覺得，他不是簡簡單單地吻了吻她，吻了吻這脆弱乏力而無能動彈的她，他的這種舉動，是得到了她的同意，而她所希望的正是如此……

沙布洛夫回到營部後，就坐在桌旁，從兩開掛包內掏出戰地筆詔冊，放在面前。他該要來寫本日的戰鬥報告，這個報告先呈報團部巴柏琴科，爾後由團部摘錄，轉報師部普羅琴珂，師部又轉報集團軍總指揮部，集團軍總指揮部又轉報戰線司令部，而從那裏再轉報莫斯科……這樣形成的一整條長長的線索，翌晨就要以總參謀部戰報的形式，出現於斯大林同志的桌上。

沙布洛夫亦如每晚寫作這種報告時那樣，也記起了該戰線的遼闊，在這綿長的戰線上，他這一營人和這三座樓房，只不過是許多點中的一點而已。他覺得——整個漫無邊際的俄羅斯，是與沙布洛夫大尉那已經稀少了的一營人所堅守的這三座樓房，並肩佇立着，永久佇立着的。

第九章

普羅琴珂師陣地上，開始相當沉寂了。經過已往的一切之後，也會覺得這是一種合乎規律的休憩，但沙布洛夫知道，這類沉寂，並不是由於德寇一般地業已疲憊不堪，停止攻擊，而唯一是因為他們此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調到了該師陣地以南，想在那裏，

替自己打開一條通窩爾加河的道路，力圖把斯大林格拉截成兩段。

日日夜夜，從左翼南方傳來大砲的轟鳴，而這裏却沉寂起來，不過此地所謂沉寂，是按斯大林格拉人的了解來說的。敵人有時仍在空襲。沙布洛夫營所在的這三座樓房，一天總要遭受五六次大砲和迫擊砲的射擊，不是這裏，就是那裏，總有敵人小羣小羣的自動槍手，企圖微微推進，佔領一點廢墟地方，但這與其說是戰鬥，不如說是佯攻。

德寇的動作，剛剛是要使此地部隊不能抽調一兵一卒，去援助防禦南面的陣地上的我軍。這時在沙布洛夫內心裏，由于平靜無事所產生的一種抑鬱難堪的感覺，大概比他此刻較前相當少有陣亡可能的通常快感，要強烈得多。

這幾天內，營裏形成了這樣一種圍困中的特殊生活秩序，其堅毅傳統，鎮靜態度和偶有的詼諧言談，竟使新來到斯大林格拉戰場上的人，不禁爲之驚奇。原來駐紮營部的房間，經過德寇三天砲擊之後，終於完全破壞了，好在只有一個電話員受了點輕傷，現在沙布洛夫是住在地下室內，即原先的鍋爐房裏。從此時起，全營人都一無例外的過着地下生活，因而這種生活也就更加牢固，更有秩序了。

在交通兵（其中有個交通兵管理郵件）住的那個地窖旁柱子上，掛起了一個從樓房廢墟裏拆來的真正郵箱，上面一切都是完全的；『郵箱』二字也在，郵政識別也在，開關蓋子也在。沙布洛夫有天早上還在開玩笑說，這裏只差一個『郵政總局』的招牌，而交通兵們大概很賞識這一見解，到晚上時，真的掛上了一個小牌子，牌子上漆得有這樣

幾個黑字：『郵政總局』，『收發郵件』。

警衛排一個戰士，過去是教得薩有名的鐘錶匠，他在嵌到地下室牆上當作窗戶的一小塊厚玻璃那邊，擺設了一個類似的修錶店。在沙布洛夫說了關於『郵政總局』這句使大家高興的笑話以後，修錶匠也在玻璃內面用同一顏料，寫上了幾個黑字：『時準修錶店。』這本是一件平凡的事，但在戰場生活裏，也算是有意思的『諷刺畫』。別加兩天來，忙於建造一個什麼澡堂。工兵們幫助他挖了一間地窖。裏面還用幾張拆來的門，蓋上了一個棚子，並用磚做了一個小火爐，地裏栽有一個盛得有水的木桶。澡堂內很講，櫃子又多，但在這裏洗澡，似乎比在任何地方都舒服些。甚至巴柏琴科，因為他那裏沒有澡堂，也到這裏來洗澡，並在臨走時說，他下次還要把師長也引來，但接着又補一句說：在上級長官未來到前，就要把一切都安排妥當。

媽霞伯母——這是沙布洛夫原來在樓房附近地下室內見到的那位婦女的稱呼，——經管營裏的飯食。她已慣於這樣想着：這一營人會永久駐在這裏，誰也趕不走她了，沙布洛夫先前在她臉上所發覺的那種憂鬱絕望的神情，此時業已消失，她原來是個樸素大方而又仁慈的女人。就許多俄國人所特有的那種臨危不懼的精神看來，她已再不說這樣的話：讓一個炸彈，把她一家四口都炸死好了，而簡直是，不相信炸彈會炸死她或她的孩子們。

沙布洛夫夜裏總要把從樓房裏炸出，經戰士們在院內收集的一些書籍，讀個三四

次，每次讀半點鐘。其中有克留契夫斯基著的全五卷俄羅斯史。沙布洛夫戲謔地說，他打算順利地坐在這被圍的樓房中，至少坐到一直把第五卷讀完。馬斯林尼可夫與王林一笑回答說：要是按沙布洛夫讀書的速度說來，他們最少還要被圍兩年……

現在主要的戰鬥動作是在夜間。營裏組成了幾個小狙擊隊，每夜爬到德寇那方，以圖捉捕「舌頭」，或則簡單是去騷擾敵人。馬斯林尼可夫一連兩夜，都參加了這樣的襲擊。他忍耐不住地要去顯顯身手，並證明說，他簡直是責無旁貸，必須親自去參加這種討伐，因為此刻南面三公里地方，同志們正在浴血死戰，我們這裏也得有所動作。沙布洛夫知道這種情形，並不比他差，但同時却預見到，南面的情景很快就會出現在他們這方面，因而攔阻過馬斯林尼可夫。但當馬斯林尼可夫第二次又去夜襲時，沙布洛夫認為自己已無權拒絕他，只好悄悄地把孔留珂夫叫來，特別委托他，要他寸步也不離開馬斯林尼可夫，並儘可能地保護他。孔留珂夫甘願前去，但關於馬斯林尼可夫的問題只是說：

「請您放心，大尉同志，包管如您的願。」

孔留珂夫很歡喜夜間動作，當他同弟兄們談話，說到德國人現在差不多是不安鐵刺網時，總覺得有點可惜，要是像以前那樣，一動手去剪，又輕巧，又快便，真是愜意得很。他有個時候本是這項手藝的專家，現在不能讓他來顯顯這方面的本事，真是太苦煞他了。

白天，當馬斯林尼可夫第二次襲擊回來，已在睡覺的時候，沙布洛夫揭起他身上的軍大衣一看，大衣上滿是被彈片打穿的小窟窿。這夜一個迫擊砲彈，就炸在他緊跟前，他之脫險也真是太奇怪了。晚上馬斯林尼可夫又準備要求去作這次夜襲，沙布洛夫窺測他的神色，知道他想要什麼時，就說道：

「中尉同志，今天您整夜都有工作要做……」

「真的麼？」馬斯林尼可夫滿高興地說。

「真的。您要補補大衣……」

「大衣？」

「正是，您自己的大衣，在您大衣上的窟窿沒有完全補好之前，任何偵察工作也不得去做，記住吧。」

馬斯林尼可夫素來是懂得，並覺得諛語句的，當他剛一覺到話中帶有諷刺他那年少氣概時，立即就喪失了這種感覺。如果不是他的同母不同姓的哥哥的話，那他對於這點，也比較安靜一些，因為他這不同姓的哥哥，是蘇聯一個如此馳名的飛機師，竟使馬斯林尼可夫在全營裏除了在最親熱的當兒，只向沙布洛夫一人說過一次外，從不愛向任何人提及他有一個哥哥。

馬斯林尼可夫是在大家都尊崇哥哥的家庭內長大的。馬斯林尼可夫也很愛他的哥哥，但同時又很嫉妬和羨慕他的哥哥。他有時覺得他的全部不幸，只是在於他比哥哥要

小八歲。當西班牙戰爭一開始時，哥哥就到西班牙去了，那時馬斯林尼可夫才十五歲，不然，他也会拋棄一切跑到西班牙去的。後來，當哥哥在蒙古的時候，馬斯林尼可夫正待決定自己的生命前途，母親固然以長子自豪，但又很爲他提心吊胆，這時她就來勸說幼子，不要進飛行學校，逕直去考航空大學。直到戰爭開始，已沒有什麼能阻擾他，這時馬斯林尼可夫才進了他首先遇到的步兵學校。這個少年富於功名心和虛榮心，而在戰爭中，人們這種虛榮心，本來也難於非難。他就兢兢於想成爲一個英雄，爲了這點，他甚至赴湯蹈火，亦在所不辭。

沙布洛夫夫在生活上非但不歧視功名心，甚至也不鄙棄虛榮心，但此刻在他所覺得是大難當頭的這次流血戰爭中，他這種心理幾乎是完全消失了。可是，在這一切中，他了解馬斯林尼可夫，並沒有非難他，只是力求儘可能的來冷卻冷卻他的氣燄。馬斯林尼可夫比他小九歲，加上這一年戰爭，就是說，好像再加上十年，所以他有時覺得，馬斯林尼可夫幾乎是他的兒子一樣。

「米沙，你知道，」當他戲言過軍大衣一事後，馬斯林尼可夫表現抑鬱難過的時候，他說，「米沙，你知道，有時，我忽然想來幹點什麼特別冒險的事情時，我總是用想到戰爭這層，來抑制自己。須知這次戰爭還會是很長久的，戰爭愈持久下去，則那些自始至終參加了這戰爭的人員，將愈可寶貴，如果我沙布洛夫夫日後當了團長，你也會當營長，最重要的是，你要活到那天，定要活到那天。你以爲我這話怎樣，是否同意

呢？」

「不同意，」馬斯林尼可夫粗聲說道，「對一般人說來，我倒同意，至於對我說來，我却不同意。」

「不同意，」沙布洛夫微微一笑。「也罷。姑無論你是否同意，這倒不關重要，你終歸是要聽我的話，把大衣縫好才對。」

馬斯林尼可夫把軍大衣放在膝上，微微笑了笑，服服貼貼地開始來看那上面打穿的一些窟窿。

他們這次談話，是在該處戰況沈寂的第八天晚上。這整天整晚，都聽到兩面特別激烈的砲聲，沙布洛夫並未因為個人以及本營底暫時安閒，而失去對當前共同厄運的感覺，因而他整晚的情緒都是還不大好的。

桌上電話鈴響了。沙布洛夫拿起話筒。

「沙布洛夫麼？」他聽到是巴柏琴科底聲音。

「是的。」

「你把全營的事交給政治委員。主人找你，立刻就去。」

「你對玉林講，」沙布洛夫向馬斯林尼可夫說，「我到主人那裏去了，」他緊緊地帶上軍帽，就向門外走去。

普羅琴珂在一棟樓房廢墟旁邊挖成的自己掩蔽部裏，急步地走着。這個掩蔽部，

亦如平素他稍有時間時挖成的一樣，也建築得整齊而又堅固。他雖不怕在必要時冒着生命危險，但他同時又愛把掩蔽部修得如此堅固——蓋上五六層木料，使得任何偶然落下的砲彈，也打不穿它。普羅琴珂本人是很愛操作的，他痛惡各種懶惰現象，只要一在新地方駐下時，他總是使手下的工兵忙得一頭的汗。他愛將掩蔽部上面蓋得更厚，內面儘可能寬敞，能於擺上一張桌子，幾個椅子，還有安眠的地方。這是一個久經戰鬥實際周到的人底習慣，對他說來，掩蔽部早已就變成他的經常住宅了。要是他部下軍官們沒有任何必要，把駐地擺在突出地方敵人的射界內，連地圖也鋪不開，這時，除了那些爲戰爭本身所處處逼成的不便之外，他們還替自己造成了些多餘無謂的不舒服條件，此種情形，他是極不喜歡的。

今天該師左翼，整天都在激戰，普羅琴珂從這一天的戰況中，按自己的經驗和感覺，更加顯然地推測到，大概德寇很快就會突破他的左翼，進到窩爾加河，那時，這一師人也就會與南面一切隊伍，首先是與集團軍總指揮部隔斷。半小時前，他所顧慮的情形，現在業已證實——同集團軍的交通已斷絕了。事情真是偶然到了極點，他在電話中與集團軍總指揮部緊急談完一切之後，聽到軍委委員馬特維也夫的啞啞聲音。馬特維也夫把他叫到電話上來，首先問到他怎樣在撐持着，問到他是否都已佈置妥當，然後說道：

「特別向你道賀。」

「道賀什麼？」

「聽過無線電廣播沒有？」

「沒有。」

「今天無線電廣播出：政府賜給了你少將銜。將軍同志，所以我要向您道賀。」

馬特維也夫說的很慢，聲音現得疲倦；大概南面他們那裏的情況，此刻是非常困難，普羅琴珂只能從他素來是很關心人這點上，才可瞭解到，他爲什麼此刻記起政府命令，並特別打電話來。

「謝謝，」普羅琴珂說，「我一定要努力，決不辜負我的新銜。」

他等了一下，馬特維也夫在電話中，什麼話也沒有回答。

「我的話完了，」普羅琴珂說，「請您指示……」但馬特維也夫一句話也沒回答。

「請您指示，」普羅琴珂又說一次，「我在聽您指示，」他三次說過，電話裏一聲不響。

普羅琴珂想道，這電話線一定是斷在他陣地上什麼地方，於是打電話給那在與鄰師接合點的中途電話員。電話員回答了。如果這電話員不回答，倒是好得多。電話線會好久也難於修復。在普羅琴珂師左翼，敵人已突進到窩爾加河，把全線交通都截斷了。

鄰師全沒動靜。集團軍總指揮部也是默默無聲。但每天的戰報，照例必須送到總指揮部去。剩下只有這一條交通線，經過窩爾加河，到達彼岸，由南面渡河過來，再到總指揮部去。此刻非得派個人去不可。普羅琴珂起初想派自己的副官去，但這副官今天跑

了一整天，連腳都站不穩，他已倒在地板上，枕着軍大衣睡了。此外，現在來派這個人到集團軍總指揮部去，並不適宜。要派去的這個人，不僅要長於送報告，並且還要把此刻普羅琴珂所要作的事，一一打聽確切。他拿起話筒，打電話找巴柏琴科：

「您那裏都很平靜麼？」

「都很平靜。」

「請您立刻就派沙布洛夫到我這裏來。」

普羅琴珂一函等沙布洛夫，一面就把各團送來的報告移近跟前，破例地親手寫成總的報告後，叫人送給打字生去打。報告還沒打好，沙布洛夫就走進來了。

「您好，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普羅琴珂說。

「您好，上校同志。」

「現在不是上校，」普羅琴珂說，「現在是將軍了。您沒有聽見今天的無線電廣播麼？」

「沒有。」

「你沒有聽見，所以我就對你說——現在我是將軍了。今天把我陞成了將軍。鬼知道，」他指了指那斷了線的電話機，補充說，「我不撒謊，我是想聽到這點，但決不想在這個日子聽到，不想在這個……我找你來，是要你此刻送封報告到集團軍指揮部去。」

「這電話不通麼？」沙布洛夫夫把頭向電話機一翹說。

「不通，還未必很快就能通呢。電話線斷了。你今天就得來替我當活的電話。」他拿起內部電話的話筒，打了電話到碼頭上。

「不管手邊有什麼東西，摩托船也好，划子也好，立刻準備着。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你先渡過河去，打聽指揮部是不是在原來地方，然後再渡到指揮部所在的這岸來。」

「怎樣，報告準備好了沒有？」他轉身問那走進來的師部一個軍佐。

「正在打，再經過五分鐘就打好。」

「好的，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普羅琴珂說，「你去，當然，交通橫豎是會恢復的，不過，老實說，等着真是難耐。說句良心話，我就寧願讓敵人來攻打我。如果敵人在攻打我們，那麼也知道什麼有，什麼沒有，但當我們這裏沈寂無事，而鄰師却在遭受最厲害的打擊時，心裏實在是焦急萬分。大概，你也是這樣，是不是？」

「是，」沙布洛夫夫肯定地說。

「所以我知道，」普羅琴珂說，「你一定盡力把這送到，那才安得了心。」他忽然輕輕一笑，走近掛在牆上的一塊破鏡片前。

「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你以為怎樣，我的將軍制服很稱身麼？」

「大概，很稱，將軍同志，」沙布洛夫夫說。

「唉，「將軍同志」，」普羅琴珂微笑道。「你口裏在對我說：「將軍同志」，心裏却在想：「他，這老鬼，一聽到時，大概，是很舒服的」。你是在這樣想麼？」

「是的，」沙布洛夫也接着微微一笑。

「你想的對……真是舒服，事實上本也舒服。只是現在我肩負的責任更重大了。雖這官銜是有了，可惜這個字，也如其他許多字一樣，還不是我們人所隨時都了解的。」

普羅琴珂凝思了一會，吸燃了煙，聚神地望了望沙布洛夫。他興奮已極，很想把心裏的話都說出來。

「「將軍」，」他沈思地說。「這是個極難的官銜。沙布洛夫，你知道爲什麼難呢？因爲此刻，不管戰得不錯，甚至戰得很好，但這總還是不夠，此刻要戰得這樣好，使得今後儘可能長久地不再發生戰爭。沙布洛夫，你要知道，我終歸不相信這種說法，說這次戰爭是世界上最後的一次戰爭。上次大戰時是這樣說，上次大戰前，也這樣說過很多次，歷史值得讀。我想，在這次戰爭之後，經過三五十年，還會有一次戰爭的……但要使它不致很快發生，這就全靠我們；如果終於發生的話，他就要使它成爲勝利的戰爭，這也就要有軍隊。當然，我這意見此刻會有很多人反對。比方說，你，認爲怎樣？」

「也要反對，」沙布洛夫說。「我不願意想到，什麼時候還會有一次戰爭。」

「這是對的，你不願意想，」普羅琴珂說，「我也是不願意想。雖是不願意想，但

必須去想，那時，也許就不會發生戰爭。

師部軍佐把報告拿來了。普羅琴珂從衣袋裏掏出眼鏡盒，取出他在看文件時才戴上的角框眼鏡，逐字逐句地讀完後，就簽上了字。

「你去吧，」他說，「此地有人把你送到船邊，往後就是你自己的事了。如果沒有被敵人發覺，你儘管泛舟於窩爾加河上，上面有屋，下面有水，你就來觀賞那夜色美景吧。假令這不是窩爾加，而是維斯拉河或奧得河，那才特別有味咧。得了，你走吧。」

沙布洛夫夫乘黑摸到了碼頭上。摩托船沒有，今早被迫擊砲彈打毀了。碼頭邊靠有一隻兩對槳的划子，輕輕飄浮着。沙布洛夫夫坐上划子，把手電筒劇然一照，就看出這是遊水站上一隻白身藍邊、並有號碼的小船，不久前，還是用一個或一個半盧布一點鐘租來遊玩的……

兩個紅軍戰士坐下，每人握着一對槳。沙布洛夫夫掌舵，他們把船輕輕開走了。德寇並未射擊。普羅琴珂所說的一切情景，歷歷擺在眼前：上面是星，下面是水，靜寂的夜，砲聲在離此三四公里地方轟鳴，他那聽慣了的耳朵已經感覺不出這種砲聲了。再過二三十分鐘，就可以靠岸，真的，是可以坐在船尾上趁到岸前這時間內，來把各種事情想一想，現在這邊岸上，白天甚至夜裏，都有德寇的重迫擊砲彈隔河飛來，幾十個碼頭上，從日落到黎明都有人在工作，營裏的傷兵都運來此地，每天都有彈藥、麵包、燒酒從這裏運到各營去。南北兩翼德寇都進到了窩爾加河邊，西面也是敵人。沙布洛夫夫在與

馬斯林尼可夫談敘時，常常戲謔地稱自己和自己這一營爲「島上強國」，稱東岸是「大地」。甚至到莫斯科去，反正也得首先渡到東岸，到「大地」上來，只是以後再經西北什麼地方，依然又要渡回西岸。一切都在東岸上，其中也有他此刻所憶念的安孃。如果是輕傷，那她定在這裏附近，在她那衛生營裏。

「大概是輕傷」，——他之所以這樣想，並不是因爲邏輯上應該如此，而是因爲她說過：「我很快就會到您這裏來……」，據她所說的一切看來，她竟像孩子似的，說得那麼肯定，那麼自信，使他覺得實際上會是這樣，而且應當這樣。他最近幾天來會再三覺察到：爲什麼自己一回到營部時，就不由地打量着掩蔽部。

小船一抵沙岸，沙布洛夫就跳上岸去，打聽從前那個匪集團軍總指揮部最近的渡口，此刻又在何處。原來這個渡口已經移到下游一公里半的地方，於是他又上了船，沿岸順流而下。

小船停在臨時木橋旁邊：兩個紅軍戰士留在船上，沙布洛夫就改乘那個剛要開回西岸的駁船。

駁船上堆滿了糧食箱子，還有逕直放在木板上的大塊牛肉、羊肉。雖然駁船上幾乎是空無一人，但從這食品數量上可以看出，東岸的人力物力是如何雄厚，經過這條大河去供給集在那裏的整個軍隊，真是多麼困難、麻煩和複雜啊。

半小時後，駁船慢慢靠了斯大林格拉的一個碼頭。渡口雖是遷移了，但出乎沙布洛

夫意外，他聽說集團軍總指揮部仍在原地未動。

原來普羅琴珂兩三次到過總指揮部，據他對沙布洛夫說的，總指揮部是位置在那個燒燬了的大糧食堆棧對面，專門挖成的幾個坑道裏。從這渡口到那裏去，沿河岸走了一個半公里以上。德寇用追擊砲漫無目標地節節向岸邊一帶射擊，砲彈接連不斷在前前後後爆炸着。

沙布洛夫總在沿河岸往前走，但那應成爲他目標的糧食堆棧輪廓，依然沒有見到。同時，他現在所聽到的自動槍聲又這麼近，無疑義的，距陣地前緣至多不到一個公里。他已開始在想，莫不是人們向他撒了謊吧（這在戰爭中是極常有的事），也許總指揮部今天是移了地方。可是當他走到離他所認爲是陣地前緣完全很近的地方，就看見了前面陡岸上那個糧食堆棧底輪廓，再過一分鐘，他就碰見了一個站在地坑口上的衛兵。

「總指揮部在這裏嗎？」沙布洛夫問。

那人用手電筒把他的文據照了一照，答道：「就在這裏。」

「怎樣到參謀長那裏去？」他小聲問。

「到參謀長那裏嗎？」

後面有個他覺得是熟人的口音：

「是誰要到參謀長那裏去？」

「我。」

「那裏來的？」

「從普羅琴珂那裏。」

「原來如此呀。有趣得很，」那熟人說。「請進。」

當他倆走進釘有木板的坑道裏，沙布洛夫回頭一望，就看見後面走來一個將軍，這位將軍正是他頭一夜在普羅琴珂那裏見過面的。

「總指揮同志，」沙布洛夫向他說，「可以進來麼？」

「可以，」將軍說，接着就打開用木板做的小門，自己先進去了。沙布洛夫懂得這是請他也跟着進去，所以他也進去了。門裏是一個挖在地下的小房，內面擺有一個木床，一張漆布沙發，一張大桌子。將軍坐在桌旁。

「請你把方櫈移到我跟前來。」

沙布洛夫不懂得爲什麼要這樣做，就把方櫈移近了。將軍伸起一隻腳，擱到方櫈上。

「舊傷又發了，要跛起腳走……好，您報告吧。」

沙布洛夫按照軍儀報告之後，就把普羅琴珂底書面報告交給將軍。將軍慢慢讀畢，然後就驚訝的望了望沙布洛夫。

「這就是說，你們那裏安靜無事。」

「是，很安靜。」

「這也不錯，顯然，敵人已無力同時舉行全線攻擊。最近幾天的損失該不大吧？」
「詳細情況我不知道，」沙布洛夫說。

「不，我問你的不是全師的情形，全師的，這裏都寫得有。我問的是你這個營裏怎樣，您好像是營長，是不是？」

「是，」沙布洛夫說。

「您營裏的傷亡多少？」

「近八天來，陣亡六人，傷二十人，至於開始那八天內——陣亡八十人，傷二百零二……」

「哼，」將軍說，「也就够多了。您這次來，在沒找到我們之前，沿岸摸了很久麼？」

「沒有，我很快就找着了，只有時我已開始懷疑：三百步以外的地方就在射擊，我想，總指揮部定是移了地方。」

「啊，」將軍說，「差一點移了地方，我指揮部的人本已決定今夜遷移，但我晚上從師部裏轉來後，阻止了他們。此刻真是困難到了極點，當環境困難得像此刻這種程度，要隱藏那是太可笑了，——即令顯然像是必要時，也不能囿於通常合理的陳規，來改變自己的指揮所，大尉，您要記着。處在這種緊急關頭，最主要、最聰明的辦法，是要使軍心堅定，懂得麼？人們的堅定心是從堅定不移的感覺，局部的是從不遷移地址的

感覺中產生出來的。當我不改變地點還能在原處指揮的時候，我就要在此地指揮到底。您——是個青年軍官，我之所以對您說到這點，是要您把這運用到您營裏去。我相信，您是不會覺得我們那裏的沈寂現象還能長久繼續的。」

「我沒有這樣想，」沙布洛夫說。

「你也不應該這樣想。沈寂是繼續不久的。沙威列夫！」將軍喊道。

副官走進門口了。

「坐下，請寫個命令。」

將軍當着沙布洛夫的面，很快就口述了一個幾行字的簡短命令，命令的主要點，歸結起來，是要普羅琴珂採取一切辦法，做到不使德寇從該師陣地上再抽調出更大的部隊，尤其是要他在該陣地南段，即德寇已突進窩爾加河邊的這段陣地上，實行幾次局部的攻擊。

「還寫一點，」將軍說，「「恭賀您榮膺了將軍銜」。完了，拿來給我署名。」

將軍在放沙布洛夫走時，抬起他那疲倦的，因沒有睡眠而現出藍圈的眼睛，望着沙布洛夫。

「您，像是很久就知道普羅琴珂麼？」

「差不多從戰爭開始時就知道。」

「如果您想成爲一個好指揮官，就得向他學習，做法他。實際上他不是那種一望就覺

得是什麼樣的人，他有計謀，既聰明，又剛強。簡直是標本的烏克蘭人。我們有很多人只在外表上，裝作很沉着的樣子，而他却在實際上，隨時都是很鎮定的，這點你要特別向他學習。他報告我，說您在被圍的頭些日子，作戰作得很好。現在您要認為你們全師都是處在敵人包圍之內。在這種情況下，主要的是鎮定。交通，我們從兩方面來恢復，但河水總歸還是河水，這點您要記得。可是……』將軍站起身來，向沙布洛夫伸出手去，『可是當我們背水而戰時，河水有時還幫助我們。例如敖德薩，塞瓦斯托坡里……我相信斯大林格拉也會成爲這樣的，不過只有一點差別，我們在任何情況下，決不會放棄斯大林格拉。現在您可以走了。』

當沙布洛夫走出總指揮部，回頭向河邊那碼頭走去時，他心裏想道，不管這是怎樣奇怪，而總指揮的情緒很好。將軍同他說話時，那種鎮靜沉着、從容不迫的態度，這都不是故意做作的，而在沙布洛夫看來，是極其自然，切近真理，亦即這個人所說出的話，眞眞也就是他所想到的事。但同時今天的事變，又好像可能產生完全相反的情緒。『也許，他定是知道我們所不知道的什麼消息，』沙布洛夫想道，『也許旁的地方正在準備增援部隊……』

馬上他又拋棄了這種思想……不，問題並不在這裏。他忽然明顯地了解總指揮這種情緒底原因：簡單是因爲這種能於發生的最不好的事，業已發生了——德寇已突破到窩爾加河，已將集團軍截斷，最近幾天來敵人企圖是如此，對這也就缺乏力量來加以拒抗。而

此刻，當這最可怕的事件，亦即德寇先前認爲搏戰已告結束的事件終於發生了，但我軍却不承認失敗，而繼續作戰，並且總指揮部亦在原地未動，若無事然，加之，從一個被截斷了的師裏派來了一個軍官，他不管怎樣，終歸屆時把報告送交總指揮了。所有這一切，遂產生了他在會見沙布洛夫時那種好的情緒。甚至他的情緒好到這種程度，連全集團軍都知道他是緘默寡言的人，此刻却居然與一個擔任聯絡的普通軍官，晤談至整整五分鐘之久，並且還對他說了一些似乎不關正題的話。

自沙布洛夫離開普羅琴珂，經過五小時後，他又回到普羅琴珂的掩蔽部，並把從日記簿裏扯下、上面寫有總指揮命令的那張小紙，遞給普羅琴珂。

「那裏怎樣？」普羅琴珂讀完命令後，問道。

當沙布洛夫回答他說，總指揮部仍在原地未動，普羅琴珂臉上現出了滿意的微笑：顯然他是與沙布洛夫同感，因爲總指揮部仍在原地，他也是很高興的。這一步驟外表上雖不很聰明，但實際上是極敏慧的，這種精明之處，在戰爭中，常常與那種猝然看來似乎健全思想底顯明要求，不相吻合。

沙布洛夫從普羅琴珂那裏回去時，曾順路走進巴柏琴科的掩蔽部。因爲他在師部裏就有人轉告他說：巴柏琴科打過電話來，要你到他那裏去。

巴柏琴科正坐在桌旁起草報告。

「坐吧，」他說，連頭也不抬，繼續在作自己的事。這是他的習慣，——如果他所

召來的部屬來到時，他是從來也不打斷自己所沒作完的事情的。他認為中斷下去，就有失自己的威信。

沙布洛夫夫本已習慣了團長這點，就淡然的向巴柏琴科請示了一聲，讓他出去吸煙。他剛走出門，就在掩蔽部第二間房裏，碰着迎面走來的交通連連長葉涅明上尉，這入從戰爭開始時，就在本師裏作過戰。

「您好，」葉涅明向沙布洛夫夫說，接着就緊緊的和他握了握手。「我馬上要走了。」

「到那裏去？」

「調我去學習。」

「到那裏去學習？」

「交通學院附屬訓練班。真奇怪，爲什麼把我從斯大林格拉調走，但命令總歸是命令，我只得去，我特來向中校辭行。」

「什麼時候走？」

「此刻就走。汽船一到就過河。」

沙布洛夫夫想了一想，如果他不能做到這層，那麼，這位是巴柏琴科很久知道、此刻並特來和他辭行的葉涅明，定會迫使團長一時放下筆來的，於是他就跟着葉涅明走進房裏了。

「中校同志，」葉涅明說，「准我報告麼？」

『好，』巴柏琴科不停筆的應了一聲。

『我要走了，中校同志。』

『甚麼時候走？』

『此刻就走，特來辭行。』

『介紹信弄好了沒有？』巴柏琴科問，眼睛仍然沒有望望葉涅明。

『弄好了，在我手裏。』

葉涅明把介紹信遞給他。

巴柏琴科的視線依然沒有離開桌子，他在介紹信上簽字後，就交給了葉涅明。

沉默。葉涅明進退維谷，站在原地，停了一會。

『那我就走了，』他說。

『您走吧。』

『中校同志，我特來辭行。』

巴柏琴科終於抬起眼來，說道：

『那麼，希望您努力學習，』說罷，就向葉涅明伸出手去。葉涅明同團長握了手。

他一定還想說點什麼，但巴柏琴科和他握過手後，再也不理會他，又去寫自己的東西去了。

『中校同志，別了，』葉涅明又一次猶豫不定說道，並望了望沙布洛夫。他並沒有

生氣的神色，但心裏却很懊喪。老實說，他也不知道，要怎樣與巴柏琴科告別，告別之點何在，總之他沒有預見到，這裏一切竟會官樣到這種程度。

「別了，中校同志，」他最後一次完全低聲地說。

巴柏琴科沒有聽清楚。他把一個圖表好好擺在報告跟前，並仔細地用米達尺在上面畫線。葉涅明又停了一會，慢慢向沙布洛夫轉過身去，傾誠地同他握了握手，就走出去了。沙布洛夫把他送出門，就在掩蔽部門口，緊緊地抱着他，接了接吻。隨後沙布洛夫又回到巴柏琴科這裏來。

他還在寫戰鬥報告。沙布洛夫激情地望了望他那個強偏着的臉，和開始禿髮的前額。沙布洛夫滿不了解，這個中校既與葉涅明一塊度過一年戰鬥生活，冒過生命危險，必要時還同鍋吃過飯，在戰場上還定會救他的命，此刻怎能這樣毫無感覺地讓他走去。這樣冷酷無情的待人，對一個人離開部隊後的命運，漠不關心，正是沙布洛夫在軍隊裏有時遇見而深感驚訝的。沙布洛夫切身感覺到從葉涅明身上剛剛移來的痛楚，所以當巴柏琴科想直接從來人口裏，打聽集團軍情形，而終於開口問他的時候，他竟破例地那麼枯燥，矜持，幾乎是粗魯地來回答了他。他只希望趕快結束這番談話，好讓巴柏琴科再去舞弄自己的文墨，根本再不要望他，猶之在葉涅明離去時，他也沒望望他一樣。

沙布洛夫回到本營去時，沿途想道：——這真是怪事！當此戰鬥極度緊張時日，忽然從斯大林格拉這裏調人到交通學院去學習，雖則劇然看來，這並不需要，但同時又感

覺到，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這一驚人的事變進程。

第十章

在營部屋子裏，有個客人在等候沙布洛夫。這位中等年齡，戴着眼鏡，領章上帶有兩顆長花的不識之客，與營政治委員對面坐在桌旁。當沙布洛夫進來時，他們兩人都站起來了。

「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讓我介紹一下，這位是亞弗傑也夫同志，中央機關報通訊員，從莫斯科來的。」

沙布洛夫向他握手問候。

「早就從莫斯科動身的麼？」他與緻勃勃地說。

「昨天早晨還在莫斯科中央飛機場，」亞弗傑也夫說。

「我記得有時還在『消息報』上讀過您的文章，對不對？」

「對，主要是在那裏。」

「昨天還在莫斯科，今天就到了這裏，」沙布洛夫帶點羨慕神情說。「在我們離開後，莫斯科的情形怎樣？」

亞弗傑也夫微微一笑。因為他所遇見的人，沒有一個不發出這一問題的。

「沒有什麼，莫斯科巍然如舊，」他說。『阿列克塞，現在還是這樣，一月廿五日

「沒有什麼，莫斯科巍然如舊，」他說。「以前怎樣，現在還是怎樣，」他用隨時答覆這一問題的同樣辭句答道。「您是莫斯科人麼？」

「不是，我在那裏學習過。您到我們這裏很久了嗎？」

「你剛剛走後，」主林說，「他就來了。我們已在這裏談了一些……」

「誰派您到我們營裏來的？」

「你們師長。並且我到前線時，就有人勸我，一定要到您這裏來來。」

「真的麼？」沙布洛夫說。

「是，正是到您沙布洛夫營裏來。」

「我們居然已經得到了正式稱號，」沙布洛夫說，極力用這粗率的諛諧語句，來掩蓋自己的滿意之處。

「當派您來時，他們對您說過什麼？」他直率地問，「聽聽倒很有味道。」

「都說，您堅決攻下了這三座樓房，至今十六晝夜，沒讓德寇前進一步。」

「這是真的，沒讓他前進一步，」沙布洛夫說，「但最近一星期來，敵人也沒特別想來佔領我這地方。要是七八天前，您來到我們這裏，大概，那對您是頗有興趣的，此刻却沉寂無事了。」

亞弗傑也夫微微一笑。在他這戰地通訊員生活中，他該不知若干次聽到這樣的話：「您要是早些來到就好了」。人們總是覺得，此刻他們那裏的情形，不是最有趣的，至

於值得注意的，不是已經過去，便是快要來到的事。

『沒有關係，』他說，『我就在您這兒蹓一兩天，收集一點材料。沉寂倒也不錯，可以同人們談談。』

『是，』沙布洛夫夫同意說，『不然，那時連談談都辦不到了……』
他倆互視了一下。

『關於斯大林格拉的情形，人們一般地寫些什麼，說些什麼呢？』沙布洛夫夫帶着很久沒有看報的貪婪心情問道。

『寫的很多，』亞弗傑也夫說，『說的愈多，想的更多……不久前，我到過西北戰線，那裏很多軍官，簡直厭倦地說：我們空坐在這裏，看，斯大林格拉那裏……您知道，在大多數場合下，他們並不懷疑這裏是地獄，但總真心真意地想到這裏來。』

『您準備在我們營裏逗留很久麼？』沙布洛夫夫問。

『不，只蹓個一兩天，以後還要到南面陣地上去。』

『對呀，』沙布洛夫夫說，『此刻那裏，戰鬥激烈得多。』

『你看，我要同您營裏什麼人談談才好？』

『同什麼人談呢？——可以同孔留珂夫談談。他是我們營裏的一個老兵。也可以到各連去，同第一連連長高爾建科，或者同馬斯林尼可夫談談，他是我的參謀長，人雖年輕，但是個很好的軍官，——你也需要同軍官們談話嗎？』

『當然。』

『當然。』

『那您就同馬斯林尼可夫談談好了……』

『我也想同您談一談，』亞弗傑也夫說。

『同我麼？也可以同我談談，』沙布洛夫夫回答，『只是在以後，請你先到各連去認識認識。因為只有先把營裏狀況了解之後，才能了解營長的情形。至於營長會關於自己說些什麼，這是次要的事。政治委員，您看對不對？』他向王林微微一笑。

『對的，』王林說。『要是營長忘記說到自己時，那我就提到，』他向亞弗傑也夫點頭示意。

『什麼時候了，』沙布洛夫夫看看錶。『四點鐘了。我就攔了很久……該睡覺了。您怎樣？』

『是，我也想睡，』亞弗傑也夫同意說。

『如果您暫時留在我們這裏的話，那我們明天就給你抬張床來，今夜就請你同參謀長或政治委員擠一擠。他們的個子都不很大，容易安置。我本想請您同我睡在一個床上，但怕您不便。』

『是，這我也有點害怕，』亞弗傑也夫望了望沙布洛夫夫那魁梧身軀，同意道。

沙布洛夫夫已經完全收拾好了，準備睡覺，但他却站在房中間，想從什麼地方還替客人找床毯子。忽然間，他見到桌上那個軍用水壺，驀地酒興大作，這在平常是很少有的

事，他正想這時來喝喝酒，然後再坐談一會，索性把一時沒有憶及起的各種問題，都提出問問這位從莫斯科來的客人。

「您很想睡覺嗎？」他問。

「不很想睡。」

「那麼，也許，總還是要……政治委員，你請他吃過東西麼？」

「請過，吃的不多。」

「既然不多，就等於沒有請，沒有招待。如果不很想睡的話，那我們就來吃點夜飯吧。」

別加還沒有端來吃食之前，沙布洛夫接連問了亞弗傑也夫幾個簡截而突如其來的問題。

「怎樣，莫斯科還有街壘嗎？」

「沒有，已經拆除了。」

「防禦工事有麼？比以前增多了些麼？」

「我以爲，是加多了些，」亞弗傑也夫說。

「那裏，還有人守着，以防萬一麼？」

「我以爲，有人守着。」

「這就好。這才真的是防禦工事……隨時都有人守着嗎？」

「我以爲，這時都有人守着。」

「我以為，隨時都有人守着。」

「這就好。您常看歌劇麼？」

「也看。」

「看的什麼歌劇？」

「『葉夫格尼·奧涅金』，」

「很有趣的，」沙布洛夫說，「倒不是我定要在那裏去看戲，也不是歌劇本身，而是戲總還在演，仍舊是滿座觀衆，這點對我有興趣。那怕用一隻眼睛看看，也不錯……不過，您要知道，一般說來，我並不愛看歌劇。」

「我也是的，」亞弗傑也夫說。

「歌婦照例都是胖胖的，但扮演出的角色是姑娘。怎樣也看不起勁來，也許現在因為戰爭的緣故，她們都變瘦了些，是不是？」

「不，並沒有瘦，」亞弗傑也夫微微一笑。

「那還不大要緊，」沙布洛夫說，「我閉起眼睛來聽，反正也不錯。總之，我還是想到那裏去聽聽。民警還是同從前一樣，帶的白手套，是不是？」

「這點我却沒有留意。真沒留意。」

「這並不重要，」沙布洛夫說，「但同時，或許，也很重要。莫斯科街上的汽車，大概少了些嗎？」

「汽車是少了些，但街上的人，不像去年十二月那樣，却又多起來了。十二月時，您在那裏麼？」

「在那裏。十二月時真好……我有次逛了一天。那時莫斯科真是空曠無人，寂靜的了不得。」

別加端來了一炒鍋罐頭肉。

「這是美國罐頭，」沙布洛夫說，「請吧。我們大家常開玩笑，稱這是「第二戰場」。您能喝酒麼？」他把一個「爆炸彈」杯擺在亞弗傑也夫面前，帶點猶豫神色說道。

亞弗傑也夫已習慣了別人經常問他這樣的問題，甚至在戰線上也是如此；但照通常一般的習慣，是不問「您能不能喝酒」的。究竟是因爲他這中年科學工作人員的外表，還是因爲他那副老光眼鏡給他特別陪襯出的知識分子味道，抑或是他談話時那從容不迫慢慢吞吞的姿勢，——也許是這幾種特點總合起來，才迫使這些殊非深交的人們，認爲他是個莊重不苟，大概甚至是個有些寂寞的人。在這樣的人面前，要是來開點難堪的玩笑，罵上兩句，或者多喝幾杯，好像是不大愜意的。於是亞弗傑也夫在回答沙布洛夫那「能不能喝酒」的問題時，遂狡猾地微微眯着戴有眼鏡的眼睛，輕輕一笑，說道：

「當然，能喝。」

他們每人喝了一杯，以後又各飲一杯。

沙布洛夫這天疲倦極了，並且不像平素那樣，燒酒也沒醉昏他的頭腦，但他突然覺

到，此刻掩蔽部裏的一切全變得那麼溫暖，舒適，親切動人。

「我勸您明天到第二連裏去，那裏是我營裏一些極好的人；特別要同孔留珂夫談。您親自鑽到各處看看。您要知道，」他說，又停了一下，彷彿腦子裏發生出一種突然的思想，「您知道，雖然一般說來，我們在這裏所能遭到的危險比你要大，但在戰爭中，對您說來，應該是更可怕些。」

「爲什麼呢？」

「既然您的事，是以後回到莫斯科，或在電報局，司令部時再做，而在這裏，只不過是觀察觀察，收集材料以便後來去寫作罷了，這對您是可怕的。爲什麼對我說來，是不這樣可怕呢？因爲我時時刻刻都在奔忙，連休息都沒有時間，此地總在射擊，迫擊砲彈總在爆炸，而我在電話中又聽不清楚——我要打電話報告，但電話兵又聽不見，我急得罵他，這您懂得嗎，因爲這一切事情，似乎連迫擊砲彈也忘記了。可是，您在這裏却無事可做：只是坐着等，看砲彈打不打得到頭上來，所以對您就更可怕些。事實是如此，您該不反對我這種意見吧。」

「也許您是對的，」亞弗傑也夫說。

他倆沉默了一會。

「我們還是躺下睡覺？」沙布洛夫問。

「稍等一等，」亞弗傑也夫不大願意地回答。

他不想中斷這次談話。他在戰爭這一年來，堅信人們在戰爭中，是變得更樸直，更純潔，更聰慧了。也許，他們在本質上依然還是從前那樣，但外表上現出好的地方就是，大家已不按這種種模糊標誌來議論他們了，例如：這人參加過會議沒有，發表些什麼意見，他是否客氣，是否令人敬愛，是否善於接談，態度上是否注意，是否和藹……而忽然間戰爭一來，這一切一切，都不是生活中最主要的東西了，人們在生死關頭，已經不去想到，他們是什麼樣的人，被認為是什麼樣的人，因為他們既沒有時間去想，也沒有心願去想。

「躺下睡吧，」沙布洛夫說，「早晨的腦筋比晚上更清醒些，明天您去同旁的人談，您可找到，該同什麼人談，就同什麼人談；我營裏好人很多，差不多全是好的。您從軍官們那裏，大概常聽到這樣的話吧？」

「常常聽到，」亞弗傑也夫證實地說。

「那文怎的，這話很對。我雖不知道這些人在戰前怎樣，戰後如何，但現在他們確實差不多全是好的。並且我想將來他們大多數人還會是很好的，當然，只是誰還活着的話。您知道嗎？我差不多很相信這點……好，我們睡吧。」

沙布洛夫走近王林床邊，看到他早已攤開身子，沉迷入睡了。沙布洛夫把他稍微托起，移到床的一邊。

「爲什麼這樣呢？」亞弗傑也夫急忙地說。「別弄醒他了。」

「不，」沙布洛夫說，「弄不醒他的。如果電話鈴一響，他馬上就會醒來，不然，就翻他三兩次，也不要緊，這點我有經驗，我自己就是這樣的。請躺下吧，半邊床是空着的。」

亞弗傑也夫脫下皮靴，不脫衣服，就蓋着軍大衣躺下了。

沙布洛夫坐到自己床上，脫下軍服軍褲，疊得整整齊齊，放好皮靴，包脚布擱在皮靴上面，然後蓋着毯子，抽了抽煙。

「我在可能時，總是脫了衣服睡，」他說，「從前我在邊防軍裏服過務，所以我按邊防軍老習慣，也是這樣擺得整整齊齊，穿衣時，一共只花五十秒鐘，計算過的。據我看來，戰爭還會相當久的。看，我還蓋着毯子睡……怎樣，不大贊成嗎？」他微微一笑。

「我很贊成，」亞弗傑也夫說，「不僅贊成，並祝您晚安。」

沙布洛夫倒到枕頭上，一連深深吸了好幾口煙。他沒有入睡。掩蔽部的門大概開着，均勻淒涼的雨聲，也許，這是今年最後一次的秋雨吧。

第十一章

清晨，亞弗傑也夫和王林到第一連去了。沙布洛夫留在營部：他想利用戰況沉寂的機會，把他平常所來不及做完的事情辦理清楚。從清早起，他同馬斯林尼可夫一塊，花

了兩三個鐘頭來擬製各種軍事報告，其中一部份，實際上是必需的，而另一部份，沙布洛夫覺得是因循早先和平時期種種機關式的陳例，簡直是多餘的。

當馬斯林尼可夫出去之後，沙布洛夫就來料理那件延擱很久、使他窘迫不安的事情；回答犧牲者的家信。他差不多從戰爭開始以來，怎的就已肩負起回答這些信件的艱鉅責任。他隨時所引為苦惱的，乃是當一個人死去時，我們總力求儘可能久的，不把這個消息通知他的親屬，儘可能延擱不答，甚至在可能時，一般地就乾脆不來答覆。這種所謂仁慈心，在他看來，其實是簡單想避開別人的痛苦，極力使其與自己無關，以免弄得自己苦惱麻煩。

第一封就是帕爾普諾夫底妻子寫來的信。

『親愛的別甲，——帕爾普諾夫底妻子寫道（原來他名叫別甲，這是沙布洛夫所不知道的）。——你不在家，我們很感寂寞，只等戰爭完結，你好回到家來。女兒格娜完全長大了，已能走路，差不多不跌倒了……』

沙布洛夫仔細地把信讀完。信並不長，家裏人在問候他，有幾句話是說的工作，希望儘快地殲滅法西斯蒂，後面兩行是小孩的粗筆跡，這是他大兒子寫的；再下面就是母親掌着小孩手軟軟畫上的幾筆，並補充說：『這是格娜親手寫的』。

『回答什麼呢？沙布洛夫平素在這種情況下，總知道只能這樣答覆：『他已犧牲』或是『他已不在』，但每次他總在思索這點，好像是第一次才寫回信似的。回答什麼？真

真說來，又怎樣回答呢？

他記起帕爾番諾夫臥在水門汀地上時的短小身姿，他那蒼白的臉和墊在頭下的兩個戰地掛包。這人是在這裏第一天戰鬥中犧牲的，以前沙布洛夫很少知道他，他不過是沙布洛夫的戰友，是當沙布洛夫無恙，而許多許多同他並肩作戰，竟死在他身旁的人們中間的一個。沙布洛夫習慣了戰爭，看慣了這件事，他將簡單地自語道：看，以前那帕爾番諾夫，已作戰犧牲了。但在平茲城馬克思街，門牌第二十四號那裏，『他犧牲了』這幾個字將成爲天翻地覆，希望殆盡的噩耗。這幾個字一到達馬克思街，門牌第二十四號時，那裏，他的妻子就不叫做妻子，而是寡婦，孩子們也不叫做普通的孩子，而是孤兒了。這不僅僅是痛苦，這是整個今後生活上的澈底變更。當他寫這類信時，最怕使讀信人覺得，寫信人心裏要輕易一些。他想到，使讀信人認爲這信是那個與他們同罹疾苦、共感悲痛的人寫的，——那他們讀到這信時，才不致於那麼悲忿，那麼憂鬱……

有時對人們也需要撒謊，這點他都知道。這些人極願意自己心愛的人犧牲得英勇，或如回信上寫的：死得很勇敢……他們願意他並不是簡簡單單地死去，而是做到了什麼重大事情之後才犧牲的，並且他們極願意他在臨死前，還會記起他們。

所以沙布洛夫在回答這些信件時，總力求來滿足這種願望，必要時，他也多多少少撒點謊，——這是使他不安的唯一撒謊之處。他從日記本上扯下一頁紙，拿起鋼筆，就用那洒落迅速的筆法，開始寫起信來。他寫到他同帕爾番諾夫共事很久，帕爾番諾夫怎

樣在斯大林格拉夜戰中英勇犧牲（這是真話），他在還沒倒下之前，又怎樣親手射死了三個德寇（這是假話），並且寫到他死時，沙布洛夫還在他的身旁，他臨死前，還憶念着兒子沃洛甲，請沙布洛夫轉告兒子，要他記念他的父親。

沙布洛夫寫完信後，拿起面前一張照片，在未放入信封以前，看了看它。這是在他們隊伍編制時，那街上照像師照的。小小身材的帕爾番諾夫，按軍人姿勢挺身站着，一手抓着手槍套子，——大概是照像師主張他這樣照法。

其次一封，是第一連塔拉索夫中士的家信。沙布洛夫隱約知道，塔拉索夫也是在這裏第一次戰鬥中犧牲的，但他是怎樣犧牲，在什麼情況下犧牲的，這點他却不清楚。這是鄉下一個農婦寄來的一封信，在一張格紙抄本紙上用大字寫的，信上談到全家大小的情形，在這封簡要通常的信裏，每字每句都感到話雖描述得不好，但並不因此而減輕其強烈情意的愛感與憂思……沙布洛夫在回答這封信時，雖不知塔拉索夫犧牲時的情形，但終於寫了：他是個好戰士，死得很英勇，指揮官很以他自豪。

沙布洛夫寫完這封信後，又來寫第三封，他把第三封信寫完，就打電話到第一連去，此刻政治委員與亞弗傑也夫正到過那裏。

『他們已經回營部去了，』連長高爾建科在電話裏說。

『他們鑽過很多地方麼？』沙布洛夫問。

『倒也不少。』

沙布洛夫聽到高爾建科在電話裏笑了笑後，就放下話筒，輕鬆地吁了一口氣。

四個人在一塊午餐：除政治委員與亞弗傑也夫外，馬斯林尼可夫也到了。王林還是平素那樣。至於亞弗傑也夫，却疲倦了，但他回到營部後，就感到輕鬆愉快，這種快感是一個人人在戰爭中當他已不感覺危險，而感覺相當安全時，所必然表現出來的。

他在吃午飯時，正談到這個問題。

「坦白地說，怕危險和怕死的感覺是最疲困人的，正由於這種感覺才使人疲倦，您以為這對不對？」

「對，」沙布洛夫說。

「有時我覺得，」亞弗傑也夫說，「兵士好像那潛水手，當他逐漸被放往水裏時，壓力亦逐漸增大。這裏也是一樣，危險越逐漸增大，對危險也就越習慣了。後方的人常常不瞭解，所謂危險並非經常這樣大，前線上的一切都是帶相對性的。譬如說，兵士在攻擊後回到了戰壕時，他覺得戰壕是安全的；我從連裏回到了營部時，我覺得您這穴窩簡直是個堡壘；如果您到了集團軍總指揮部，您一定覺得那裏是沉寂無事，至於在窩爾加河東岸，雖則敵人也向那裏砲擊，您必然認為完全是，或者幾乎是療養所，但要是一個初從後方來到的人，即在東岸，也覺得有莫大危險。您以為我這話對不對？」

「對，當然是對的，」沙布洛夫說。「不過在斯大林格拉這裏，却有點不同，此地連集團軍總指揮部，有時也同我們一樣，隔敵人很近，處境危險，如果按今天我們這裏

的沉寂狀態說來，它甚至比我們還要更危險些。」

飯後，沙布洛夫夫穿上大衣，坦白地說：

「那麼，我就到第二連去……」

可是亞弗傑也夫感覺這是在請他同去，或許甚至是在挑使他一塊去。他也站起身來，默然穿上了軍大衣。

「您到那裏去？」

「同您一塊走，」亞弗傑也夫說。

沙布洛夫夫向他那疲倦的臉上望了望，本想不贊成他去，但隨即又了解到，既然這人把這與他無關的話了解成爲請他同去，那麼，現在即令勸阻他，他橫豎也是堅持要去的，所以沙布洛夫夫懶得去講多餘的話，只是簡單說道：

「好，您也去吧。」

第二連連長仍舊是西伯利亞人鮑塔頗夫。他看見沙布洛夫夫與一個也許是從某司令部來的生人一同來到時，就本着前線戰士的積習，請他們到他掩蔽部去，隨便吃點東西：

「真的，——並沒有什麼特別東西可吃，——只有點我們西伯利亞的餃子。」

沙布洛夫夫曉得，如果鮑塔頗夫已經有了餃子，這一定是頂好吃的。並且從鮑塔頗夫所說的「沒有什麼特別東西可吃」這口氣中，就帶有前線上，從這裏起直到集團軍總指揮部止，凡是下級軍官請上級軍官吃飯時，到處都愛講究的那種體面場合。只要是環境

稍有可能，他們總是力圖找到比上級司令部更好的廚師，備辦出更好吃的東西來。也可以說，這點他們常常是做到了的。

沙布洛夫與亞弗傑也夫謝絕吃餃子，就往戰壕一帶去了。

孔留珂夫帶領的那一班人，就蹬在該樓房牆外的戰壕裏，戰壕掘在牆邊，沿牆腳一帶，並用倒塌的磚塊和沙土隱蔽得極好。

戰壕後面，有兩條很好的交通壕，從牆腳下通進樓房內，那裏挖得有一個地窖，地窖頂上，用燒過了的大木料蓋着。兩個機關槍巢修築的特別精緻，射擊手的地方也佈置得很妙，左邊一帶，處處並修有小土櫛，士兵們常用的一些東西：小鍋，煙草等等都存放在那裏。

「抽吧，抽吧，」當集在一塊吸煙的戰士們一見營長來到，急忙立正的時候，沙布洛夫說。

「烟，捲起；老鄉，吸。」孔留珂夫帶點韻腳地說，周圍的人嗤然一笑，沙布洛夫不禁感覺到，話語帶着音韻，決非偶然，顯見孔留珂夫是常常以此自衛的。

「你好麼，孔留珂夫？」沙布洛夫問。

「好，大尉同志。」

孔留珂夫一舉一動中的紀律性，全沒消失，但某些多餘的鄉板氣，經過半月戰鬥之後，此刻是減少多了。在這危難中，他感覺到，他與長官間的同志友誼關係，不由地更

增加了。

『怎樣，對飛機炸彈過慣了麼？』

『是，過慣了。要是在這裏再過慣不了，報告大尉，——那就該淹死在窩爾加河裏。既然他……（「他」是兵士的普通話，經常指德寇而言），既然他總在扔炸彈，逼得你幹，逼得你幹，怎能不過慣。』

『這就是孔留珂夫上士，』沙布洛夫轉向亞弗傑也夫說。『因為他作戰勇敢，我已二十七日的替他請獎章了。』

孔留珂夫滿幸運地微微一笑。本來，他從連長口裏，已經聽說替他請獎了，但此刻營長正式當着他全班戰士面前，大聲重述這點，他心裏特別舒服。並如人們在興奮時刻所常有的心情一樣，這時他記起的，並不是此刻本應說出，而是他老早在正式服軍役時，就已深入腦子裏的話，他沒有說出『效忠蘇聯』，却高呼道：『誓死效勞……』，說到這裏，他很作難的箝住口舌，極力不使連下文『承大人恩』這一整句，全說出來。

『這位營政治委員，是從莫斯科來的，』沙布洛夫說，『孔留珂夫，你把二十七日的戰功，講給他聽聽，望遠鏡暫時給我望望吧。』

孔留珂夫摘下掛在胸前的一個德國『撤易士』牌大望遠鏡，這是他在佔領這座樓房的頭一天，就弄到手的。他一刻不離地掛在胸前，幾乎成了軍官的姿態，最低限度也不完全像個兵士的了。他本人也感覺到這點，所以他此刻把望遠鏡交給沙布洛夫的時候，

心裏總有幾分惶惑不安，因為他從第一次大戰時就知道，凡是有趣有用的勝利品，上級長官總愛從部屬手裏拿自己去使用。

沙布洛夫夫站在牆壁突出部外，用望遠鏡仔細觀察鄰街倒塌地方時，孔留珂才敢不慌不忙，開始來講這段經歷。甚至他自己也認為二十七日是他特別得意的一天，他一講起這來，總是非常高興。

二十七日這一天，他担任交通兵，在從第二連到第一連去的這段開闊地上，當時其餘的交通員完全被打死了，而他却在白天裏來回爬了七次。他帶着老兵們講話時的一種特別風味，來講述這點。

「我爬，子彈老在我頭上飛，我又背起一個空包，內面只有點菸葉和吃食，又是吃食，又是菸葉，本來丟掉這些東西，爬起來要輕一些！那知丟下又不成——不曉得向那裏爬，一下子要往回爬，又爬不回去……要嗎：在半路上帶花，那就得抽抽煙，吃點麵包……還有，我包袱上，繫得有一個小鍋，要是不帶鍋，就得不到吃喝，」他語句中又帶着韻腳了，「我一面爬，鍋就往兩邊叮叮噹噹，這並不是繫的不緊，實在，鍋懸得太上，子彈打得它乒乒乓乓……我一面爬，一下就覺到背子上有火燒……我連忙掏出刀，在皮帶上一擦，就割掉了那個包，包落在我身邊，黑煙直冒，這是燃燒彈在燒，那時我忍不住一笑，我之所以好笑，是因為我想到，未必我變成了坦克，他偏把我的包，當作坦克塔來燒……我丟下了包，又往前爬跑，糟糕，火着了菸草，燒得爛焦。我再往前

爬……全平場上，到處是泥巴，我緊靠着地上爬，連靴筒裏都鑽的是泥渣。他還在開槍打。逼得我只好緊貼在地上。」

他說到這裏，就向周圍那聚精會神聽他講述的戰士們，望了一望。他們並不是第一次聽他講述，可是當他說到這裏時，大家臉上都現出了一觸即笑的神色；他們已預見到，馬上就會有人人週知，確實是很開心的笑話了。

「我爬，又緊貼在地上，連新婚第一年，在我那年輕的老婆身上，都沒貼得這樣的……上帝，給福！」孔留珂夫在哄堂大笑聲中，莊嚴地連連畫着十字。「後來我就爬過了一塊倒塌地方，他用機關槍也打不中我，又不願讓我活着爬過去；真氣壞他了：第二次大戰裏也在打我，但總打不中，子彈都落了空。馬上又向我開迫擊砲。周圍都是泥……迫擊砲彈連連的炸，彈片在我四面直飛，好像一羣綿羊在污泥裏踐踏一般……」

「你們繼續說下去吧，」沙布洛夫打斷孔留珂夫的話，「我一會就來。」他把望遠鏡交還那一見欣笑的孔留珂夫，鑽出戰壕，就爬到鄰排去了。

經過三十分鐘左右，當沙布洛夫準備轉回去時，他聽到左邊孔留珂夫班那裏，「馬克新」機關槍響了幾長排子彈。他還沒來得及想想，這是什麼一回事，突然德寇就接連打來了五六個迫擊砲彈，從他頭空吱吱飛過，大概就炸在孔留珂夫所在的地方。沙布洛夫待了半晌，又爬回了原地。他見到孔留珂夫與亞弗傑也夫，還對面坐在戰壕裏談天。

「看，我說的對吧，」孔留珂夫深思熟慮地說。「我們幹了幹他，所以他也來幹幹

我們。」

「對，」還有點興奮的亞弗傑也夫回答說，「對的，應該這樣……」

「什麼回事？」沙布洛夫問。『沒有打到人吧？』

「沒有，只是把他的軍帽打爛了，」孔留珂夫說，同時就站起身來，笑謔地用兩個指頭，拿起倒放在戰壕邊緣上的亞弗傑也夫底帽子。——這位開始瞄準時，就摘下帽子，擺在這裏，德國人就像把雞蛋放進提籃裏似的，正正向這裏開砲。

真的，在軍帽底下有兩粒迫擊砲彈炸片，炸片是落下來的，已經沒有力，並沒把帽子打穿，只是擦破了點，好像是蟲吃了似的。沙布洛夫扔去炸片，看了看帽子。

「誰都會以為這是蟲吃了的，要是您說是彈片打的，那任何人也不相信。」

「我也不得去向人講，」亞弗傑也夫說。

「這證明是您打了槍嗎？」沙布洛夫問。

「是……我向那倒塌地方打了，都說，那裏有德寇蹬着……」

「實實在在，」孔留珂夫證實說，「那裏既有德國人，所以才還來了迫擊砲。」

「您看，」亞弗傑也夫說，「原很沉寂，一下就不沉寂了。為什麼你們很少射擊？

愛惜子彈麼？」

「管什麼子彈，」孔留珂夫回答，「我們並不是愛惜子彈，既沒看見德國人，又何必開槍呢？只一發現，我們就要開槍，要沒有發現……」

「話談完了麼？」沙布洛夫問。

「完了麼？好，請您走吧。」

當他倆往鮑塔頗夫連走去的時候，亞弗傑也夫扭轉身來，忽然向沙布洛夫說：

「您知道，我是特別故意打機關槍的。」

「怎的，您想親自打死幾個德寇麼？」

「不，請您不要生氣，也許我于預了您的事情，但我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什麼不對呢……」

「這樣沈寂。就好像休戰一般。」

「爲什麼？」

「不，」亞弗傑也夫說，「也許這是對的，沒有發現德國人，就用不着射擊，但我覺得，我們之所以不射擊，還有另一個原因。」

「什麼原因呢？」

「因爲不願意敵人來還擊，總想平靜無事。看，我只打了幾排子彈，德國人就立刻開起迫擊砲來。如果再打幾排子彈，那他們又會開迫擊砲的。你看：我方既不射擊，他們也不射擊，我以爲這樣不好。您覺得怎樣？」

「差不多。」

「爲什麼我這樣想呢？」亞弗傑也夫說。「今年春季，我在西方戰線上觀察到，當

進攻完結後，就是一度沈寂，也像這裏一樣，寂靜無聲，在我看來，有時甚至有些過份……」

「也許您的意見是對的，」沙布洛夫沈思地說，自己却在想：顯然，這人的話，實際上也是對的。兵士們，想必連他自己，經過每分鐘都能死去的苦戰之後，有時，也許不由地想稍微保持一下沈寂，儘可能不用機關槍和迫擊砲來互射。這樣做去雖很自然，但同時又是不應該的。『他說的對，』沙布洛夫想道。『應當命令大家，除夜襲外，在白晝裏，不僅要還擊敵人，甚至也要用盲目射擊，隨時來擾亂敵軍，簡單要使敵人坐立不安。』

當他倆一到達鮑塔頗夫掩蔽部時，鮑塔頗夫站在門前迎接他們，又提起餃子的事。原來他在他們從這裏走去後，就在鼓勵他的廚師，決意要請他們吃飯。

『我誠心的請求您，就算是招待客人吧，大尉同志，怎樣？』鮑塔頗夫開始說道，正在這一瞬間，敵人打來的三四個重砲彈，落在掩蔽部後面爆炸了。

沙布洛夫把亞弗傑也夫推進到掩蔽部裏，自己就貼牆等待着。頭批砲彈打來後，接着又是十五六個大砲彈，炸在掩蔽部前後，再就是迫擊砲彈，隨後又是大砲彈，又是迫擊砲彈，這樣一直繼續了十五分鐘。

鮑塔頗夫在這一片轟隆聲中，極力大聲地把命令告訴了交通兵，他們急忙就沿交通壕裏，跑到各排去了。

沙布洛夫抬頭向天空一望。德寇轟炸機排列得整整齊齊，就像一羣「人」字形的雁飛來了。雖然遠望中難於分辨，但據他肉眼看來，彷彿總有五六十架。

經過一分鐘的沈寂，大砲又響起來了。掩蔽部後面，騰起一籠籠的黑煙。

「沈寂時光完結了，」沙布洛夫並沒告訴亞弗傑也夫，而是輕聲自語道，「鮑塔頗夫！」他叫了一聲。

「有！」

「當敵人準備攻擊的砲火還未完結前，營政治委員就留在你這裏。砲火一停，就派機派個自動手槍，把他送回營部。現在我回去了。」

「沙布洛夫同志，我同您一塊去。」

「不，」沙布洛夫斷然說道。「此刻，我不來同您辯論。鮑塔頗夫一有機會，就派自動槍手送您回去。」

「難道這樣不更好些……」

「別無二話。不用爭論：這裏由我作主。別加，我們走吧……」

沙布洛夫同別加一跳出戰壕，就急步地向營部所在的那座樓房，躍進而去。

沈寂時光真的是完結了，沙布洛夫沿彈窩爬進時，曾想到，假如德寇至遲再過十五分鐘不開始攻擊，那就算他在這次戰爭中，什麼東西也沒有學會。

早晨。自沈寂時光完結後，已經戰鬥了五天五夜。沙布洛夫有五夜沒好好睡，此刻驀地又被砲聲驚醒了。他還沒睜開眼睛，摸到落在地上的軍大衣就往身上一穿，只是當他起身坐在床緣時，才睜開眼了。從他參戰以來，第一次感覺頭暈；只見前面火花飛舞，接着變成火圈，就在眼前旋轉。今天這是特別不碰巧的：因為這會是很艱難的一天，——除一般的是艱難外，今夜還得出發偵察。昨晚，營裏一個偵察員——以前當過鬥士，魁梧個子，大力士姿態，嘉桑的韃靼人尤蘇坡夫，不僅捉到「舌頭」，並且還弄到有趣的情報。據他說，在南面「火場」（營裏這樣稱呼先前工廠俱樂部那座樓房）那裏，空得有一塊過道，敵人沒有設防。尤蘇坡夫已經在那裏自由地攢了兩個夜晚，他肯定說，如果要能用什麼軟東西纏着皮靴，自動槍不弄出響聲，那麼就能經過這過道，穿進院子，鑽入敵人後面，把那裏的一連人，乘夜全數殲滅。消滅德寇整整一連人，這本是一件油然誘人的事，雖則沙布洛夫也相信尤蘇坡夫底報告，但他總想在未作這件事以前，親自去查明一下，究竟有沒有這種可能。他決定了今晚十一點鐘，去事先偵察，除尤蘇坡夫外，他自己也去。看，現在他又沒有睡足，雖然他準備今夜去作偵察，特別想睡足一次。加之他此刻神魂顛倒……而前面還有整整一天，總之，當清晨你還沒開始動

作時，是比任何時候都要感覺困難一些的。

他站起身來，走到小燈跟前，拿起桌上的鏡子，照了一照。『今天還可以不刮臉』——他想到。他覺得自己的臉已經不是蒼白，而是紫色的。掩蔽部裏悶人得很，同時又很潮濕，滿牆流水。他把鏡子擱到桌上時，失手落地，跌得粉碎。他拾起那塊最大的，還可照臉的鏡片，放到桌上。

『打破鏡子——據說，是不祥之兆』。——他奚落一笑。實際上，現時戰爭也就是如此，所有凶事惡夢都應驗了。一天之內，該發生多少不幸與不祥的事。處在這種環境下，是不難相信迷信的。他記起前天亞弗傑也夫，已經走出掩蔽部，因為忘記拿戰地掛包，又回到了掩蔽部來，那時他也笑了，說這是不祥之兆，而當晚他手肘上部就受了傷，於是只得把他送到河那岸去。

他捲好一支煙，就來擦火柴。火柴不燃，一連擦了十來根。他呸的一聲，連煙帶火柴盒子都拋到地上了。掩蔽部裏該積得有多少炭氣，火柴竟不着火。他前天才遷移到這裏。當沈寂後第一天德寇進攻時，幾個砲彈彈直落下，把他那時的地下鍋爐房打亂了。他遷到另一個地下室裏去，可是第二天晚上，這個地下室又被打毀，於是他才搬到這裏來。

這個掩蔽部比地下室還要深。原先這裏安設過陰道水管。工兵們在一夜裏把陰道口弄寬，建成了這樣一個掩蔽部。這是五天之內的第三個指揮所。他始終不能瞭解，是德

寇開始空前地走運，抑或是在他營裏暗藏有他們的耳目。他不由地極力想打破這種思想。按他的性情說來，他是愛相信人的，並不願猜疑到有什麼叛賣行爲。他覺得此刻在斯大林格拉這裏，橫豎他們在生死關頭，處境一樣，叛變行爲在自己人中，是不會有的。決不會有，這簡單是一種偶然的事，怪誕的湊合罷了。這種湊巧的事，在戰爭中終歸是有的……

他走出掩蔽部，沿着交通壕走到觀測所，就在那裏來指揮擊退敵人的攻擊。同各連的電話聯絡，被截斷了三次，一小時內打死了兩個交通兵。最後還是將德寇擊退了。這天本來就預知是很艱難的一天。沙布洛夫回到了掩蔽部，叫來馬斯林尼可夫，並發出了爲擊退敵人新進攻所必需的命令。他剛同馬斯林尼可夫談完話，就有沙布洛夫所熟識的一位從師部來的軍法官，亦即軍事法庭檢察員，鑽進掩蔽部來找他了。沙布洛夫從床上起身，同他握手問好。

『怎樣，』沙布洛夫問，『要來審問斯切泮洛夫麼？』

『是。』

『今天戰鬥激烈，不是時候。』

『怎能說「不是時候」。任何時候都不是時候，這樣，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是時候了，』檢察員反駁地說。『那又有什麼辦法。』

『請拍掉身上的泥土吧，』沙布洛夫說。

檢察員此刻才看出自己滿身是泥。

「爬來的麼？」

「是。」

「好在安全爬來了。」

「是，差不多，」檢察員說。「您管裏有靴匠麼？」

「幹麼？」

「看，一個彈片，像在擲擻入一樣，把皮靴後跟打脫了一半。」

他翹起一隻腳來：皮靴上的一半後跟，真的是整整齊齊地打掉了。

「此刻沒有靴匠。以前有個，昨天受了傷。斯切泮洛夫在那裏？別加！」沙布洛夫點了點頭說，「你把這位官長同志，引到值班那裏去……他那裏有個當副值班的斯切泮洛夫，是個戰士，你認識麼？」

「認識。」

「怎麼他當了副值班呢？」檢察員驚訝地問道。

「那我又把他怎麼辦呢？難道派衛兵來看守他麼？我這裏一般地就缺乏人。」

「他的案件，不是還在檢察嗎？」

「檢察，那又怎的。老實對您說，——沒有人。要等到您的決定，我這裏就沒有人來看守他，並且說句良心話，據我看來，這次也沒有必要……」

檢察員借同別加一塊走出去了。沙布洛夫盯着他們，想道：戰爭中真是無奇不有，幾乎是怪誕百出。當然，這位檢察員本是盡他的職責，而斯切泮洛夫也許應該交法庭審判，但檢察員却親自爬到這裏來審訊。他爲了審明案情，直至冒着生命危險……他在路上時，多次可能死去，而當他來從事審訊時，也可能遭死；迨至他轉回師裏去，或許還把斯切泮洛夫帶在一塊，那變無論他，無論斯切泮洛夫，在回路上時，同樣都有死去的可能。但這全部情形，似乎都按着一定規律，非這樣發生不可的。

檢察員從值班室帶走斯切泮洛夫，並正式帶有一個衛兵來押送，於是就在一間半地下室內，從事審訊。這裏窗戶都倒塌了，頂蓋上透光，正牆有兩處被砲彈打穿，磚石地上凝結有黑色的血斑，——此地定是有人被打死或受傷了。

斯切泮洛夫靠牆蹲坐着，檢察員坐在地窖中間的磚塊上，膝上放有一個皮掛包，邊問邊寫。

斯切泮洛夫——第二連戰士，平茲城附近的一個集體農民。三十歲。家裏有個妻子和兩個小孩。他被徵入伍後，立刻就開到斯大林格拉來了。昨天晚上，德寇最後一次來攻擊時，他帶着他的副手斯梅錫料也夫，坐在深『燕窩』裏，用長筒反坦克槍射擊敵人坦克，一連兩槍都沒有打中。有輛從戰壕裏衝出的坦克，轟輪在他頭上猛的一轟，汽油煙陡然冲到戰壕內，就逕直這樣爬過去了。斯梅錫料也夫叫了一句什麼憤激難懂的話，就爬起來，拿一個重重的反坦克手榴彈，跟向坦克後面蠶輪下投去，手榴彈猛然一

炸，坦克就停下了。但恰巧這時，第二輛坦克也同樣轟隆的向戰壕上面碾來了。斯切泮洛夫及時深深鑽進窩裏，身上只撒了些塵土。斯梅錫料也夫却來不及躲藏下去。當斯切泮洛夫微微抬起身子時，斯梅錫料也夫就連土一齊倒塌在「燕窩」內，正確些說，掩在地裏的只有他腰下半節身子，而腰上半節完全被坦克軋碎了。迨至這鮮血淋淋的肉塊，一落進戰壕斯切泮洛夫身邊，他怎樣也忍受不住，於是就不顧一切的爬出戰壕，一直往窩爾加河岸爬去，任何事情也不想了，只一心向後爬着，爬得愈遠愈好。

當夜在團部附近才把他找着。他已癡得無法隱瞞，遂將一切經過情形，逕直說了出來。巴柏琴科正式向師部報告了他是臨陣脫逃，隨後就派人帶着文據，把他押送回到沙布洛夫這裏。

沙布洛夫本已得知這一消息，但因戰鬥紛忙，他還沒來得及同斯切泮洛夫談話。現在師部根據巴柏琴科的報告，已派檢察員到這裏來審明案情了……

斯切泮洛夫坐在檢查員面前，他所回答的話，與昨夜回答巴柏琴科時一樣。檢察員這次却與平素不同，從容不迫的發出了許多問題。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他確實不知道，怎樣來處理斯切泮洛夫。斯切泮洛夫本是臨陣脫逃，但同時並非蓄意故犯。他被嚇昏了：因為受不住驚嚇，才往後爬去。要是他真的爬到了窩爾加河岸，那也許他清醒過來後，就轉回營裏了。檢察員在這樣想，此刻清醒了的斯切泮洛夫也在這樣想。但臨陣脫逃，已成事實；爲了保障軍紀，不懲治他，是不行的。

『實在，我會轉回來的，』斯切泮洛夫在經過一度沈默後，不待新的問題發出，遂自信地說。『我一定要親自回來的。』

在這頃刻間，四周轟隆不斷的砲聲，已停止了，自動槍的排射，打得又近又急。別加從沙布洛夫身旁，經地下室往值班人那裏跑去，一面跑，一面叫道：

『德寇快突破這裏了。大尉命令：凡是持有武器的人，一律參加作戰，』他繼續向前跑着。

檢察員並不年輕，實際上是個改穿軍衣的文人，他取下眼鏡，擦擦鏡片，一戴上之後，就拿起他身旁的一支自動槍，亦即師裏任何人都久未離身的武器，不慌不忙，經過缺口，鑽到外邊去了。看守斯切泮洛夫的那個紅軍戰士，猶疑不決地望了望他，接着望了望牆洞，隨後又望了望斯切泮洛夫，於是鎮靜說了一聲，『你權且在這裏坐一會』，就跟隨檢察員鑽出去了。

這是當天德寇第二次的猛烈攻擊，敵人二三十個自動槍手，業已經過牆壁，衝到樓房院內來了。院裏正在當面對射，凡是營部或營部周圍的人，全都在奮起作戰。

沙布洛夫親自跑到上面，盡一切可能來指揮白刃戰。

二十分鐘後，這裏大部份的德寇被打死了，其餘的被擊退到院牆以外。檢察員與衛兵又從缺口裏鑽進來，疲乏地坐到磚塊上。檢察員的手腕，微微被子彈打傷，還在流血。

『應繫上綑帶，』衛兵說。

『我沒有裹傷包。』

『沒有麼？』斯切泮洛夫說了一聲，急忙從軍服口袋裏，掏出個人的裹傷包來。

他和衛兵都動手來繫裹檢察員的傷手。隨後斯切泮洛夫又退轉去，坐在牆邊。只是現在，他們才記起了，審訊被攻擊打斷。顯然還要繼續下去。但檢察員不願意繼續審訊。爲了混混時候，休息休息，他就用沒有受傷的一隻手，掏出衣兜裏的煙袋，藉助於繫有綑帶的手指，很費勁地捲了一支煙，不由地望了望斯切泮洛夫和衛兵，用那久經戰場的人們所固有的習慣，把煙袋子向他們伸去：

『拿點煙去抽吧。』

斯切泮洛夫跟着衛兵，也捻出一點煙，然後掏出一塊關心保存的報紙，撕下一條，也捲了一支煙，三個都抽起來了。他們默默地抽了十來分鐘之後，這時，砲聲又作。檢察員在砲聲下，想趕急審完，並用一隻傷手很作難地支住攔着寫字的皮掛包。很快審訊完結了。只待做出結論。恰巧這時，砲聲亦如前次一樣，停息下來，德寇又開始攻擊了。

檢察員一聽到自動槍聲，又默然拿着自動槍，抓在那隻好手裏，連不轉身，就從地下室裏鑽出去了。衛兵也一同跟去。

斯切泮洛夫又是一個獨人了。他不知所措地向四面一望。聽到槍聲就在牆外很近的

地方。斯切泮洛夫再環顧了一下，也隨着衛兵從缺口裏鑽出去了。他一跳到外邊，就望見地上一個陣亡了的紅軍戰士身邊，放有一支步槍，他馬上拿着這支步槍，往前跑了幾步，臥在一堆瓦礫後面，同檢察員相隔不遠，那裏還有幾個戰士也躺着。當他左面的德寇從牆那邊一跳出來時，他就同所有的人一塊，齊向這敵人射擊。以後他站起身來，向前跑了幾步，掉轉步槍，用槍托猛向那個迎面撲來的德國自動槍手頭上打去。接着他又仆到磚石上，照準那些在院子裏面跑動的德寇，射擊了幾次。

德寇們也在射擊。這次敵人有十來個衝進院子裏，幾分鐘的光景，就全被打死或擊傷了。

敵人潰退下去，槍聲只在離牆壁很遠的地方響着。斯切泮洛夫站起來，不知要幹什麼，他走近檢察員和衛兵躺着的牆跟前。衛兵起來了，但檢察員還繼續躺着；他腳上受了傷。斯切泮洛夫扶起他來時，看見他有隻腳被自動槍的排射幾乎打斷了，血流得厲害，於是就把他背着，背到地下室裏去了，並放到地上，爲了墊得儘可能高，就疊起兩三塊磚，放在他的頭下。

「去找個看護或衛生員來，」檢察員對斯切泮洛夫說。

經過幾分鐘，斯切泮洛夫就帶來了一個衛生員，後者曲着身子在替他裹傷。他一聲也不哼叫，默默地躺着，靜待止痛。

衛兵從靴筒裏掏出一個白鐵煙盒，內面裝有馬合煙，他替自己捲了一支，然後又捻

了一點給斯切泮洛夫，並向受傷人問道：

『讓我給您捲支煙嗎？』

『捲吧，』他說。

衛兵捲好煙後，舐了一舐，放在受傷者口裏，就擦燃了火柴。受傷人一連猛吸了幾口。

沙布洛夫順路經過這地下室，回到自己掩蔽部去。今天他疲憊到了極點。雖然他的氣力很大，甚至也肩不住一支自動槍，槍托就在地上拖着。

『吸煙麼？』他說。他口角裏含得有一支熄了的捲煙，這是他臨到戰鬥前就這樣吸燃過，以後逕直把它忘記了的。『吸煙麼？』他重複一句，並記起自己熄了的煙捲。

『讓我接個火把。』

一直到他從衛兵那裏把煙接燃之後，才明白，這些人是幹什麼事的。他望了望斯切泮洛夫，並望了望受傷的人，問道：

『傷得很重麼？』

『頗不輕。』

『我馬上叫人把你送走，不然敵人又要進攻了。』他同情地看了看檢察員的蒼白面孔，不知再說什麼，只補問了一句：『審訊怎樣，完結了麼？』

『完結了，』檢察員向斯切泮洛夫把頭一擺說。

『那麼，您的結論怎樣？』

『說什麼結論，』軍法官說。『繼續去作戰。再沒二話。』

他拿起皮掛包，掏出記錄，並在下面批道：『並無移交軍事法庭的充分罪狀，着即派往前線作戰』，檢察員署了名，又大聲重複說：『派往前線作戰』，他抑制着自己的疼痛，回憶起他們剛不久前的全部情景，微微一笑。

『是，』沙布洛夫說，接着也淡淡一笑，前線並不遠，只隔一百步。『好，』他轉過身來，對斯切泮洛夫說道，『回到你連上去吧。你這支步槍是什麼人的？』

『從陣亡人手上拿來的，大尉同志。』

『好吧，這支槍就算是你的。可以回去了……你報告鮑塔頗夫，說是我派你回來的。』

這是特別艱鉅的一天，此時全部精力緊張到這樣一個程度，甚至在戰鬥熾烈之際，竟突然欲睡，片刻也熬不住了。敵人作過兩次拂曉攻擊之後，中午又來了第三次攻擊。這座樓房伸向德寇那方去的部份，乃是一半已被破壞了的小庫房。這間房屋築得非常堅固，牆壁很厚，地下室很深。沙布洛夫督所固守的這帶樓房中，這間庫房是孤立的，微突在前面。因此，敵人第三次的攻擊目標正是這裏。

當敵人的四五輛坦克終於衝進庫房跟前，並藉這牆壁隱蔽着我方砲火，逕直用大砲向庫房內部射擊時，德寇自動槍手們經過牆洞鑽進了庫房，十五分鐘後，那裏就停止了

射擊。沙布洛夫起初本想乘着白天，立即把佔領這庫房的敵人擊退。但他却忍住了。他採取了一個謹慎的決定：集中全部火力於庫房後面，使德寇在天漸黑前，不能調動強大兵力到這裏來，一至天黑即行反攻，那時，可以藉堅毅精神與夜襲素養，來彌補他那顯然不够的人力。

沙布洛夫把庫房失守消息，用電話報告了巴柏琴科，巴柏琴科關於問題本身，一句話也沒有回答，但在兇狠地罵了好久之後，才終結說道，他自己馬上來。自然，沙布洛夫是很不高興的。他事先就覺得會同巴柏琴科發生爭執，此刻，他所惶惑的事，業已證實了。巴柏琴科彎着腰，鑽進到掩蔽部來，他面色兇暴，滿臉的汗，從頭到腳都粘滿了污泥。

「看，鑽洞了，」巴柏琴科說。「這裏有幾米達深？」

「三米達，」沙布洛夫回答。

「你還要鑽深些，就好了。」

「用不着再深，」沙布洛夫說，「這深也是打不穿的。」

「要像田鼠鑽到地裏一樣，」巴柏琴科仍在惡聲地說。

實際上他也不能來反對。這個掩蔽部，並不是沙布洛夫專門挖成的，只是把原有的陰道加以擴大而已。既然這掩蔽部已經很深，就是砲彈或炸彈照直落在上面，也萬無一失，這也就很好了。但是因為德寇佔去了此地庫房，巴柏琴科却想藉此，來向沙布洛夫

發點什麼脾氣。

『鑽坑了，』他重複地說。

沙布洛夫今天太疲乏了，加之庫房失守，其心情懊喪，其氣勢兇狠，並不亞於巴柏琴科。他覺得當天時尚未入夜，庫房尚未奪回之前，這一積鬱心腸終歸是要苦惱他的，於是他在回答『鑽坑了』這字眼時，索性帶着挑戰的口吻說：

『怎麼，中校同志，難道您命令我把指揮所，搬到頂上面去不成？』

『不，』巴柏琴科覺到沙布洛夫話中帶有譏諷口氣，接着就說。『我說的是，庫房不應該失守。』

沙布洛夫一度沈默。他在等待團長的下文。

『您以爲怎樣辦？』

沙布洛夫把自己準備夜間逆襲的計劃，報告了他。

『那不行，』巴柏琴科望了望錶說。『此刻是下午兩點鐘。難道就讓他們在那裏蹓到天黑麼？寸步不退，你讀過這命令沒有？或者，也許你不同意這道命令，是不是？』

『晚上六點鐘，我開始攻擊，』沙布洛夫極力忍耐地說，『七點鐘時，庫房定歸是我們的。』

『你用不着向我說這番話。寸步不退的命令，你讀過麼？』

『讀過，』沙布洛夫說。

『庫房是放棄了麼？』

『放棄了，』沙布洛夫回答。

『立刻就要奪回，』巴柏琴科從椅子旁一躍而起，厲聲叫道。『不是七點鐘，而是立刻。』

沙布洛夫根據巴柏琴科的面貌和舉動，就瞭解他亦如自己今天一樣，也是困憊至極，也是怒不可遏。在這種時機來同他爭論，是全無益處的；並假令問題只在於，此刻白天命令他沙布洛夫一人去衝擊這雜屋的話，那麼，他也只好帶着苦惱心情奮然而去了；如果除非犧牲自己生命，就不能向團長證明其不正確的話，那麼——管他媽的，——我沙布洛夫也就只好以一死來證明這點吧。但去施行反攻的，不只是他一人，還要率領旁的人同去，既然如此，那麼，就不僅要用犧牲他一個人的生命，而且要用犧牲其他人們的生命，來證明巴柏琴科是謬誤的。

『報告中校同志……』

『怎的？』

沙布洛夫又將他決定把攻擊動作移到天黑時舉行的全部理由，重複了一遍，並補充說，他擔保到天黑前能用盛熾火力控制庫房後面的全部廣場，不讓德寇增加一兵一卒到庫房裏去。

『寸步不退的命令，你倒底讀過沒有？』巴柏琴科仍是那麼固執無情，又一次問

道。

『讀過，』沙布洛夫夫一面說，一面挺身立正，同樣兇惡，不轉睛地釘着巴柏琴科。『讀過。但我不願意把人們送到此刻乃是死路，而不久後就可以幾無損失將它奪回的地方去。』

『不願意麼？我命令你。』

幕地沙布洛夫夫腦海中閃着一種念頭，要立刻就來對付一下巴柏琴科，迫使他緘默下去，不讓他再來重複這樣的話；爲了救全很多人的生命，應該打電話給普羅琴珂，報告他說，要照巴柏琴科所想的這樣來做，是不行的，至於往後的事，就讓他們來處理他沙布洛夫夫好了。但根深蒂固的紀律，却妨礙了他這樣作。

『好吧，』他仍然兇惡無情的盯着巴柏琴科說。『准我去執行麼？』

『去執行。』

此後所經過的全部情景，儼如一場惡夢，長久地留在沙布洛夫夫底記憶中。他們鑽出掩蔽部後，沙布洛夫夫在半小時內，就把手邊可以收集的全部人員集合好了，巴柏琴科用電話命令了還留在團部的五門平射砲來支援攻擊，但對此地說來，這幾門砲也未必能發生什麼效果。反攻也就這樣開始了。

雖然該營在二十天前開始加入戰鬥時，其人員差不多是完整的，但此刻要在白天戰鬥場合下來組織反攻，沙布洛夫夫身邊所收集到了的，共計只有三十人。這是他可以指望

的總預備隊。

巴柏琴科催促的了不得。他死記着『寸步不退』這幾個字，而不顧一切，既不顧及已往的事，也不顧及明天德寇又來攻擊時，今天的這種無謂損失，會發生什麼作用。攻擊是沒有準備好的，當攻擊開始之際，甚至那幾尊多少有些幫助的迫擊砲，都沒來得及從左翼搬移過來。而沙布洛夫却已帶領着他那三十個戰士，邊着牆壁，沿着廢墟，跑去攻擊這間庫房了。

攻擊正如他所料到的那樣完結了。十個戰士已倒斃在殘垣廢墟間，其餘的人則在距庫房不遠之處，各自隱蔽着，任何力量也不能迫使他們抬起身來。攻擊沒有奏效，並且在這種條件下，顯然是無能奏效的。

當人們一躺下時，德寇就開始用迫擊砲向他們猛擊。他們留在各人躺下的地方，藉着不可靠的東西掩護，是必然會遭死的。砲火越來越猛。有顆迫擊砲彈炸在附近，把沙布洛夫微微震傷。左面半邊臉忽然麻木不仁，彷彿內面滿是裝的棉花。磚片打到他臉上，滿臉流血，但他還不覺得。當敵人火力已經打得完全無法經受時，沙布洛夫就向其餘的人做出信號，隨即就往回爬。

在回頭路上，又陣亡了一個戰士。當開始這次戰鬥一點鐘後，沙布洛夫就已經站在倒塌了的樓房低突出部那邊，巴柏琴科面年了。巴柏琴科站在那裏，差不多全沒隱蔽，距敵人也極近，始終冒着敵火，觀察過攻擊動作。

沙布洛夫行了一個軍禮，把自動槍往地上放得一響。大概是因為他的臉，被血和泥粘污得如此嚇人，竟使巴柏琴科起初一句話也沒講，後來才說：

『去休息吧。』

『什麼？』沙布洛夫沒有聽清楚，問道。

『去休息，』巴柏琴科重複地說。

沙布洛夫又沒有聽清楚。於是巴柏琴科就附着他的耳朵，大叫了一聲。

『我被震傷了，』沙布洛夫說。

『您去休息，』巴柏琴科第四次說了後，就向掩蔽部那方走去了。

沙布洛夫跟在他後面走着。他倆並沒下到掩蔽部裏去，而在牆壁突出部旁邊，值班棚那裏蹲坐下來。二人都默不作聲，兩個都不願互望一下。

『血……』巴柏琴科說。『受了傷麼？』

沙布洛夫掏出衣袋裏一個帶土色的髒污手帕，唾上幾次涎沫，把臉擦了擦。然後又摸了摸頭。

『沒有，是擦破了的，』他說。

『把各連裏，凡是能於叫來的人，通通叫來，』巴柏琴科命令道，『我親自帶領他們去攻擊。』

『去多少人？』沙布洛夫問。

『有多少就去多少。』

『不會超過四十人，』沙布洛夫說。

『我已說過，有多少，去多少，』巴柏琴科重複地說。

沙布洛夫一面下了命令去召集人來，同時又叫把迫擊砲移近一點，這多少總可以幫助一下。巴柏琴科本着自己全部的固執性情，也瞭解這次攻擊之所以失利，是由於他自己的罪過，並且下一次的攻擊，也未必能於奏效。但迨至他親眼看見人們按照他的命令白白犧牲之後，他認為對他個人說來，必須親身去試一試，做到他部屬所未做到的事，藉以證明：他確實想做到可能做到的事。

當還在拖迫擊砲，還在召集人，還在發佈攻擊前最後一些命令時，巴柏琴科又轉回到他觀察過第一次攻擊的類牆外邊，並仔細地在探望前面院內那片空地，看從那裏爬去，才更方便些，更安全些。沙布洛夫默不作聲，站在他的旁邊。敵人的一顆重迫擊砲彈就炸在附近四十步遠的地方。

『敵人發覺了，』沙布洛夫說。『中校同志，請向後退退。』

巴柏琴科既不作聲，也不走動。第二個從另一方打來的迫擊砲彈，也是剛剛炸在離他們四十步遠的位置上。

『中校同志，請向後退退。敵人已經發覺了。』沙布洛夫重複地說。

巴柏琴科還繼續站在那裏。這乃是一種號召。他想在他剛要派遣人們前去衝鋒的時

候，來表明表明，他要求大家也有這種決死犧牲的精神，亦如他要求自己一樣。

『請走開吧，』當依次而來的一個迫擊砲彈就炸在他附近時，沙布洛夫第三次幾乎大聲喊道。

巴柏琴科默然不語地轉過身來，望了一下沙布洛夫，朝自己脚下吐了一口涎，用那堅強而不抖擻的指頭，從煙袋裏捻出一點煙葉，捲了一支煙。

下一個迫擊砲彈逕直炸在牆壁前面，有些炸片就在他們頭上吱鳴而過，打得塵土直噴。沙布洛夫看出，巴柏琴科戰抖了一下，而一般人所常有的這種自然動作，也就迫使沙布洛夫不得不用極通常的話，向巴柏琴科說：

『巴柏琴科同志，請向後退，行不行？』

巴柏琴科仍不作聲。以後他記起手上那已經捲好的煙，於是掏出衣袋裏的打火機，打了幾次才燃，接着就背着風，低低彎下腰去，以便把煙吸燃。如果他不過過身來，也許他不會被打死，但他又轉過身來了，炸在五步遠的一塊迫擊砲彈片，剛剛打到他頭上。他默然倒到沙布洛夫腳邊，他的身子只顫抖了一下，就僵掉了。沙布洛夫兩手伏在他身旁，翻轉他那被打爛了的、鮮血淋淋的頭，竟帶着出其不意的冷淡心情想道，也活該如此。他把耳朵放在巴柏琴科胸前聽了聽：他的心臟業已停止跳動。

『被打死了，』他說。

隨後就轉過身來，向臥在牆外四五步遠的別加，命令道：

『別加，來，幫幫忙。』

別加爬到他面前。他們抓着他的臂和腳，彎着身子，就迅速把他抬到掩蔽部跟前去了。

『迫擊砲都拖來了，』一個跑到沙布洛夫夫面前來的中尉報告道。『命令開砲麼？』

『不，』沙布洛夫夫說。『立刻要把砲都拖回原地去。』

他叫來了馬斯林尼可夫，要他取消一切準備攻擊的命令，並讓人們轉回各人位置去。然後他就下到掩蔽部裏，打了電話到團部。團政治委員在接電話。沙布洛夫夫報告道，巴柏琴科被打死了，是在什麼情況下死的，並說明到天黑時，才能把他屍體運到團部裏來。

當然，巴柏琴科之被打死，他是很惋惜的，但同時，他又湧出一種已意識到而完全顯明的輕快感覺，因為他現在才能於應分合理的來佈置一切，巴柏琴科只爲了個人威信，而臆想出來的這種妄誕無稽的攻擊動作，不會再來重覆了。他下了命令，幫助受傷戰士，並準備夜間攻擊庫房。

德寇暫時還未採取什麼新的動作。沙布洛夫夫以其慣常感覺，推測到今天敵人方面，大概會全然無事，到明早前，敵人是致不於再來攻擊。他用電話同各連講清楚之後，命令傍晚前，即下午五點鐘時叫醒他來，於是就躺下睡覺了。

第十三章

他醒來了，並不是由於喧嚷嘈雜，而是由於凝集的視線。安孃站在他的面前。她睜起一對圓大、沉靜、孩子式的眼睛望着他。他起身默默地坐着，也盯視着她。

「我請您的傳令兵把您叫醒，」安孃說，「但他不願意。我在此地已經很久，本該要走了。可是很想見見您。」她伸出手去向沙布洛夫夫握手。「您好嗎！」

「請坐，」沙布洛夫夫說，身子往牀邊一移讓出位置。安孃坐下了。

「我看，您已經痊愈了。」

「是，完全好了，」安孃說，「本來，我帶的是輕傷，只是血流的很多。您知道麼，」她急忙補充說，不讓他有說話的餘地，「我遇見媽媽了。現在我同她在一塊。」

「在一塊麼？」

「還不完全在一塊。她住在一間民房內，就在我們衛生營駐紮的那個鄉村裏。我在那兒同她一塊過夜。不是過夜，而是每早渡過了河，就去睡。」

「您又老早就在渡河到這邊來麼？」

「是第四天了，不過到您這裏來，這是第一次。我把您的事說給媽媽聽過。」

「您說了些什麼？」

『凡是我所知道的。』

『您又知道我些什麼？』

『多得很，』安孃說。

『究竟是什麼？』

『多極了，多極了，差不多盡都知道。』

『盡都知道麼？』

『甚至知道您多大年紀。那時您說的是真話。您才二十九歲。您的傳令兵對我說過。』

『那我一定要處罰他，因為他洩露了軍事秘密，』沙布洛夫帶着戲謔式的森嚴態度說道。『他還向您說了些什麼？』

『說您今天險點被打死了。』

『還有什麼？』

『還有？再沒什麼了。我沒有時間去問他。此刻我們把傷兵都運到一處。您這裏傷兵很多麼？』

『是，很多，』沙布洛夫憂鬱地說。『很多。這是說，因為您沒有時間，是不是？假如有時間的話，那您還得問下去麼？』

『是，一定是。』

『那麼，您就來問我自己好了。』他看了看錶。『我有時間。』

『您頂好是睡去吧。我把您弄醒了。』

『怎麼是您把我弄醒的呢，我是自己醒來的。』

『不，正是我把您弄醒的。因為我望着您，望了這麼久，所以您才醒來了。我故意這樣，硬想把您望醒。』

『這就是說，您眼光裏帶得有磁石吸力，』沙布洛夫說，但同時覺得，他所說的完全不是自己所想說的話，於是就立刻改變口氣，補充一句：『我見到您，真是快活得很。』

『我也是，』安孃說，並眼對眼的瞅了他一瞅。

他瞭解到，那天夜裏當她躺在抬床上時，那一突如其來的接吻，她並沒有忘記，一般說來，她是什麼也沒忘記的，並且他倆間不多的一切經過，實際却很重要。此刻，當他一瞥視她的時候，也就感覺到了這點。

『我在這裏簡直完全累倒了，』他說。『甚至很少記起您來，因為此地一切真是太……』

『我知道……』安孃說。『我們衛生營裏，幾次到有您營的戰士。關於您這裏的情形，我常問過他們。』

安孃用指頭擰動軍服的邊緣。沙布洛夫了解，這並非由於她侷促不安，而是因為她

想說出什麼很重要的話，正在構思詞句。

『怎的？』他突然問道。

她默不作聲。

『關於您的事，我想得很多，多極了，』她帶着平素那種特別爽直的情態說。

『又想出什麼？』

『我什麼也沒想出。只是簡單地想着您。我很想再同您談一次話。』

她疑問似的望了望他，等待他的回答，而他却覺得，她是在等待他說出什麼鍾情的，聰慧的，真正能安慰她的話來，如說：將來一切都會是好的，他們兩人都會安然無恙，並還說點是成年人的話，使她一聽就感覺到，自己乃是在他捍衛下的一個女孩。但他什麼也不願意說，只是簡單地想移近到她身旁，擁抱着她。他亦如那時在小火輪上一樣，一隻手搭在她肩膀上，把她微微向身邊一攬，說道：

『我也曾這樣想，您是定要來的。』

她從這句話中，覺得她也很好記得抬床上一吻，所以他才說：『我也曾這樣想』。

『您知道麼，』她說，『一切人的生活中，大概也有像我此刻這樣的情形，到了這樣一天，有件事就特別等得厲害。看，我今天從清早起，整天等着要見您，而四周一切，全不覺得。白天射擊得那麼激烈，但我幾乎一點也沒覺察到。未必是因為我要渡河到您這裏來，大概就成了勇敢的人了，是麼？』

『您原來就是很勇敢的。』

『不，原來並不勇敢，但今天却勇敢起來了。』

他看了看錶。

『外面已經開始天黑了麼？』

『是，』她說，『大概是。我還不覺得咧。大概是的，』她驚悟起來。『該軍走傷兵了，我就走。』

他很高興她這句話：『我就走』，因為已是應開始準備攻擊的時候了，他很高興她先走去。

『恐怕您不能一次運走所有的傷兵吧？』他問。

『不能，』她說。『今天我還要運兩次。黎明前，能把所有的傷兵運走，也就不錯了……』

沙布洛夫站起身來，說道：

『我們團長今天被打死了，您知道麼？』

『知道。聽說就死在您旁邊。您今天也受了震傷麼？』

『微微一點。』

他望了望她，只是現在才猜到，她今天說話的聲音比平素要高，大概是因為她知道他受了震傷。

『也是別加告訴您的麼？』

『是的……我今天還能見到您嗎？』

『是，是，當然，』沙布洛夫倉忙回答。『當然，您見得到。那能見不到。不過……』

『什麼？』

他想說，要她小心些，但他止住了。她又怎能小心些呢？每天總是在夜裏同一個時間，走同一條舊路來運送傷兵。她怎能小心些呢？向她說出這樣的話來，簡直是愚蠢。

『沒有什麼，』他說。『當然，我們見得了面。一定見面。』

她走出後，沙布洛夫緘默的坐了一會。然後站起身來，穿好大衣。他希望儘可能快些完結攻擊庫房這件事，而這次還不止是一般地需要把這庫房攻下，並且還因爲一攻下之後，他才可以見到安孃。他一想到這點，連自己也驚悸起來，他很驚異這個念頭，因爲他自己也不能瞞住自己，這乃是關於愛情的事。

可是，這個念頭終歸是油然而生，再也消失不了了。無論是在他攻擊前發下最後命令時也好，無論是在他已前去攻擊，始而沿廢墟爬行，繼而在敵火下奔進時也好，亦無論是在他一拋去兩個手榴彈，立即率衆衝入雜屋，就在那裏展開了槍聲、喊聲與呻吟聲混成一片，即所謂白刃戰時也好，這一念頭總是伴隨着他。

這次他終於把庫房奪回來了，總共只陣亡一人，受傷五人。當時雖然他同很多俄羅斯人一樣，有一種真真是良心上的規則，即對於犧牲了的人並不去想，也不去說他有什

麼不好的地方，但他却又一次生氣地想起巴柏琴科。

王林白天從第二連轉來了，他也同營長一塊，參加了這次攻擊。固然讓他去參加這次攻擊是不大聰明的，但他堅持要去，因此，沙布洛夫也無力來拒絕他。一般說來，他此刻是處在這樣一種精神狀態中，這時只要是好事，他是難於拒絕人的。他倆隨時都在一塊，此刻也一同回到掩蔽部來了。

『這個雜屋，』王林邊坐邊說，『原是爲存放舞台裝置用的。前面那座樓房，就是戲院，旁邊這個雜屋，是堆置舞台用具的。還有院子。裏面還鋪過小鐵軌，好把舞台裝置裝上小型貨車，逕直從舞台上運走。真辦得好，對麼？』

『對，』沙布洛夫說，不由地微微一笑。

『你笑什麼？』王林問。

『因爲我想，大概周圍沒有一座樓房的細情小節，是你所不熟悉的。』

『那能不是呢？這都是我建築成的。還不僅是房屋，差不多這裏所有的人，我都知道。此地有個當看護的女子到過你這裏，是不是？』

『是，』沙布洛夫很警惕地說。他以此刻王林關於這層，要來開點什麼玩笑，他已準備好了對策。

『所以啊，』王林說。『連她，我也知道。她原在拖拉機工廠作工……在器具間裏當計算員。我們曾想指定她任該車間的青年團組長。我還很清楚地記得她。』原來這就

是他關於這女子所說到的一切。

『所有的人，我都記得，』他已忘掉這女子的事，說到旁的問題上了。『至於拖拉機工廠，現在我所想像的，已經不是以前那樣了。以前各機床旁邊都是人。我至今甚至還憶想起他們的面貌……你今天怎的這樣愁悶不樂呀？疲倦了嗎？』

『沒有，』沙布洛夫說。『我已休息好了，白天睡過。』

『總還是有點愁悶悶的。』

『不，我並不愁悶。不過想想罷了。』

『想什麼事？想巴柏琴科麼？』

『也想到巴柏琴科。』

『噫，』王林說，『被打死了。不知指定誰來當團長。也許指定你麼？』

『不，』沙布洛夫說，『大概會指定第一營營長弗拉索夫。他是少校。』

『噫……巴柏琴科被打死了，』王林又重複一句。『你今天同他吵過嘴麼？』

『吵過。』

電話鈴響了。

『有人請您講話，』電話兵說。

他走近電話前。是普羅琴珂打來的。沙布洛夫一聽到他的聲音，就很高興。

『你好麼？』普羅琴珂問。

『好。』

『怎麼連自己的主人也沒愛護住呀？』

『做不到，』沙布洛夫說。『想做，但做不到。』

『庫房很容易地就奪回了麼？』

『倒也容易，傷亡很少。』

『一開始就本該這樣的，——截斷敵人增援的進路，夜裏再去把它奪回。以後必須這樣作去。』

這話是在責備他，雖然責備得很輕，但總算是責備。沙布洛夫本想說道，並非他堅持要白天攻擊，而是巴柏琴科，可是隨後他又記起巴柏琴科已被打死，無論他是好是壞，但他也總是爲斯大林格拉殉難了，因此他也只好一字不提。

安孃並未食言，夜裏很晚，又跑來了一次。她非常倉忙，忙得只在這裏蹬了一分鐘。不管他倆這次見面的時間，如何短促，而終歸使沙布洛夫了解到，今後他倆相見有日，能見多久，就可以見多久，甚至一分鐘，反正也是好的。

當她又跑走了之後，他覺得非常替她担心，並且在斯大林格拉是第一次感覺到，他倆周圍的各種危險完全不一樣，——其中一種，不言而喻，是對於他本身的，——另一種極端可怕而出人意的，則是對於這女子的。他顯然覺得，現在，他却真的要永遠憂心安孃了。

白天晚上所有的事情均已做完。只要等到十一點鐘，這是沙布洛夫夫命令尤蘇坡夫前來一同去作偵察的時間。今天能去偵察清楚，明天夜裏，就試行殲滅德寇那一連人——這點，他此刻特別覺得誘人。他想到前面這件事情，不但愉快，而且相信能於得手。他又躺上了床。他很想乘速把今天最後一件事結束，好讓他一個獨人，那怕是半小時也好，來想想自己的心事。他向別加喊道：『尤蘇坡夫來了沒有？』

『還沒有來，』別加回答。

『去叫他吧。頂要緊的是，越快越好。』

經過五分鐘，尤蘇坡夫到了。他一切都準備好了：頸上懸的自動槍，腰間掛着用小巧麻袋裝的兩顆手榴彈。沒穿軍大衣，爲了輕便計，穿起一件緊緊扣着的短棉襖。這是他去偵察時的通常裝束。

『我們馬上去，』沙布洛夫夫起身說道。『別加，叫彼得洛夫來，和我一同去。』

彼得洛夫是沙布洛夫夫手下的一個自動槍手，當別加留在營部時，他就來護送沙布洛夫夫。沙布洛夫夫從牆上取下自己的自動槍，也同尤蘇坡夫一樣，穿了一件短棉襖，皮帶繫的很緊，他把他所愛好的，樣子小巧而炸力却大的檸檬式手榴彈，裝了兩個到衣袋裏，再把自動槍往頸上一掛。

他們出去了：尤蘇坡夫走在前面，沙布洛夫夫走在中間，後面就是彼得洛夫。這是十月裏一個潮濕漆黑的夜晚。小雨濛濛。在開始一瞬息間，他們覺得自己不是走出街上，

而只走進一個烏黑門廊內似的。牆壁底輪廓與天色混成一片，好像是剛塗上光油的房屋也高凌廢墟上空一般。

沙布洛夫走出隱蔽部時，曾想到，如果把這次偵察工作移到明天去做，其實也並不會有什麼大的過失。因為今天的事太多，而今天又不是最後的一天。可是這清爽的夜，濛濛的雨，黑黑雨夜中那覺得比地上更現溫暖的低空。——如此景色，遂使他的精神不禁爲之一振。

『這夜晚真好，』沙布洛夫說。『對麼？』

『對，大尉同志，』尤蘇坡夫證實道。

沙布洛夫憶想起，他的母親和姊妹們居住的米列洛沃附近那個車站，也大概是處在這同一緯度上，那裏此刻也應當是，或者幾乎也同樣是，這麼漫長黑黑的秋雨之夜。他問：

『尤蘇坡夫，您家在什麼地方？很遠麼？』

『很遠，』尤蘇坡夫說。

『在嘉桑麼？』沙布洛夫記起尤蘇坡夫是嘉桑的韃靼人，因而問道。

『不，在依爾庫茨克。我們在依爾庫茨克已經住了十五年。』

『遠得很，』沙布洛夫沉思地說，並想起依爾庫茨克城來，那裏大概沒有實行燈火管制，街上的電燈全燃着的。驀地又推想到，假如把那裏的電燈光全移到這斯大林格

拉，現時他們走着的地方來，那才好咧。那時這所有的角落上，都有白光路燈照耀着。各窗戶上都是通明的。

他瞧了瞧那夜光錶：已是十點半鐘，暗，這時要是到處都還有電燈光就好了。他不由地對自己這念頭冷笑了笑。

經過五分鐘，他們走到了第二連，鮑塔頗夫與馬斯林尼可夫在樓房廢墟附近，迎着了他們。

馬斯林尼可夫原已知道，沙布洛夫夫要去作偵察工作，但他不贊同這點，認為偵察工作，不應當是沙布洛夫夫，而應當是他——馬斯林尼可夫來作的。可是，既然沙布洛夫夫業已這樣決定，並也難於使他打銷已經確定了的決心，所以馬斯林尼可夫早就在某種藉口下，先到了第二連鮑塔頗夫這裏，以便至少也來到正是沙布洛夫夫所要出發的地方。馬斯林尼可夫既迎見了他，這對沙布洛夫夫說來，雖屬意外，但他並未表示驚訝，只在黑暗中微微一笑而已。

『米沙，你已經在這裏麼？』

『是，大尉同志，我……』

馬斯林尼可夫開始來說明，爲什麼他先要到第二連來，但沙布洛夫夫把手一揮，打斷了他的話：

『我知道，』他說，臉上總還帶着在黑暗裏不能看出的微笑。『一切我都知道。』

他覺得很愜意的是，馬斯林尼可夫因為就他的心，特別跑到這裏來，好儘可能隔他近些，以防不測。

當他們已經向前走動，這時馬斯林尼可夫又走到沙布洛夫夫跟前，抓住他的手，低聲說道：

「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

「什麼？」

「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馬斯林尼可夫重複地說。

「什麼事？」

可是忽然間，沙布洛夫夫明白了。馬斯林尼可夫伸出手來，想擁抱他。沙布洛夫夫一感覺到這點，遂搶先抱着他，隨後就急速轉過身去走了。馬斯林尼可夫盼着他的去路。因為自從清早，一知道有這次偵察行動時起，並不是什麼預感，也甚至大抵不是憂心危險，而是前線上一種常可原諒的莫名其妙的憂鬱情感，在刺激馬斯林尼可夫底心。

起初，他們走着，並沒隱蔽，——這黑夜裏，本可以這樣。後來彼得洛夫夫不小心翼翼地把自動槍筒，在壁上碰得嘩啦一響。猛然間，三個人都止步屏息，就地藏起，等着向響聲這方胡亂發來的子彈，但誰也沒有射擊。然後他們才繼續前進。

雨總還在下。天氣更冷了。夜已不如開始那樣平靜。遠在房屋那邊，左翼，閃着夜間對射的火光。

當他們走了約莫一百五十步後，就須爬過廢墟間全像是遭了地震的一條側街。牆壁都被毀壞了，傾圮欲墜，把這側街幾乎變成溝谷，此外，在地上這一片瓦礫場中，堆倒得有各種各色，有時觸着時是很奇怪的一些東西：破爛傢具，盃盤碎片，打破了的浴盆，毀壞了的火壺，沙布洛夫就在火壺破口上把一隻手擦破了。

他們就這樣爬了七八分鐘。雖然敵我兩方的陣線，相距並不遠，——有的伸開去約二百米達，有的接近來只五十米達，——但爬到敵人陣地邊上去，就得在磚礫雜物中間，曲折行進，並在每秒鐘內，都難於確斷：此刻他們爬到了什麼地方，究竟隔敵方近些，還是隔我方近些。

沙布洛夫照常地走一下，爬一下，大概甚至有點散漫了，——當一個人事先已洞悉一切，只是要去幾乎機械地做到所應做的事情時，本也難免有這種散漫性，但現在的問題，正是要爬到目的地，加以探察，決定明天的行動，並且還要這樣鎮靜地爬行回去。

當戰爭中的那些怪事之一種尚未發生以前，他們總還是這樣走着，爬着；這種怪事，無論是德軍，無論是俄軍，無論是尤蘇坡夫，亦無論是沙布洛夫，都未能預見到，但它終歸是發生了。當時，按尤蘇坡夫的計算，他們已爬到離目的地只五十步遠的地方，忽然間，在他們頭上，發出了一種熟識的，儼如摩托車響的，亦即夜間「y—2」式飛機引擎嘯聲。就像是從罐子裏撒下的一些小炸彈，吱吱地掠空而下，炸在他們四周。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他們現在是蹬在『無主』的地段上，飛機師差一點沒把炸彈

擲中，都扔到這空地上。

當炸彈炸在他們近旁的瞬息間，尤蘇坡夫已爬在前面，彼得洛夫與他並列，而沙布洛夫則站在另一半倒塌的牆邊，正準備跪下，跟隨他們爬去，那知最近一個炸彈剛落到旁邊牆角脚上。牆壁的磚土就擊落下來，蓋住沙布洛夫了。磚頭像小孩玩的方塊崩塌而下，打到沙布洛夫腰上。沙布洛夫一倒下去，就閉了眼。在這爆炸氣浪的打擊下，他以為一切都完了，他已被打死了。但他倒下之後，又立刻睜開了眼睛，並覺得自己並沒有死，也沒有軟弱下去，只是磚塊重重的壓着他，鼻裏口裏都有磚灰氣味。

『尤蘇坡夫，』他囁囁地說，『尤蘇坡夫！』

尤蘇坡夫沒有回答。

『彼得洛夫，』沙布洛夫又喊。

一個人也沒有答應。看來，除他以外，那兩個都被打死了。俄而他覺得前面有個人微微一動，但他因受了磚塊打擊，却不能移動一步。他傾聽了一會，不，這是他的錯覺。他覺到身上捆得難受已極，彷彿除了左手和腦殼尚稱自由外，其餘周身都被繩索綁纏住了。一個磚塊打到了他臉上，血往眼上直流。他勉強伸起這隻手，擦了眼上的血，血塗得滿臉都是。然後又用手往周圍一摸，五個指頭一下碰上了已死去的彼得洛夫的血頭。他咬着牙齒，輕輕地叫了一聲，痙攣的一動，想離開死人。但他的身體擠在磚土中間，怎的也不能動，只能把手收回。

頭上的天空，黝黑到這種程度，宛如他雙目不見一樣。雨，——只是此刻才發覺，——還繼續在下。一隻手已麻木了。他把這手移近身邊，用指頭探觸壓在他身上的磚塊。雖然他身子很痛，但他不由地想道，既叫不得，也哼不得。此刻夜裏，他怎樣也弄不清楚，究竟他在什麼地方。只是大概覺得，是在俱樂部廢墟附近。但現時他被磚頭打倒之後，甚至連自己的頭向那方躺着，現在那方是敵人，那方是自己人，都想像不出了。頭上僅僅是一片依樣烏黑的天空。除非在黎明時，他是不會清楚瞭解，他究竟在什麼地方的。到天亮時：……他一想到這點，驀地不禁爲之一驚。當天一亮，任憑想到什麼，也都遲了；那時，他會完全暴露在外面，敵人會發覺他，一定會發覺他的。自戰爭以來，雖然他兩次受過包圍，但被俘的念頭，任何時候也沒有像此刻這樣顯然可怕的，縈迴在他腦裏。白天他被發覺之後，如果他距敵人比距自己人更近，那麼敵人就會把他俘擄去，他怎樣也無力加以阻止。他應當，應當，應當，——他再三小聲地重複這個字眼，——應當採取一種辦法。

他閉住眼睛，忽而失掉知覺，忽而又清醒過來，這樣又躺了十來分鐘。然後把牙齒一咬，伸出一隻麻木了的手到磚塊上面，悄悄地將它往一旁推着。然後又痛得咬緊牙關，又拖回這隻手，用以抓住另一塊磚頭，從新往一旁推去。

雨點不斷地打着他的臉面。他很想把它擦掉，但不願爲這抬起手來。這隻手只能用來做一件事：將手拖近身旁，抓住一塊磚頭，悄悄地把它往一旁推去，以後，又拖近手

來，又拿着磚，又把它往一旁推着，這樣循迴往復，一直幹到底，——到死，到失掉知覺時爲止，——他不知道，能做到什麼地步，但只是覺得，他一息尚存，總歸要這樣反復動作——手拖近身邊，抓住一塊磚頭，把它往一旁推去。

這是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的寒雨交加之夜，——自沙布洛夫率領該營渡窩爾加河爬上斯大林格拉這岸的最初一夜起，整整是第三十夜了。

第十四章

靜寂。這是他所首先覺察到的一種情景。無論是躺在兩旁床上傷兵們的咕嚕聲，無論是快要死去的人之若斷若續的喘息聲，無論是侍候者的皮靴聲，亦無論是藥水瓶聲——任何聲音也不能擾亂他所感覺的靜寂。也許因爲這是軍醫院，這裏有很多白被單和白罩衫，而沙布洛夫覺得，靜寂本來是白色的。

靜寂已延續到了第八天，彷彿它是沒有止境，任何事物也不能來攪亂它似的。窗外第一次降着濕茸茸的秋雪，雪亦如靜寂一樣，也是白色的。

身上還繼續在痛，不過也是輕輕的痛，——並不像破裂傷口；痛得那麼劇烈，銳厲，而是隱約的，酸癢癢的痛着。本來在軍醫院裏，並不這麼靜寂；傷兵運進運出，有時也有人叫喊，但沙布洛夫在經過了斯大林格拉戰鬥之後，總覺得這是靜寂。

也在給他治療，給他吃喝，給他沐浴，但他不過是許多受傷人中的一個，自然誰也沒來特別注意他。當把他從河那岸運到這裏來時，渾身都是青傷和紫斑。現在傷勢已好了。醫生在他的診斷書上這樣寫着。但究竟他是怎樣帶了傷的，人們怎樣把他救活出來，他怎樣又活了，又怎樣落到了河這岸來，這全部情節，誰也不知道。只是衛生員們把他輪流周轉，一直轉到軍醫院裏，當他問到醫生：他是怎樣來到這裏時，醫生兩手一挫說：

「您回到部隊裏時，就會知道的。我又怎能答覆您呢？」

沙布洛夫極力來回憶已往的一切，只是白費了氣力。他僅記得，起初他怎樣把磚塊向一旁推着，以後的事，一點也記不起了。

軍醫院裏的靜寂，大概就是沙布洛夫此刻所需要的良藥。因爲在這靜寂中，曾是這麼美妙，這麼安寧，所以他雖覺得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但怎樣也不願意有什麼來擾亂這一靜寂。最後那幾星期內，他在斯大林格拉，命令，叫喊，確信，爭論，忙碌萬分，現在他覺得沈默是頂愜意的，大家都推崇他是這病房裏最愛靜默的一個病人。他默默不語的躺着。他一句話也不想說。

甚至在第八天早上，當安孃輕步無聲地走進他們病房，從兩列病床中間走去，坐在他的腳旁時，他都不願意說話。他望着她那變得如此疲倦的可愛的臉，又望着她那輕輕擱在膝上的手，又望着她那這樣盯住他的眼睛，彷彿她是逕直從千里之外，一氣跑到他

這裏來的——而他却不願意說一句話。至於她在起初一分鐘內，也是沒有說什麼。隨後竟忽然開口了，既已開口，就立刻談起各種各樣的事來。首先她說到，馬斯林尼可夫因為他很久不轉來，特別憂心他，就跟蹤去找，結果，在我軍陣線與彼得洛夫和尤蘇坡夫死去地方的半路上，找着了，這時他已失去知覺，躺在那裏。

甚至此刻，當安孃對他說到這點時，沙布洛夫也還記不起來，他是怎樣往後爬的。也許他終於掀開壓在身上的磚塊，就爬去了。奇怪得很，他連什麼也不記得。

隨後安孃又說到怎樣把他抬到營部，以及她看見他躺在抬床上，並走到他跟前去的情形。

現在她講到這點，就以毫無顧忌、毫不害怕的爽直眼光，望了望他。

「當我看見您躺在抬床上時的情形，」她說，「我真害怕，以為您已經死了。我開始來吻您。隨後您睜開了眼，立刻又閉住了。我又吻了您一下，但您再也不睜開眼睛了。」

爾後，安孃又講到，她同衛生員們怎樣把他抬到河邊，他們怎樣乘駁船渡河，敵人又怎樣開砲射擊，因為這時差不多已完全天亮了。

「完全同那次射擊一樣，記不記得？」她問。

「記得。」

「我真害怕極了，」她說。「這是近來一個時期中的第一次。當我們一渡過河後，

我就對衛生員們說，要他們必須把您送到這個軍醫院裏，因為我要到這裏來，好讓人們特別來關心您。但這點大概是他們忘記了，他們要照看所有的人。」

「爲什麼您這久都沒來來？」沙布洛夫問。

「我來不了，」她抱歉地說。「我渡過河去後就想，第二天夜晚，定到這裏來。那知當天渡口被炸毀了，後來那裏的傷兵又收集得這麼多，在他們未完全渡過河來之前，我就被留在他們那裏了。一留就整整六天。——現在您覺得好了一些麼？」

「是，」沙布洛夫說。「今天我已坐起來過，並還走的試了試。」

他倆沉默了一會，以後她又說：

「您知道嗎，媽媽也在這裏。」

「那時，您已對我說過……」沙布洛夫說，好像是在說什麼很遠的事情。「她就在那鄉村裏麼？」

「是的。我把您的情形講給她聽了。她也想到這裏來看您，可是我一個人來了。」

「您關於我的情形，給她說了些什麼？」

「全部都說了。」

她說到這「全部」時，竟使沙布洛夫覺得這中間，她的確是說得很多。

「至於我，」安孃說，「您知道嗎，現在我也得了勳章。」

「真的嗎？」沙布洛夫說。「勳章在那裏？已經領到了麼？」

『是。』

『給我看看。』

她微微揭開罩衫，立刻現出軍服上的『紅旗』勳章，只是不像沙布洛夫所帶的那樣已蒙上灰塵，汞化失色，而是全新放光的。

安孃也斜着眼睛，望了望這個勳章。臉上露出很得意的神色。

他抬起身來，把手肘支在枕頭上。

『親愛的，』安孃說，溫柔地把雙手伸到他的肩上，同時又微微脫開。『親愛的，』她重複道。

他脫下她的一隻手，很久地連連吻着，弄得她臉上緋紅，可是她不但沒有抽下手來，甚至沒有縮回，只是聚精會神，幸福的望着他。

『安孃，』他說，這時他覺得情腸萬種，即令他此刻不來向她說出自己的愛感，那經過幾分鐘，當她走後，無論是誰先到他這裏來，看護也好，醫生也好，他一定會忍不住，要把這件事告訴他們的。『安孃，假如不是戰爭的話……』

他想說道，假如不是戰爭的話，那他立刻就把她從這裏帶到遠遠的地方去，永世也不得放開她了。

『假如不是戰爭的話，我們也不會見面啊，是不是？一定是的，』她堅持地重複一句，好像怕他要同她爭論一般。

『就是，』他說着。『我正想說到這點，你却猜中我的心思了。』
他第一次稱呼她爲『你』。

『我知道，我要做件什麼事，』她說，依然是目不轉睛地望着他。『今天給了我一晝夜的假。我來把您……』她哽住了。當她一聽到他不稱她爲『您』，而稱她是『你』的時候，就了解這字眼變動的意義，她接着也想稱他爲『你』，但因他在病中，臉變瘦了，鬍鬚也沒刮刮，神色疲倦，年紀顯得這麼大，差不多像個老人，竟使她沒有敢來這樣稱呼他。

『我把您從這裏帶走，』她說。

『要帶走麼？帶到那裏去？』

『到媽媽那裏去。您在媽媽那裏，還是繼續診病……媽媽那裏就是我們那裏，』她校正地說。『大概您已經能够轉到那裏去了。媽媽可以來照護您。當我在家裏時，我可以。每天晚上我從家裏出去，依舊在夜裏運走傷兵，早上回家就來照護您。』

『那你會什麼時候睡覺呢？』沙布洛夫輕輕一笑。

『當您病好了的時候。』

她想對他說——難道他不懂得，當他在她身旁時，她是不能睡覺的；並且一般說來，難道他不懂得，那時他就在她身邊，大概也愛她，這該是多麼幸福啊。

但她關於這層，一個字也沒有說，只是突然離開病床，向房門那方走了一步，然後

又折轉回來，粗率地、孩子般地向他唇上急忙吻了一吻，就跑走了。

沙布洛夫用種森鬱企盼的神色，向同房兩面臥着的病人臉上，瞧了一眼，看他們對他有什麼評語或譏笑，但誰也沒有作聲，更沒有嗤笑一下。只有躺在沙布洛夫隔壁一個有番年紀並割去一隻脚的中尉，扭轉身來，用種和藹動人的微笑，迎着他那陰鬱的目光，弄得沙布洛夫也不由地以微笑答之。當時中尉完全扭轉身來，遂對沙布洛夫說道：

「您知道，丟掉了世上的一切，真是痛苦。比任何人都丟得多些，——誰也沒有丟掉這麼多，實在痛苦得很……」

「是的，」沙布洛夫說，他想，大概鄰人此刻會談起他一隻脚被割掉的事，那麼就該對他說點什麼好的，安慰他的話。但沙布洛夫又能說出什麼安慰他的話來呢？

「不，我說的不是這層，」中尉用手摸了摸那蓋着斷脚的毯子的褶層說道。「我是個翻譯員，按我的職業說來，沒有這隻脚也可以生活，甚至也許還能在某個司令部裏做事，打打仗。我說的是另一件事……在明斯克，我的老婆和女兒都被打死了，——通通犧牲了。但很多人也都有同樣的遭遇，像我這樣的人，真多極了。我所說的也還不是這層。除這以外，他們還把我操作一生的事業，毀得乾乾淨淨。您知道，近十五年來我在研究什麼？」他冷笑着說。

沙布洛夫沉默不語，等待他的下文。

「我開始自覺生活以來，就在研究德意志近代史。不，我此刻連不願談到，對這問

題我寫作了些什麼，管它那些對，那些不對。我只知道一樁，我永遠也不再來研究這問題了，我一輩子也不幹了。當我看見一切和丟掉一切之後，我再也不能來研究他們的歷史了。不能研究，不願研究。我寧願進殘廢合作社去作工，戰爭完結後，寧願在小攤上賣賣啤酒，這比回憶我在什麼時候研究過德國歷史，要好得多。他媽的！也許，有旁的人來研究這些問題，甚至定會有人來研究的，但我却決不研究它了。您懂得我的意思麼？」

「懂得，」沙布洛夫說。

「您今後一切還會是很好的，」中尉忽然嘆了口氣，靜靜地把身子往枕頭上一抬，低聲說道。「是會很好的。她馬上就要轉來。不要因為我干預這事——當她坐在這裏時，我這樣注視着您，弄得您生氣吧。現在我是可以這樣作的。」

他氣憤憤地伸去一隻手，往那隻腳已被割去的地方的空毯子上，猛地一擊，突然粗暴地罵了一聲。接着閉上眼睛，轉過身去就硬不睜眼的，默然躺着。

沙布洛夫也閉起眼睛，他覺得這樣把眼睛閉着，易於等到安孃轉來。他躺着，堅持地，頑強地，漫無止境地想到這點。同時他又想到躺在他旁邊的這個人，也許他此刻是自戰爭以來，第一次這樣銳敏地感到對不幸者的同情。雖然際此瞬息間，旁人的痛苦離他這麼遙遠，遠得為從來所未有，但切膚的憐惜心驀地充滿了他的五內。然則，他又能夠說什麼呢？什麼也說不出來。即令他此刻說出什麼同情的話，而這個躺在他身邊的人，

反正是不會相信他的，因為此刻他滿臉都是如此幸運的神色，——這點他自己已感覺到了。

當沙布洛夫閉眼躺着，正在迴思安孃的時候，安孃却已站在這學校下層的一個小房間內主任醫生面前。

外科醫生中，有很多是愛講女人的笑話的，主任醫生也是其中之一。他身材不高，個子結實，幾乎是胖胖的，臉色紅潤，眉毛鬍子整齊得像是墨筆畫成的。他是個很好的外科醫生，一生救活了不少的人，但同時他認為，必須聲明一句，他對醫藥一層是持懷疑態度的；而在施行手術中，他特別冷靜，說到割掉了的手腳時，總是帶開玩笑，那怕有女人在場，他也愛說些帶雙關意思的笑話。實際上他却是個心情溫柔，並很羞澀的人。但安孃並不知道這點，她因為軍醫院的事務關係，已經認識他很久，並且也像旁人那樣，不止一次聽過他說笑話，在安孃看來，這位主任醫生是最少善於聽出她的話味和了解她那衷腸的人。

因此她鼓起全副精力，一往直前地向主任醫生房裏走去，毅然決然準備說出她所想的話，並使他在回答她時，既不會委曲她自己，也不會委曲沙布洛夫，更其是，不會委曲她那已有的美滿得意的新生活。

「尼古拉·維得洛維奇，」她在走進房門口時就說道。「有件事要請求您。」

「我相信，您是用不着要割掉什麼的，」他照例微笑地說。「可惜，所有來請求我

的，常常都是關於這類的事。對不對？」

「不，」她說。「這裏騙得有個……大尉，沙布洛夫大尉……」

「沙布洛夫？啊，記得，記得，碰傷了的。怎麼？」

「他快好了。」

「也許是的。那好得很。這又怎的？」

「我的媽媽就住在這個村莊裏……」

「這也是很好的。可是這兩者中間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請求您，」她一面說，一面抬起眼來望了望他，「我想，在他的病還沒完全好以前，把他弄到我們家裏去。」

她瞪起她那如此明豁而迫人緘默的眼睛，使那笑話已掛在舌尖上，瞬息就要流露出來的主任醫生，竟默然不語了。

「我想把他弄到家裏去。千萬請求您……」

「爲什麼？」他已認真地問。

「他在那裏要好些。」

「什麼原因？」

「他在那裏會好些，」安孃倔強地重複說。「我知道，他在那裏會好些。千萬請求您。」

『怎的，他是您的親戚麼？』

『不，但是……我需要這樣。不然，我就不能……我很想同他在一塊，』她不顧一切地說，決心在這緊急關頭說出任何的話來，如果他要逼得她說，那她就可以隨便承認，甚至虛偽地承認，也在所不顧。

主任醫生認爲他的看護和女衛生員常同傷兵或快養好的人，演出一些趣事，這既不傷院規，自然也用不着去追究，不過自己可以對這些細小秘密雖不兇惡，但有時也很粗魯地戲謔一番。至於說，像這樣坦白、公開、竟無忌憚地來請求他，這也是第一次。

陡然，他回憶起了他那如此邈遙，如此悠久地留在依爾庫茨克的家屬，幾個小孩以及他在大學生時代就鍾愛入微的妻子，——關於這一切，他寧可從來也不同意任何人談到。可是從這度談話中，從這突如其來的請求中，主要的是從安孃底目光中，他簡直恍然不知所措了。因爲安孃竟帶着如此橫頑的希望盯着他，弄得他覺到自己幾乎像是施行繁重手術時站在手術台旁一般。

他本應決定別人的生活命運，——這是很明顯的。這裏他不能來說『讓我看看，他覺得自己身體怎樣』，或者說『按院規不能這樣處置』，或者說『須得想一想』，幸而，任何這樣的語句，他也沒有想說出來。這裏只要說出一個字就行了：『可以』或是『不行』，而他終於說道：

『可以，好吧。』

談話竟簡短得出乎意料之外。無論是主任醫生也好，安孃也好，實質上都不知道往下再說什麼，特別是準備好了來抗議的安孃。她茫無所措，完全沉默地在他面前站了半分鐘，甚至沒道謝一聲，就悄悄地走出門了。

只經過一點鐘的功夫，即把沙布洛夫載在醫生用的小汽車上，轉到這村莊的另一端，臨近水邊的一個小屋子裏了。小屋下面，有碧藍的水靜靜地流着。這是窩爾加河底無數支流之一。從水邊到屋子來的小路兩旁有成列的小柳。涓涓的流水，赤裸裸的村莊，低小的廬舍，在沙布洛夫看來，這幾乎也同軍醫院裏一樣靜寂。

房間裏隔成兩半，一半清潔，一半昏暗，也是很幽靜的。晚秋的蒼蠅，靜靜地嗡嗡着；在門口迎接他們的那個孩子，靜靜地站着；兩個有番年紀的女人，一個是房東，另一個是安孃底母親，包起黑頭巾，在桌旁靜靜地坐着，軍醫院裏就開始感覺了的這種靜寂現象，在沙布洛夫寄居這裏的整整十天內，他覺得一點也沒有改變。

當他跟在安孃後面走進屋子裏時，房東慢慢對他傾下腰去，謙恭地說了一聲『請進』，而安孃底母親開始雙手一揸，唸聲『主啊』之後，就說道：『嘿，您該改變到什麼樣子了！』，然後才說：『您好！』

衛生員們把沙布洛夫扶坐在桌旁農民用的一個寬樅上，他們猶豫地止步了。

『不要緊，』沙布洛夫說，『我可以親自走到床邊去。你們回去吧。』
衛生員走去之後，房東也回到她那半邊屋裏去了。沙布洛夫在這多年來第一次覺得

自己是落到他早就知道，對他很安適的家庭裏來了。他坐在開着的窗戶旁的棧子上，窗外就是新鮮的流水和腐葉的氣味。

『您不會受寒吧？』安孃問。『可以關上麼？』

『不，不會受寒的，你說那裏話？』他說，固執地不放鬆這心愛的『你』字。

安孃走到把這房屋分成兩半的俄國式火爐邊的一個大床跟前，亦如軍醫院裏看護的日常操作那樣，揭開毯子，並把枕頭攪鬆，但沙布洛夫夫感覺到她一做起來，這一舉一動，特別富有嬌柔。他鍾情地望着她，當她一說出來『看，都鋪好了』時，他心裏差不多是很可惜的。

『等等，我馬上就來，』他說。

母親在桌子對面，按她望着他的這副神色看來，他懂得她已同女兒談到他了。安孃底母親此刻的外貌，完全與在愛爾屯時不一樣。現在她默默地坐着，好像有番很大的苦痛壓着她，但同時她眼色裏，又是那麼鎮靜而明豁。她一切都見到了，心裏也全估量到了，現在只等待着，這一切在什麼時候結局。

『這裏是比在愛爾屯要好些，』沙布洛夫夫一度沉默後說。

『好些，』她證實道。『那時我簡直人事不醒，連親戚都忘記了。亂鑽一氣，鑽到愛爾屯去了。這裏就是我丈夫妹妹底家。當然是好。這那能比呢？如果全家都住在這一個屋子裏，才愜意咧。』

「您怎麼瘦的這樣厲害，」她補說一句，並向沙布洛夫夫臉上望了望。（沙布洛夫夫覺得，她是本想說他「老了」的）。

「瘦了，」她重複地說，立刻就轉向默默坐在他對面桌旁的安孃一望。

沙布洛夫夫懂得母親這一望是在猜度着，他倆將怎樣在一塊過活：他——這變蒼老，安孃——却這麼年輕，這天他第一次很想說出，他並沒有這樣蒼老。可是他緘默過去了。

「她總在渡河，」母親把頭朝安孃那方一點，說道。

「總在渡，總在渡，一天五次。也不知渡到那天才止？」

她站起來，把頭巾角紮好，就向門那方走去。

「媽媽，媽媽，等一等，」安孃投到她跟前。「等一等。幫忙我把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安置到床上去。」

「我親自來，」他勇敢地試着，表示不同意。

他想站起，但安孃已從一方走來，母親從另一方走近，他兩手搭在她們各人肩上，就跛到床邊了。雙腳還痛得很，不過有一隻已能走動，另隻腳還痛得站不住。當他伸直躺在床上時，一連幾次擦過額上的汗。

母親出去了。安孃移近一個小櫈，坐在床邊。

「怎樣？」他說。

「好麼？」安孃以問作答。

沙布洛夫雙手向安孃伸去，她握住他的一雙手，坐着，經久望着他，輕輕搖着小橈，時而靠近他，時而遠開他。忽然間，她停着不動了。

『手完全不痛麼？』

『完全不痛。』

她又開始搖動起來，隨時都在愛火騰騰地監視着他的臉，仔細窺測他面上的每一皺紋。這是她的人，完全屬於她的了。看，他躺在這裏，在她房子裏，縱然這房子實際上全不是她的，並且明天她又耍渡到斯大林格拉去，過幾天後，他也是定要去的，但此刻她已抓住了他的手，望着他的眼睛，而這又是如此出乎意外，同時又如此久在意中，她已快樂得無可奈何，眼淚竟奪眶而出。

『你怎麼哪？』他問。

『沒有什麼，』她一面握着他的手，一面就着他的肩膀擦去眼淚。『沒有什麼。只不過是我樂到極點罷了。』

她移開小橈，轉坐床上，靠近他身邊，接着，把臉倒在他胸前，哭泣起來。她哭了很久，爾後抬起淚臉，微微一笑之後，又仆在他胸上。她哭，是因為她在追憶往事，她憶起窩爾加河上的夜渡，憶起她受傷時的情景，那時，她怎樣痛楚，他又怎樣吻着她，她怎樣興奮起來，以後又怎樣很久沒看見他，當找着他的時候，他那樣子又怎樣令人可怕，爾後八天之內，她又怎樣不能趕到他那裏去。

他瞧着她的頭髮，慢慢用指頭摸撫。隨後就雙手緊緊地，默默地把她抱在自己胸前。剛剛這時，他聽到了脚步声，稍稍扭轉頭來，一看是母親走進，就不由地動作了一下，略微脫開安孃，但安孃却全不在意，反而緊緊地擁抱着他。隨後才抬起頭來，望了望母親，莞爾一笑，從新又抱着他，抱得更緊，這時他劇然感覺到（這種感覺爾後再也沒有消失過），這乃是永世佳偶了。

整天都像在噩夢裏度去一般。安孃底母親走進走出，在準備飯食。她忙來忙去，一舉一動總極力表示出，孩子們是不會因為她在這裏，而感覺到拘束的；沙布洛夫也正這樣看見了她嘴唇上的『孩子』這字；他很奇怪，除了他的母親外，怎麼旁的一個女人也能用這樣的字眼來稱呼他。

雖然沙布洛夫總是纏綿着安孃不放，但她終於還是跑出，到軍醫院找燒酒去了。她無論如何，總想他在吃午飯時，那怕是稍微喝點也好。她想一切都辦得像個樣子。她從軍醫院裏拿來一小瓶酒精，眯着眼，仔細地把酒精倒在酒瓶裏，並滲上水。她怎樣跑來跑去，怎樣把酒精對水，怎樣眯着眼，——所有這些細情小節，在沙布洛夫看來，都是無限可愛的。隨後，當桌子移到他床鋪跟前時，安孃就跑去請房東，把她拖了來。房東連不肯坐下，禮貌地同沙布洛夫碰碰杯之後，就從容不苟，一飲而盡，甚至眉尖都沒有皺一皺，亦如所有上了年紀的鄉下女人通常飲酒時那樣。隨後她就告辭走了。

吃飯時，安孃坐在母親一邊，向沙布洛夫急速地詳細講述到各種事情，講到她們從前

怎樣度日，講到自己，父親，弟兄，——總之，這有生來劇然一次熱烈說出的一切，只是專對她這唯一心愛的人講的。他支在一隻好手上，半倚半臥地躺着，玩賞她的話味。同時他想到，有朝一日，她會脫掉這吱吱發響的皮靴，也不抬担架，也不在窩爾加河上運傷兵，並且他倆要一同走得遠遠的。到那裏去呢？難道他能知道到那裏去麼？不過他只知道，這樣一定會是很好的。沙布洛夫很少想到，再過幾天，他回到斯大林格拉後的情形，他覺得所有這些事情總要設法弄好的。也許還可以做到，把安孃弄到本營裏同他一塊工作，這點只要同普羅琴珂說說就行。他又憶起普羅琴珂那副調皮的和藹面貌，想到要是另一種時光，普羅琴珂，大概還會來參加他行結婚禮的。『結婚』……——沙布洛夫微微笑了。

『你笑什麼？』安孃問，她說到『你』字時總有點咬口，『爲什麼笑。』

『有件心事好笑，』他說。

『什麼心事？』

『容後再說。你不要生氣，好麼？』

『好。』

他一想到『汽船』時，就記起了自己的掩蔽部，倏忽間幾乎是明明看見，他已經回到營部，他同安孃並肩坐在桌旁，另外就是坐的這天凡能請來的客人：馬斯林尼可夫，王林，也許還有鮑塔頗夫……可是他一憶及他們的面孔時，又不由地想到掩蔽部是否完

整，他離去後他們的情形怎樣。

吃罷午飯後，母親就來收拾桌子，安孃又坐到床上沙布洛夫身邊。房東送給他們一個安東洛夫種的蘋果，他倆也如在他們以前人們所千百次做過的那樣，兩人共吃一個，輪流各咬一口，各人都極力少咬，總想多留點給對方吃。

以後，安孃忽然跳起來，大聲叫道：

「媽媽，你猜猜。」

母親拒絕了。

「不，你猜一猜。」

桌子本來已經從床邊拖開去了，現在又拖近床邊，母親說了幾句在這樣情形下照例應說的話：什麼她已好久沒有猜過牌。反正他們都是不相信迷信的，也用不着猜牌。雖然如此，但她終於參插起撲克牌來了。

沙布洛夫始終不懂，為什麼黑「6」就是指長遠道路，而黑梅「A」即指官家房屋，又為什麼黑桃「Q」同黑「10」在一塊，乃是不祥之兆，而如果四張「J」同時出現，這就是大吉大利，但當猜牌人在說明每副湊合攏來的牌意時，所表現的那種信心與莊重神情，却令他高興。

安孃也在注視着母親揮牌分牌的一舉一動。而在這天，因為無論她，亦無論沙布洛夫，都覺得他們的前途已甚明顯，所以他們對母親所說的一切，都找到了解釋。他們解

釋道，長遠道路——就是渡窩爾加河，官家房屋——就是沙布洛夫夫底掩蔽部：當母親抽出一張黑梅『Q』擺在很明顯的位置上，黑梅『Q』剛剛與紅方『K』結合時，這就是說，沙布洛夫夫有『十字』之喜，按各種例規說來，安孃雖非黑梅『皇后』，但這無條件地是指安孃；因為她是醫務人員，——因而也就帶有十字符號。這種解釋，他們覺得很有趣，所以笑了很久，一直笑到母親怪難爲情，也許因爲她玩厭了而丟下牌來時才止。

母親照戰時鄉下的常例，用麻布袋罩上窗戶之後，就走出去了。

沙布洛夫夫，因爲坐談很久，疲乏不堪，倒到枕上，一動也不動的躺着。安孃從褥子下掏出一件短皮襖，拿了一個枕頭，替自己鋪在牆邊的寬櫥上。沙布洛夫夫默默不語地望着她這一舉一動。母親因爲料理家務事情，還進來了兩三次，以後就全不轉來了。這時安孃走近沙布洛夫夫身旁，跪在床邊，撮起頭去聽他的心臟，然後小聲說道：『在跳動』，彷彿這中間有什麼特別情景。但特別之處是周圍的一片靜寂，是母親業已忘掉，此地只剩下一對情侶，而主要的，是今後他倆將長久共處——今天，明天，以至於無窮。

安孃跪着，連連吻他。現在她對他已全不害羞了，她纏纏着他，而他這時也感覺到，她是含苞初放，此刻她的愛全都集中在他身上，並且她的愛是奔放到這種程度，除愛之外，其餘一切，如：害怕、羞澀、驚悸這種種感覺全沈淪到這愛海裏了。她移近攏去，坐到他身邊，然後擁抱着他，緊貼着他。他也是緊緊地抱着她，由於抱得很緊，使他覺得手掌胸脯都有些酸痛，但他非常愉快：正因爲痛，才感覺到她更接近了他。

「你知道，」安孃說，「我的心臟也跳得這樣厲害。——來，你聽聽。」

於是她把乳胸向他伸去，使他能聽到她心臟的跳動。只有這樣一個純潔、爽直、天真的少女，才能不顧其他一切，能於說出：「你聽聽，我心臟怎樣跳動」這種話來。她此刻真的也是，簡單想他來聽聽她的心臟怎樣跳動。但當旁的事件發生之後，她湊在他耳旁，也是軟語溫聲，說出同樣一色爽直的話來，而他就更感覺到，他怎樣愛她，與其來侮辱她，就不如先砍斷自己這隻手好了。他並沒有侮辱她——他自己知道——無論是吻她，抱她，等等，等等，都是在真心愛她。

第十五章

早晨，火壺內的水沸聲把他鬧醒了。怪哉，他所看見的依然是這個房間，母親在桌旁依然是那樣忙着，彷彿一切都本應改變似的。

聽到廊簷裏有激水的聲音，隨後安孃從那裏跑進來了。

「你醒了麼？」她說，「我馬上來。」她把自己洗濕了的長頭髮，拿在手裏捲着，扭乾了它，其姿態完全同他初次在小火輪上看見她時一樣。

接着她又走出到廊簷下去了。沙布洛夫閉着眼睛來回憶。所有從昨天早上起——早晨，白天，夜裏——直到現在，這中間每一分鐘內的情節，都依次憶及到了。他覺得，

除了已對他講過的愛情字句外，除了證實這一愛情的舉動外，還有什麼足以使他此刻絕對相信她在愛他的事情。這就是當她摸觸他那佈滿傷痕而病痛交加的身體時的本能感覺。任何人，甚至任何一個醫生，也不能向她說明，但她却不知道如何覺察到了：他身體上那裏痛，那裏不痛，那樣擁抱他才行，那樣擁抱他不行。在她那雙溫存脈脈的素手中，該凝集了多少情愛與溫柔，竟使沙布洛夫一憶及這點時，儼如在閻葫蘆裏，怎的也理解不了。

下午四點鐘，安孃就該出去工作。她穿上皮靴，著起有三處被迫擊砲彈片打穿、已經縫補得很好的軍大衣，軍帽往頭上一戴，急地一步步走近床前，毅然而森嚴撮起嘴唇，狠狠地吻了吻沙布洛夫後，也就同樣決然走出門了。

從現時起一直到明天，關於安孃的情形，他一點也不會知道。自戰爭以來，他好像對於最駭人聽聞的事，——比仿那還很健康，還在交談，剛才還在同他言笑的人，經過十來分鐘就離開了人世，這樣的事，他已習以為常了。但此刻他所繫迴繫念的，却與這般司空見慣的事，毫無共同之點。這天，這夜，是他有生來第一次飽受着期待中的驚慌，惶恐交加，疑神疑鬼，看，當此刻大概一切都會安然無恙時，却單單害怕她會遭遇不測。他記憶起他平素所未覺察着的千百種危險事物。記憶起迫擊砲彈連連炸着的渡口與河岸，記憶起交通壕是如此窄淺，若不彎身走時，頭就總露在外面，而安孃在那裏面，大概是彎下身子的。他按自己錶上的時間推算着，大概她何時到達岸邊，何時駛

船開走，要多少時候渡過河去，多少時候上得了岸，多少時候到達營裏，要多少分鐘把傷兵安上抬床，又要多少分鐘轉回家來。但這種聊以自娛的計算法（其所以說是『聊以自娛』，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更知道，戰爭中是不能來猜測到什麼固定時間的），怎的也安慰不了他。

從這裏到斯大林格拉，大約十八公里。整夜，他都聽見了時遠時近的砲聲。砲聲有如不斷響着的錶聲，根據它也可以來計算時間。雖則他知道，砲聲有時明晰，有時又因風吹而暗啞起來，但這也絲毫不能消除他的驚恐。砲聲愈加宏大，他就愈加不安，彷彿這種轟隆的砲聲，已能成爲測量安釀危險的實際尺度。

當晚，安釀底母親在房子另半邊裏，用縫紉機縫了好久的衣服。後來她拿着一支剩得不多的燭頭，走進這邊房裏，把燭放在桌上，向沙布洛夫望了一下。

『沒睡着麼？』她問。

『沒睡着。』

『開始一個時候，當她出去了時，我也是沒睡着，現在我却睡得着了。因爲我有一個兒女在前線上，要是擔他們每個人的心，弄得不睡，那一個星期就會死掉的。請問，您家裏有什麼人呀？』

『有母親。』

『她在那裏？』

『在那裏。』

沙布洛夫也如很多人那樣，做了一個手勢，根據這個手勢，任何人也就立刻明白，所謂『那裏』，就是指在德寇佔據了的地方。

『這裏有什麼人呢？』

『任何親人也沒有。只有她一個……您老人家縫什麼？』

『我嗎？這家，我丈夫的妹妹送了我一點花布，我在替安孃縫點東西。她總還是個姑娘。她想件外褂穿，那怕一月穿一次也好，即找到一點布，我就替她縫件吧。她連一雙皮鞋也沒有，將來會打赤脚的。要嗎，就把我這雙給她。』

她坐在椅子上，腳交着腳，沈思地望了望自己那雙穿舊了的低跟皮鞋。然後抬頭看着沙布洛夫，她該是記起了相逢的往事，便說道：

『這也不是我自己的皮鞋。是善人們送給我的。以前我的腳比她的小些，後來燒壞了，雙腳腫了，現在她定穿得上。您看怎樣？』

她問這話的口氣，似乎沙布洛夫比她當母親的人，還要多知道她女兒一些，而他現在所思索的一切，也許都在這個小小的，可笑的問題中得到承認了。

沙布洛夫沒直接回答，却打着圈子說：

『候我好了以後，我們就來結婚，』他說到後尾這兩個字時，連他自己也微微笑了。『我們在那裏結婚，你老人家該不生氣吧？』

「在那岸麼？」她簡單地問。

「是。」

「您住在那裏，就在那裏去辦好了，」她調和地說。

「在那岸」這幾個字並不使她驚奇，因得對她說來，所謂「那岸」就是斯大林格拉，就是她原來住的城市，此刻縱有什麼關於它的謠言從那裏傳來，她由於習慣了的緣故，終歸不能完全想像出這城市的真實情況。

「主要的是，不要每天渡河，見天三次，」她說。「就讓她在那裏同您一塊好了。」她在沙布洛夫旁邊坐得很久，敘述丈母娘們所愛同女婿談話的話，談到安孃怎樣長大，怎樣息過猩紅熱和天花症，怎樣剪掉辮子以及後來又怎樣留起了，母親又怎樣把她從小照顧到現在，因為她只有這一個女兒，此外又談到，她生平所歡喜談說的許多旁的瑣碎事情。

沙布洛夫在聽她敘述時，心裏覺得甘苦交加，甘美的是因為他從此認識這些溫情樂事，苦悶的是這一切都未曾親眼見過，而他亦如所有的情男一樣，無限地希望成爲安孃在愛他之前的生平全部行動中的永遠證明人。

從母親同他的談叙中間，他覺得在這望眼欲穿的期待裏，他較之坐在他對面的這個老女人，非但不現堅韌，而且軟弱一些。她善於更巧妙地來企盼女兒，因而比他鎮靜得多，甚至她之所以叙說這一番話，大概是故意藉此來安慰他的。

她終於走出去了。沙布洛夫一個通夜也沒有睡着，只是到上午十一點鐘，太陽光已照進窗戶裏，宛如帶子似的映在床上時，他才出乎自己意料之外，朦朧入睡了。他一醒來，亦如以前有次在掩蔽部內一樣，也是由於凝集的視線把他射醒了。安孃坐在他床頭腳邊，盯着他。他睜開眼來，一看見她，就爬起坐在床上，向她伸出手去。她把他一抱，用力安置他再躺下去。

『躺下，我親愛的，躺下吧。你睡得怎樣？』

他沒等到她回來而朦朧睡去的這十五分鐘，實在令他慚愧，但是要說出他通夜都不會睡着，這他又不願意，顯然這是會少使她快樂，而多使她苦悶的。

『沒有什麼，睡過了，』他說。『那裏怎樣？』

『好，』安孃說。『很好。』

她雖則說得很愉快，但他終於在她興奮面色上，發覺她那疲憊已極的痕跡。眼皮微微現腫，好像是一個很久沒有成眠，雖然全不想睡，但也許猝然就能熟睡下去的人似的。他向錶上一望，已快十二點鐘了，而到下午四句鐘時，她又要出門去。

『你馬上躺下睡吧，』他說。『立刻就躺下吧！』

『不來談談麼，』她微微一笑。『我極想談談。當我坐在渡船上，總在憶想，有什麼事沒有對你說。我還有很多話沒對你說過哩！』

她急忙喝了一碗茶，就躺在他身旁，拳起身子，經過半分鐘後，在一句話還沒說完

的中間，即沉沉入睡了。他平身躺着，曲肘枕在她的頭下，想着。他有時斜起眼睛看着她，而他覺得，好像發生了不可能的事——時間竟停滯不進了。

這種覺得時間停滯了的感覺，從他住在這裏直到回到斯大林格拉去以前，在他腦子裏繼續了整整十天。他既不力求設想自己似乎比實際上更病更弱，以便可以更久地留戀在這幸福場中，同時也不希求過早歸隊。他也是個慣於克服急躁天性的人，總是抑制自己，不去設想此刻他營裏發生的事情。他記得這點，但他不願拿這點來苦惱自己，——橫豎他現在並不能到那裏去；時時刻刻來想到這層，又有什麼好處。而此刻所留在他腦子裏的，只是他所無能爲力的這一點，亦即關於斯大林格拉此刻在酣戰着——這一愈來愈緊的本能感覺。並且他愈是好久不在那裏，這一感覺就愈加增大，而愈使他惶恐不安。他陡然瞭解到，『斯大林格拉』這個名詞，遠遠傳到全世界人的心坎中，該使他們多麼驚心動魄啊！

消息在無意中經過安孃，經過房東，經過有時從軍醫院裏來的傷員，傳到了他耳鼓裏，加之，這些都是不大痛快的消息。幾乎每天都打聽到有新的街道被德寇佔領。敵人到窩爾加河的距離，每天是愈來愈近了。他總是更加約制自己，不去詳細追問安孃口中的消息。他不願從這裏遠處，來打聽這些細情末節，而把這一切都推到他親自去到那裏的那一天。但當安孃一現面時，根據她的眼色，舉動，疲倦程度，他就默然做出了自己個人的，而他深信是正確的結論，即關於這天那裏經過情形的結論。

有次，——這大概是在第六七天的光景，當安城出戶兩三小時後，——他聽見階台上有個人叫他的姓，接着，這人就快步地走進房來，原來是馬斯林尼可夫。

『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親愛的，』馬斯林尼可夫還在房門口時，就急忙大叫一聲，不是走，而是跑到他跟前，停了半晌，就不顧一切的擁抱着他，連連吻着，然後才脫下軍大衣，移近凳子，在他對面坐下，又興奮地掏出香煙，送支給他，擦燃火柴，把煙吸燃，——這全部過程，迅速得一共只有半分鐘，——終於才用自己好奇和溫存的黑色眸子，凝視着他。

『你怎的把一營人扔掉不管了，噢？』沙布洛夫微笑說道。

『普羅琴珂的命令，』馬斯林尼可夫說，『他跑到團部，又到營部來命令我，要我乘夜到你這裏來看看。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您怎樣？』

『沒有什麼，』沙布洛夫說，並迎着馬斯林尼可夫底凝集視線，問道：『我瘦得厲害麼？』

『是瘦多了。』

馬斯林尼可夫站起身起來，從他軍大衣袋裏，掏出一封餅乾，一包白糖，三個美國罐頭，急忙一齊放在桌上，又坐下來。

『這是優待長官的麼？』

『現在我們那裏這些東西很多。供給很好。』

『一路都有人昇火麼？』

『很多都昇得有火。一切都像您在那裏時一樣，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

『那麼，在我離開那裏後，你又成就了些什麼英勇的奇蹟呢？』

『那有怎樣新的。也還不是您在那裏時一樣，』馬斯林尼可夫說。他想說，無論是他，亦無論是一般的人都在等候他去，但他把大尉那瘦弱疲倦的臉一瞧，也就緘口不言了。

『怎的，你們等着我麼？』

『我們都等着。』

『再過三天就回來。』

『不太早麼？』

『不，這樣正好，』沙布洛夫安然說道。『你們此刻在什麼地方？還在那裏麼？』

『還在那裏，』馬斯林尼可夫說，『不過我們左翼，敵人已完全進到河邊，到團部的走道現在弄得很窄，只是夜裏才能通過。』

『那有什麼辦法，就只好夜裏到你們那裏來。那時我要來檢查檢查。王林作戰怎樣？』

『很好。我同他已任命孔留珂夫當排長了。』

『他當得來麼？』

「不錯……」

「誰還活着，誰犧牲了呢？」

「差不多都活着。不過受傷的很多。高爾建科也受傷了。」

「送到這裏來了沒有？」

「沒有，還留在那裏。雖是輕傷，但一次打了四處。而我却總還沒有帶傷。」馬斯林尼可夫興奮地說。「我有時甚至想，大概我或者始終不帶傷，或者一下子就被打死。」

「你不要這樣想吧，」沙布洛夫說。「你一次想澈底，這是完全可能的，以後每天就不要想了。」

「我也想極力這樣做。」

他們關於營裏情形談了一整天，談到誰在什麼地方，什麼已移動了，什麼還在原地未動。

「掩蔽部怎樣？」沙布洛夫問，「還是在原來地方麼？」

「還在原地，」馬斯林尼可夫說。

沙布洛夫很高興他的掩蔽部還在那老地方。這裏有某種堅固不移的道理存在，此外，他想到了安孃，想到了自己說要在掩蔽部結婚的話來。

「米沙，」他突然關照馬斯林尼可夫。

「我不在軍醫院，却在這裏，難道你不奇怪麼？」

「不，我聽說過。」

「說些什麼？」

「所有的都說了。」

「是……我很幸福……」沙布洛夫緘默了一下，說道。「非常幸福。——那次她坐在駁船上扭濕頭髮，我向你說，替她披上一件大衣的事，您還記得麼？」

「記得。」

「以後我們下船時，她已經走了。」

「這點可不記得。」

「但我却記得。一切都記得……我並想向上級要求，」他停頓一會，又補充說，「把她弄到我們營裏來當看護，以後，不知怎的，心裏有點難過。」

「爲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怕我命途多舛。看，她每天這樣渡來渡去，現時倒還無恙，可是在那裏……我却不知道。不知怎的，我很害怕有什麼變動。」

沙布洛夫很想無止境地繼續談到安孃的事，但他抑制住了，他撇開這個話頭，問道：「普羅琴珂近來怎樣？」

「也不錯，」馬斯林尼可夫說。「他仍舊笑着，甚至笑的更尋常了。」

「這却不妙，」沙布洛夫說。「就是說，他在發急。」

「爲什麼是發急呢？」

「當他難過的時候，他就比平常笑得更多。啊，主要的事還沒有問你。現在誰當團長？」

「是新來的頗坡夫少校。」

「他怎樣？」

「不錯，看來，還很好。比巴柏琴科強。」

「也是很勇敢麼？」

「也很勇敢。不僅勇敢，還很沉着。又快活，又不愁悶，同將軍一樣。他倆以前大概還在什麼地方共過事。」

「大概是的。我們將軍任何時候都是不忘記他的老同事的。這一般地是很好。可是這點，我們有時還不夠。」

「什麼不夠？」

「記憶力。」

他們這樣又繼續了十來分鐘。接着馬斯林尼可夫忽然急忙起身，沙布洛夫看見他現出成年人那種富於責任心的新神色。馬斯林尼可夫對他很久不在營裏，感到萬分不安。他急忙的了不得，好像他已離開了此地，身子已在河那岸了。

『再過三天，』沙布洛夫說，『晚上回到營部。那時來燒點茶喝吧。這裏我打過主意，想弄到一個火壺，』他把頭向房角裏的火壺一翹。『我想把這帶到掩蔽部來送給你們。但恐人家不給。好，你走吧，走吧。代爲問候大家。她今天到師部裏去了，也許會到你們那裏來。』

『那麼，又轉告她些什麼呢？』

『轉告什麼？給她點茶喝，她自己是不會討茶喝的。去吧，不送了。』

自馬斯林尼可夫去後，過了一天，沙布洛夫第一次站起來試走一下。雙腳酸痛，軟弱無力。他感到虛弱，頭昏，他走出室外，在小門旁站了一會，聽了聽遠處的砲聲。

安孃每天總是回來得愈遲，出去得愈早。從她疲乏的面色上，他看出她是如何困難，但他倆都未談到這點。談又有什麼用處？

安孃請來了一個醫生，他抽空從軍醫院來到沙布洛夫這裏，並沒有詳細看他的病，只是用專門家的手法，一面按摩他的膝蓋和後踝，一面望着他，問他痛不痛。雖然實際上還痛，但沙布洛夫早已胸有成竹，遂回答說：『不痛』。接着他問醫生，明天什麼時候有卡車開往渡口。醫生回答說，照例是下午五點鐘。

『怎的，已準備離開我們這裏麼？』

『是，』沙布洛夫說。

醫生既不以為奇怪，也就沒有來同他爭辯，或表示反對。因為醫生在斯大林格拉附

近這裏已經習慣了，此地照例是這樣的。

『卡車雖是在五點鐘出發，但您總還得記着，身體並沒有完全養好。』

『我記得。』

『也罷，再見。』醫生說，起身就同沙布洛夫握手。

沙布洛夫忽然想來調調皮：他握着醫生的手，把它握得雖不是竭其全力，但總算够緊了。

『啲啲，您怎麼的！』醫生說。『我不是講過，讓你走麼？爲什麼您還要給我這樣一下？』他揉了揉指頭，轉身就出門走了。

安孃一回到家來，沙布洛夫就對她說，他明天要轉回斯大林格拉。安孃默不作聲。她甚至沒有同他爭辯，沒有說轉回去還太早，也沒有要求他再住一天。因爲這些話，在他倆看來，都是多餘的。

『只是我們要在一塊，』她說。『好麼？』

『我也是這樣想。』

她整天都是沉思寡言，雖然她疲倦已極，但這天她全不想睡。她默默坐在他的身旁，摸摸着他的頭髮，聚神的望着他的臉面，彷彿力求更好把它牢記在心似的。

她全沒入睡，而他大約朦朧地睡了半個鐘頭，當她要走的時候，才叫醒了，憂鬱地再次撫了撫他的頭髮，說道：『我要走了。』他起身把她送到門口，很久地望着她倉

忙的沿街走去。

早晨，沙布洛夫把不多的一點東西，收拾到自己的行囊裏。安孃很久還沒回來。他幾次到路上去望，總還是沒有她。已經到了下午兩點鐘，她還沒回來；三點鐘，四點鐘……到四點半，他就該動身，免得耽誤這越衛生汽車。他又到路上去望了好久，然後才回到屋子裏來，坐在桌旁，寫了個小條子，說他等不到她，就走了。起初他本想署名爲「沙布洛夫」，但這又太正式，以後想寫「阿列塞」，但這又不太習慣，於是就只好畫個「阿」字作罷。

隨後就同安孃的母親告別。她對於他動身這層，既不驚異，也不惋惜，態度上是很安靜的。大概這種安靜態度乃是她家裏的風度。

「不等她麼？」

「不等，要走了。」

「好，您走吧。」

她微微挨近他，向他頰上吻了一吻。只是這動作上，表示她在替他並替女兒憂心不安。

四點五十分，他望望每個迎面來的人，就向軍醫院那方走去了。事前小孩們替他折來一根粗大的櫻枝手杖，他重沉沉的支着手杖，一顛一跛地走着。

五點鐘過後，才開了車。人們勸他坐在司機棚車夫側邊，他却坐在後廂裏，希望在

這裏可以易於望見安孃，如果她沿大路迎面走來的話。他躺在後廂裏，從左面活板邊，仔細瞧望着所有迎面來的汽車。但這些車裏都沒有安孃。天快晚了，一片涼氣，他把軍帽戴得更下，大衣領也豎起來了。

經過三公里後，汽車就走上了愛爾屯通渡口的幹路。公路炸破過多次，但一炸毀又修好了。路上陷凹極多，卡車震得厲害。脚在底板上碰的很痛。高空裏還在進行傍晚時的最後空戰。德寇飛機很多。我方飛機，偶爾才有一兩架出現。這裏的空戰亦如陸戰一樣，顯然也是戰得很苦。沙布洛夫夫在路上，就碰着德寇兩次空襲這汽車隊。有很多卡車開往渡口去，滿載着砲彈箱、牛肉和裝有顯係白糖的袋子。

沙布洛夫夫在渡口附近的村鎮裏，劈面望到街上有架「米式」機的碎塊，還在冒煙。卡車彎過這些碎片就向渡口開去了。德寇又用重迫擊砲向這村鎮射擊，砲火雖則很稀，但是很有計劃。這裏一切，在外表上，也許同沙布洛夫夫從前第一次由此渡河時的形景差不多，只是天氣冷了一些。窩爾加河的水仍在流瀉，不過河水好像是凝固了的，重沉沉的，使人覺得最近一兩天內，就會流着薄冰了。

當卡車停下，大家都下車向渡口走去，這時就有個帶着駁船的小火輪靠近碼頭，沙布洛夫夫一想，在這岸已經是會不着安孃了。他坐到沙上，也不去二面眺望，安然吸起煙來。他隨時覺得，一抽起煙來就暖和些。

火輪靠碼頭了。一連幾個迫擊砲彈就炸在後面岸上百來米遠遠的地方。一列列的傷兵

抬床，從輪船和駁船上捨下。沙布洛夫袖手坐在那裏等着。人們上船下船，忙個不停，但周圍的喧嚷聲，沒有他第一次從此渡河時那麼厲害。『大家都習慣了』——他想。而一切動作却是愈現迅速，更加習慣。而蹬在那岸的城市，當他舉目一望時，也覺得它是看慣了的；他很奇怪，怎麼離開這城市如此之久，——足足十八天呢。

他把文據給渡河司令一看，就沿着跳板往那作爲碼頭，一半已被打毀的駁船上走去。這時才聽到安孃在叫他。

『我知道會在這裏遇見你的。』她說，『我知道你不得等我，反正五點鐘時就要動身的。對麼？』

『對。』

『我還是坐上一次駁船過來的，我把傷兵一安置好了，就在這裏等你。我們此刻一同渡河去吧。』

『好。你看，』他挽着她的手，指向對岸說，『煙子比以前少些了，是不是？』

『是，少些。』

『砲聲却更厲害了。』

『是，厲害些，』她同意說。『你聽不慣它了。』

『沒有關係，我會聽慣的。』

他倆從動動搖搖的跳板上走駁船，然後到輪船上去。安孃先跳到輪船邊緣，伸手來

牽他過去。他抓着她的手，出乎自己意外，輕巧巧就跳過去了。他現時到前線上去是對的；身體業已健康，差不多是健康的。

輪船開動了。他倆坐在船緣上，腳垂在船邊，手支在欄杆上，下面窩爾加河的水，入秋發怒似的動盪着，有的地方飄來頭一批冰塊。

「天氣冷了，」安孃說。

「是的。」

他倆都不願說話。只是擠起坐着，默無一語。

輪船快靠岸了。外表上一切如舊，從這裏望去，城市也幾乎同以前一樣。彷彿城市的景色一點也沒有改變，如果不把他們生活中所滲入的，那些無論是他或她當時都未曾有過的東西計算在內，那可以說，在一般看來，什麼也沒有改變：他們各人心裏都知道這點，所以也就默默無言。

「好。」他不高聲地說。

她也是聲音不大的回答：

「好。」

岸愈來愈近。

「準備靠岸，」一個窩爾加河人的嗞啞聲音叫道，這與一個半月前的那聲音完全一樣。輪船靠碼頭了，這個碼頭，比那岸碼頭打毀得更厲害。沙布洛夫與安孃最後下船，

雖然此刻他倆要一同到團部裏去，但沙布洛夫覺得，他現在很久還不會做到他此刻所想到做的事情。他貼近安孃，起初撫了撫她的頭髮，然後就吻了吻她。他倆又併肩走去，現時就得來攀登那條一望漆黑而彈窩密佈的斜坡路。他有時顛滑，但他走的很快，差不多並未落在她的後面。他又在斯大林格拉土地上走着，——這依然是那塊最冷，最堅固，一月來並未改變，始終還是沒有放棄給德寇的斯大林格拉底土地。

第十六章

十一月初。雪下的很少，因為沒有下雪，樓房廢墟中刮着乾風，覺得特別刺骨。飛機師從空際看來，大地像佈滿黑白相兼的斑點。

窩爾加河上飄流着薄冰。渡河差不多已不可能了。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窩爾加河完全封凍。軍隊裏雖藏得有些糧食、子彈、砲彈，但由於敵人猛烈不斷的攻擊，儲藏品也就一點鐘一點鐘的少下去了。

此刻除普羅琴珂師外，還有一師人也和集團軍總指揮部斷絕了聯絡。德寇不僅在斯大林格拉北部，而且在城裏也有三個地方進到了窩爾加河。如果只說，戰鬥在斯大林格拉進行，這是遠不夠的：因為靠河岸一帶差不多到處都在作戰，德寇離窩爾加河很少有相隔一個半公里的，有時更近。任何安全的概念都已消失。整個地區毫無例外的會被射

擊。

許多地方，整個個的街坊可以一眼看透。敵機轟炸和雙方有計劃的砲擊把這些街坊完全掃蕩平了。此刻這塊地面上竟不知是磚石多些還是鋼鐵多些，只有知道一個砲彈，甚至一個重砲彈實際上只給高大樓房以很少破壞的人，才能瞭解，擲到這城市裏來的鋼鐵該有多少。

司令部地圖上測量距離，已不是以公里，甚至不是以街道，而是以一棟棟的房屋來計算了。此刻是在爲爭奪單棟房屋而戰鬥，這些房屋不僅在團部和師部的戰報內提到，而且在集團軍指揮部給戰線司令部的戰報裏也提到。

集團軍總指揮部與各被截斷師團的電話聯絡，是由東岸到西岸和又由西岸到東岸的。有些師團，都已各自設法，向對面東岸自己碼頭上，去取得供給了。

集團軍總部工作人員已經兩三次親持武器來捍衛指揮部，至於各師司令部則更不用說了——那裏，這已成爲司空見慣的日常現象。

沙布洛夫從醫院回來三四天後，普羅琴珂就被召到集團軍指揮部去。雖然普羅琴珂一般的是知道實際情況，但對於指揮部距德寇這樣近，——此刻可說，至多不過四百里——却表示驚異。

當普羅琴珂回答他有一千五百人，並央求式的問道，可否還稍微增補一點人時，總指揮不待他講完話，就說，他，普羅琴珂，可算是斯大林格拉這裏最富足的人，如果什

麼地方需要增援的話，那就一定要從他那裏抽出人來。普羅琴珂這次虛報了人數，把他最近從河那岸後方部隊裏調來編成了戰士的這一百人瞞藏下來了，於是他就只好緘默不言，再也不提這個問題。

馬特維也夫在正式談話完結後，就開上無線電收音機，聽了很久的德國無線電廣播。普羅琴珂所引以為奇的，是從沒講過這問題的馬特維也夫，他的德國話知道得並不壞，——至少德國人廣播的東西，他差不多全翻譯了出來。

「亞歷山大。依萬諾維奇，你覺得嗎，」馬特維也夫說，「他們這般傢伙在說話中畢竟謹慎了些。須知他們從前一衝到城市近郊某個地方，——例如在德涅泊爾彼特羅夫斯克，——就向全世界叫喊說：『已佔領了』。尤其是當他們進到莫斯科附近時，還隔三十公里即聲言說：『明天閱兵』了。而此刻他們真的是在城裏，且已佔領了大半，——這是真憑確據，——但總還不說他們已佔領了斯大林格拉。也不確定佔領的日期。據你看來，這是什麼原因？」

「原因在我們身上，」普羅琴珂說。

「真是這樣。部分地也在你身上，也在你師裏，雖然此刻它全部總共只有一千六百個戰鬥員。」

普羅琴珂對這個真實數字，不特驚奇且感到有些不快活，裝着詭異的樣子。『一千六百人，』馬特維也夫重複說。『我並沒在總指揮面前揭發你隱瞞了一百人

的事。不然，那是會罵起來的。但實際上終究是一千六百人，請不要爭論吧。」

他很滿意的笑了，因為他竟拿住了這個狡計多端的普羅琴珂。普羅琴珂也笑了。

「所以，」馬特維也夫繼續說，「他們害怕宣佈日期。這很好……謝勉，」他叫副官說，「拿瓶白蘭地來。再不知普羅琴珂什麼時候會來的。窩爾加河已結薄冰了嗎？」

「是的，已微微結冰了，」普羅琴珂說。「冰塊已撞着槳。大概明天，就會完全不能渡河了。」

「我們是預見到這點的，」馬特維也夫說。「只要它快點封凍就好。此刻全俄羅斯人唯一的請求，是請它快點結冰。」

「它也許會不聽話，」普羅琴珂說。

「也許，」馬特維也夫同意說。「那時會很困難。但是……」他舉起一個指頭。「也得為這個「但是」來痛飲一杯吧。」

他給自己和普羅琴珂斟滿酒，碰碰盃，就一飲而盡。普羅琴珂也照樣的喝了。

「這個「但是」，」馬特維也夫說，「畢竟是指我和你而言。不管窩爾加河聽不聽話，但我們終非守住不可。」

普羅琴珂帶着愉快的，甚至有點興奮的情緒回到了師裏去。他今天最終地放棄了補充人員的念頭，這點真奇怪，竟使他的心情突然平靜了下來。先前，他每天都那麼不安的來計算自己的損失，焦急地等待補充。現在已是沒有什麼可以等待的了：他應以現有

的力量來作戰，而且只有指望這點。那有什麼辦法，至少這是全然明白的：正是那些已渡窩爾加河，此刻和他坐在這裏的人，應當爲國捐軀，但決不能放棄他們所負責捍衛的五個街坊。普羅琴珂極清楚地想到，如果這樣，那他自己和師裏他所知道的大多數人，顯然，是要在這裏，在斯大林格拉這岸死去。可是即在此刻，他也沒有戰慄和悲哀的來思索這點。『好，即令會這樣，又怎樣呢？縱然他們殺死他和很多別的人，橫豎德寇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決不會有什麼結果的』，——他這樣大聲地重複說，竟使跟在他後面的副官立即向他奔了來。

『將軍同志，有什麼吩咐？』

『決不會有什麼結果的，』普羅琴珂再重複一次說。『他們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明白嗎？』

『確是這樣，』副官說。

他們坐上小船。當划手把槳放下水時，冰塊就漸漸地鉗住了它。

『要結冰了，』普羅琴珂說。

『是的，有薄冰了，』那個拿着槳的紅軍兵士回答。

『你覺得薄冰會浮得很久嗎？』普羅琴珂問。

『誰知道，』紅軍兵士漠然的回答說。普羅琴珂覺得在這些言詞中隱有一種真誠的泰然自若的心理：不管久不久——總得守住。

在這個黎明前時分，沙布洛夫夫剛走出掩蔽部，在外面吸新鮮空氣。

別加坐在掩蔽部進口處。營裏的人現時竟這樣的少，使他近來同時身兼數職，又是傳令兵，又是廚子，又是哨兵。別加一見大尉，就立即要站起來。

「你坐着吧，」沙布洛夫夫說，接着就靠在支持掩蔽部進口的木頭默然地站着，靜聽了幾分鐘。射擊聲稀少了，只單個德國迫擊砲彈，間或吼鳴的掠空而過，落在這邊岸上很遠的地方或擊的一聲鑽進水裏。

「別加，我很久不在這裏了嗎？」

「大尉同志，很久了。」

別加打了個冷戰。

「怎的，冷麼？」

「是的，有點冷。」

「到掩蔽部裏去暖和暖和吧。我暫時在這裏站站。」

外面只剩了沙布洛夫夫一人，起初他向左，爾後又向右望了望。他在這一齊向他湧來的混雜情況中，這些天來甚至沒來得及細看一下，而此刻斯大林格拉的夜景很使他吃驚。

在他沒在這裏的時期內，斯大林格拉簡直變得認不出來了。先前整個視線全被堵塞，望不很遠，樓房即令半遭破壞，但畢竟還是樓房。現在有的地方，望去却差不多是

一片曠地。沙布洛夫營所捍衛的那三座樓房，實際上已沒有了：有的只剩些地基，地基上有的只殘存些斷牆殘壁和半節節的窗孔而已。所有這些東西看起來，很像鋸去了半截的小孩玩具。樓房左右都是一片廢墟。某些地方還聳立着煙囪。其餘的東西，此刻竟融在這夜裏的黑暗中，看來像些石崗起伏的原野。似乎樓房已鑽入地裏，堆在上面的乃是一些瓦礫墳丘。

第十七章

四天後一個遲遲的早上。沙布洛夫醒來坐在牀上，驚覺掩蔽部門口透進了光亮。按時間看來，他至少睡了八個鐘頭。顯然，王林和馬斯林尼可夫，還以為他在病中，所以走去時，也就決定不叫醒他。他細聽了一下，——似乎四周都很寧靜，幾乎沒有槍砲響聲。有什麼奇怪，這畢竟是很自然的：既經過了這些時日的不斷攻擊，終究是應有一個寧靜日子出現的。他再次的傾聽了一下：雖然這很奇怪，但實在是寂然無聲。

門開了，王林像往常一樣，沿梯坎很快的跑進了掩蔽部。

『醒了麼？』

『我已說過，要叫醒我。』

『爲什麼？那能再有這樣寧靜的機會。』

「到連裏去過沒有？」

「去過，到過第三連。」

「上頭的情形怎樣？沒發生特別事件麼？」

「暫時還沒有，」王林微微一笑。「像報上常登載的那樣：「在斯大林格拉區作戰」。」

當沙布洛夫住病院的這個時期內，王林突然表現了，他先前所沒有的那種善意諷刺的才能。

「今天的損失怎樣？」沙布洛夫問。

「暫時只有一個陣亡和五個受傷。」

「太多。」

「對的。和先前比較，並不算多，而此刻却算是很多的了。但五個受傷的人中，我們只送了一個到後方去，其餘的全留下了。」

「他們能够留下麼？」

「怎樣說呢？一般講來，是不能留下的，但按目前情況，却是可以的……你自己怎樣——覺得好些麼？」

「好些了。馬斯林尼可夫在那裏？」

「到第一連去了。」

王林微微一笑。

「大尉，我們總是不能習慣，營已經不是營了。但總稱：「連、排、班」。總計起來，營早已是連了，可是不能習慣。」

「用不着去習慣，」沙布洛夫說。「親愛的，要是我們習慣我們不是營，而是連，那我們就得從三座樓房中放棄兩座，因為我們保衛三座樓房，不能用連，只能用營。如果我們一來設想我們是連，那我們就覺力量不夠了。」

「反正有時是不夠的。」

「我看，你陷入悲觀了。」

「有一點。望望這個先前的城市實在有些心痛。難道這不行嗎？」

「不行。」

「那麼，說不行就不行……馬斯林尼可夫對我說，你似乎準備討老婆，」王林停頓了一下補充道。

王林還在沙布洛夫出院前就已知道這消息，但直到現在並沒漏出一個字來。

「是的，」沙布洛夫說。

「什麼時候結婚呢？」

「總有一個時候。」

「什麼時候？」

「戰後。」

「不行，」王林微笑地說，「那可不行。」

「爲什麼？」

「因爲戰後你是不會請我的。」

「我請。」

「你不會的。戰時總是說：『我們戰後再見』。其實是不會相見的，你我各在一方。但是我很想吃你的喜酒。你不知道，你不在這裏時我真是寂寞的厲害。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雖只談過五次話，但沒有你，我就這樣寂寞起來，所以請不要拖延吧。」

王林臉上表現出一種隱憂神色。這個人的職位，是注定關注別人，撫慰別人和同情別人的。但却很少有人想到，這人自己有時也需要人撫慰，需要人同情，他自己不但也許有，而且常有同旁人一樣的災難和不幸。王林的臉上表現這樣一種人的同情心，這人自己雖然痛苦艱難，而且正因爲這樣，所以他，——因爲他是個好人，——更加希望別人幸福。

「好，」沙布洛夫說。「政治委員：你教在這裏結婚，那我就在這裏。我們共同來選個日期嗎？」

「共同來選擇。」

「不要問問德國人麼？」

「不要。」王林搖了搖頭。「問他們幹麼？如果問他們，那你就會活不到結婚的那一天。」

「你的又在什麼地方？」沙布洛夫問，同時內心很覺難過，因為他雖和王林並肩作戰，像巴柏琴科一樣直到現在却沒有時間來問問，他有沒有家眷並在什麼地方。

「什麼，我的？」王林反問一句，他臉色立即暗淡下來，現出愁眉不展的樣子。

「你的家庭，家裏人在什麼地方，怎樣了？」

「我們不要講這個，」王林說。

「爲什麼？」

「不要講。關於他們的情形我一點不知道，所以就無從講起。」

他轉過身去開始在翻閱紙張。沙布洛夫默默無言，更方便的坐在牀上，靠着牆，捲好一支煙，抽了起來。

王林關於他結婚的這些話不由的使他近來已不知第幾次回憶起安孃來。自從他們在河岸上分手後，他只看見了她一次。沙布洛夫來這裏只經過三四點鐘，感覺到戰鬥如此的激烈，就明白了，他和安孃所想到的一切，實際結果却完全兩樣；他們要在一塊的決定，在目前環境中沒有任何的作用。他在衛生營時覺得這樣簡單的事，——請求普羅琴珂允許安孃在他營裏當看護，——這個似乎簡單的請求，此刻在這裏竟如此不適時機，使他真難於向普羅琴珂開口。

安孃只在第三天，即前天快要漸黑時才來過一次。雖然有十五分鐘的談話機會，但他們却一句話沒提起在河那邊所作的決定。他萬分感激安孃沒在這裏提起這個談話。他亦如世上一切男子一樣，最不喜歡感覺自己的軟弱無能。不管他在河那邊對她說了些怎樣的話，而在這裏他暫時還無法執行，一切只能照舊。

當他擊退德寇當前一次進攻，剛回來和馬斯林尼可夫兩人在掩蔽部坐下時，安孃來了。她一進掩蔽部，就急忙跑到沙布洛夫那裏，不待他站起來就緊緊地抱着他，用乾枯而熱熱的嘴唇逕直向他唇上吻了幾次。然後就轉過身來，向馬斯林尼可夫走去和他握手。按她全部動作和她的目光看來，沙布洛夫立即明白，她是不會重提舊事的，但她畢竟是他的妻子，而按她來的情形看來，她是要使他瞭解，在這個時期內什麼也沒忘記，什麼也沒改變。

馬斯林尼可夫走出去了。無論是沙布洛夫，也無論是安孃都沒有去阻住他。沙布洛夫知道，如果他處於馬斯林尼可夫的地位，也會這樣作的。他倆擁抱着，在牀上靠牆並排坐了十來分鐘。他們什麼也不想說，——大概是因爲，不管他們說什麼，但較之他們在整個目前情況下終究能並肩坐着這點說來，畢竟是次要的。這是他們沒有受到關於將來的許多思想所困惑的，最幸福的十分鐘。他既沒有問她到什麼地方去（他知道，是救護傷兵），他沒有對她說，今天他營裏傷了多少人（他不說，她也知道這個），甚至還沒有問她吃了飯沒有。他感覺得，這十分鐘只是爲着他倆來這樣默然坐坐而已。並且

當安孃站起身來準備走時，他也沒有阻止她。

此後她就再沒有來了。昨天來救護傷兵的是另一個看護，並給沙布洛夫帶來了一個紙條，在一塊小紙條上用鉛筆畫了這樣幾個大字：『我在勒米左夫團。安孃。』沙布洛夫並不因這個字條這樣簡單而生氣。他知道，任何言詞都是不能表達他們間的關係於萬一的。安孃只是用這個字條簡單地告訴他說，她平安無恙和此刻在什麼地方。目前這一瞬間，她大概也在總共隔他不過四五百步這咫尺千里的勒米左夫那裏。

整批的砲彈同時打在掩蔽部上面什麼地方，接着又是第二批和第三批，簡直震撼了大地。沙布洛夫看了看錶，微微的一笑，想道，德國人真是遵守時間。他們很少在幾點零幾分上，而差不多常是在正幾點上開始的。此刻也是這樣。接連不斷的排放。

沙布洛夫沒穿軍大衣，走出掩蔽部，跑到交通壕裏去了。周圍砲聲隆隆。

『王林，看樣子，大概要開始什麼了。打電話問問團部吧，』他彎向掩蔽部進口喊道。

『我在打。電話線斷了，』聽到王林的聲音在說。

『別加，叫交通兵去。』

別加鑽出戰壕向交通兵駐紮的掩蔽部跑了十來米遠，半分鐘後，掩蔽部裏就有兩個交通兵跟着他出來，飛快地沿着廢墟跟隨電話線向團部方向躍進而去。沙布洛夫注視着他們。他們毫不隱避迅速地走了一會。接着一批砲彈炸在離他們不遠的地方，他們躺下

了。隨後又爬起來，又躺下去，又爬起來。他繼續把他們小小的身影注視了幾分鐘，直到其完全消逝在廢墟中爲止。

『聯絡恢復了，』王林在掩蔽部裏叫喊說。

『他們怎麼說，』沙布洛夫一邊走進掩蔽部，一邊問。

『他們說，全師陣地上都在遭受砲擊。大概會有總攻擊。』

『馬斯林尼可夫在第一連麼？』沙布洛夫問。

『是的。』

『你留在這裏，』他向王林說，『我到第二連去。』

王林試圖抗議，但沙布洛夫，忍住痛，已穿上大衣走了。

此後在四點鐘內所發生的一切，沙布洛夫後來甚至難於記起其詳情細節。幸好營的陣地和德寇的陣地隔的這樣近，使得德寇不敢利用空軍。但一切旁的武器却以空前的範圍使用來反對該營了。

德寇用以崩壞房屋的瓦礫把街道塞得通不過坦克，但它們終於開到了極限，差不多進到了沙布洛夫營的房屋跟前。五五公厘口徑的大砲，帶着短促的撲擊聲，從殘牆斷壁的突出部上來實行轟擊。砲聲與劈拍不斷的機關槍聲和自動槍聲融成了一片。

在這四點鐘內，沙布洛夫被近旁砲彈爆炸起來的泥土掩蓋了幾次。他如一切人一樣，通常即在困難關頭，也還保存着的怕危險的感覺，這次却因危險之如此連續不斷而消

失了。顯然，他部下的兵士，也是消失了這種感覺的。這時，要說是在指揮了他們，大概是不完全正確的。他與他們並肩作戰，而他們即令沒有他指揮，也會做一切應做的事。此刻所要做的，只是留在原地，並盡可能的抬起頭來射擊，毫無止息地向前爬着，跑着，從一堆瓦礫跳到另一堆瓦礫的德寇射擊。

起初沙布洛夫覺得，敵人是逕直在向他的攻擊，似乎落下的，倒下的，走着的，跑着的，這一切的一切，全以他站着的地方為目標。但他逐漸地雖還沒完全瞭解但已感覺到，敵人打擊方向是在右一些，而德寇顯然是想在今天最終截斷他們這一團與鄰接部隊間的聯系，並進到窩爾加河。這在四點鐘的戰鬥終結時即已完全顯然了。

沙布洛夫在從第二連轉到右翼那位置在與鄰團接壤之最危險地段的第一連時，就命令營迫擊砲連跟他同去。

「大尉同志，」第二連連長鮑塔頗夫不滿意地說。

「什麼？」

「你把最後的東西也帶走麼，」鮑塔頗夫兩手一張，惱怨地說。

「什麼地方最困難，我就帶到什麼地方去。」

「今天亦是這樣；此刻那裏最困難，經過一點鐘就會輪到我這裏來。」

「鮑塔頗夫同志，不要只顧自己。」

要是旁的時候，他也許一定要嚴厲地罵鮑塔頗夫一頓，但現在他覺得，鮑塔頗夫沒

有這些迫擊砲，的確是可怕，他不是爲自己，而是爲全連着想。

「你知道，鮑塔頗夫，」他說，「據我看來，那裏是在向勒米左夫團進逼，而且敵人可能進到窩爾加河。要去打擊他們的側翼。你下令，趕快把迫擊砲拖來。」

他望了望鮑塔頗夫的臉，當查明對方已經瞭解時，和他握手說：

「死守吧，你沒有迫擊砲也會守住的，我知道你這個人。」

當他到達第一連時，那裏真像個地獄。馬斯林尼可夫弄得汗流夾背，興奮得面紅耳熱，雖然嚴寒天氣，但他沒穿大衣，敞着制服領子，背靠牆坐着，急急地拿把匙子在往罐頭盒子裏挖蓋着涼油的肉吃。他旁邊地上躺有兩個戰士和一挺手機關槍。

「給大尉一把匙子，」當他看見沙布洛夫夫後說道。「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坐下吃點吧。」

沙布洛夫夫坐下，往盒子裏挖了幾下，就吃起麵包來。

「這是幹甚麼的機關槍？爲什麼在這裏？」

「請看吧，」馬斯林尼可夫往他們前面五十米達左右地方，那個高聳着的斷牆殘壁一指，那裏還有節樓梯架，還有兩個朝向德方的窗戶。「我命令從陣地上取下機關槍來。此刻我們三個人爬到那裏去。逕直從這窗戶裏來射擊。從這裏看得極清楚，簡直瞭如觀掌。」

「會被打中的，」沙布洛夫夫說。

「不會！」

「敵人發覺時，第一個砲彈就會打中。」

「不會，」馬斯林尼可夫頑強地重複說。

他亦如沙布洛夫夫一樣，也知道是會被打中，而且正因為一定會被打中，所以他終究要往那裏爬去，他有一種無意識的感覺，違反着一切可能有的事正不會打中他，而能完全得手的。

「敵人佔領了右面的整個第七座樓房，」他說。「他們正向勒米左夫圍逼攻。」

「第七座樓房中已經不射擊了麼？」沙布洛夫夫問。

「沒有射擊，大概全被打死了。——如果這樣繼續下去，今天與鄰團交通是會被切斷的。」馬斯林尼可夫向機關槍一翹。「而我們把它拖到窗子跟前，逕直從那裏來掃射敵人。多少幫助一下，好嗎？」

「好，」沙布洛夫夫說。

「我可以走吧？」馬斯林尼可夫問。

「可以。」

馬斯林尼可夫轉向兩個等着他的戰士，把頭一翹，他們三個就走出掩蔽部向房屋廢墟進發，一起一伏的跑去了。

沙布洛夫夫很清楚的看到，他們怎樣平安地達到了樓房跟前，怎樣越過了廢墟，怎樣

傳遞機關槍，沿殘存的樓梯架往上爬。此時就有幾個迫擊砲彈在沙布洛夫所在的戰壕旁邊爆炸了，於是他就只得臥下。

他一抬頭，就看見，馬斯林尼可夫和兩位戰士已在窗戶地方安好機關槍，並從那裏開火了。幾分鐘後敵人的砲彈就開始在牆壁廢墟近旁爆炸。馬斯林尼可夫繼續地射擊着。爾後牆壁周圍捲起了煙塵。當煙子一散時，沙布洛夫就看見，他們三個人還在照舊射擊，但他們脚下的牆壁却爲德國砲彈洞穿了一個透亮的大孔。再一個砲彈打穿了他們下面的牆壁。馬斯林尼可夫仍繼續射擊。隨即又一個砲彈炸在他們上面，沙布洛夫看見，一個機關槍手，散開雙手，像投水似的，只不過是把背朝前，從第三層的凸出部上掉到石頭上。他即令只是受傷，那現在橫豎也會是跌死了的。

沙布洛夫看見，馬斯林尼可夫怎樣伏在凸出部上，把手掌合成話筒，往下叫喊了一兩次什麼，爾後就轉到機關槍處，又開始射擊了。雖然德寇發現馬斯林尼可夫後，就直接從近距離上來射擊他，但直到現在他們還沒擊中到這槍眼上來。

再一個砲彈就打穿了馬斯林尼可夫脚下三層樓和二層樓間的牆壁。爾後，經過十來分鐘，不知什麼原因，是由於彈片，還是由於子彈，第二個機關槍手，也脫離了機關槍，搖擺了幾下，幾乎跌下去，直到力量均衡以後，就停在牆壁凸出部邊上。馬斯林尼可夫放下機關槍，爬到傷者跟前，把他順牆伏着放起，使其不至掉下去。他身子彎向傷者約莫幾秒鐘之後，又回到了機關槍處。現在他是一個人射擊了。

此時已從鮑塔頗夫處拖來了三尊迫擊砲，——第四尊在路上被打壞了。沙布洛夫和迫擊砲手一同爬向前去，把迫擊砲安在磚牆廢墟上，立即向射擊馬斯林尼可夫的德國砲隊開火。迫擊砲彈剛一打去，德寇立即就看出它們的所在地，幾十個砲彈一齊炸在它們周圍。

迫擊砲連連長被一塊彈片擊傷了。於是沙布洛夫就代替他來指揮。此刻他已不去瞻望馬斯林尼可夫，只在發出口令的空隙間，有時向那邊望望。德寇已把火力轉向迫擊砲了，因而馬斯林尼可夫那裏也就輕鬆了一些。他還照舊的躺着，射擊着，爾後，當沙布洛夫往那裏看時，就只看見一架機關槍，却沒看見馬斯林尼可夫。「難道被打死了麼？」——他這樣着想。可是經過幾分鐘後。馬斯林尼可夫又在牆上出現了：他也許因為幾盤子彈都打完了，爬去拿來了新的子彈盤。

已經是傍晚時分，快漸黑了，沙布洛夫被泥土緊緊的壓住。他費極大的力氣才站了起來，眼裏不斷地閃着金色火花。他抱頭坐着。火花已開始稀少，他彷彿昇雲駕霧在開始覺察周圍的事物了。

別加爬到他跟前，向他問了句什麼話。

「什麼？」沙布洛夫反問道。

別加又細聲地咕噥了一些什麼。

沙布洛夫把另一隻耳朵轉向他。

「沒受傷嗎？」別加問，而他的聲音竟是這樣意外的宏亮，使沙布洛夫明白，他的另一隻耳朵暫時全聾了。

「沒有受傷，」他說了以後，就低下頭去，看見他的大衣胸襟已被割開，裏面的制服也被截破。彈片擦身飛過；旁邊架着的迫擊砲被打歪，砲筒全打掉了。

德寇繼續在射擊，但已稀少了。按他們的火力看來，他們終究截斷了勒米左夫團，因為此刻是在沙布洛夫更右和更下的地方，靠窩爾加河地帶射擊。他試圖同王林打電話，但這却原是毫無希望的事，——所有的電話線在幾十個地方一齊被折斷了。

戰鬥似乎開始安靜下來。

「馬斯林尼可夫在那裏？」沙布洛夫問。

「在這裏。」

沙布洛夫看見馬斯林尼可夫，比在兩點鐘以前，汗更多，更發熱，更疲倦。

「我在那裏把他們殺得個個受，」他說。

沙布洛夫只是現在才看出，沿馬斯林尼可夫的額角和整個腮頰上，有一條長大的汚血跡。

「受了震傷麼？」他問。

「沒有，被氣浪震倒了。你看：機關槍都打壞了，而我却並沒有什麼。」

「我要呈請，」沙布洛夫想。「我一定要呈請。最好是呈請上司賜他為英雄。讓他

們去決定吧。他實際也是英雄。」而他只說：

『但戰士呢？』

『一個跌死了，另一個拖出來了。』

『好，』沙布洛夫說。『平靜起來了，是不是？』

『平靜起來了，』馬斯林尼可夫同意說。『只是他們，似乎終究進到了窩爾加河。』

『彷彿是的，』沙布洛夫說。

他們沉默了一會。

一個胖胖的，短鼻子看護，不斷喘氣的爬到他們跟前，問還有沒有受傷的人。

『只是前面那裏還有，』沙布洛夫說。『請你在漸黑時，把他們抬去。』

他想，安孃此刻在勒米左夫團，也定是爬到某個人跟前，此刻他們已和這一團人隔斷。

『我現在就去抬，』看護說。

『不要去，』沙布洛夫厲聲說道。『不要去。』他很想，現在也有某個指揮官這樣來阻止安孃。『經過十分鐘漸黑後，再去抬好了。』

這個看護和兩個衛生員就伏在磚石後面。如果沙布洛夫不說『不要去』的話，那他們現在就會向前爬去了，既然禁止他們這樣作，所以他們很滿意，還能在這裏躺十來分鐘。

一連十五來個迫擊砲彈，差不多一齊炸在他們後面。

「漸黑前的最後一次急襲，」馬斯林尼可夫說。「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差才幾？」

「對，」沙布洛夫同意道。

「據說，窩爾加河滿是浮冰。」

「據說如此，」沙布洛夫往磚石上一靠，面朝着天，只是此刻他才看出，雪花仍在飛舞。濕茸茸的雪花浸潤在熱燥的臉上，他感到是很愜意的。

「這樣轉過身來，」他向馬斯林尼可夫說。

「怎樣？」

「像我這樣。真好！」

馬斯林尼可夫也轉過身來了。沙布洛夫看到雪花落在他的臉上。

「舒服嗎？」

「很舒服，」馬斯林尼可夫說。「你以為浮冰會流得很久嗎？」

「不知道，」沙布洛夫說。「與王林的電話聯絡還沒有恢復麼？」

「沒有，還是斷的。」

「那麼，你暫且留在這裏，我去。」

「等等，」馬斯林尼可夫說。「現在就要漸黑了。」

「不要多嘴。我不是看護。你要好好的注意他們，不漸黑，不要讓他們去。」
沙布洛夫從戰壕裏鑽出來，跳過廢墟，沿着牆壁，且藏且行的往後向營部走去。

「團部電話接通了，」當沙布洛夫走進掩蔽部時，王林用這句話來代替了問候。
x

「真的麼？」

「他們說，德寇把勒米左夫團截斷了。」

「像是這樣，」沙布洛夫同意說。「他們打算怎樣辦？」

「沒有講。大概在等候普羅琴珂的命令。」
他們沉默了一會。

「也許喝點茶嗎？」王林問。

「難道有茶？」

沙布洛夫無意覺得，在度過剛才的一切後，世界上已沒有任何通常慣有的事物了。

「當然有，」王林說。「只是大約已經冷了。」

「那不要緊。」

王林從地板上拿起壺來倒了兩杯茶。

「不想喝酒？」

「酒麼？那就倒點酒喝吧。」

王林把茶灌回茶壺後，就倒了兩半杯燒酒。沙布洛夫差不多漠然地一飲而盡。現在燒酒對他沒有任何的味道，只不過是醫治疲勞的一種藥品罷了。然後王林又拿來茶壺。

他們慢慢地喝着涼茶，都不願意講話。各人知道，今天發生這樣的事情，這種事件，爾後在戰線情報上可能寫道：『某天情況大大惡化』，或簡單說：『惡化了』。他們喝過茶後，還是繼續的緘默着。頒佈關於明天的命令，時間還早，而關於今天已經發生和過去了的事，兩個却都不願意講到。

『想不想聽無線電？』王林問。

『想聽。』

於是王林就坐在掩蔽部角上來開始調整一個舊收音機。起初很遠的地方在奏樂，但經過五分鐘就完了。王林在調劑收音機的調節器，空中以太裏却默然無聲。然後就聽見片斷的，也許是從保加利亞，或者是從南斯拉夫放送出的廣播，這是一種熟識的，很像俄文，但同時又不明白的詞句。

『呃，一點結果沒有，』王林說。『像死人樣的緘默。』

『你放到莫斯科上，』沙布洛夫說。

王林擰了擰調節器，將它移在寫有『莫斯科』字樣的線上。兩個都靜聽着。

『莫斯科也緘默着，』王林說。

『不會吧。』

『緘默着。』

突然從擴聲器裏聽到一個人的宏亮聲音，看來，他是很興奮的。

『莫斯科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協同黨組織和蘇維埃組織所舉行的慶祝會議宣佈開幕了。由斯大林同志作報告。』

聽到有一兩分鐘不停息的鼓掌。

『難道今天是十一月六號麼？』沙布洛夫驚奇地說道。

『顯然是的。』

『鬼知道。我今天全弄不清楚了。我從清早就覺得是五號。』

『怎能是五號呢？』王林說。『真是六號，一切仍如往常一樣。這天，我們那年也沒有放過。連去年也沒有放過。』

『去年這天，我沒有聽到，因為當時我伏在戰壕裏。』

『但我却聽到了，』王林說。『當時我們這裏却過的是和平生活。我們會替莫斯科人憂心。也是站在這裏擴聲器旁聽的。』

『嘿，當時你們替莫斯科人憂心，現在他們却替你們憂心了，』沙布洛夫沉思地說，同時並記起了斯大林在戰時的第二次演說，亦即他出發前線時前一天在莫斯科自己孤獨房間內所聽到的。

『我的朋友們，我要向你們講以下的話，』——斯大林在當時七月的話音，竟使沙布洛夫戰慄了。

除了通常的堅定意志外，當時在這個聲音裏，還有一種音調，按這種音調沙布洛夫

感覺到，講話的人是很痛心的。這是他後來在戰爭中最危險的時刻，幾乎常常記起的演說。而且他所記憶的甚至不是按字按句，而是按演說人的聲音，按在語句間之經久停頓時往杯裏倒水的那種聲音。雖然當天早上只有他和自己的擴聲器，但他常覺得，正是在聽這個演說的時候，他宣過誓，要竭盡自己的一切力量來作戰。他想，斯大林是很困難的，但同時他却下了決心要戰勝敵人。這是與沙布洛夫當時的感覺相吻合的，因為沙布洛夫當時也很困難，當時他也決心要戰勝敵人。

此刻沙布洛夫却突然極清楚地記起，他在這一瞬間的艱苦心情和後來永不能忘記的一切。

然而掌聲仍繼續着。沙布洛夫簡直貼近在無線電擴聲器前。此刻他所關注着的，不只是斯大林要說些什麼，而且將怎樣說。掌聲是這般的宏亮，使沙布洛夫俄然覺得，這一切像是在這掩蔽部裏的事。爾後從擴聲器裏聽到斯大林在咳嗽，接着就是他從容不迫的，因而也就特別清楚的聲音在說：

『同志們……』

斯大林講到了戰爭底進程，講到我們失利的的原因，以及德寇用來反對我國的師團數目，但沙布洛夫這一瞬間並沒思索到話意，而只聽了話音。他突然很想知道，斯大林此刻的心靈，他的情緒，他一般的外表如何。沙布洛夫在演講人話聲中尋求一九四一年七月那次演說中所熟識的音調。但此刻的音調却是另一種。斯大林比當時說得更慢，更

低，更加平靜。

在演說快完時，沙布洛夫精神上已安靜下來，他已感覺到，無論是斯大林所說的話，亦無論是他說話的音調，——所有這些，不知怎的，已鼓舞起了沙布洛夫一種非常安寧的心情，他特別清楚地聽到報告中最後的某一段話：

「我們的任務也就正在於消滅希特勒的軍隊及其領導者，」斯大林慢慢地，無所抑揚地說，接着就是爲掌聲所打斷的一度經久的停頓。

王林和沙布洛夫在收音機旁默默地坐了很久。

沙布洛夫剛才聽到的一切，他覺得是極重要的。他心裏想，這個聲音在這裏響時，並不像是在一切都寧靜下來了的此刻，而是一點鐘前，他與馬斯林尼可夫一塊在猛攻砲火還沒停息的時分。而當他一想及這點時，他覺得他在擴聲器中所聽到的那種平靜聲音是很奇怪。須知講話的人，是知道此刻這裏情形的，但他的聲音畢竟是很安靜，鎮定萬分。如果沙布洛夫或馬斯林尼可夫或王林在這極困難關頭忽然說：「不要緊，我們是會擊退敵人的」，那他們所講的只是關係於一營人的事，而其言責所在，歸根到底，只是這五百平方公尺的土地和兩百多人的生命而已。但斯大林在說及將來勝利時，他所想到的，却是千百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千百萬人的生命，而始終是一分鐘也不懷疑這種勝利，這樣安靜，這樣堅定地說話。

「須知實際上，我們是終歸要戰勝他們的。」

沙布洛夫忽然這樣大聲的說，他一覺察到王林已聽見他的話，並凝視着他時，於是又重複說：

『要知道畢竟是有這一天的呀，王林，你說是不是？』

『當然，』王林回答說。

『我出病院時，一個從愛爾屯來的醫生告訴我說，在愛爾屯以及一般在整個支路上，運來大批軍隊，大砲，坦克和一切其他的東西。當時我並沒相信他的話，而現在想來：也許是真的，對嗎？』

『也許，』王林說。『也許是真的。』

『但沒補充我們，』沙布洛夫說。『我已經有十八天不在這裏，這期間內，並沒有給你一個人，是麼？』

『普羅琴珂給了三十來個人。』

『從我們後方部隊來的麼？』

『是。』

『這不算數。旁的再沒給麼？』

『沒有。』

『正是這樣。此刻我記起了莫斯科來，』沙布洛夫說。『記得在十一月底到我處來的人會暗地告訴說，在莫斯科東部和其周圍，軍隊多得無數。而我們却就現有的軍隊

來作戰，從這些部隊中並沒有先期給我們一個人，——在十二月五號前並沒有給增援部隊。」

王林擰了擰調節器。已經是九點鐘了，而這次擴聲器裏却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聲音。從各城市裏聽到不同的外國話，奏着一種極爲莊嚴的音樂，不知是國歌，還是進行曲，這是玉林也好，沙布洛夫也好，都不懂得的歌曲，而那包藏在這用粗布蒙着的細小機器中的龐大世界，似乎竟充滿了這個掩蔽部。因而就覺得掩蔽部更現狹小，使沙布洛夫愁悶起來。

『還在奏演，』他說。『真奇怪，世上居然還有某些東西存在。還有什麼城市，國家，音樂，戲院。』

『有什麼奇怪的？』王林說。

『不，終究還是奇怪。雖然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但畢竟是奇怪……』

馬斯林尼可夫鑽進了掩蔽部來，滿身污泥，衣服透濕，一半都凍冰了。他在這天內竟變得又黑又瘦。腮頰陷落下去，但眼睛仍閃爍有光，其中現出一種難於根絕，戰爭也不能熄滅的青年英氣。他還沒摘下軍帽就在要煙抽，一共深吸了兩口，坐下來靠着牆，香煙還腳在嘴上，就突然入睡了。

『太疲倦了，』沙布洛夫說，他摘下馬斯林尼可夫的軍帽，就小心地把他的腳托起，放到床上。馬斯林尼可夫並沒有醒。沙布洛夫突然用手撫摩他的頭髮。

「你睡覺麼？」

馬斯林尼可夫沒有回答。

「他睡着了，」沙布洛夫一面說，一面仍繼續撫摩他的頭髮。「我想呈請賜他爲英雄。王林，你覺得怎樣？」

「不知道，」王林把肩一聳。「他倒是個好漢，但當英雄却……」

「要呈請賜他爲英雄，」沙布洛夫說。「一定要薦舉他當英雄。你以爲只有擊落敵人飛機的人才能當英雄麼？完全不是這回事。他正是個英雄。我一定要薦舉他，你也簽字，簽字嗎？」

「當然簽字，」王林聳聳肩說。「既然你相信這點，那我一定簽字。」

「我們都簽字，」沙布洛夫說，「愈快愈好。這在活着的時候全是需要的。這在活着的時候是很好的……死後也是很好的，但主要的是對於他周圍的人。須知那時對於他本人則橫豎都是一樣。」

「對，對於他本人當然橫豎都是一樣的。」王林同意說。

「他才滿二十歲，」沙布洛夫說。「如果不是戰爭的話，也許已在大學第一年級，或許在第二年級學習哩。而現在在想及這點，都甚至覺得奇怪。」

電話鈴響了。

「是的，頗坡夫同志，」沙布洛夫說。「你問我在幹什麼事麼？我準備睡覺。好

的，我就來。」

「頗坡夫打電話說，普羅琴珂叫我到他那裏去。有什麼事，我不知道。不管怎樣你要暫時負責指揮一下，好麼？」

「好，」玉林回答說。

「你就接受吧。我大概很快就回來。但終得這樣以防萬一。」

他和玉林握握手就走了。

第十八章

天已漸黑。敵人的白色信號火箭就在前面很近的地方，呈半圓形的打在他們的陣地前緣上空。沙布洛夫和一個自動槍手併列前進，他顛顛跌跌，覺得自己疲倦極了，一面走，一面在打瞌睡。

「等等，」他在半路上說。「讓我坐坐。」

他坐在磚堆上憂鬱地想道，也許是老起來了，或許是太疲倦，但這不是由於每天臨晚就有的那種疲倦，而是許多打過一年半仗以後所引以為病態的那種長期不斷，不可克服的疲倦。他們坐了幾分鐘就又往前走了。

他們並沒有一下子就找到普羅琴珂。人們並沒有預先告訴他們，而他在沙布洛夫離

開他那裏的這四天內，原來變更了地方。現在他的指揮所也像沙布洛夫夫一樣，是在地下陰道裏，不過是更爲大些罷了，直徑達四米達，這是通窩爾加河的城市主要陰道。

「呶，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你覺得我的新房子怎樣？」普羅琴珂問沙布洛夫夫說。『還不錯，是不是？』

「將軍同志，不錯。最主要的是有五米達深。」

「炸彈落下時，只是屋裏的碗具有些顫動。此外並沒有什麼。請坐吧。」沙布洛夫夫坐下了。

「拿茶來，」普羅琴珂叫道。

傳令兵很快就端來了一杯茶。

「喝吧。」

沙布洛夫夫喝了一杯燙嘴的熱茶。他想藉此來醒醒瞌睡，但沒有效果。他費了很大力量，才抑制住了沒在將軍面前打盹。

「你還在原來的地方麼？飛機還沒轟炸你們？」普羅琴珂問。

「是的，將軍同志。」

沙布洛夫夫發覺，普羅琴珂閒談的時候在仔細地聽他，彷彿第一次看見他似的。

「你覺得自己怎樣？」普羅琴珂問。

「很好。」

「我不是問你營裏的情形，而是問你的身體。你自己覺得怎樣？恢復了健康麼？」
「恢復了，」沙布洛夫回答。

普羅琴珂默不作聲，仔細地看了看沙布洛夫。

「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我想給你一個任務，」他忽然鄭重地說，似乎已深信，他能給他這樣的任務，而沙布洛夫能執行的。「勒米左夫被截斷了。」

「將軍同志，我知道，」沙布洛夫說。

「我曉得你知道。但我並不因此而輕鬆些。我知道他被截斷了，但不明白那裏的情形怎樣：誰死誰活，還有多少人，什麼能作到，什麼不能作到，——全不知道。而我今天就應打聽清楚，你懂得嗎？」

「懂得。」

「以後，當窩爾加河封凍，能够在冰上走時，也許會容易些。但今天却要有人沿河岸到那裏去。我已經考察過，原則上是可以過去的，因為德國人已進到了陡岸邊，但沒有下到河灘上去。我們從這裏用火力控制着沒讓敵人作到這點，勒米左夫大概從那面也沒讓他們下到河邊。總之他們沒有從斜坡上走下來。因此你得沿斜坡下的窪地走過去。而執行這個……」普羅琴珂略為一停，望望沙布洛夫的倦容，就嚴厲的補充說道，「就得在今天夜裏。」

「我所需要的，並不是這樣隨便的派個人去，而是要他能給我確實打聽到一切情

形，如果指揮官全被打死，而他就得在那裏負責指揮。看具體情況怎樣，我或者等待你今夜回來，如果你留在那裏時，那我就等你派回來的人。你一個人去，還是帶一個自動槍手去？」

沙布洛夫沉思了一會。

「河岸上沒有德寇嗎？」

「恐怕不能沒有。」

「如果碰着德寇，就是兩個自動槍手也橫豎幫助不了我什麼，」沙布洛夫聳了聳肩。「如果德寇只是簡單的射擊的話，——那一個人倒是不現形些。我的意見是這樣。」

「那就隨你的便吧。」

沙布洛夫很想在這個暖和而又安全的地方，還坐個四五分鐘，但他却看見普羅琴珂正準備站起來，就是說，話已經說完，於是他就首先趕急起身。

「我可以走嗎？」

「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你走吧。」

普羅琴珂站起來，也像平常一樣和他握了握手，似乎想以此來表明，一切都會平安的過去，因而也就用不着特別的告別。

沙布洛夫走到了掩蔽部的另一間，那裏有他從前就認識的普羅琴珂底副官沃斯特里

可夫坐着，這位副官並不怎樣聰明，作事總茫無頭緒，但因為他無限勇敢，將軍却器重他。

「你準備走嗎，大尉同志？」沃斯特里可夫問。

「是的。喂，沃斯特里可夫，我把自動槍留在你這裏。」

「好，我來保存。」

於是沙布洛夫就把自動槍放在屋角上。

「還有一件事。給我兩顆「檸檬」式手榴彈，最好給我三四顆。有嗎？」

「有。」

沃斯特里可夫在屋角上撈了幾下，總帶點惋惜，給了沙布洛夫四顆「M—1」式的小手榴彈；他已經用繩子把每顆拴的很好，以便套在腰帶上。沙布洛夫預先試了試手榴彈的保險圈扣的緊不緊，然後就從容不迫的在身旁兩邊各吊了兩顆。

「小心，」沃斯特里可夫說，「莫把保險圈抽掉了。」

「不要怕。」

沙布洛夫放好手榴彈，就解下那不便於使用的三角形的德國手槍套，把它和自動槍放在一塊，而把手槍插在懷內短棉襖裏面。

「給你錢行沒有？」沃斯特里可夫往普羅琴珂所在方向一翹。

「沒有。」

「他爲什麼這樣？」

「不知道。」

沙布洛夫和沃斯特里可夫握握手就走了。

「沃斯特里可夫，」普羅琴珂叫道。

「有。」

「你在那裏閒逛什麼？」

「沒有什麼。這是沙布洛夫大尉在準備動身。」

「他準備了什麼？」

「留下自動槍，拿了幾顆手榴彈走了。」

「那好，走吧。」

普羅琴珂沉思了一下。實際講來，他之所以派沙布洛夫去，並不是因爲他再沒有人可派，而是因爲他有一種感覺，覺得只有沙布洛夫才能走到那裏辦好一切，這也許是由於沙布洛夫有一次給他恢復過同集團軍指揮部的聯絡吧。雖則顯然這差不多是作不到的事，但普羅琴珂終究還沒消失這種感覺。他坐在棹旁，從容不迫的詳細思索了往後的一切事情。不管沙布洛夫是回來，還是留在那裏代理團長而派人到這裏來，但這被德國人佔領了的四百米達陡岸，無論怎樣一定得奪回來。普羅琴珂把參謀長叫來，一同拿着鉛筆計算，他們到今天夜裏爲止，還剩有多少人。兩禮拜前這個數字也許會嚇壞普羅琴

珂，但現在他已經這樣習慣了自己的貧局，而在計算以後，他甚至覺得一切的事情並不見得怎樣壞。他不知道勒米左夫那裏的情況，但此地這兩團人裏，今天的損失比預期的還少。

用什麼力量來擊退河岸邊的敵人呢？要從陣地上抽調那怕一營人，是連想都不能想的：那就得從各地，從每營裏抽調幾十個人來，以便明天夜裏編成一個混合衝擊隊。只有這樣來辦，別的出路是沒有的。

「將軍同志，你怎樣決定的？」參謀長問。

普羅琴珂手裏拿着一張紙，親自來計算了隊伍的人數。

「你看，」他說，「在這裏寫得有，從什麼地方要抽調多少人。今夜要把人調到這個溝裏來。白天來編制他們，準備他們，到明天夜裏，我們定把河岸克服。」

普羅琴珂很發愁。他臉上已全沒有了通常那種俏皮的微笑。

參謀長從紙套裏拿出寫給集團軍指揮部的報告，要普羅琴珂簽字。

「這是關於什麼的報告。」

「通常的，關於事變的報告。」

「什麼樣的事變？」

「今天的事變。」

「今天的什麼事變？」

「難道你不知道是什麼事變？」參謀長帶着幾分疑惑莫解和生氣的神情反問道。『就是關於德寇進到了窩爾加河河岸，關於勒米左夫被截斷的事變。』

『我不簽字，』普羅琴珂不轉頭的說。

『爲什麼？』

『因爲並沒有「進到」也沒有「被截斷」。只是報告沒按時送到罷了。』

『今天向他們報告什麼？』

『今天什麼都不報告。』

參謀長表示莫明其妙的樣子。

『我知道，』普羅琴珂說。『報告就誤了一個晝夜，這點完全由我負責。奪回河岸以後再一齊報告。如果奪回的話，那時他們是會原諒我們這一緘默的。』

『如果奪不回來呢？』參謀長問。

『如果奪不回來，』普羅琴珂帶着他從來所沒有的憂鬱而嚴峻的神氣說，『那時也就不會有這個是否被原諒的人了。我親自來帶領衝擊隊，明白嗎？葉哥爾·謝米諾維奇，你瞧我幹麼？』他帶着另一種口氣向參謀長說。『你瞧着我幹麼？你以爲我害怕負責嗎？我並不怕。過去沒怕過，現在也不怕。我不願意叫他們知道，德國人連在這裏也進到了窩爾加河河岸。真的，我不願意。如果我一通知集團軍指揮部，那集團軍指揮部就又通知戰線司令部，戰線司令部又通知大本營。我不願意。這對全俄羅斯都是悲痛的。』

你明白嗎？我不願使全俄羅斯人悲痛。橫豎一樣，如果我通知的話，那他們一定要說：「普羅琴珂，你去奪回吧」，但他們是一個兵士也不會給我的。那就最好不用他們來命令，我自己去奪回罷了。一切的悲痛全由我一人負擔。你明白嗎？」

參謀長默然了。

「如果你明白，」普羅琴珂說，「那就很好，如果不明白，——那就隨你的便。無論怎樣，你總是要照着我的命令去作。別無二話。去作吧。」

普羅琴珂走出了掩蔽部。漆黑的夜，颶風，大雪。普羅琴珂望了望下面。經過廢墟間可以看到結了冰的窩爾加河。從上面看來，它似乎是僵凍，一片白色。地上佈滿了一塊一塊的霜。有些坑裏被整天落下的雪填得滿滿。右面在河岸一些地方常常傳來迫擊砲的轟鳴和自動槍互射的聲音。

普羅琴珂想起了沙布洛夫，他此刻大概在那裏爬行，不由的打了個寒戰。土地又冷又濕，當然在地上爬行很困難，但倒死在這種冷凍溜滑的泥土上，更困難，更傷心。

沙布洛夫從駐防河岸的那一連中要了一個自動槍手，他倆一同走到前面巍然獨立的廢墟，那裏安着最後的幾架機關槍，需從這裏下坡，逕直沿着窩爾加河岸往德寇面前爬過。

連長請沙布洛夫帶着自動槍手到勒米左夫處去，但他也像在普羅琴珂那裏一樣拒絕了。

他抓着地上突出的磚塊和結凍的泥塊，靜靜的沿斜坡走下去，現在已達到了河邊。他很好的記得這個地方：最初那天渡河時，他們正是在這裏登的岸。狹小的河岸微微傾斜，接着就是一些黃土梯坎地，層層疊疊的往上升起。有的地方還立着碼頭底殘餘，地上散着些燒焦了的木頭。窩爾加河上吹來刺骨的冷風。沙布洛夫剛走到河邊，就感覺到，他已冷得透骨了。

河面是白的。如果他靠着水邊走去，那從上面就會看出來他被白色映出的身影。因此他決定稍高一點，靠陡崖走。他出發時會同連長說妥，只要德寇一向他開火，該連也就要用機關槍向整個斜坡掃射。誠然，這種幫助是不可靠的，但對整個頭半節路上總可以幫助幫助。往下就是最困難的一段了。也不能用任何方法預告勒米左夫，那裏一發現人時他們是定會開槍的。現在就只得靠自己的幸運了。

他站着走了一百米遠，力圖儘可能無聲地，迅速地走去。誰也沒有射擊。岸邊空無所有，有次他剛踢着一個什麼東西，就雙手一跌。他在爬起來時觸到一個障礙，原來是個僵凍了的死屍。黑暗裏很難辨別出，這是自家人還是德寇，於是沙布洛夫就跨過死屍走了。

但他剛走了兩步，一排發光彈就從上面向他斜射而過。也許是，他在跌倒時終究發出了響聲。但他很快的爬向一旁，躲到冲上岸來的焦木後面。德寇又放了幾排槍，突然把沙布洛夫後面躺着死屍的地方，照得通明。德寇將死屍當作是活人。槍彈漸漸地逼

近，末了一排子彈逕直擊中了死屍。沙布洛夫繼續躺在木頭後面等着。德寇大概是認為破壞寧靜的人已被打死，因而也就停止了射擊。

沙布洛夫繼續往前爬行。現在他已緊靠地面爬着，力圖不弄出任何響聲來。他還幾次碰着了死屍。爾後又被石頭撞得發疼，於是就悄悄的罵了一句。他覺得前面有什麼東西在動，於是就止步靜聽。聽見有濺水的聲響。他悄悄的再爬了幾步，水聲現在聽得更清楚了。這像是用桶吸水的聲音。他突然記起了，童年時和同伴們打賭後，夜裏走過整個市立墓地的情形，爲了證明這點，他曾把那掛在墓地末尾墳墓花園上的磁花拿了來。現在可怕的情形差不多和當時一樣。

寧靜，黑暗，孤獨，加之這奇怪的聲音。

他又爬了幾步，就看見破船後現出的一個彎着腰的身影。這個人起初像是從旁走過，而後繞過一堆亂木頭逕直向他走來。

沙布洛夫正等待着。他並沒有思想什麼，只是在等待；此刻他以爲那個人如果走上一步，再走一步，他就可以抓得到手了。當那個人往前再走一步時，沙布洛夫就伸出手去，抓住他的脚一拉。

那個人跌下來，叫得非常厲害，恰在這一瞬間有個什麼東西往沙布洛夫頭上打來，冷水立刻潑滿了他一身。這個人叫的既不是俄國話，也不是德國話，而只很厲害的喊：『阿——阿——阿……』沙布洛夫用拳頭使勁的往他臉上一擊。當時這個人叫了一句什麼德

國話後，就抓住他的手，用口咬。沙布洛夫覺得現在有沒有什麼聲音，橫豎一樣，於是就用空着的那隻手，拿出手槍對着那德寇連射了幾次，爾後這德國人顫抖了幾下，就不動了。

從上面發出一排排的自動槍聲，子彈密接不斷的落到周圍的地上。幾顆子彈轟然的碰到了桶上。沙布洛夫摸了摸這個躺在他旁邊的桶上面，還繫有繩索，就明白了這個德寇大概是到窩爾加河打水去的。

上面射擊得愈來愈厲害了。

『他們下不下來呢？』沙布洛夫想。『不，不會下來的，因為他們害怕。』他之所以這樣斷定，是因為德寇一下子到處都在射擊，無目的的亂放。

他用肩支住死屍躺着，這樣，死屍就微微躺在他身上，給他擋住子彈。

『到底什麼時候完呢？』——沙布洛夫想。他覺得，他已在僵凍了，因為德寇跌倒時，把桶裏的水潑了他一身。上面仍在射擊，他們也能够這樣射擊一個整夜。沙布洛夫使勁的推開死屍，就向前爬去。子彈時前時後的落着，當他爬了三十步光景，差不多沿河岸一帶都在射擊，而他正因為射擊的這樣厲害，所以才覺到，子彈是不會打着他的。

他爬了五十步，一百步，沿岸一帶仍在射擊。又爬了五十步……

他的手已凍麻木了。懸崖上，開槍地方發射的火花全可清楚的看見。現在，後面他來到的地方，和前面勒米左夫那裏都可看到發光彈道向開槍的德寇方面飛去。互射愈來愈

愈厲害了，德寇向岸下的射擊愈來愈稀，而加緊對左右兩方回射去了。於是沙布洛夫就跳起來往前跑，——因為他再不能爬行了。他顛顛蹦蹦跳過木頭跑去。他突然想到：勒米左夫那裏應當猜到，德寇是在射擊我們的某個人。雖然泥濘，黑暗，他還是拚命的跑着。他只在有人絆着他的腳，才止步，更正確點說，跌倒了。他仆倒在泥濘裏，肩碰傷了，此刻有人騎在他背上，開始反他的手臂。

「你是誰？」一個嚙啞的聲音問道。

「自家人，他媽的，」沙布洛夫不知道爲什麼還細聲的說，同時就覺得有人在反他的手指，他用空手把騎在他身上的那個人推翻翻了。

「你爲什麼推人呢？」聽見一個人在說。

「我已說，我是自家人。把我帶到勒米左夫那裏去。」

德寇大概是聽見這裏的鬧聲，就開放了幾排槍。有人嗚咽了一聲。

「怎麼，受傷了嗎？」一個人在問。

「腿受了傷，痛得很。」

「往這來，」一個人一面說這句話，一面就抓着沙布洛夫的手，把他拖向前去。他們跑了幾步就藏在屋基廢墟後面了。

「你從那裏來？」這人問道。

「將軍派來的。」

「你是誰，在暗處我看不出來。」

「沙布洛夫大尉。」

「啊，沙布洛夫……我是格里哥羅維奇，」沙布洛夫一下子就聽出這是熟人的聲音。「這不是你打我一拳嗎？老朋友，算不了什麼。」

格里哥羅維奇從前是個軍佐，一月前普羅琴珂根據他的請求，就委派了他當連長。「我們到勒米左夫那裏去吧，」格里哥羅維奇說。

「勒米左夫活着嗎？」

「還活着，不過伏在床上。」

「受了重傷嗎？」

「倒不怎麼重，」格里哥羅維奇微笑的說，「不過傷了很不方便的地方。他今天不斷的罵了一整天。正規點說，他被敵人自動槍傷了臀部，所以他只能伏着或走着，但不能坐。」

沙布洛夫不由的笑了。

「你笑什麼？」格里哥羅維奇問。

「沒有什麼，不過有點可笑。」

「你倒覺得可笑，」格里哥羅維奇說，「而他因為情緒不好，却整天把我們罵的不得開交。我們那能笑。」

沙布洛夫在一個狹小的掩蔽部裏見了勒米左夫，他伏在床上，頭下和胸下都墊着枕頭。

『是將軍派來的嗎？』勒米左夫焦急的問。

『是將軍派來的，』沙布洛夫說。『上校同志，您好。』

『沙布洛夫，您好。我正想，大概是從將軍那裏來了人，所以不叫他們開火。你們那裏的情形怎樣？』

『一切都好，』沙布洛夫說，『不過從普羅琴珂將軍那裏到上校這裏須得爬行罷了。』

『伏在床上還要困難，』勒米左夫說，接着就很巧妙的罵了一頓。爾後俏皮的眯縫着眼，皺着濃密的花白眉毛望了望沙布洛夫，並問道：

『我受傷的情形，您大概聽說過了。』

『聽說過。』

『當然他們說起笑人的話來是高興的。他們的團長在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受了傷。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忽然打斷自己的話，『爲什麼你滿身是血？受傷了嗎？』

『沒有，』沙布洛夫說，『我殺死了一個德寇。』

『好，您脫下這個短棉襖不行嗎？您真像個屠夫。喂，薩拉坡夫，給大尉拿點水洗洗，把我的棉襖給他。沙布洛夫，你脫吧，你脫吧，你脫吧。』

沙布洛夫就開始解扣子了。

『將軍給了你一些什麼命令呢？』

『查明情況後，就立刻報告他，』沙布洛夫說，至於普羅琴珂所預料的情況若壞，就命令他當團長的事，却默而不言。

『談到情況的話，』勒米左夫說，『情況與其說壞，倒不如說是可恥。把一段河岸放棄給敵人了。團政治委員犧牲。兩個營長陣亡。你看得見，我還活着。要把原狀恢復。將軍是否也想恢復原狀呢？』

『我想是的，正因為這點，他才派我來，』沙布洛夫說。

『我也是這樣想。當然要從兩方面來恢復原狀，』勒米左夫說。『這樣，你暖和下就得回去。』

『只好這樣，』沙布洛夫說。

『你若能留在這裏的話，我就派個軍官到那裏去。他是怎樣命令您的？』

『不，我得回去，』沙布洛夫說。

『謝勉·謝勉諾維奇，』勒米左夫叫道。

一位少校參謀長走了進來。

『我們的佈置圖繪好沒有？』

『一會就繪好，』參謀長說。『我們正在確定細節。』

「朋友，快點辦呵。靈活點吧……我會想派個軍官到你們那裏去，」勒米左夫向沙布洛夫說，「但你們却趁先了。爲得把情況說個清楚，預備了一個小圖，因此就把時間誤了。此刻就會作好，我派個軍官和您一同去。您認得費里卜楚克嗎？」

「不，不認識，」沙布洛夫說。

「是我團裏的人。一個又好又勇敢的軍官。他同您一塊去。把圖作好後，你們就走。」

勒米左夫想抬起身來，於是又大罵了一頓。

「你想，傷了什麼地方。我有這樣一種壞脾氣，要時常跑：如果不跑的話，就也不能想，也不能指揮，——什麼都不能作。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已五十多歲的人，應是丟掉這種習慣的時候了。薩拉坡夫！」他又叫喊說。

傳令兵立刻就到來了。

「薩拉坡夫，你來幫助我下床。」

薩拉坡夫扶着他的肩膀，幫助他站起來。勒米左夫又嘆息，又呻吟，又咒又罵，似乎所有這些都一下子作了出來。他起床後，忍着痛，沿掩蔽部來回的跑了幾趟。

「小圖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少校一面說，一面就遞了一張紙給他。

勒米左夫從少校手裏不是拿過紙來，而是抓過來的，仍然跑來跑去的說道：『這個

圖上，我們的佈置情形，我們方面能作些什麼，全是寫得有的。你看，一共半點鐘內，就有兩個營長犧牲，一個政治委員陣亡，我也受了傷，真想不到竟會一齊發生。敵人也恰在這一瞬間進到了河岸。」

「損失很大麼？」沙布洛夫問。

「據守河岸的那一營人，幾乎全犧牲了。其餘兩營人差不多和先前一樣。一般的說，還能作戰，完全能够。」

「你們這裏的傷兵運送得怎樣？」沙布洛夫帶幾分哽結的問道。他早就預備發這個問題。他知道，安孃是在勒米左夫團這裏，但怕碰着噩耗，終不敢開口談這件事。

「談上什麼運送，窩爾加河有薄冰了。傷兵都安置在溝裏，挖了些小窩洞住。」

「離這多遠？」沙布洛夫問。

「也不怎麼近。右翼方面要稍微安全些，所以就將他們安置在那裏……費里卜楚克，你準備好了嗎？」勒米左夫叫道。

「準備好了，」從掩蔽部的另半間裏有人回答說。

「現在你們就走。唉，我怎的沒請你喝點酒。薩拉坡夫！」

薩拉坡夫立即奔了來。

「拿酒來。我因為老了，所以沒記起來，你呢？」

「好，」薩拉坡夫說，同時就抽解下腰間的德式軍用水壺，取下杯，倒滿酒，遞給

了沙布洛夫。

沙布洛夫一飲而盡，燙得他喉嚨發燒，因而也咳嗽了，原來他喝的是酒精。

「唉，我忘記了預先告訴您。燒酒，我是盡可能不喝的，」勒米左夫說。『芬蘭戰爭時期，我會在所謂皮特撒姆方向待過。在那裏我習慣了喝酒精。喝完酒精後真覺得暖和。溫暖逕直透進了胃裏。你看，你喉裏還在發熱，而胃裏却已經很舒適嗎？』

「真好，」沙布洛夫很吃力的喘着說。

「你却應當通知，」勒米左夫告訴薩拉坡夫說。『就得說：「報告指揮官同志，這是酒精」。懂得嗎？』

「懂得，」薩拉坡夫回答。

「來幫助我吧。』

當薩拉坡夫走到勒米左夫跟前，他又嘆息，又呻吟，又吵又罵的伏到了床上。

「我畢竟還不能走，」勒米左夫一面躺下，一面喘着說。『我的脾氣又不容許我躺着。我受過幾次傷，但這樣不體面的傷真是……說句老實話，如果我抓住打傷我的這個德國自動槍手，那我定要不要一切軍法，逕直打他的屁股。真倒霉。那麼，命令交給誰——交給你，還是交給費里卜楚克？費里卜楚克！』

「有。』

一個穿着短棉襖，掛着自動槍的高大漢子走進了掩蔽部來。

『交給我，』沙布洛夫說。『我既來到了這裏，也許能回得去。』

『好，拿去吧。你報告將軍說，勒米左夫上校將竭全力來收復河岸，自己來贖自己的罪。同時也強使旁人來贖罪，』他望着自己的軍佐們，帶點生氣的神情補充說。『此外你再報告他說，我們的情緒都很奮發，已準備好作戰。關於我受傷的事，本不叫您報告，但我知道，你一定是要說的。費里卜楚克，我對你唯一的請求和命令是：希望你平安去，平安回，』勒米左夫向立正待命的軍官說。

『是，』費里卜楚克回答。

『好，就這樣。還有……』勒米左夫還沒說完話，就閉上了眼，緊咬着牙齒。他這樣的過了幾秒鐘，沙布洛夫瞭解，這位老頭子是在抑制着疼痛說話。

『還有這樣一件事，』勒米左夫睜開眼睛後，仍用先前的口吻說。『我以為，明早拂曉和白天不應收復陣地，因為德寇將等待我們的反攻。今天我們要停在現有陣地上，來準備準備。而明天夜裏，當他們認為我們不反抗，——我們就要乘機給以打擊。請你把我這意見報告將軍吧。費里卜楚克，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到我這裏來下吧。』

費里卜楚克走到了他床跟前。勒米左夫起初和他，爾後又和沙布洛夫緊緊的握了握手，同時用他那藍藍的，周圍帶點老人常有皺紋的眼睛，靈活地瞥了他倆一眼。在這

一瞥中既有驚惶神色，也有望一路平安的緘默願望，沙布洛夫感覺到，這個矮小粗暴的上校，雖然說話時有點生氣，但他大概是個心情快樂的好人。

「你們走吧，你們走吧，」勒米左夫在他們動身時說。「我急於等待你們回來。」當他們開始沿着溜滑的土磴往下向河邊爬時，沙布洛夫這次却問費里卜楚克說：

「你們這裏的傷兵情形怎樣？運送嗎？」

「那能運送？河上結了薄冰，」費里卜楚克也用上校的口氣，回答了他。「你問這一個幹嗎？」

「沒有什麼，隨便問問，」沙布洛夫回答。但他忽然記起，安孃最後一次當着馬斯林尼可夫擁抱他時的坦然心情，於是就覺得自己的窘怯可恥，因為這種窘態竟可能打聽不到此刻世上他最想知道的消息，於是終於說：

「我之所以問道，是因為我的老婆在你們團裏工作。」

「老婆？」費里卜楚克驚奇的重問道。「在什麼地方？」

「她是個看護，在衛生營。但我曉得，現在她是在你們團部這裏。」

「她是個什麼樣子？」

「怎樣說才好？」沙布洛夫在黑暗裏不由的微微一笑，並想道，他很難描寫出安孃的外表來。「她，瘦瘦的中等身材。還有什麼……頭髮是往後面梳的。姓克里勉科。」

「克里勉科，」費里卜楚克重複說。「克里勉科……我不認得。」

「名叫安孃，」沙布洛夫說。

「安孃嗎？你該開頭就這樣說呵：——安孃。當然我認識。」

「她一切都安全嗎？」沙布洛夫問。

「我想是安全，」費里卜楚克說。「今天下午六點鐘前後我還看見過她。當她們搬運營長的時候，我恰在右翼陣地上。在我看來，一切都安全，」帶幾分懷疑的口吻說，因為他看見安孃，已是七八點鐘以前的事了，而在斯大林格拉七八個鐘頭算是個很長的時間。

「你這次回來，如果碰見她時，」沙布洛夫說，「請你告訴她說，沙布洛夫一切都平安。再說……我還問她好。不，最好不要說到這點，只說我一切都平安就行了。」

「好，」費里卜楚克說。「安孃……我昨天在勒米左夫那裏還看見她。老頭子把她罵的很厲害。你知道他會多麼厲害的罵人。」

「因為什麼？」沙布洛夫已經猜着了一半，問道。

「爲什麼？因為她鑽到了不應該去的地方。老頭子直到現在還不忍看見婦女受傷或被殺。他一看見就會流淚。所以把她罵得很厲害。大聲罵她，甚至頓腳，把她趕走了。爾後又把他的薩拉坡夫叫來，命令他寫請獎狀。他，什麼事情都是立刻就辦。」

沙布洛夫笑了笑，並對勒米左夫發生一種好感，好感的發生，與其說是因爲請獎的

事，倒不如說是因為他罵了安孃而對她頓了腳。

他們來到了沙布洛夫半點鐘前被抓地方的那座房屋廢墟旁邊。格里哥羅維奇仍舊在那裏坐着。

「是沙布洛夫嗎？」他悄悄的問。

「是的。」

「往回走嗎？」

「是，往回走。」

「祝你一路平安。」

格里哥羅維奇走近跟前和沙布洛夫、費里卜楚克握了握手。他頭上纏了一塊白綑帶。

「這是怎麼一回事？」沙布洛夫問。

「你還問。你的手簡直像個大鐵錘。把我的耳朵都打壞了。」

「真對不起，」沙布洛夫說。

「算了吧。」

「我得順便告訴你，德寇是很着急的。你看，他們全岸都在搜索。你們一定是很困難的。」

沙布洛夫向前望了望。陡岸上時而這裏，時而那裏在開放自動槍。

「大概一路都得爬行，」他悄悄地對費里卜楚克說。

「行，」那人回答說。

「那我就把這封信逕直放到懷裏，以防不備，」沙布洛夫說。他把費里卜楚克的手拉來讓他摸摸信封。「你感覺到在什麼地方嗎？」

「感覺到，」費里卜楚克說。

「好，我們爬吧。」

沙布洛夫的記憶力極好，——現在河岸一帶差不多都熟識了。他記起了那些能够躲藏的一根根的木頭和一堆堆的石頭。

費里卜楚克跟在他後面爬。沙布洛夫有時在子彈特別落得近時，就回頭問道：「你在這裏嗎？」而費里卜楚克就低聲回答：「在這裏。」到半路上時，沙布洛夫每分鐘都在問費里卜楚克：「你在這裏嗎？」——「在這裏。」——費里卜楚克回答。

照沙布洛夫算來，他們已緊接本軍前緣的崗哨，此時周圍一下子發出了幾次排槍。

「你在這裏麼？」沙布洛夫問。

費里卜楚克默不作聲了。沙布洛夫就此不起身的倒爬了兩步，摸了摸他的身軀。

「你在這裏麼？」他問。

「在這裏，」費里卜楚克微聲回答。

「你怎麼樣了？」

費里卜楚克再沒回答。沙布洛夫摸了摸他。短棉襖下有兩個地方——脖下和脇下已浸透了血。他觸了觸費里卜楚克的嘴唇，費里卜楚克還在喘氣。沙布洛夫以一隻手把他挾着，另一隻手緣地蹬着脚往前爬進。這樣爬了三十來步。沙布洛夫感覺到，他已疲乏無力，於是就把費里卜楚克放下，和他並排的躺着。

『費里卜楚克，費里卜楚克，』他低低喊了兩聲。

費里卜楚克默無聲響。

沙布洛夫又觸了觸他的嘴唇，覺得費里卜楚克已斷了氣。他把手伸進短棉襖裏，又伸進軍服下面摸了摸費里卜楚克的軀體，已顯然殭冷。沙布洛夫解開費里卜楚克軍服上的衣袋，拿出文件，爾後又從槍套裏拿出手槍，插進自己褲袋，隨即爬走了。他本不想把費里卜楚克的屍體留在這裏的。但放在懷裏的那包文件，却又不讓他多有所思索。

當他再爬五十步已經完全精疲力竭時，就聽到前面有人打哨似的低聲問道：『誰呀？』

『自家人，』沙布洛夫也低聲地回答後，隨即站起來拖着麻木不仁的脚，全看不見什麼的向前奔了去。原來，他只需走兩三步就到了人們等待他的牆邊。

『連長在那裏？』他問。

『在這裏。』

『前面五十步左右地方，躺着一個和我一同爬來的軍官。』

「受傷了麼？」連長問。

「不，被打死了，」沙布洛夫氣忿忿地說，因為他覺得在這些話裏面隱有是否要拖的問題。「但就是死的，橫豎也得拖回。明白嗎？」

「大尉同志，明白，」連長說。「他身上的文件你拿來了沒有？」

「拿來了，」沙布洛夫回答。

「大尉同志，這不就行了麼？他橫豎一樣……並不會輕快些。如果我派兩個人去——那他們是能夠失掉的。」

「我已命令您要來拖，」沙布洛夫說。

「是，大尉同志，」連長說，「但……」

「什麼「但不但」？」

「如果旁的時候，我決不說這樣的話，但現在每個人我都是有數的。」

「你聽我說：如果您不拖來，」沙布洛夫意外兇狠狠的說，「那我馬上把文件送給將軍後，再回到這裏親自來拖，因為您不執行命令，就把您槍斃。給我一個帶路的，使我能夠快些到達指揮部。」

他轉過身來，跟着自動槍手，顛顛的向普羅琴珂掩蔽部去了。此刻他覺得，如果再待一秒鐘，他是會打連長的。也許，連長對的，他的人的確有限，但在沙布洛夫看來，拖回殉難長官的屍體，這對於軍隊是一種重要的神聖事業，甚至就不免有損失時，也應

當這樣去作。

沙布洛夫闖進掩蔽部，只覺頭暈眼花，立即就坐到了橈上。爾後當他睜開眼睛，想站起來時，而普羅琴珂已站在他的旁邊，手放在他肩上，把他按回坐下了。

「不想喝點酒？」

「不，將軍同志，我不能喝，——疲倦的很，會醉倒的，如果有茶……」

「喂，快給他點茶，」普羅琴珂叫道。「勒米左夫活着嗎？」

「還活着，只是受了傷。這就是他的報告。」沙布洛夫從懷裏拿出了一封文件。

「很好，」普羅琴珂一面戴眼鏡，一面說道。

沙布洛夫一見普羅琴珂在看報告，就想到，此刻可以休息一會，他剛一想及這點，就靠到了牆角上，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只當普羅琴珂在搖他肩膀的時候，他才明白是睡着了。

「睡醒了嗎？」普羅琴珂問。

沙布洛夫想站起來。

「坐着，坐着。」

「我睡的很久嗎？」

「很久。十來分鐘。你不是說勒米左夫受了傷嗎？」

「受了傷。」

「傷了什麼地方？」

沙布洛夫把勒米左夫受傷的地方和他痛苦的情形敘述了一番。

「老頭子大概罵人吧？」他問沙布洛夫。

「真罵的厲害。」

「他們那裏的情緒怎樣？」

「據我看來，情緒很好，」沙布洛夫說。

「他向我報告，他能聚集力量，並從他們那方來打擊德寇。他也不安於目前的情況。」普羅琴珂用指頭敲了敲手中的紙。「你一個人回來的嗎？」

「我一個人。」

他爲什麼沒有給你一個作聯絡的軍官，以便帶回信轉去。你看，他雖然歲數大，但也會作錯。」

「他派了個軍官，」沙布洛夫說，「但在路上被打死了。」沙布洛夫只是現在才記起會，費里卜楚克的文件和手槍都在他身上，於是就全拿出來，放在棹上。

「原來是這樣，」普羅琴珂愁眉不展的說。「他們向你射擊的很厲害嗎？」

「很厲害。」

「白天那裏過得去嗎？」

「白天全過不去，」沙布洛夫說。

「咳……」普羅琴珂拉着聲說。他大概想說什麼，但却不敢開口。「而我明晚就要舉行衝擊。他是怎麼被打死的？」

「誰？」

「就是他，」普羅琴珂往面前放着費里卜楚克的文件一翹。

「他傷的要死，爾後我挾着他走，他竟在我手上死去了。」

「咳……」普羅琴珂又拉長嗓音說。

沙布洛夫已疲乏得合了眼。他模糊的感覺到，普羅琴珂是想派他再轉回勒米左夫處去，但却不敢開口。

「喂，葉哥爾·彼得洛維奇，」普羅琴珂向坐在旁邊的參謀長說。「你坐下來，給勒米左夫寫個命令吧。不過要把一切詳情細節都顧及到，把我們的決定——確切的時間，火箭信號等都要指出。」

「我已經在寫，」參謀長忽然抬頭說。

普羅琴珂轉向沙布洛夫，望了望他那形容憔悴的面目，差不多是第五次又說：

「咳……——你坐着幹嗎？暫且躺躺吧，」他說「暫且」這兩個字時，說的很小聲，幾乎是怯懦的。「暫且躺躺吧。不要緊，不要緊，躺吧。我叫你躺下。」

沙布洛夫使盡氣力把腳擱在橈上，穿着皮靴，臉靠掩蔽部冰冷的濕牆，馬上就睡着了。他腦中閃着的最後一個思想是：大概終究是會派我的，好，讓他們派吧，只要現在

給我睡半點鐘，以後怎樣都行。

普羅琴珂在掩蔽部裏慢慢的走來走去，口述命令，參謀長寫着。時而停下，望望沙布洛夫。沙布洛夫睡着。普羅琴珂又繼續口述，有時又望沙布洛夫。

「喂，葉哥爾·彼得洛維奇，」他忽然停下口述，說道。「如果我們派沃斯特里可夫怎樣？」

「可以，」參謀長說。「除了命令以外，你沒有什麼口頭傳達的話嗎？」

「如果還要口頭傳達，那算什麼命令。」

「既然沒有口頭傳達，那就可以派沃斯特里可夫去。」

「本來我想派他，」普羅琴珂嚙向沙布洛夫一翹，「不過，一夜跑三次是很困難的。」

「去是困難一些，但到達却容易一些，」參謀長說。「他已經爬了兩次，每個土坡，每個坑凹，他都知道。」

「哎……」已不知是第幾次普羅琴珂拉着隱聲說這個「哎」字了。「大概不免得派他去。命令應送到那裏。」

他望了望睡着的沙布洛夫，沉思了一下。

「有辦法，」他說，「我想出來了。」

「你想出什麼？」參謀長問。

『我已經想出辦法，怎樣能確切知道，他已到達那裏，命令也送到了……』——喂，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他搖了沙布洛夫幾下。

『有，』沙布洛夫以偶睡驚起時的特有動作站了起來。

『這就是命令，拿去吧，』普羅琴珂說。『你到達勒米左夫處時，就向窩爾加河上空發射一次紅綠色的信號火箭。如果他們沒有火箭，那就在同一方向用發光彈的自動槍同時朝天放一排槍。這裏會看得見嗎？』

『看得見，』沙布洛夫說。

『那時我就知道，你已到了那裏，命令也送到了。你不會在路上睡着嗎？』普羅琴珂拍拍沙布洛夫的肩膀說。『恐怕你忽然睡去，——醒來，就是白天，那怎麼辦？』

『不會的，』沙布洛夫說。『德寇不讓我睡去的。』

『當真，德寇不讓，』普羅琴珂微微一笑。『你說句良心話，你很疲倦嗎？』

『不要緊，我不會睡着的，』沙布洛夫重複說。

『好，坐着吃點東西。』

沙布洛夫剛坐到桌旁，普羅琴珂，就微微開門叫道：

『茶準備好沒有？』

爾後普羅琴珂親自走出去，悄悄地下了個什麼命令。兩分鐘後，當普羅琴珂、沙布洛夫和參謀長都坐到桌旁時，沃斯特里可夫就端着銅托盤走來，上面除了三杯茶和一點

餅乾外，還有一盒不知從什麼地方拿來，剛剛打開的櫻桃蜜餞。

『請，』普羅琴珂說，『我沒有法子請你吃烏克蘭餃子，但我可以請你吃烏克蘭櫻桃。』他拿着罐頭盒子，在『基也輔國營罐頭托拉斯』這商標上，用指甲刻了一下。『你懂得嗎？這還是在駐防基也輔時就買的。』

『從離開基也輔後，就老帶着它嗎？』沙布洛夫問。

『當然是撒了個謊。大概是在沃龍涅什附近一個什麼地方領的。我很愛吃櫻桃……好，來喝茶吧。』

現在普羅琴珂對於是否應派沙布洛夫的問題已沒有疑義了。他本能的感覺到，如果表現過份的同情，這就只是着重指出，你在懷疑這被派遣的人有死的可能。於是普羅琴珂就突然談起他先前住過的烏克蘭中央執行委員會附設紅色上等兵學校的情形。

『教的真不錯，』他說。『裝式很好：制服，馬褲。甚至教我們跳舞，和好的態度，雖然當時這還不通行。』

『學會了嗎？』參謀長笑了笑。

『葉哥爾·彼得洛維奇，學沒學會，這得要你來判斷。』

『說句老實話，看什麼時候，』參謀長說。

『對呀。當我師部裏的人，什麼都照我的意思來作的時候，那我那些好的態度就會保存，不然的話，那我就忘記，從前我學過好的舉動。我就是這樣一個怪脾氣，愛忘

事。』

沙布洛夫喝了一杯熱茶，又想睡極了。喝完第二杯後，似乎清醒了一些。蜜餞很有味。櫻桃沒有核，是他從小就最愛吃的。普羅琴珂叫給每人倒了第三杯茶來。這時沙布洛夫感覺到，已是走的時候了。他喝了幾口茶，就站了起來。

『你爲什麼不喝完？』普羅琴珂問。

『將軍同志，時候到了。我可以走嗎？』

『走吧。就是說，如果沒有火箭，那就用三枝自動槍朝天放一排槍。』

『明白，』沙布洛夫說。

『向窩爾加河方面……』

『明白。』

沙布洛夫行了個軍禮後，就轉身走了。普羅琴珂和參謀長都默不作聲。

『辦的怎樣，』普羅琴珂向一個進到掩蔽部的軍佐說，『各營的人都調來了嗎？』

『快調齊了。』

『你們趕緊幹吧，天快亮了。如果延到天明，那會多損失些人的……』普羅琴珂想起沙布洛夫，就問參謀長：『你想他能到達那裏嗎？』

『我想，能到達的。』

『我也是這樣想。』

『你知道嗎，當我在派他的時候，我真想公開向他說：你若能够第三次走到的話，就給你列寧勳章，我以將軍資格担保。上頭若不批准，那我就把自己的摘下給你，然後，讓他們來審判我好了。』

這時沙布洛夫正在完全冰凍的地上爬行。也許是因為快天亮，德寇已認為，這裏誰也不會來的，抑或是因為他們向河岸射了個通宵已射够了，但是他已經爬完了一半路，上面却一槍沒放。他甚至害怕起這點來了。他把手槍子彈上膛，打開了保險機，然後從腰帶上解下了一顆『檸檬』式手榴彈，拿在右手上。雖然這樣爬行要困難些，但他並沒鬆手，緊緊的握着，以便一有危險就能拋擲。然後他想起了命令來。那有什麼要緊，不得已時，他就把第二顆手榴彈拋到自己脚下。然而，再經過五十步以後，他就開始消失這樣一種念頭了。下意識已告訴他說，這次也會平安過去的。真的，他已爬到了本軍據守的廢墟地方，路上一粒子彈也沒往頭上飛過。

『沙布洛夫，你又來了嗎？』**格里哥羅維奇**問。

『又來了。』

『**費里卜楚克**呢？』

『被打死了。』

『在什麼地方被打死的？』

『在靠我軍那方。』

「躺在河邊嗎？」

「是的，不過是在我方的河岸上。」

他記起了費里卜楚克的僵死面孔。沙布洛夫回來時，曾問連長費里卜楚克的屍首是否拖回來了。當他知道拖回時，就想看看，屍體放在什麼地方，並用手電筒照了照費里卜楚克的臉。臉色是慘白的。一個紅軍兵士擦去了他身上的泥和血。沙布洛夫在自己生活上，是千番百次碰到這樣的奇事了，不過是在一兩個鐘頭以前，還和這個人相互地低語過。「你在這裏嗎？」——他問。「我在這裏，」——費里卜楚克答。

沙布洛夫進到勒米左夫處，把命令交給他。勒米左夫看完命令，爾後就問起費里卜楚克來。於是他又重複了和格里哥羅維奇的那個簡單談話。

「他的文件沒帶來嗎？」勒米左夫問。

「沒有，我全交給將軍去了。」

「好的，」勒米左夫說。

「還有一件事，」沙布洛夫忽然記起說，「要發個信號，通知我已到了這裏。你們有沒有綠色的和紅色的火箭？」

「應當有的。薩拉坡夫，你去看看有沒有。」

「上校同志，火箭全用完了。」

「沒有火箭了，」勒米左夫說。

『那就要用發光彈，向窩爾加河發射三排自動槍。』

『這是可以的，』勒米左夫說，於是又叫：『薩拉坡夫。』

薩拉坡夫立刻過來了。

『幫助我站起來。』

薩拉坡夫扶起他來，他就沿掩蔽部嘆息着，揉摸着的走去了。

『給我自動槍。有沒有裝好發光彈的彈盤。』

『有，這已經弄好了。』

『給我，沙布洛夫，我們走吧。我因為高興你平安到來，所以親自來發信號。我們這般當上校的人，自己很少有機會來動用武器的。遠不如上次和德國人打仗，那時我當中尉，自告奮勇的到戰壕裏，把德國人殺了個痛快。那時我個子雖不大，但却很靈活。就是這樣。現在因為官階的關係却辦不到了。——好，』他一面舉槍，一面補充說，『向什麼地方放？向這裏放嗎？是這樣說好的嗎？』

『是，』沙布洛夫說。『不忙，不忙，我弄錯了。疲乏得真糟糕！不是三排自動槍，而是三枝自動槍一齊放去。』

『那可說是個真正的齊放？——』薩拉坡夫，』勒米左夫往後面的土窰裏叫了一聲。

『有，』薩拉坡夫立刻從土窰裏鑽了出來。

『你拿着自己的自動槍，還叫一個人也拿着自動槍和帶着發光彈來。出來吧。』

薩拉坡夫和另一個自動槍手走出了掩蔽部。

「站在我旁邊，一聽到「一，二，三」的口令，就一齊放一長排槍。我往下，你往上，他再往上——巡直對着月亮來射。我們就算這是追悼費里卜楚克殉難的禮砲吧。沙布洛夫，你看怎樣？」

「當然，」沙布洛夫說。

「他是個很好的軍官，真可惜，」勒米左夫說，並叫那個兵士：「喂，你把槍交給大尉。沙布洛夫，你拿着吧，我們來紀念這位同志。」

當他們聽到口令「三」字而發射排槍時，天已開始發黯了。發光的彈道，高高的飛在窩爾加河上灰黑的天空，一到頂點就彎了下來。勒米左夫和沙布洛夫相互的望了望。

「好，」沙布洛夫剛準備補充說已是他回去的時候，勒米左夫立刻猜中他的心思，於是就用父親般的口吻親切而肯定地說：

「不，我不讓您走，天已快亮了。一般的說，我是不放走您的。冒三次險倒可以多了一些。明天夜裏如果我們打通了，那您就可以轉回去。」

「我在那裏的一營人却沒有營長呀，」沙布洛夫說。

「我這裏有兩營人沒有營長哩，」勒米左夫回答。「此刻你去睡睡吧。薩拉坡夫，把大尉安置在政治委員床上去。我的政治委員犧牲了。他是個多麼好的人呀。只一個月以前才從區委派來。他雖不會作戰，但在精神方面，不說別人，就連我這個老狼也受了

他的鼓舞。可惜得很。真可惜。」於是他就擦去突現出的眼淚。隨後就說，「到掩蔽部去吧。」

第十九章

當沙布洛夫醒來時，已是午後三點鐘了；他足足的睡了八個鐘頭。在掩蔽部的角上，有個人在動。

「是誰呀？」沙布洛夫問。

「我。」

一個胖胖的姑娘來到他面前。她挽起袖子，軍服上面套着圍裙。

「上校在那裏？」沙布洛夫問。

「在前緣上。」

「你們的前緣在什麼地方？」

「就在旁邊。」

沙布洛夫放下腳去，只是現在才發現，他睡覺的時候，有人脫下了他的皮靴和包腳布。

「您坐坐吧，」這個姑娘說，「您的包腳布在我那裏烤着，一會就給您送來。」

「是誰脫下了我的皮靴呢？」沙布洛夫問。

「很明顯的，是薩拉坡夫。難道穿着皮靴睡覺嗎？」

這個姑娘走到隔壁房間，一下子就轉來了，一手拿着沙布洛夫那烤皺了的皮靴，一手拿着包脚布。

「拿去穿吧。」

「您叫什麼名字，」沙布洛夫問。

「芭莎。」

「怎樣，你一個人留下代替其餘的人嗎？」

「是，」芭莎說，「都到陣地前線去了，電話也帶了去。」

沙布洛夫仔細的望了望她。她個子很大，與其說她是胖，不如說她是長得很結實，紅紅臉，小小的翹鼻子。

「那就是說，全由您一人來看守司令部嗎？」沙布洛夫一面打包脚布，一面問。

「那就是說吧，」芭莎不滿意這樣的閒話，厲聲說。「您想不想吃東西？」

「想吃。」

「上校叫我照護您，要您睡的好，吃的飽。」

「他再沒有別的命令嗎？」沙布洛夫笑着問。

「沒有，」芭莎沒有明白這是開玩笑，鄭重的回答說。「他只是說，你醒來，吃完

東西後，就到他那裏去。一個自動槍手給你帶路。」

「那麼，你給我什麼東西吃？」

芭莎愁眉不展的聳了聳肩：這個問題很使她着難。

「給你吃蕎麥的「КНЕППА」，」她這樣的來說了「КОНЕППА」一字。「您吃過嗎？」

「吃過。」

「裏面我還放了點脂油。不知明天弄什麼東西吃。」

「窩爾加河還沒有封凍嗎？」沙布洛夫問。

「鬼知道，又說，封凍了，又說，沒封凍。吃的東西總不運來，真難辦。」

她走出去，立刻就端了一炒鍋蕎麥飯來。

「請吃吧。」

爾後芭莎走到掩蔽部角上，拿出一個軍用水壺，搖了一下，不問沙布洛夫要不要，就給他倒了半杯酒。

「薩拉坡夫在那裏？」沙布洛夫問。

「同上校去了。他常和上校一塊，總是離不開他的。」

芭莎不待沙布洛夫申請，就坐在他對面的方檯子上，手撐着下巴，毫不客氣的細望着他。團裏的人她全好好看過，對他們的興味已經够了，她現在看這個新人的面真覺得

有興趣。

「你瞧我幹嗎？」沙布洛夫問。

「沒有什麼，隨便看看。您現在留在我們這裏嗎？」

「不。」

「那你在這裏幹嗎？」

「得你的許可，」沙布洛夫微微一笑，「我臨時被派到這裏來，明天就要走。可以嗎？」

「爲什麼不可以，」她又沒明白這是開玩笑的話，說道。「您也許還想吃東西，須知再沒有什麼可吃。如果想喝茶，那茶是有的。」

「不，不想喝，」沙布洛夫說。

「但謝爾格·華西列維奇向來是愛喝茶的，」芭莎帶點責備的口氣說。

「謝爾格·華西列維奇是誰？」

「就是上校。」

「可是我不想喝茶。」

「隨你的意吧，」芭莎坦然的同意說。「給你點可可糖吃好嗎？」

「不要。」

「謝爾格·華西列維奇叫我把我們所有的東西都盡量給您吃。那麼你想吃可可糖

麼？」

「不想。」

「好吧，」芭莎帶了幾分輕鬆的神氣說，「不然，他就只剩下一塊了。」

沙布洛夫吃完蕎麥粥後，就瞪起問話的眼光望着芭莎。

「自動槍手在那裏？」

「在戰壕那裏。謝爾格·華西列維奇會叫他給你帶路。」

沙布洛夫站了起來，說道：

「謝謝。」

「不要客氣，」芭莎回答說。「您爲什麼吃的這樣少，也像謝爾格·華西列維奇一樣。我們這裏有過一個政治委員，昨天被打死了，——他很愛吃東西。是個很好、很慈善的人。名叫伯拉圖·依葛諾維奇。您不認識他嗎？」

「不認識。」

「真是個好人，」芭莎肯定的說。「給他什麼就吃什麼，誇獎做得好，又要添飯。人很和藹。」

沙布洛夫走出去了。靠掩蔽部戰壕裏，的確有個自動槍手在等他。

「那麼我們就走到上校那裏去吧，」沙布洛夫說。

「大尉同志，用不着走，」自動槍手說。「一伸脚就會到的。」

勒米左夫所管轄的一切，看來全很有秩序。從掩蔽部往前去，有交通壕穿過廢墟，只在毫無危險有磚石遮住彈片的地方，才沒有交通壕。

五分鐘後，沙布洛夫就來到了一個建設得很巧妙的觀測所。這裏在勒米左夫團和德寇陣地分界的陡岸邊上，有座被打壞了的房子，德寇的大砲不斷向這座房屋廢墟轟擊。勒米左夫在這座房屋地基下面深深的挖了一個相當寬大的土窖，並向敵方開了兩個暗藏的觀測孔。

夜間，泥土全冰凍了。溝裏躺着一輛從斜坡上翻倒下來的坦克和許多屍首。

「你早飯吃得怎樣？」勒米左夫對沙布洛夫用這樣的語句代替問候說。

「上校同志，謝謝你。」

「這很好。看來芭莎並沒給我失面子。她是個極度節省的人，不管是否必要，什麼東西都給我留下。怎樣也教不會她好好的招待客人。」

「不，恰恰相反，」沙布洛夫說。「甚至還請我吃可糟呢。」

「真的麼？那她是進步了，簡直是進步……！今天我這裏這樣寧靜，甚至覺得可疑。」

「爲什麼可疑？」

「對我壓的鬆些了。說老實話，我從昨天就想着，會壓得更厲害的。但他們大概是在向將軍那裏使勁。你聽？」

的確，聽見左翼有槍響。

「按聲音聽來，已是第四次的手榴彈戰了。哼，哼……就是說你已睡好了？昨天您睡的竟和個小孩一樣。但終究還是睡得少。我如果處在您的地位，經過這樣的爬行，就一定要睡個整天整夜。我已命令他們不要叫醒您。當然，在萬不得已時定會叫醒您的，但此刻並沒到這樣的地步。至於敵人方面是有些活動。您如果願意的話，這有望遠鏡看看吧。」

沙布洛夫夫從勒米左夫手裏接過望遠鏡來，並向溝凹那邊望了很久。那裏常常有人在跑。房屋間的空地上，接連有兩輛坦克閃過去了。

「敵機已經轟炸過麼？」沙布洛夫夫問。

「沒有轟炸我們這裏。但左岸已經轟炸過。它們總在搜查「卡丘沙」砲。因為「卡丘沙」通常總是在早晨來歌唱的。據我看來，它很德寇不安……您已經休息好了麼？」

「完全休息好了。」

「今天您在我這裏是好像個總指揮部派來的軍官一樣——你可以來觀察一般的戰鬥進程。但是……」

勒米左夫把沙布洛夫夫帶往一旁，他們走出掩蔽部，就在戰壕邊上坐下了。

「但是，」勒米左夫重複說，「如果您能到右翼去，那是很好的。我覺得，敵人今天主要是向將軍那面使勁，而我這裏，在他們看來，已是塊被截斷了的東西。他們認

爲，和我什麼時候都來得及清算。但爲了避免意外計，你終得去去。我右翼比較弱——哈雷瑟夫中尉指揮着一營人，——他經驗還很差。昨天，那裏的人全被打死了，又有什麼辦法呢？您代表我到他那裏去觀察觀察，到晚上爲止。如果需要的話，那你就負責指揮。夜裏我們一塊突出圍去。那時我是不放你的……好麼？」

「好，」沙布洛夫說，雖然勒米左夫毫無疑義是在命令，但他却說得這樣溫和自然，不現形跡，竟使沙布洛夫表示驚奇。

「喂，喂，到掩蔽部去，」當一顆重砲彈在離他們一百步的上空爆炸時，勒米左夫匆忙說道。「走吧，走吧」他拉着沙布洛夫衣袖說。「我覺得，敵人很知道我的觀測所的位置，但從上面來打是打不穿的，想直接擊中這小窗戶，就得把砲逕直推到溝凹那面對着我們的地方，那時才會擊中。他們已兩次把砲推到那裏，但都被我們擊倒了。又害怕作第三次。夜裏他們却試過了一次，但夜裏却打不中。須知，他們砲手的本領是很壞的。你聽，總在向我們打來……」

他們在掩蔽部裏，這樣坐談了四五分鐘。

「好，現在他們大概會休息十四五分鐘。你去吧，自動槍手給你帶路。」營長的土窖，也和勒米左夫的觀測所一樣，是挖在坍塌房屋的地基下，土窖後面也同樣挖有很深的交通壕。

營長哈雷瑟夫，就像勒米左夫說的那樣，完全是個青年，才在中級軍校畢業。然而，

他在來到此地第一個星期內，已習慣了前線的一切生活，當他和沙布洛夫夫認識後，他們在掩蔽部進口處坐下時，哈雷瑟夫，從靴筒裏拉出煙袋，捲了一支怪大的煙捲，連沙布洛夫夫看到，也不由地微微笑了。

「也給我點煙吧，」他忽然記起，自從昨晚起就沒有抽煙。

「營長在什麼地方？」他聽到他們後面有個熟識的聲音問。

「在這裏，」哈雷瑟夫說，並愉快地微微一笑。「親愛的安孃，在這裏，現在我是營長了。」

沙布洛夫夫一轉過身去，就碰見安孃了。

安孃一面走進土窰，一面在自己藥囊裏翻找什麼，她立即驚奇而困倦的放下手來，此刻就站着默默無言的望着沙布洛夫夫。

「安孃，」他說，並向她靠近了一步。

她仍舊站着不動。

他再向前靠近一步，一手抱着她，把她拉到跟前。

「安孃，你爲什麼這樣！」

她仍緘默不言，沒抬頭的瞭了他一眼。眼裏立刻湧出了淚水來。

「怎的，您在這裏？」她終於這樣說了一句。「您什麼時候來到的？」

「夜裏。」

「那麼，就是您從普羅琴珂那裏來了，是嗎？」

「是，」沙布洛夫說。

「我們總在想，來的這個人究竟是誰。但我並沒想到，就是您。」她因這樣驚奇愉快、興奮，所以近來又初次稱他是「您」。「您怎樣？」

「很好。明天我們又會在一起，和普羅琴珂匯合起來。」

「我知道，」她說，「我已聽說了。你們這裏有受傷的沒有？」他向哈雷瑟夫說。
「有兩個。」

「好，」她說。「現在我們就把他們抬到溝裏去。——那麼，您就在這裏？」她仔細望了望沙布洛夫。

「在這裏。」

她不變神色，伸出手來，雙手抱着他的脖子，很快的吻了他的嘴唇，就放下手來。

「多麼好，」她不改聲調的說。「我很害怕過。」

「我也是這樣，」沙布洛夫說。

哈雷瑟夫默然的望着這番情景。

「我一會就抬傷兵去，」安孃轉身對哈雷瑟夫重複說了，又移近沙布洛夫跟前。

「你完全留在這裏嗎？」現在，她吻了他後，宛如病中失了記憶力的人痊癒後的情

形，又開始稱他爲「你」了。

「不，」沙布洛夫說。「夜裏就回去。」

「那我們就走吧，」安孃說。「你沿戰壕稍微送我一下。那裏有衛生員在等我。」

「中尉同志，我一會就來，」沙布洛夫向哈雷瑟夫說，就跟着安孃去了。

在轉角處，哈雷瑟夫已經看不見他們的地方，安孃抓着沙布洛夫的皮帶，問道：

「你還什麼也沒講過麼？」

「沒講過什麼？」

「關於在一塊的問題。我很想在一塊。雖沒向你說，但我很想……」

「暫時還沒有講，」沙布洛夫說。

「我覺得，當我和你來到河這邊時，這裏並不是講這話的地方。你是不是也覺得這

樣？」

「是的，」沙布洛夫說。

「但是，現在是時常會這樣的。也許情形更壞。而我們那裏的戰鬥，比這裏還打得更厲害，是不是？」她靜聽了一會說。

「是的。」

「這就是說，請求是完全不用害臊的。爲什麼你害臊來請求呢？」

「我不害臊，」沙布洛夫說。「我今夜就來請求。」

「你請求吧……昨夜我們完全被切斷時，我怕的真厲害，」安孃說。「我想，也許再不會看見你了。我很想在一塊。不，不，不要聽這套話，你自己願意怎樣就怎樣。但我終究想在一塊。如果此刻炸彈落到這裏，這我並不害怕，因為我們是在一起。如果我們能在一起，我就會更勇敢些，你懂得不？而你，大概也是一樣，是不是？」

「大概是，」沙布洛夫想了想，如果安孃在他身旁，也許他對自己倒要少担些心，但對她却要多担些心，於是就帶幾分懷疑的口氣說。

「大概是，」安孃說，「我知道，你也和我想的一樣。我就是這樣想的。好，我現在就去抬傷兵。你不能從這裏走出去麼？」

「不能。」

「我知道。我現在就去抬傷兵。你不知道在我們溝裏有很多的傷兵，從來也沒有這樣多。因為窩爾加河渡不過。我走了，」她把手伸向沙布洛夫後，很快的補充說。

沙布洛夫只是現在才看出來，她穿的不是他先前看見的，而是另一件軍大衣。

「你這軍大衣是從那裏來的？」他問。

「這不是我的，這是他們從一個死人身上脫下來給我的。你看，」她指着胸膛左面的那個小洞說。「旁邊全是好的。我的軍大衣被迫擊砲彈炸成了碎塊。」

「怎的，迫擊砲彈？」

『昨天我抬傷兵時，身上很熱，就把大衣脫下，好好疊起，——你知道，就像放在床上的，——却恰巧被迫擊砲彈打中了。』

沙布洛夫緊握着她的手。他看到，這個軍大衣並不合她的身，而袖口也是捲着的。粗呢子磨破了她的手，挨袖口那裏，手上還有一橫橫的血痕。

『再給我那隻手看看，』他說。

另一隻手也是這樣。

『你看，磨得多麼厲害，』沙布洛夫說。『你可講講，叫他們給你換一件軍大衣。』

『好的。』

『你一定講。』

他緊緊地握着她的手，並把她每隻手上有血痕的地方吻了幾次。

『好，你去吧，』他說。『我見着普羅琴珂時，一定請他允許我們在一塊。』

『他是不會拒絕的，』安孃說。『無論如何也不會拒絕。』

她把手深深地揣在衣袋裏，大概免得沙布洛夫再憐惜她，就沿交通壕走去了。

沙布洛夫在哈雷瑟夫那裏差不多平安的度了一整天，天晚時才回到勒米左夫的指揮所。勒米左夫半躺在床上抽煙。參謀長對面坐着。

掩蔽部裏寧靜無聲，當一切都已準備妥當，不需再給任何命令，只待規定時間到來

時，才能有這樣的靜寂。

「我留下安寧斯基少校指揮其餘一切陣地，我自己帶領衝擊隊前去，」勒米左夫說。

參謀長站在勒米左夫背後向沙布洛夫使了個懇求的手勢，極力表示，正是他，安寧斯基應當帶領衝擊隊，而上校恰恰應當留下，因為他是個受了傷的人，前去是沒有意思的。至少沙布洛夫是這樣瞭解安寧斯基的這一示意。

「您在那裏打些什麼手勢？」勒米左夫不轉頭的說道。「不要辯，不要辯，您真是在打手勢。我雖看不見，但是感覺到。您勸說不了我的，您白白向大尉打手勢，他也說服不了我，而最愜意的，是他不至於來勸說我。大尉，對不對？」

「您認為應當怎樣就怎樣吧，」沙布洛夫說，因為按他自己的性格知道，在這種場合下，爭辯是無益的。

「這樣就對，」勒米左夫鬆口氣說，他真以為這個人也要來勸他。「至於您，——我想，您定是願意和我一塊去的。如果您和我一塊去，那就會更快達到自己的部隊。至少這大半是取決於您。」

「您若准許我和你一塊去，我是很高興的，」沙布洛夫說。

「安寧斯基同志，您是個很好的指揮官，」勒米左夫說，「您已是指揮一團人的時候了。真的：我一有機會就要這樣向將軍說。你太熱情了，當參謀長是不大適合的。當

參謀長的人應當有些孤僻性情，愛好五層木頭的掩蔽部……真的，我不是開玩笑。您這個人，如果您的團長一天被敵人射擊三次，而您却只遭受了兩次，那您就認為是可恥的。藏了起來，爲了恢復自己精神上的平衡，您就得趕快親自參加進攻去。不要和我爭辯，您已是擔任指揮職務的時候了。如果您將來得到像我此刻這樣的參謀長，那您定歸時時刻刻抓住他的衣角免得他跑到了前線上去，那時您就會瞭解我和同情我，」勒米左夫笑了。

安寧斯基默不作聲的站着。他由於這段意外的談話反而有些落胆，但他也無法生氣，因爲這位老人講得很親切，而又有些父親般的關心。勒米左夫叫來薩拉坡夫幫他穿好短棉襖，繫了紮皮帶，就戴上了軍帽。

「我不喜歡飛機師帽，」他碰着沙布洛夫夫的視線後說。「也許方便一些，但不威武。」隨後他把手背靠近遮陽，量了量軍帽戴的對不對，腰帶上繫上兩顆手榴彈，並拿着自動槍。勒米左夫作完這一切準備工作，就望了望錶，按普羅琴珂的命令，攻擊是應在正十點鐘開始，沙布洛夫夫因爲知道這點，也看了看自己的錶：這時還差十分鐘。

「安寧斯基同志，再見，」勒米左夫握着參謀長的手說。「不要寂寞。大尉，我們走吧。薩拉坡夫跟我來。」

五分鐘後，他們已坐在向窩爾加河去的小溝裏。溝邊挖有很多戰壕，——各衝擊隊，遵照勒米左夫的命令已在這裏集合起來了。

人們在廢墟間的戰壕裏，捧着槍，倚着土牆，靠着磚石和互相依傍，這樣比較舒適的坐着。談話的聲音極低。一方面離德寇比較遠，——二百米達左右，但另一方面，按白天的計算來看，總共有五十來米達。只當「y-2」式飛機在他們頭上嘯鳴飛着，並在半公里遠的什麼地方向德寇陣地拋擲白球式的照明彈和炸彈時，他們才能說話。只在這時才可比較大聲的說話。

「『王國空軍』又飛來了，」當再有一架「y-2」式飛機在小溝上空飛鳴時有個入說。

「『種包谷的』。」

「在我們西北戰線上，人們稱它爲「管森林的」。」

「這是看什麼地方。看自然界的情形怎樣，」第三個人很有道理的說。「有包谷的地方就叫它「種包谷的」，菜園多的地方就叫它是「種菜園的」，在有森林的地方就叫它是「管森林的」。主要是因爲它飛得很低，很愛靠近地面飛行。」

「如果不誤時的話，再過一分鐘就應開始砲擊準備，」勒米左夫說。「手榴彈拿的很多嗎？」他問戰壕裏坐在他旁邊的戰士說。

「上校同志，每個人有八顆，」一位很年輕的中士報告說。

「小聲，不要嚷，」勒米左夫說。「每個人八顆嗎？這倒不錯。如果碰見了牆，牆裏面有德寇，又繞不過去，那又怎麼辦？」

「上校同志，那時我們就炸毀它，」那位中士說。

「帶有炸藥嗎？」

「上校同志，怎能不帶。」

「帶了多少？」

「五六公斤。」

「爲什麼你槍上沒有刺刀呢？」勒米左夫問一個戰士。

「我這裏有個好東西，」這位戰士頓時用手拍響了掛在腰間的馬刀。

「你不是個哥薩克？」

「是蘇聯英雄多瓦托爾少將騎兵軍團裏的人。」

「你是個哥薩克，爲什麼不騎馬呢？」勒米左夫微微一笑。

「馬的事，我已忘記了。我已有一個半月沒看見馬了。」

「怎樣，很想騎馬嗎？」勒米左夫問。

「上校同志，這裏沒有可能去想，」這個戰士說，可是看他摸馬刀的這次動作，覺得他是有點憂愁。

「已到時候了，」勒米左夫說，同時就把要來直接指揮衝擊的連長叫來，問他是否全準備好了。

「全準備好了，」連長說。

「信號是東岸的第一排砲聲。明白嗎？」

「明白。」

「不要指望東岸，」勒米左夫說。「東岸是東岸，還是來開自己的迫擊砲吧。」

「上校同志，一定執行。」

「這就對！；好吧，已是時候了，」勒米左夫轉向窩爾加河那方第二次重複說。

沙布洛夫也轉過身去。恰巧這一瞬間，在遠處東岸，轟隆起來，迸發着火花，接着就有一個什麼隆隆的，號叫着的东西從上空掠過。

「你看，「卡丘沙」砲響起來了，」沙布洛夫向勒米左夫說，但對方全沒回答他的話，此時沙布洛夫才明白，在「卡丘沙」的轟鳴下，人家是聽不見他的話的。

東岸的上下兩方又轟隆起來了，短促的火花迸發後，迫擊砲齊放的火線又沿空飛了來。它們向離這裏半公里完全不遠的地方猛擊。

「我感覺得，他們打得好，」當排放的轟鳴一平息時，勒米左夫說。「很好。老實說，我真害怕這些「卡丘沙」。他們如果錯打一個地區，那我們就會甚麼都不留的。好厲害的武器。」

東岸方面，繼「卡丘沙」之後，又響起大砲來了。時而在這裏，時而在那裏，可看到遠處砲火的火花，同時頭上就有沈重的砲彈飛過。前面，德寇佔據的地方，滿天都是紅色的火花。當砲彈在近旁爆炸時，這些火花就有時照着屋角，有時照着殘牆斷壁，有

時又照着被打壞了的汽油車鐵片。衝擊隊開始從溝裏鑽出，往前爬行。一個沉重砲彈，在離溝很近的地方爆炸了。

「沒有飛到，」勒米左夫說。「好，大尉，我們走吧。」

勒米左夫意外輕巧的跑出戰壕，不回顧的向前去了。沙布洛夫夫跟在他後面。薩拉坡夫和三四個自動槍手走在旁邊。

我們的砲擊繼續着。德寇陣地上及其縱深內，遠遠到處都有重砲彈的爆炸聲。「卡丘沙」燃着了的汽油或石油殘渣熊熊的燒着，紅色的火舌捲入了天際。跟着在敵方的爆炸之後，此刻在我方也開始爆炸了，——這是德寇的回擊。沉重的迫擊砲彈幾次從沙布洛夫頭上飛過，在後面爆炸了。爾後又響起了大砲來，末了，前面聽到密集的自動槍聲。

衝擊隊很快的走過了由溝邊到自己舊戰壕中間的地段，此刻這些戰壕是德國人佔據着的。這個昨天被敵人奪去了的地段，沙布洛夫夫是知道得很好的。這是塊大約十多萬平方公尺的地段。各處都挖有戰壕和交通壕，只在一個差不多完全空闊地段上，有些地方，豎立着廢墟和碎片。這是因為有個時候這裏會有過幾個汽油庫，現在這些汽油庫已只剩下一些地基和周圍狼藉着大量破碎的鐵板。

沙布洛夫夫跟着勒米左夫向敵方頭批戰壕跑去，一路幾次踏着燒焦了的鐵板，驚人作響。前面是個看門人所住的小磚房的殘跡。勒米左夫盡力往那裏衝，沙布洛夫夫也就跟着

他跑去。

當他們快抵達時，機關槍排放從左面颯颯地響了，已到廢墟邊時，跟在沙布洛夫後面跑的人中，有個碎的一聲沉重地跌倒了。此時已有幾個人在廢墟上架好了兩挺機關槍。

「這作得對，」勒米左夫說。「你是加夫里洛夫嗎？」

「上校同志，是我。」

「怎樣？佔據了嗎？」

「上校同志，看來是佔據了。」

「人們還往前進嗎？」

「都還繼續前進。」

「你往前去吧。告訴他們說，我以後常在這裏。」

單粒粒的子彈靠小磚房飛鳴。機關槍的排放有時從旁空穿過。空中錯綜着各色彈道。左面，完全很近的地方已聽見多次的手榴彈響。右面還在繼續射擊，但沒爆炸：那裏還沒有進到手榴彈戰。

「壞蛋，真是壞蛋，」勒米左夫生氣的說。「你看，他們竟躺着不進。也許是他們的指揮官陣亡了。沙布洛夫，你到那裏去。既然沒有炸彈響，當然是躺下了，快去。無論怎樣要督促他們前進。」

沙布洛夫鑽出小磚房，就向右面黑處爬去了。那裏的指揮官，的確被打死了，敵人安在廢墟間的一挺重機關槍阻住了他們的進路。但發生停滯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指揮官犧牲，而是因為有三個工兵帶着炸藥繞路爬到房屋廢墟下，安炸藥去了，敵人那挺機關槍就架在那第二層樓上。其餘的人就等待爆炸時，再往前進。那裏有個司務長在指揮一切，當沙布洛夫一爬近他跟前，他就周詳而鎮靜的向沙布洛夫解釋目前事件的實質說：

「大尉同志，如果我們的人爬不到，爆炸不了，我們還是可以前進，不過犧牲人太可惜，我們等個五分鐘吧。」

沙布洛夫同意了，並派了一個自動槍手去報告勒米左夫說，這裏一切很快就會弄好。他同司務長並排躺着，等了幾分鐘。周圍正在進行夜戰，——這次夜戰也像一切夜戰一樣，其結果如何，是難於猜測的。

「此刻普羅琴珂那裏的情形怎樣呢？」——沙布洛夫想了一想。沙布洛夫聽見普羅琴珂預備進攻的地方，有大砲轟隆聲，遙遠的手榴彈聲，看見錯綜的發光彈道，就明白了，那裏也在進行戰鬥。我方從東岸發射的砲彈還颯颯的在頭上飛鳴，但此刻已落在遙遠的德寇陣地後方爆炸。每經過一兩秒鐘就有轟隆的爆炸聲，此刻沙布洛夫忽地想到，如果目前這種砲火不是在打德寇，而是在打他和他所率領的人，那會是個什麼樣的局面。真的，這種砲火是很可怕的，他也像一切步兵指揮官一樣，實在是傾心的頌揚了俄

國的砲兵。

當前面那藏着一架德國機關槍的地方，發出震聾耳鼓的爆炸聲時，沙布洛夫就站起來，一面跑，一面發射自動槍，領導着紅軍兵士衝鋒。

這一夜，沙布洛夫被近旁迫擊砲彈爆炸所捲起的泥塊，掩蓋了兩次。他的短棉襖袖子被一排自動槍彈擊穿，左手稍微被子彈燒了一下。同他一齊衝鋒的人有很多已經不回答同志們的呼喚了。許多人受傷，看護和衛生員，把他們從戰地上拖了出去。沙布洛夫因爲在黑暗裏和匆忙中，終於沒能細看一下，衛生員中有沒有安孃。

一般說來，戰鬥是比所預料的要輕易一些。沙布洛夫親自指揮在右方作戰的那四個衝擊隊，很快就佔領了他們應佔領的一部分戰壕。經過幾小時戰鬥後，當沙布洛夫和其他的人去搜索通向左方的塹壕時，在一個塹壕中碰見了幾個迎面走來的自動槍手。這是在左方作戰的一個衝擊隊中的戰士。這樣一來，這整個地段就被佔領了，德寇或則竄逃或被擊斃，也許，部份地還藏在掩蔽部裏，但這只有早晨天亮後，才能最終弄明。

「那裏，更左方面的情形怎樣呢？」沙布洛夫問。「打通了沒有？」

「大尉同志，好像是打通了，」他問的那位自動槍手回答說，「那裏也把弗里茨打得鼠竄而逃。」

沙布洛夫想了想，大概夜裏的任務已經完成，師團又結合了，但毫無疑義，在這個沒有爲各種建築所堵塞着的地段上，主要的危險還在早晨。甚至德寇夜裏比較輕易地

走的事，並沒有預示清早會有什麼好的事情。德寇對自己的失敗未必甘休。一般講來，他們不愛夜間動作，他們之所以沒在夜裏把大的兵力弄來作戰，顯然只是因為決定把這一個推到早上。

沙布洛夫在黑暗裏檢查了還活着的人，同司務長一塊佈置好了機關槍，並命令把某些地方的戰壕挖深，把被手榴彈炸壞的掩蔽部中的砲眼修復。爾後他派了兩個交通兵，各拿着字條——一個到勒米左夫那裏去，另一個逕直到師部參謀長那裏去——通知說，德寇定會在拂曉時反攻，他自己留在這裏，只請求趕快把迫擊砲和反坦克槍拖來。『如果可能的話，』他在兩張字條的末尾補充說，『那怕就來兩三支反坦克槍也行。』

到勒米左夫處的交通兵沒有回來：他是在去路上打死了，還是勒米左夫不能給與任何幫助，均不得而知。只經過五、十分鐘光景，當天色已開始發白時，由安寧可夫處推來了兩尊帶橡皮輪的四十五公厘口徑的小砲，來了五個反坦克手，各人帶有長長的『捷格加列夫』式反坦克槍，還有十四五個自動槍手。安寧可夫在交通兵帶來的字條上寫道：『凡能搜羅的，我都送給你們了，努力守住吧。』

第二十章

從早晨八點鐘德寇開始第一次攻擊起，直到晚上七點鐘天色漸黑，戰鬥已告結束時

止，經過了十一小時的困憊時光，其中每小時裏從未有五分鐘的相當寧靜時間。

當最近一週，師團的這段陣地被敵人向河岸擠退時，普羅琴珂會力圖在這裏特別仔細地鞏固起來。整個地段全是戰壕、交通壕，在地基的廢墟下面掘有無數的穴洞和掩蔽部，前面伸延着一個不寬，但却很深的凹溝，德寇爲接近我們的陣地，無論怎樣都是要經過這條溝的。

如果能把戰場上聲音增長的情形用曲線畫出來，那這一天內的曲線，就像患瘧疾病的溫度一樣，急速地上升三次，下降三次。

清晨，德寇開始用團砲射擊。爾後又加入了團的重迫擊砲，師的大砲，重衝擊砲，隨後還開始了猛烈的空襲。當轟隆聲響達於極點時，忽而又中斷了下來，於是德寇就在噤噤不休的機關槍聲下實行衝鋒了。在這一分鐘內，我們戰壕裏一切凡是坐定、忍住和活下了的人們，全都緊靠着機關槍、自動槍和步槍射擊。還在一個星期前，德寇頭批進攻時日，曾稱爲『送死溝』的山澗，此刻再次證明是名符其實：溝坡上，幾分鐘內就蓋滿了已死和快死的軀體。其中有一些人，隔戰壕只有二十米遠、十五米遠和十米遠了。覺得再過一秒鐘、半秒鐘，他們就會跑過這個距離的。可是他們並沒有跑過。死亡的恐怖，在最後一秒鐘內主宰了那些幾乎跑到了的人們，而迫使他們退轉回去。如果死亡的恐怖沒有迫使他們往回跑，那他們是會跑進戰壕的。但他們却轉回去了，於是那些向前跑時沒被打死的人們，却在往回跑時被打死了。

第一次衝鋒沒有成功，一切又從頭開始。如果說，這個地獄般的情景，第一次繼續了兩個鐘頭，那在第二次它就繼續了五個半鐘頭。德寇決定在河岸上一片完整的土地也不留。河岸上的彈坑竟炸的這樣多，如果砲彈同時爆炸，那這裏確實不會留下一個活人的。可是砲彈不是同時爆炸，第一個砲彈炸出的彈坑，立即有人躺在那裏射擊，而第二個砲彈落的地方，却已經沒有人了。這種與生命攸關的捉迷藏遊戲，繼續了五點半鐘。只在第六點鐘快完，德寇舉行第二次進攻，——而耳鼓被聲音震聾，半身被泥土掩蓋，疲倦得臉上發黑的戰士，從塹壕裏站起來，猛烈直射前面出現的一切，把這次衝鋒也擊退時，遊戲才算完結。

表示轟隆聲響的曲線，立刻又上升了。五架，十架，二十架，三十架一隊隊的飛機飛來了，它們俯衝的這樣低，爆炸的氣浪竟把機身直往上拋。它們不顧高射砲的射擊，幾乎從二十公尺高度上來俯擊戰壕。周圍的灰塵飛揚得如噴水池的水，好像下雨一樣。大大小小的爆炸彈和碎片彈，有炸出五米達深坑的炸彈，有剛一着地即行爆炸，其碎片低得能把附近的草洗刮乾乾淨淨的炸彈，有在二百公尺高處炸裂後分出幾十個像如榴霰彈空炸落地的小炸彈，——所有這一切就在頭上轟鳴嘯叫，差不多達三小時之久。但當晚上正七點鐘，德寇又來進行第三次衝鋒時，他們只不過是再一次以自己的軀體來填滿這「送死溝」而已。

沙布洛夫初次看到，在這樣小的地面上有這樣多的屍首。凡機關槍手射擊得特別好

的地方，死屍有時竟層層疊疊的躺着。早晨，當增援部隊到來後，沙布洛夫點了點自己的人數，他很記得，原來他有八十三個人，而此刻，晚上七點鐘，他只剩了三十五個，其中有三分之二受了輕傷。他左右翼的情形大概也是這樣。

戰壕被毀壞了，交通壕有幾十個地方被炸彈和砲彈擊中所截斷。許多掩蔽部被打壞，木柱豎立了起來。還在三天前受了震傷的沙布洛夫，現在幾乎什麼都聽不見。一切已告結束，但他的耳鼓，還在轟隆作響。

如果後來什麼時候有人請他描寫，他在這一天內所經過的一切，那他就會用以下的幾句話來敘述道：德國人一射擊，我們就躲在戰壕裏，後來他們停止了射擊，我們就站起來，向他們射擊，他們退却，後來又開始射擊，我們又躲在戰壕裏，當他們停止射擊舉行衝鋒時，我們又開始向他們射擊。

實際這就是他和他的戰友們所作的一切。但他在自己的全部生活上，大概從來還沒有感覺到這樣頑強的求生慾望。這既不是死亡的恐怖，也不是怕他那憂樂具備的生活的中斷，更不是怕明日到來，而他沙布洛夫，就已經不在人世的胆怯思想。

不。他這整天所充滿的唯一願望是坐待着這一時機；即當寧靜出現，德寇一抬頭，他能親自站起，向他們射擊。他和他周圍所有的人，在這一天內，等到了三次這樣的機會。他們不知道，爾後的情形怎樣，但他們每次都想無論如何要等到這個時機。當晚上七點鐘敵人最後的第三次衝鋒被擊退後，而出現短時間的寧靜時，人們在這天除了口令

和向德寇射擊之際所叫喊的那些兇惡可怕的騷曬謾罵外，才初次說了一些什麼話。這些話原來是這樣意想不到的，於是氣氛中，感到一種莊嚴，似乎發生了某種非常重要而神聖的事件。沙布洛夫覺得，他們今天戰勝了德寇，不僅作到了後來蘇聯情報部在情報裏用『我軍某部殲滅德寇達七八百之多』等語來描寫的事，而且他們今天是一般的戰勝了德寇，表現了自己比敵人強。

七點半鐘，天已漸黑時，安寧斯基來到了沙布洛夫戰壕裏。沙布洛夫背靠戰壕牆壁，坐在疊着的軍大衣上，拿着叉子懶洋洋地往肉罐頭盒內叉着，企圖使自己相信，他餓了，要吃東西，雖然他一點也不想吃。

「怎樣，擊退了嗎？」安寧斯基說。

安寧斯基的臉也像這裏周圍所有的人一樣又黑又疲乏，——大概今天他那裏的情形也和此地相同。

「擊退了，」沙布洛夫說。「一般的情形怎樣？」

「一般的也是擊退了，」安寧斯基說。「我領一個中尉來了，他代替您，——將軍要您去。」

「那裏的情形怎樣？」沙布洛夫問。

「那裏也擊退了。您走吧，很緊急的叫您去。」

「勒米左夫在那裏？」

「把他抬到掩蔽部去了。」

「怎麼回事？受了傷嗎？」

「不是，」安寧斯基說，「沒有受傷。不過這位老頭子，半點鐘前，戰鬥已結束時，竟暈倒了。他的舊傷不僅可笑而且也很沉重的。此刻在灌水給他喝。您快到將軍那裏去吧，不然，他會生氣的。」

「再見，」沙布洛夫夫握握安寧斯基的手說。

「得順便告訴你一聲，」安寧斯基說，「現在他的指揮所，已不是原來地方了。他已命令遷移。」

「遷到什麼地方了？」

「離此三百來米達的陡岸邊上。您大概會在那裏碰見他的。」

沙布洛夫夫沿交通壕往後走去。他得兩三次跨過些尙未收殮，以泥土掩蓋的自己戰士的屍體。沙布洛夫夫走了三百來步光景，幾乎是劈面撞着了普羅琴珂。普羅琴珂站在懸崖邊上。他像所有的人一樣，也穿着短棉襖，不過戴有紅邊的將軍帽，這是不久前從東岸後方，給他運來的。在他附近不遠地方，有兩個戰士在挖掩蔽部。

「沙布洛夫夫！」普羅琴珂還在幾步路外認出他來時叫喊說。「沙布洛夫夫，是你麼？」

「將軍同志，是我，」沙布洛夫夫說。

普羅琴珂向他迎上三步，隨即挺身直立，態度非凡，極莊重地說：

「沙布洛夫同志，我代表指揮部向你道謝。」

沙布洛夫也挺身『立正』站着，不知所措的嚙嚙了一些什麼。

「我呈請獎給您列寧勳章，」普羅琴珂說。「您是值得榮受這種重獎的，我想使您知道這點。」

「多謝你，」沙布洛夫突然天真地說，並微微一笑。

普羅琴珂也微笑了。他們相互地望了望，彼此都明白了，對於他們兩個及其周圍所有的人說來，今天是發生了某種誠堪慶幸而極爲重要的事情，至於沙布洛夫已否被呈報，他是否能得獎章，——這與今天經過比較起來，並不甚重要。今天是勝利了——這點，他倆個都很瞭解。今天是德寇的失敗，按所有的軍事規律說來，這些德寇是應該奪回河岸的，但却沒有奪回去。

「怎樣，還活着，健康嗎？」普羅琴珂擁抱沙布洛夫後，輕輕拍着他的肩膀說。「還活着嗎？」

沙布洛夫沒有回答。對這問題又能說些什麼呢？

「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您我是會記起這天來的，」普羅琴珂說。「您記住我的話吧，正是這天。也許，有人也記起別的天來，但我們却正是要記起這天。今天該覺得多麼美妙，是嗎？」

沙布洛夫默然的點點頭。

「我的指揮所已改變了地方，」普羅琴珂說。「這裏原來住過營部，我命令加以擴大大給自己用。敵人明天主要的打擊是會向着這裏。而我們是不會放棄這塊地方的。今天都感覺到這點，我知道，——你，我，大家，都感覺到這點。我想必須堅定人們的這一感覺，所以把司令部移到了這裏，爲的是使他們不僅感覺到，而且也知道，我們是決不放棄它的。明白了麼？」

「明白，」沙布洛夫說。「不過您那裏要方便些。」

「那裏是方便些，但這裏我也正在築得很堅固。你知道，大胆雖是大胆，但師長的頭頂上至少應當蓋起四層橫木。不過有件事定會使你悲痛，頗坡夫陣亡了。你認識了勒米左夫嗎？」

「認識了。」

「怎樣？是個好人，對嗎？」

「對，」沙布洛夫說。

「現在他將代替頗坡夫，當你們的團長。」

「那勒米左夫團怎麼辦？」

「我想留安寧斯基在那裏。這是第一。第二，昨天我爲了編制衝擊隊，曾從各團裏抽了一些人。結果各團陣地都被敵人擠退了一點。你的營也是這樣。各師團終究又打成一片——這很好，但却把我們壓得緊靠河岸了，又放棄了五座房屋。」

「我那裏也是這樣麼？」沙布洛夫帶着還不知道最壞消息人的驚慌感覺問道。

「是的，你的部隊也被擠退了一些。昨天我在那裏待了半天。也許是我的過失——抽了你很多人，但如果不抽的話——那就不會和勒米左夫團打通。我在你那裏坐了半天。一般說來，原來你營部地方，現在已經差不多是最前線了。」

「是，」沙布洛夫說。

「三座樓房，德寇佔去了一座，」——就是「丁」字母樣子的那一座。知道麼？」知道。」

普羅琴珂以一種特別安靜的音調說話，但按他說話的情形，可以覺察出，他在沙布洛夫面前感覺自己似乎有某些過錯，——他從他營裏抽去了一些人，並且把他自己也抽走了，現在沙布洛夫可能歸咎他，因為對沙布洛夫說來，似乎能這樣想：如果他自己在那裏的話，是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的，雖然即令他在那裏，這也完全可能發生。

「總之，你到營裏去，守住現有的陣地，這是最主要的。不要愁，不要愁，」普羅琴珂拍着始終緘默的沙布洛夫說，「最重要的，是全師打成一片了，這比你的一棟房子要可貴得多。順便說說，我和你是老同事，但我竟不知道，你是個這樣守秘密的人。」

「爲什麼是個守秘密的人？」沙布洛夫驚奇地問。

「當然，——你是個守秘密的人。我已經說過，我在你營裏待過半天。在那裏他們全告訴我了。」

「告訴你些什麼？」沙布洛夫還是惶惑不解的問。

「聽說，你已討了老婆。」

「啊，原來是這樣一回事……」沙布洛夫只是現在才明白，普羅琴珂指的是什麼。在第一大暗示時他沒想到這點，因為此刻他完全沒想到這一點。

「是的，討老婆了，」他說。

「據說，甚至想行結婚禮。也許會辦喜酒，不請我作客是嗎？」

「我那會辦喜酒，」沙布洛夫說。「不過隨便談談罷了，很想這樣做，但這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完全可能。我知道這個姑娘。我並給過她的勳章。她是個很好的姑娘。」

「很好，」沙布洛夫說。

「她是副醫士，還是看護呢？」

「是副醫士。」

「你營裏有副醫士麼？」

「最近這一個時期沒有，」沙布洛夫說。「我住醫院時，營副醫士被打死了。」

「那就這樣辦，」普羅琴珂說，「我可以派她到你營裏去當副醫士。既然編制上規定得有，那就行了。」

「按編制，我還應有個醫生，」沙布洛夫說。

「那是不要緊的，例如，按編制你營要有八百人，你這八百人在那裏？至於一個副
醫士，我是可以給的，只是要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

「條件就是要請我吃喜酒。還有件事。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如果我說的厲害點，
那你不要見怪。她對你說來，是老婆，而對全營說來，是副醫士，因此她除衛生事宜
外，對營務上不能有任何關係；你知道，也有這樣的事情，女人有時並不是心懷惡意，
而是出於至誠的來開始供獻意見；這是戰爭中不應有的。」

「我的意見也是這樣，」沙布洛夫說。「不過，如果您懷疑的話，那就讓她留在原
地工作。」

「不，我並不懷疑，」普羅琴珂說。「我隨便的想到了這點，所以就告訴你。如是
而已。好，」他忽然醒悟起來，補充說道，「趕快回去吧。那裏有你的馬斯林尼可夫等
你等乏了。他愛上了你，是嗎？」

「我又不是個姑娘。」

「他愛你，很愛你。他竟這樣的望我，好像我把你吞了似的。於是我只得告訴他
說——您的沙布洛夫會回來的，是會回來的，不要着急吧。」

「將軍同志，究竟那件事是誰告訴您的？」

「你問是誰告訴的麼？王林告訴的。你似乎對他很厲害的。是嗎？」

「不是。爲什麼？」沙布洛夫問。

「我隨便這樣想，因爲你關於他，沒有告訴我什麼。如果你對待他很厲害，那是不應當的。他是個好人，而且很敬重你。好，去吧，去吧，」普羅琴珂去和沙布洛夫握手。「我以爲，德寇明天又會重復一切的。可是，如果他們今天沒有結果，那明天就更不會有什麼結果。我已預覺到這點。但是，」普羅琴珂舉起一個指頭說，「好的預覺，終究是豫覺，如果窩爾加河兩天後再不封凍，那砲彈就會完結。節省點用吧。口糧也要節省。再見。」

「將軍同志，再見。」

第二十一章

漆黑的夜。偶然的迫擊砲彈，時左時右，在幾百米達的地方扑擊扑擊地炸着，正因爲爆炸的稀少和意外，所以沙布洛夫會顫抖了幾次。他來到自己營裏時，碰見了一位戰士，這位戰士一認識他後就說：

「大尉同志，您好。」

「您好，」沙布洛夫說，「帶我到營部去。現在它在什麼地方，知道麼？」

「仍在原來那裏，」這位戰士說。

當沙布洛夫走近掩蔽部，看見了戰壕裏那熟識的別加身影時，心裏忽的顫抖了一下。他覺得自己已經到家了。

「大尉同志，」別加快活地說。「我們已經等您很久了。」

「你們最好是少等我，該好好打仗。你看，對我這次回來，給我還準備了一個這樣的禮物，」沙布洛夫力圖藏住相會的快樂心情說。「竟讓出了一座房屋哩。」

「確是這樣，」別加說。「敵人壓的太厲害，不然是不會放棄的。力量不夠。要知道，將軍從我們營裏抽了四十個人去。」

「不只從你們這裏抽了人，從旁的地方也抽了人呀。」

「所以旁的地方也被壓退了一些，」別加抱屈地說。「人力做不到……政治委員和馬斯林尼可夫等你，簡直等得望穿了眼。」

「他們在什麼地方？」

「王林同志在這裏。」

「馬斯林尼可夫呢？」

「馬斯林尼可夫剛天黑時，就到那棟房屋裏去了。此刻白天是去不了那裏的。」
「現在這裏隔德寇有多遠？」

「左邊遠和先前一樣，可是這邊，」別加向右一翹，「不到六十米遠。全聽得見。」
「被打死的人很多麼？」沙布洛夫問。

「死的十一個人，傷的三十二個人，」愛確切回答問題的別加說。「還有馬麗亞，依萬諾夫娜也炸死了。」

「小孩呢？」

「小孩們也一同炸死。炸彈逕直落到他們的地窖裏。除一個彈窩外，周圍什麼也沒有了。」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昨天。」

沙布洛夫記起了，以前，——現在覺得，是很久很久以前，這個女人怎樣用種淡然的聲音向他說：

「如果落下炸彈，那就讓我和小孩們死在一齊吧。」

現在，她的偶然豫言竟應驗了。

「你對我講的太多，」沙布洛夫說，「最好少講一點，」隨即就揭起雨衣帽，走進了掩蔽部。

王林靠着桌子在打盹。他寫了政治工作報告，就這樣頭枕着紙，雙手撒開的睡去了。精神上、政治行動上的壞現象是沒有的，——這就是王林睡去時寫完的最後一句話。

「王林，」沙布洛夫轉身站在他旁邊叫道。「王林？」

對方立即站了起來。

「王林，」沙布洛夫重複說，「是我。」

王林和他握了很久的手，像望世外來人般的盯着他。

「我們已爲你驚心不安了，」他說。

「你們這裏，似乎是無暇來驚心不安的。」

「不，你想想，居然找到了這時候，鬼知道，你像是有點什麼似的，沒有你真寂寞。也許是因爲你這樣魁梧——沒有你就像從房子裏搬走了火爐一樣。」

「謝謝你的好比喻，」沙布洛夫說。

「比喻也許是不適當，但實際上却是這樣。何況天氣已屆嚴冬，你才白見怪哩，——爐子現在是最必需的設備。」

「我看你們已經把它安上了。」

掩蔽部裏的確安有一個圓鐵爐。

「可不是？已安上了。燃的很好。想烤烤火麼？」

沙布洛夫並沒回答，就坐在床上，接連脫下皮靴，把腳伸到火跟前。

「好，」他說。「真好。哼，在將軍面前控告我。」

王林笑道：

「是，控告過你。我既是政治委員，就應知道人們的衷腸。我見你的心緒不安，所以告訴了他。」

「是的，我的心緒有些不安，」沙布洛夫說，「戰爭不完結，心緒是不會安的……」

馬斯林尼可夫到那座房子裏去了麼？」

「是。他總忍不住。」

「早上能回來麼？」

「應當回來的。如果早晨不回來，那就得到明天晚上。那裏 白天是不能去來的；左右全爲機關槍的交叉火力封鎖住了。」

「誰留在那裏？」

「還有十五來個人。孔留珂夫在那裏當衛戍官。鮑塔頗夫被打死了。」

「真的？」

「被打死了。我已在危急的時分自行任命了孔留珂夫當連長。因爲沒有別的人。我們被擊退時，他就帶着連上剩下的人，據守在那座房裏。」

「難道第二連總共只剩下十五個人麼？」

「不，」王林說，「這裏還有十來個人。他們是從那座房子兩邊退下來的，但他却留在那座房子裏了。現第二連裏約有二十五個人。」

「其餘兩連呢？」

「其餘兩連稍微多點。看吧，名單在這裏。」

王林以他特有的精密性，把各連現有的人數寫在一張紙上。

「是，」沙布洛夫說，「損失的人很多。——現在前線在什麼地方？」

「看吧，這裏有，」王林從文件包裹，翻出了那張小小的陣地圖。「這是馬斯林尼可夫特地準備你回來看作的。」

這個小圖上標記有全營的佈署情形。營的位置已不像先前那樣突出了，而是沿着一條已被破壞街道底右方，與其他各營處在同一直線上，只有小圖上用點號圈着的那座房屋，才像舌頭樣的向前突着。

「實際說來，這座房屋已被包圍了，」王林說。「德寇白天不讓我們到那裏，所以只能夜裏爬去。」

「是，——當我們要奪回整條街道時，這將是我們前進的好據點，」沙布洛夫說。

「要堅決的把它守住。」

「會在什麼時候奪回……」王林拖長聲音說，「我恐怕，到這天還很遠哩。」

「爲什麼？」

「此刻能够守住現有的地方，就已是幸事了。」

「當然，」沙布洛夫說，「我說的正是這點，能守住就已是幸事了。我們既能守住，那就定能奪回。」

「你回來怎的這樣快活。比平常樂觀了些，」王林說。

「是的，比平常更樂觀了，」沙布洛夫說。「放棄了一座房屋，這不要緊。就是

說，這當然不好，但不要緊。今天我們守住了河岸，沒讓敵人進到窩爾加河，這是最主要的。將來也不讓他們往前進。」

「你確信是這樣麼？」王林問。

「確信是這樣，」沙布洛夫說。

「爲什麼這樣確信？」

「不知怎樣對你說？我可以舉幾個邏輯上的論證，但主要的並不在於這些論證。我覺得，會是這樣。今天我們支持住了的，是先前所不能支持住的。他們像是有個什麼東西已被弄斷。你知道，好似個上緊了的玩具。緊上，緊上，彈條突然拍的一聲，就不再能上了。」

「那又怎的，」王林說。「我很願意相信你的話。而我們在這裏因這座房屋竟這樣發愁，今昨兩天，我們除苦悶而外，就再沒有任何的感覺。」王林站起來，沿掩蔽部微微跛着走了去。

「你怎的跛了？」

「受了傷。並不要緊，到結婚那天是會好的——當然，是到我結婚的那天，而不是到你結婚的那天，因爲據說，你的婚期已不遠了。」

「這是誰講的？」

「普羅琴珂。」

『那有什麼了不得』，沙布洛夫說。『宴會廳已準備好，』他眼向掩蔽部一翹。『也會有音樂，甚至還會有外國音樂家參加。新郎就在這裏。現在只等新娘伴隨女友前來舉行婚禮了。』

『今天，馬斯林尼可夫一回來，我們就來舉行告別童年生活的宴會，』王林說。『你不要以為就這樣敷衍過去。除非舉行這一宴會，不然，我們橫豎是不讓你結婚的。』

『只怕別加存的吃喝，已是不多了。別加，是不是？』

『大尉同志，我盡量的想辦法，』別加說。『您對我到底估計得正確，』他擰開軍用水壺，往王林和沙布洛夫面前的盃裏，斟滿了燒酒。

但他剛舉杯欲飲，雨衣幔忽地一捲，那快樂，喧嚷，蓬着頭髮的馬斯林尼可夫，就在掩蔽部門前出現了。

『不忙，』他舉起手說。『您這幹的什麼事？不等我行嗎？』

馬斯林尼可夫一撲向沙布洛夫，就揪着他，舉將起來，又抱，又吻，隨即抓着他的手，略微推開望了望，又挪到跟前，吻了幾下，然後才讓他坐回原位——全在一分鐘內作完。爾後自己就忽地坐在棹旁的第三個橈子上，帶着一種意外的，怨恨的低濁粗聲叫道；

『別加，給我點燒酒！』

別加就給他斟了一杯。

「恭賀沙布洛夫！」馬斯林尼可夫說，「恭賀他快點高陞將軍。」

但王林却舉起杯來，帶點苦笑的神情駁斥說：

「恭賀沙布洛夫，恭賀他快點當個歷史教員。」

王林和馬斯林尼可夫同時望了望沙布洛夫。

「是歷史教員，還是將軍呢？」沙布洛夫問道。「如果因此使戰爭那怕能早一天完結，那就當個清酒街道的，我也樂意。當然，是要戰爭照我們的願望完結。那麼我們就爲它來痛飲一杯吧。」

「爲誰呀？」王林問，雖然馬斯林尼可夫此時在棹下用膝蓋撞了他一下，叫他明白他問的不很得當。「當然，是爲安癩」。

「爲它——爲勝利，」沙布洛夫解釋說，隨即一飲而盡。「至於教員，」他鬆口氣說，「那戰後，無論怎樣我們都得來當當歷史教員的……喂，在那樓房裏的情形怎樣？」他問馬斯林尼可夫道。

「孔留珂夫在那裏主宰一切，」馬斯林尼可夫說。他因爲疲乏，只喝了一杯，就帶幾分酒興，此時定是拖長語句，句子竟結構得這樣複雜，有時甚至來不及講完。「孔留珂夫在那裏主宰一切，他宣佈自己爲衛戍司令，儼像一位中將，此外，他還帶上了自己的舊佐治亞勳章，他帶着這勳章，據說是在等沙布洛夫大尉，根據集團軍總指揮命令，來發給他應得的紅星勳章。」

「別加，你望着幹麼？」馬斯林尼可夫叫了一聲。「看，杯子是空的。」沙布洛夫向馬斯林尼可夫睨視了一下，而後，他看這個人橫豎是疲倦得支持不住，終究是要睡覺的，所以也就沒有反對。別加又給他們斟了一杯。

「真有趣，」王林說。「別加從來不會錯，一斟就是一百格蘭姆。」

「說的對，」一級政治指導員同志。」

「我知道，很準確。甚至用不同的器具——一個是擺盃，一個是玻璃杯，一個是茶碗——他總是斟的一樣準確。你能說說你的秘密嗎？」

「一級政治指導員同志，我倒酒時，不是憑眼力，而是憑聲音和計算的。我把軍用水壺拿在一定的角度上，並按聲音來計算：一，二，三，四，五，倒好了一杯。一，二，三，四，五又倒好了一杯。」

「好，戰後他可以在藥鋪管理處工作，」馬斯林尼可夫說。

「中尉同志，這我決不會的，」別加說。「決不會的！」

「那你戰後又幹什麼？」沙布洛夫問。

「我要做供給工作，」別加說。「供給工作我是會作得很好的。」

「別加，我看你喝了酒，是不是？」沙布洛夫問。

「是，大尉同志，當您喝酒預祝勝利的時候，我也喝過了。不過，我喝的很少，」別加說，隨即停頓了一下，關於燒酒，今天破例使他發醉的事，他却沒有講，因為儲藏的

一切吃食已快完了。他把這些東西盡量節省下來給長官吃，而自己整天却只吃了兩塊乾黑麵包。『戰後我將像戰前一樣來作供給工作。如果有人以為，戰後這種工作會是個沒有趣味的，那你就錯了。我很想有這樣的時日到來，那時人們會覺得我在一九三三年所作的一切是可笑的事。從前我簡直是個土皇帝；因為我能一下採辦到五十麻袋馬鈴薯，或三麻袋葱。但戰後有個時候，如果人們會對我說：「別加，給工人飯堂弄點蛤蜊來，這是第一，法國白葡萄酒，這是第二」，那我就會說：「請吧」。到午飯時包管有蛤蜊和白葡萄酒。』

「你什麼時候吃過蛤蜊沒有？」沙布洛夫問。「大概，這吃起來是很作嘔的吧。」
 「不，我沒有吃過……」別加說。「這不過是舉個例罷了。我只是想說出一個你們此刻決沒想到的什麼東西。還給你倒一杯？」

「不要，」沙布洛夫說，「够了。」他把頭靠在手上了想。

此刻別加講的是衷心話，這是他的一種理想。理想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是可笑的。

沙布洛夫閉眼沉思，這一年半以來，該有多少關於將來的理想和思維，後來的懺悔和沒有實現的願望在俄國土地上被埋葬了，該有多少理想過，願望過，思索過，困苦過的人被葬埋在這個土地上，而他們已永不能實現其所幻想的任何東西了。所以他覺得，現在已死人們把所能執行，但沒完成的，雖會想到，但沒作到的一切，其全部重担都落到了未死者的肩上，而此刻，亦即落到了他的肩上。他沉思了戰後一切會是怎樣，但想

像不出那時的情景，亦猶如戰前他不能想像出此刻他目前的情景一樣。

『你愁什麼？』王林向他說。『將軍和你談過話麼？』

沙布洛夫夫抬起頭來說：

『我沒有發愁，我只是在想。』他笑了。『爲什麼我們總是這樣，如果有人在想什麼，那人們就認爲，他是在發愁呢？』

『別加！』

『什麼？』

『把我的自動槍拿來。現在你和我一塊去。』

『到什麼地方去？』馬斯林尼可夫問。

『巡視巡視障地。』

『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你睡睡吧。天亮後再去……早晨比晚上要清醒些。』

『不，早晨巡視障地……我的生命要緊，』沙布洛夫夫微微一笑。『我現在就去。』

『我同您一塊去，』馬斯林尼可夫說。

『不，我一個人去，』沙布洛夫夫一手攔在馬斯林尼可夫肩上。『米沙，就這樣。請坐，不過要記着，當長官回到部隊時，頭半點鐘可以把他當作來賓接待，爾後他又是主人了。明白麼？去睡吧。我回來的時候——就叫醒你，我們來談談明天的計劃。你也去打盹好了，』沙布洛夫夫一面站起來，一面向王林說。

『我已經打過了，』王林微微一笑。『政治工作報告我怎的也寫不完，寫時睡着了三次。』

『大概你寫得太枯燥無味，』沙布洛夫說，『連自己都寫得睡着了，你想想，當別人來看報告時，又該怎樣要打瞌睡了啊。』

他們兩個都笑了。

『你今天振振精神』，沙布洛夫說，『寫點什麼生動有趣的材料，使讀者能像讀孔蘭多依雅一樣。好，再見。』

沙布洛夫和別加走出了掩蔽部。他們走了以後，馬斯林尼可夫躺到床上，像小孩樣的，鼻裏呼了兩下，頓時就睡着了，王林坐到桌邊，把那張沒寫完的政治工作報告放到面前，在沉思着。爾後蹲到床下，拖出一口破漆布箱子，從裏面拿出一本厚厚的學生抄本。第一頁上寫有『日記簿』字樣。他在稀少的閒空時間，把他所注意的各種事變和情況，都記到了這個本子上。

他把日記簿和寫今天政治工作報告的那張紙並排的放着，並想，也許正是要把他寫在這個貴重本子上的東西，寫到政治工作報告裏。從意外方面來顯示人們的談話，思想，情感，事變，——他所記載的一切，因為對他很有趣，也許，正是這才對一般人也有趣，而他每天在『好現象』、『壞現象』這類表格裏填寫的東西，……對他既沒有特別的興趣，也許對於將來讀這個報告的人，也同樣沒有興趣。

正在這一瞬間，安孃掀起雨衣幔，走進了掩蔽部。

「一級政治指導員同志，您好，」安孃說。

王林站起來，迎去和她握手。

「沙布洛夫大尉在什麼地方？」她問。

「到連裏去了，很快就會回來的。」

「可以向您報告嗎？」安孃問。

「請吧。」

「克里勉科被派到您營當副醫士，現在到職工作，」安孃行着軍禮說。隨後放下手來問道：「阿列克塞快回來了嗎？」

「快了。」

「很想快點見他。」

「我很同情，」王林說，「他很快就回來。」

他們默坐了一會。

「請不要這樣看我，」安孃說。「我並沒有請求這樣。」

「知道。」

「他也沒有請求，」她肯定地說，

「知道。是我請求的。」

「是您麼？」

「是我。」

王林深知自己幸福不能復返，帶着一種善良的羨慕心回憶起他那無下落的家庭了說：

「您在這裏很好。您自己還不知道，這是多麼美妙啊。」

安孃沉默着，等待他再說去下。

「您知道，」王林繼續說，「我很高興能助成你們在一塊。這裏我和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時常發生爭論。我們是兩個性情完全不同的人。但你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這怎的向你解釋……不忙，好在您是早就知道我的，」他突然打斷自己的話說。

「王林同志，當然呵，」安孃說。『斯大林格拉的青年團員，誰不知道您呢？』

「當我和沙布洛夫在這裏初見面時，我們對植樹的問題就爭論過。記得麼，那時我們大家在這裏是多麼熱心植樹呢？他向我證明說，我們既預見到戰爭的危險，就應該注意這件事，多多作些別的事情。一般的說，我甚至是贊同他的意見的。但您記得，我們是多麼熱心的來作這件事，那時這是多麼好。您記得麼？」

「記得，」安孃說。

「那是多麼大的幸福，」王林確信地說，「多麼大的幸福。我隨時都想使所有的人都能幸福，我所作的一切，就是爲着這目的。有時我施行了不必要的處置，是爲了這

點，寫了多餘的指令，也總是爲的這點。至少，我都認爲是這樣的。」

雖然王林說得雜亂失常，但安孃了解，他所說的，是所有這些時間使他痛苦的事。

『但是此刻，』王林繼續說，『雖然我常覺得，我爲了人們幸福，全作得對，但此刻我却感覺到，大概沙布洛夫說的正確；也許應少種植些樹，少作些體育檢閱時的自由表演，少說些漂亮話——要多操練步槍，多多學習射擊。』

王林掀起吊在額上的頭髮，於是安孃就記起了很久以前的一次青年團會議，在那次會議上王林曾走到講壇上發了言，他也像此刻這樣熱烈，也是這樣把妨害他的頭髮從額上往後一撇。雖然王林此刻所說的一切，她並不都了解，因爲他所說的，大概，只是他與沙布洛夫爭論的繼續，但她忽然明白，在她面前坐着的，是個很好、很仁慈的人。

『是的……』王林忽然打斷自己的話說。『所以我講：當周圍發生這樣一些，鬼知道，是可怕或是不可怕，但一般講來對於我們終歸是困難的事情時，您能同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在一塊，我特別高興。在一塊的時候，真好……怎的，您把行李也都帶來了麼？』

安孃笑了笑。

『這就是行李。』

她指了指那個裝得滿滿的大司藥包。

『還有什麼？』

「就是這些，」安孃說。

她脫下軍大衣，走近桌旁坐下。

「這裏我們終究又要植樹的，」王林說。『先前怎樣，將來也會怎樣。如果青年不像我們所想那樣熱烈的來參加這個工作時，那我們這些老青年團員，一回憶起舊時情景，就會振奮而起照樣的來作，是嗎？』

「當然呵，定會作的，」安孃不由地回憶到了今天斯大林格拉的景象說。

躺在床上蓋着軍大衣睡覺的馬斯林尼可夫動彈了一下，隨即坐起，摸到皮靴，赤腳穿上，一站起來就去向安孃握手。

「是您呀，」他說。

他說話的口氣，似乎這裏已等待了她很久，所以安孃很覺快活。

「想吃東西麼？」

安孃搖了搖頭。

「想睡睡麼？」

安孃又搖了搖頭。

「什麼都不想，」她說。『看見您我很高興。』

「明天我們這裏大概是會很安靜的，」馬斯林尼可夫說，這不知是想安慰她，還是好來繼續談話。

「我早先的女青年團員，」王林說。「『舊友重逢』，——似乎有過這樣的影片，是不是？」

「有過，」安孃說。

「我已好久沒看電影了。這裏有次我們接到一份真理報，我看了看莫斯科各電影院的廣告。那裏甚至演放「三位勇士」的片子哩。」

「我看過這個影片，」安孃說，「那時我還很小。」

「這大概是杜格拉斯·費爾賓克斯表演的吧？」馬斯林尼可夫問。

「是的。」

「不，據說現在是另些演員在表演。杜格拉斯·費爾賓克斯已死了。」

「真的麼？」安孃驚奇地問。

「死了，早已死了。墨里·皮克弗爾特也死了。」

「難道她也死了，」安孃真正苦惱的說，似乎這是斯大林格拉近月來一切事變中最悲傷的事變。

「死了，」馬斯林尼可夫強硬地說。

本來，他並不知道，墨里·皮克弗爾特是死了，還是活着，既然談到這個題目，所以他就想聽衆來驚賞他的廣見多聞。

「別斯特爾·克依頓呢？」安孃驚惶地問。

『死了，』馬斯林尼可夫肯定地說。

王林哂然笑了。

『你笑什麼？』

『你講起他們來時，似乎在列舉某連近幾天來的人員損失一樣，』王林笑的更大聲了。

『他是個很好的演員，』安孃說。——別斯特爾·克依頓底死，她很覺悲哀。她記起了他那長長的，悲慘的，從來沒有笑容的面貌，她很惋惜，因為死的正是他。

『他沒有死，』王林望了望安孃說。

『不，死了，』馬斯林尼可夫激烈地反駁說。

『好，得了，就算是死了吧，』王林想起在斯大林格拉這裏，這種爭論的可笑之處，於是同意說。『我現在去檢查崗位，』他穿上軍大衣後，補充說，並是想藉此使他們明白，談話已經完結，別斯特爾·克依頓，是死是活，這終竟是不甚重要的。

『大尉已到那裏視察去了，』馬斯林尼可夫說。

『他可能在連裏某處逗留着，我橫豎要去檢查的。很快就來。』

王林走出了掩蔽部。

『您還是躺躺吧，』馬斯林尼可夫說。『明天我們在那角上給你作張床，你暫時就在我床上躺躺吧。』

安孃望了望他，雖然她完全不想睡，但她明白，如果此刻不躺下，兩三分鐘後，馬斯林尼可夫一定又會重複自己的提議的，所以也就沒有爭辯。安孃脫下皮靴，就躺在牀上，用軍大衣緊緊的蓋齊脖子。

『看，我聽從了您的話，但我全不想睡，』安孃說。『講講你們這裏的生活情形吧。』

『很好，』馬斯林尼可夫用極正式的音調着重說，似乎在他面前的不是安孃，而是從赤塔送禮物來的代表。『很好……』爾後才覺悟到，這是安孃，她對這裏的情形，並不比他知道得壞，於是就補充說：『很好。今天敵人的一切攻擊全被擊退了。』他想起此使她瞭解，所謂『很好』二字，並非指他們一般的生活情形而言，而是說，今天的戰鬥很有成效。『大尉看來真的不錯。這裏我們很替他耽心。』

『我也是，』安孃說。

『但甚至沒有擦傷他一點皮。將軍暗地告訴我們說，因為他一夜到勒米左夫那裏去過兩次，已呈請了給他列寧勳章。還有什麼？是，我們在這裏聚會時，爲預祝勝利還喝了點酒。這時我並暗地裏爲您痛飲了一杯。』

『謝謝。』

『我很高興，您在這裏，』馬斯林尼可夫說。『您知道，當周圍全是一些男人時，處在這樣環境下不知怎的竟把人弄得糊糊塗塗。』他覺得，他這句話是故意地在裝成年

人，因而臉上一陣緋紅。

「也許，想抽點煙嗎，」他說，「盡量抑制着自己的窘態。」

「不抽，」安孃說。

「戰前我也是不抽的。但在這種環境下却想抽了。一抽起煙來，連時間都混得快些。還是抽抽吧。」

「也好，」安孃說，她知道，如果她一抽起來時，那會使他發生快感。

他從軍服衣袋裏把那支唯一的香煙拿出來給了安孃，而自己却另來捲煙。爾後忽地記起——沒有給她火柴，於是連忙站起來，撒下紙捲內的煙，擦了一根火柴遞給安孃。她吸燃了煙，亦如一般不會抽煙的人那樣，微微吸了一下，就立即把煙子吐了出來。

平常很會捲煙的馬斯林尼可夫，這次用心地捲了很久，結果却捲成一支粗大紙煙，煙捲末端空出一大節紙，當吸燃時，瞬息間竟燃得像火炬一樣。

「也許，您想吃點東西麼？」馬斯林尼可夫問。

「不，謝謝。」

「給您點水喝喝麼？」

「不，謝謝！」

馬斯林尼可夫沉默無語了。這裏，在他保護下的，乃是自己長官兼同志的夫人，而他竟以只是小孩才有的那種親切動人的心情來對待她。他想極力來關懷她，使她明白，

他是她丈夫最忠實的朋友，她完全可以依託他，一般的，爲了她，他願意效勞一切。

「米沙。」

「是。」

「啊，你不是米沙嗎？」

「你是個很好的人。」

馬斯林尼可夫一聽到說「你是個很好的人」時，就感覺到，雖然他和安孃大概是同庚，但不知怎的，她竟比他老的多。

「米沙，」她似乎記上他名字樣的重複說，隨即就閉上了眼。

當馬斯林尼可夫在問她什麼時，她已不回答，就在閉上眼睛的那一瞬間，立即入睡了。

靜寂，他一個人坐在桌旁，只是遙遠的砲聲間或打破這一靜寂。而相連咫尺的床上，睡着一個他覺得是極端漂亮的女人，又是他同恣的老婆，如果她不是他同志的老婆（他這樣想），那他是會戀上這女人的，而其實他已愛上她了（這是實實在在，但他却從來也沒承認過這點）。他不知怎的，忽然想起了他哥哥，想起他哥哥從西班牙和以後從蒙古歸來時常常去的莫斯科近郊那個熱鬧的別墅來。也許因爲哥哥多次冒過生命危險，作過多次艱苦戰鬥，所以他在這些稀有的閒遊中，喜歡周圍是很熱鬧而又快活。當他來到別墅的時候，總帶着些很漂亮的女人，起初帶着一個，經過兩年後，又帶着另一個。他常是有說

有笑，快快活活，好像無論朋友也好，愛人也好，他都是很容易弄到手的。而馬斯林尼可夫覺察出，他哥哥正因為這點偶爾也有些寂寥。有次他哥哥同很多人來到別墅時，還帶有一個女人，馬斯林尼可夫覺得，同這樣漂亮的女人一塊，是不能離開一步的，但他哥哥却忽然說：『米沙，我們打彈子去』，於是他們關起門來，就在彈子房裏一連打了三個鐘頭，後來當人們來敲門，有個女人在叫『科雅』時，他哥哥就把一個指頭貼着嘴說：『米沙，不要作聲』，他倆沉默了一會，等到輕輕的脚步聲已聽不見了，又繼續的打起來。突然他哥哥說了一聲：『唉，去它的吧』，馬斯林尼可夫很奇怪：他不明白個中底細，只覺得如果有個女人在叫他時，那他是不能這樣默不作聲繼續來打彈子玩的。他那小孩的美慕心情微微的動了，這小孩還什麼也不知道，雖然他在和小同伴們談話時，也像他們一樣，裝着什麼都懂的樣子。打完彈子後，他哥哥就又轉去和同伴們玩，而對他剛才沒有作答的那個女人，非但溫柔，而且親切。看來，他哥哥是願意為她來效勞一切的。爾後他又像對自己同謀者似的，向馬斯林尼可夫眯眯眼，似乎說：『親愛的，這點並非幸福，幸福並不在於這點』。馬斯林尼可夫覺得，這點正是幸福所在，因為這點對他說來乃是一種沒有嘗試過的，因而大概是很玄妙的事。

他記起了哥哥，也記起了別墅和彈子房，並想到，哥哥究竟在什麼地方，報上關於他早已沒有任何消息了。他忽然設想他哥哥死了，因而就不由地想道，如果先前一同在別墅和他哥哥逢場喧戲的那些朋友和女人，也知道哥哥死的消息，他們當然會談論他，

大概甚至還會爲追悼他而來痛飲一場，並回憶起怎樣和他在別墅裏玩耍過，此外，許是什麼也不會發生。如果沙布洛夫死了，——那時安孃會怎麼呢？她大概會完全不像現在這樣，她是會發生某種可怕的事的。而到他哥哥那裏玩過的那些人，就連什麼可怕的事情都不會有，也許就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他哥哥走開，來和他打彈子玩，以及在敲門時沒回答他們。

他再度看了看安孃，少年的愛情煩惱——不是關於她，而是關於一般的愛情，——主宰了他。他很想活到戰爭完結時，以便也能到哥哥的別墅去，也能不是一個人去，但却要使這全不像他哥哥那樣，也要使自己去不去打彈子玩，而她也該是非常漂亮。他開始想像，所謂她究竟將是個什麼樣的人，但當他一般的來設想她的時候，他賦了她一些極非凡的品質，但當他一想像到她的容顏時，不知爲什麼終於想到安孃面孔上來了。

他坐在桌旁椅子上打起盹來，而當視查了崗位歸來的王林叫他的時候，竟戰慄了一下。

「馬斯林尼可夫，沒睡着嗎？」

「稍微睡着了一下。」

「沙布洛夫在什麼地方？」

「還沒回來。」

「已經是六點鐘了，」王林說，「一定是鑽到孔留珂夫那裏去了。什麼地方都沒有他。真是個坐不住的人。」

第二十二章

沙布洛夫確是到孔留珂夫據守的房屋去了。那裏只有夜間才能去，一大部份路且是爬行通過，也有被流彈擊中的危險。

沙布洛夫和別加起初沿斷牆殘壁走着，爾後又轉彎前去。這裏別加正彎下身子，似乎準備跳。

『大尉同志，你怎樣？這裏是個開闊地方。』

『我知道，』沙布洛夫說。

『怎樣，是爬，還是跑呢？』

『跑吧，』沙布洛夫說。

他們從牆壁這邊跑出，跑了三十米達就到了另一個牆壁，沿這個牆壁後面，已可較為安全地鑽到那房屋裏去了。德寇一聽到響聲，幾排自動槍子彈就從後面颼颼地飛來。

『誰呀？』黑暗裏有人細聲地問。

『家人，』別加說，『大尉。』

他們沿着牆又走了幾步。

『往這裏來，』這個人說，『大尉同志，是您呀？』

「是我，」沙布洛夫說。

「往這裏來，不要碰着頭。」

沙布洛夫彎身下了幾步梯子。他們攢摸索索，轉角就走進了地窖。

這就是茹克中尉有次從那裏趕走藏着德寇的那個大鍋爐房的一部分。在兩個月來就已改變了樣子：先前認為危險的地方，此刻在這個幾被踏平的城市裏，好像已成安樂窩了。鍋爐房被半噸重的炸彈直接擊中，毀去了一半。安在房屋中間的氣鍋已被炸毀，一部份地板被炸捲得奇奇怪怪的鐵板，畸形地塞着。但另一部份，不到一半的鍋爐房，却是完整的。

在兩個朝向德方的牆角上，作了類似砲眼的東西，其中共安有四挺機關槍。樓梯迴廊有兩個地方被打壞了，直接向頂棚洞口上，安了個不知從什麼地方拖來的一殘節救火梯子。壁上一個炸穿了的孔，已用汽鍋碎塊堵塞住，而在始終還留着的那個出入口上，則有四件疊縫起的雨衣遮住。沙布洛夫正從這裏掀起雨衣幔，跟着帶路的走進了鍋爐房。

鍋爐房裏有烟子。一個自製的鐵爐子逕直安在水門汀地上，爐裏的柴燒得吱吱的響。烟筒穿過牆，通到外面，但烟筒安的不緊，接合處全在冒煙。一個人蹲在爐旁，五六個人橫七豎八地睡在屋角邊那由兩個彈簧褥子和幾個從壞汽車裏拆下的皮座墊作成的鋪上。

沙布洛夫一走進屋，爐旁蹲着的那個人立即站起來，向他行了個舉手禮問道：

「大尉同志，要叫醒孔留珂夫麼？」

「叫醒他吧，」沙布洛夫說。

「司務長同志，司務長同志，」這位紅軍戰士就開始推孔留珂夫。

孔留珂夫一驚而起，一面整理皮帶，一面跑向沙布洛夫。

「報告！」他在三步遠的地方就立正叫道。「韃靼街七號屋子防軍已準備好作戰。

病人沒有。有兩個受傷。沒有特別的事變。司務長孔留珂夫報告。」

「願大尉健康，」孔留珂夫說，退後一步，再次立正着。

雖然孔留珂夫很守紀律，但他外表上却表現出某種新的，也可以說，是帶點游擊隊的風味，這是一種圍困已久，與外界隔絕，經常冒着生命危險的人所常有的表現。孔留珂夫的皮帶照舊繫得很緊，連兩個指頭都插不進去，但軍帽却剽悍地歪戴着，一枝德國手槍裝在三角形的黑色盒子裏，掛在腰上，穿着一雙德國飛機師用的毛邊黃皮靴，怪美觀的。

按紅軍兵士不敢自作主張而須問道「要叫醒孔留珂夫麼」，按孔留珂夫雖然同大家睡在一塊，但却微微隔開，以及一般的，按該部隊裏的嚴格秩序等情形看來，沙布洛夫明白了，孔留珂夫在這些天來，成了這裏的主要人物。

「孔留珂夫，我已很久沒到你這來了。今天特來看看你們的生活情形。」

「大尉同志，我們過的很好。」

「叫他們端個凳子到爐子跟前來——我凍着了，我們來坐下談談吧。」

「要叫醒他們麼？」孔留珂夫問。

「不，爲什麼要叫醒？他們大概很疲倦吧？」

「是，很疲倦。」

「你的人就只這多麼？」

「不，還有。一半在担任警戒，一半在睡覺。只要是敵人沒來攻擊，那我們就輪班作戰。」

「如果是攻擊的話？」

「如果攻擊，那就按規定，全到崗位上去。安東諾夫！」孔留珂夫叫道。

「有。」

「給大尉同志搬個條凳到爐子跟前來，」孔留珂夫說。「快。快跑。」

戰士沒有找着條凳，却拿了兩個小汽車上用的坐墊來，他把坐墊放在隔火爐子不遠的地方，就開始來摺整柴火。

「這好。孔留珂夫，隨便點吧，隨便點吧，」沙布洛夫說。「請坐，」而他自己也就靠近火爐坐下了。

孔留珂夫也坐在斜對面了，但他甚至坐在低低的汽車坐墊上也肅然保持着一種莊重

的態度。

『就是說，現在是您一個人在危困中麼？』沙布洛夫說。

『真是，』孔留珂夫說，『已經三天三夜了。連長一死，我就代理連長。但昨夜來了命令，教我們編成排，並委任了我當排長。』

『排裏還有多少人？』

『十五個人，』孔留珂夫說：『連我也在內。』

『先前有多少？』

『十七個。今昨兩天，因為死的緣故又少了兩個。就是說，陣亡二人，』他用自己的甚至覺得是很雅緻的語調解釋說。

『你的隊伍是怎樣佈置的？』沙布洛夫問。

『報告。是這樣。白天經常有四個人伏在巖處機關槍跟前。另外兩個人分坐在戰壕兩頭，不讓敵人迂迴，又可從兩側來觀察敵情。戰壕挖得很好，地窖裏有路通到戰壕，使鑽出時不致於打着頭。您看到那裏的孔麼？第一層樓經常有兩個人值日：窺伺前面，不讓敵人接近。當然，掩蔽得不很好，但防禦堅固。我們搬了個坦克塔到那裏，圍上了些磚。昨天馬克西繆克被打死了。您認識他麼？』

『好像認識。』

『淡黃頭髮，原在我那班上。昨天把他打着了。一般的情形還算托上帝的福。大尉

同志，全是有條有理的。你可以親自看見。」

「定是，」沙布洛夫說。

「大尉此刻不想嘗嘗馬鈴薯麼。凍了的，凍的更甜。」

「從什麼地方弄來的？」

「昨夜我們鑽到了帶小孩的那女人住的那個地窖裏，現在他們已被打死。你記得她麼？」

「記得，」沙布洛夫說。

「鑽到了那裏。我親自也去了。那裏炸得亂七八糟。我揀了半麻袋。您不吃點凍馬鈴薯麼？」

「爲什麼不？我吃，」沙布洛夫說。

「我們馬上作好，」孔留珂夫說。「安東諾夫，翻翻馬鈴薯吧。只炸一面，是炸不熟的——須得把它翻個面。等等，我親自來作。」

孔留珂夫站起來，從腰間掏下戰利品——一把大刀子，開始翻炒鍋裏的馬鈴薯。

「大尉同志，我們這裏已有家業。我愛全弄得有條有理，各樣都擺得整整齊齊。你嘗嘗馬鈴薯吧，」他一面說，一面把裝有熟馬鈴薯的炒鍋從火上取下來，放到地上。

「還有刀子。叉子沒有，我們沒有這樣的東西。」

沙布洛夫拿起刀子，燙着吃了幾個熟馬鈴薯，因爲生疏了的關係，他覺得很有味。

孔留珂夫的皮帶側面掛得有個裝着燒酒的德國水壺在搖擺，他很想問問大尉，喝不喝酒，但紀律却不許這樣；於是他決定，當長官的人自己知道，什麼時候該喝，什麼時候不該喝。

「你爲什麼不吃？」沙布洛夫問。

「你先嘗嘗，然後我們再吃。」

沙布洛夫夫些微吃了一點，就把炒鍋移向孔留珂夫。於是孔留珂夫把值日的叫來吩咐說：

「去叫醒戰士們。晚飯已經準備好了。」

沙布洛夫夫站起說道：

「好，讓他們來吃，此刻我們到上面去看看。」

「是，大尉同志。請往這裏來，」孔留珂夫把沙布洛夫夫引到救火梯跟前，止下步來，向值日的打了幾個極兇的手勢，意思是說，待他走到時，大家一定要振作精神，現得格外剽悍，不要給他孔留珂夫丟臉。

他們沿着救火梯往上爬去。先前這梯子是用來從外面到第六層或第七層樓去的，此刻他們沿着這節斷梯子，總共才爬了六七步，就覺得在空際了，雖然這實際只不過是第一層，幾乎比地平線高不出好多。

漆黑而嚴寒的夜。

「大尉同志，請彎彎腰，靠近護牆，」孔留珂夫低聲說。「不然，忽而會打着的。」他們彎着走了十來步，繞過剩下的牆角，就看到第一個哨兵。他躺在一堆瓦礫後面，瓦礫上斜放了兩條鐵軌，鐵軌上面是放的幾麻袋不知是沙，還是水門汀土。他的兩旁也圍了些這樣的麻袋。

「施多羅夫，」孔留珂夫低聲叫道。

「有。」

「你看到什麼？」

「什麼也沒看到。」

「凍着了麼？」

「真冷，」施多羅夫說。「冷得刺骨。」

「熬一下吧，很快就有人來換班的。那時你就煎馬鈴薯去。今天你來當廚師。」

「只是快點去烤烤火就好，」施多羅夫說。「到那裏，你想什麼我就弄什麼吃。真

冷。」

「好，瞭望着吧，」孔留珂夫說。「大尉同志，沒有什麼吩咐麼？」

「沒有，」沙布洛夫說。

他們就這樣鑽到了那安置在牆垣廢墟間坦克空頂塔中的第二個瞭望哨跟前。此刻頂塔上面的艙口，是開着的，其中站着的那瞭望兵只有頭露在外面。

「頂塔是很冰凍的。裏面很冷，」孔留珂夫說。「噢，冬天在坦克裏作戰，一定也是很冷的。」

「是的，很冷，」沙布洛夫同意說。

「裏面我們已放上了褥子，」孔留珂夫說，「也有毯子，好坐一坐。要是到了冬天，在正二月裏，如果一大凍，是極可怕的，這裏怎能坐得住？簡直想給這裏值日的發雙份燒酒。」孔留珂夫在說及這個坦克頂塔時，似乎這是個一成不變的局面，似乎無疑義的，他還得與他的值日們在這個頂塔裏坐到正月和二月。「當春天一來，太陽一暖和的時候，那時就會容易一些，」孔留珂夫繼續說出他所想的事。「加夫里寧科，你望到什麼？」

「這裏會有點兒響聲，」加夫里寧科低聲說，「此刻倒很安靜。」

「好，繼續瞭望吧。大尉同志，沒有什麼吩咐麼？」孔留珂夫又像上次一樣的問沙布洛夫。而沙布洛夫也像上次那樣回答：「沒有。」

爾後，他倆視察了房屋兩旁外面的崗哨，就回到了地窖裏。

孔留珂夫的兇猛手勢是有了結果；所有在地窖裏的人，都緊了緊皮帶，雖然衣服襠樓（這在近來已是斯大林格拉一般的厄運），但外觀上多少總是威武的。

孔留珂夫同沙布洛夫進屋時，前者動作了一下，像是用目光在找某個人似的，恰在此時，一個紅軍兵士就已跑向前去，站在沙布洛夫面前興奮的報告說：

『大尉同志，職排正在吃飯。』

『你們繼續吃吧，』沙布洛夫說。『那麼他們現在要去換班嗎？』他問孔留珂夫說。

『是。』

現在他倆走到正空出來的褥子跟前，隨即坐下，開始談着沙布洛夫所注意的各種具體問題，——談到孔留珂夫有多少子彈，並保存在什麼地方——是分開放的還是放在一塊，如果兩三天內不能乘夜送任何東西來時，食品够吃幾天，——正在這個時候，忽然上面接連的響了三槍。

『到各人崗位上去，』孔留珂夫一面叫，一面站了起來。『這是施多羅夫作的預告。』他向沙布洛夫解釋說。『大尉同志，你怎樣，是跟我一塊到上邊去，還是留在這裏？』

『到上邊去，』沙布洛夫說。

他們爬到上面以後，就和已經爬到那邊的紅軍戰士們一同躺在用瓦礫和水門汀土袋堆成的堡障裏面。

夜間攻擊繼續了約一點鐘。德寇三三五五，成十成十的企圖從各方面進到房屋跟前，不斷用自動槍向牆壁廢墟掃射。子彈時而這裏，時而那裏的靠耳旁飛過。十來個手榴彈落到了牆邊，彈片碰着牆壁。但結果，在夜戰中素來胆怯的德寇，喪失了幾個人

後，就退却了。一切又平靜起來。

沙布洛夫夫走下地窖，關於將來行動給了孔留珂夫一些指示。天已微微發亮。沙布洛夫終於決定轉回營部，遂同別加一塊兒走出去了，但他們剛走完牆壁，爬向開闊地段，這時敵方機關槍不斷的響着，子彈就逕直從他們頭上、面前，打進到土裏，於是他們就只好爬了回來。

『大尉同志，現在您只得在我這裏待一天，』去送他們走的孔留珂夫說。『敵人既然發現了你們，那現在是會射到夜裏的。請留在我這裏吧。您今天命該如此。』

沙布洛夫夫也沒有反對。他毫不着急的想了想，自己也瞭解，孔留珂夫說的很對，於是就決定留在這裏，等到天晚再走。

他在這一天，詳細的視察了孔留珂夫據守的這座房屋，並命令把一架機關槍移到了比較方便的地點。此外就再沒找到什麼缺點了。他幾次爬上第一層，那孔留珂夫以其特有諷刺詞句所稱爲的『望樓』上去，並從那裏來觀察敵人。這天，至少在孔留珂夫據守房屋對面，敵人是比較安靜的，不過午後三點多鐘的時候，才有十五六門重迫擊砲一齊向這房屋，特別是向這房屋後面，其餘各連駐紮的地方射擊。

此後，當德寇分三隊向指揮點和右翼那一連地方進攻時，孔留珂夫這房屋所在地之優越，就立即顯現出來了，從這裏，尤其是從第一層樓的瞭望所上，即令不是看見所有一切，那至少可以看見很多。當德寇在戰鬥正酣，甚至不藉交通壕掩護，而逕直跑到

從營部方面看來是很隱蔽，但從這裏看來却是一片開闊的地帶時，而伏在上面瞭望所機關槍旁的孔留珂夫就向他們猛烈掃射，於是奔馳廢墟間的敵人就接連跌倒在雪裏。

孔留珂夫此時竟忘記自己常有的規矩，熱得紅紅的臉幾次轉向沙布洛夫，眨着眼睛，自豪地彈彈舌頭。

正四點鐘（沙布洛夫很好記得這個時間，他此時恰巧看了錶）因為中間有廢墟堵住，看是看不見的，只是按聲音聽來，德寇衝到了營部。經過約莫一分鐘的可怕的靜寂後，那裏一連響了五六個手榴彈，接着又爆炸了兩下，再後又是五六下。此刻，沙布洛夫力圖擺脫那使他痛心的感覺。因為這尚是一種帶有不甚確知的，預覺着痛苦的驚惶。沙布洛夫在來到斯大林格拉這個時期內，此刻頭一次想到，大概他是神經錯亂，而當又有手榴彈從新爆炸後，這種惶悚不安的感覺又發生時，他很覺難過了。他把孔留珂夫拉開，親自伏在機關槍旁，冷靜的一等到時機，就向退却的德寇，接連的打了幾排子彈。這使他些微安靜了點，但不安的心情，終沒消失。他很想立刻回到營部，因為按手榴彈聲已經停止以及德寇此刻爬來爬去的情形看來，顯然即令營部是遭受了攻擊，那現在也反正已被擊退了。

過半點鐘後，一切又平靜下來，只有稀疏的迫擊砲彈，飛落在房屋後面。沙布洛夫在五點多鐘的時候，揭開雨衣幔一望，看出天色已開始漸黑了。

『正是時候，』他說。

「報告，大尉同志，」孔留珂夫說。「請忍耐一下。再等十分鐘。天黑定了再走。」

「好吧，」沙布洛夫說，「再等十分鐘……還有一件事，」他忽然記起說，「發給你的勳章，下次親身帶來。我要特別派個人到師部去領。」

「謝謝，」孔留珂夫說，「我真感謝大尉。」

「你領受勳章高興嗎？」沙布洛夫問。

「誰會不高興呢？」孔留珂夫說。「只有糊塗人才不高興它。我有我的自豪。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他第一次這樣稱呼沙布洛夫，「戰後我們也許會在什麼地方碰見。那時您看見我的時候，一定會說：「啊，孔留珂夫來了」。也許我會討老婆，要知道我還是個單身漢咧。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你不想抽抽煙嗎？」他一面說，一面拿出白鐵煙盒。

看來，他此刻和沙布洛夫這樣的隨便，是因為他們頭一次談到戰後的情形，那時他又成爲普通人，如果碰見沙布洛夫，那就真會稱他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了。

「也許會像據守施普卡那樣發給我們獎章呢，」當他們抽起煙來時，孔留珂夫說。「因爲我們在這裏把守不動。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你想怎樣？」

「也許會吧。」

「一切都很安靜，」孔留珂夫傾聽了一下已經到來的寧靜說。

當沙布洛夫聽見後面營部裏隱隱有手榴彈響，心裏充滿痛苦的預感，雖想把這種痛覺抑壓下去，但終不能克服的當兒，正在這個時候，就因為怪誕奇巧的湊合於是才發生了他所害怕的那件不幸的事。

德寇一天之內曾向兩連陣地進攻，由於這幾次挫敗而煩惱，就採取了澈底解決的辦法，於是在短促迫擊砲火的準備射擊之後，就突然在廢墟間集合起來，毫不隱藏的跑過磚堆石塊，逕直向營指揮所奔去（這就是沙布洛夫自己所注意到的那一分鐘可疑的靜寂時光）。

當敵人奔來時，營部裏只有剛從連裏回來向團長打電話的馬斯林尼可夫，佈置在掩蔽部進口機關槍巢的兩個機關槍手，以及三四個坐在近旁掩蔽部裏的交通兵。安孃這時正在撕破其中一個傷者的衣袖，綁他那隻受了傷的手。

一發現敵人時，機關槍手停頓了一秒鐘——因為彈帶剎那間阻住不動了，於是幾個德寇就跑過了那個通不過的地段，而下一秒鐘機關槍手已將其餘的人全都擊斃在這地段上。那些跑過這個地段的敵人，就在完全靠近掩蔽部的磚石後面躺下，幾個手榴彈立即向戰壕和交通壕裏飛來。

安孃頭一秒鐘什麼也沒明白；她只聽見爆炸聲響，並看見站在面前的那個她替他綁手的高個子交通兵，被手榴彈片一下子擊斃，突的脫開，帶去她手上的綁帶，砰然一聲向後倒下去了。

安孃向他彎下身去，此時第二個交通兵猛的推了她一下，讓她跌到了戰壕底下，追至她抬起頭來，就看見這個交通兵抓着自動槍，站起來，在向什麼地方射擊。

安孃跌下去後，險撞着一個什麼硬東西，這是那個被擊斃了的交通兵的自動槍放在那裏。她拿着自動槍，將它擱在戰壕堡障上，也像第二個交通兵那樣站起來，開始射擊，但她暫時還不知道，她本來是向什麼地方射擊。

爾後，她看見馬斯林尼可夫從左邊掩蔽部裏跑了出來，彎下身子，像小孩樣的（不知爲什麼她正記起了這點）從腰間接連拔下四顆小手榴彈，向前擲了去。

接着機關槍又噠噠的響了起來，有人叫了一聲外國話，此時前面有個什麼東西向他們飛來了，交通兵往戰壕裏一彎，安孃也照樣一作，上面一下子發出了三四下爆炸聲。

交通兵又站起來開始射擊。安孃按了一下扳機，就感覺到，再不能射擊了，因爲她頭幾次排放就射完了全盤子彈，現在彈盤裏全空了。她彎身來看，戰壕裏什麼地方是否還有子彈盤。的確，離她不遠地方那個被打死的交通兵腰間繫着的粗布袋裏還有一盤子彈。她很快的沿交通壕跑去，彎着身子解下子彈盤。她再次望了望，就看見馬斯林尼可夫又從戰壕裏站起來，叫了一聲什麼，就向前扔了一個手榴彈。她心裏想，他該多麼勇敢，於是解下彈盤，就回到了她放着自動槍的地方。

當她彎下身去拿自動槍時，有個什麼東西飛過頭上落到了戰壕內。她看見，戰壕裏

在她和那個拿着自動槍射擊的交通兵之間，有個德國手榴彈在打轉，——她先前會很多次看見這樣的手榴彈，——很像我們的。不過有個長長的木柄。她忽然想到，這很像個陀螺。交通兵丟掉自動槍，跌到了戰壕底下。

安孃不知怎的全沒想到自己，竟嚇住了，怕此刻這個炸彈會打死交通兵，她記起了，她在什麼地方讀過或有誰告訴過，當一遇見這樣的事，就要抓着手榴彈向敵方扔轉去。她很快的跑了三四步，抓着還在旋轉的手榴彈柄，她感覺到，這個柄兒是多麼長，並在最後的一秒鐘，還在想，她可以把這手榴彈扔得很遠，因為它有這樣長的柄兒。

正在這一瞬間，手榴彈就在她的手上爆炸了，安孃已經什麼也不記得，失去知覺，跌到了戰壕底下。

在戰鬥劇烈的時候，馬斯林尼可夫不是一下子就覺察出所發生的一切的。他把那些事前準備好放在靠掩蔽部進口戰壕堡障上的手榴彈，憤激地向德寇扔了去。他大概接連拋了十五六個，直到第二連上聽到戰鬥的聲響，猜到營部的情形不好，即派了幾個自動槍手到德寇右翼，他們選好適當陣地，快而易舉的從那裏射死了幾個突向前來的德寇，其餘的被迫退却時爲止。

馬斯林尼可夫一走進戰壕，就看見安孃躺在兩個被打死了的交通兵中間，——其所以有兩個，是因爲當手榴彈落下時，那個伏着扔了手榴彈的交通兵，也被打死了。安孃不動地躺着，臉頰笨拙地靠在戰壕牆邊，在一隻伸着的手裏還握有甚至在手榴彈爆炸時

也沒有脫落的木柄碎塊。馬斯林尼可夫向安孃彎下身去，爾後又跪着，從衣袋裏掏出手巾來，擦拭她臉上的血。血是從一塊小彈片擊傷的額角上流出的。馬斯林尼可夫叫了幾次安孃，她雖微微的在喘氣，但沒有回答。她的軍服有幾個地方被撕破，碎片打進了衣肩和衣襟。

事情太偶然了，差不多整個手榴彈都朝一面，——即朝交通兵伏着的地方爆炸了，他簡直全身被彈片炸壞。而安孃却只中了幾塊彈片：一小塊打在額上，一塊打在胸上，另一塊打在肩上。

細雪落到戰壕裏安孃的臉上，她的軍大衣上，以及彎身向安孃時摘去了自己軍帽的馬斯林尼可夫的光頭上。他還是跪着，不斷的，幾乎沒有聲響的叫着她的名字，他心裏湧起一種難堪的悲酸。他這樣跪了或許一分鐘，或許是五分鐘的光景，而後畢竟不曉得怎麼辦，但他終屈於本能的精神上的要求，而把手伸到安孃的腰下把她抱托起來，她的頭軟弱無力的垂着，他被她這種無知覺的舉動嚇住了，起初托着她沿戰壕走，而後爬上堡障，在上面走了幾步，再下到交通壕裏，就這樣的托着她走進了掩蔽部。

他把安孃放到自己床上，亦即疲倦的她，昨夜曾在這裏睡過的床上。他只是此刻才看見，一個大司藥包仍然掛在她肩上，關於這個司藥包王林昨天還這樣問過：難道這就是您所有的東西，而安孃却回答說，是的，就是這些。

他托起她的頭，解下藥包，放到床下。然後退着走了幾步，眼睛仍盯着安孃，拿起

電話筒給團部參謀長打電話說，他這裏有死傷的人，副醫士本人也受了重傷，並請他，如有可能的話，就派個醫生或副醫士來。參謀長允許了他。他掛上話筒，走出掩蔽部下預防敵人重復進攻的命令。但德寇暫時却沒有動靜。

馬斯林尼可夫回到了掩蔽部，就在床上靠近安孃坐着，只見她額上傷口的血又一股股的沿臉頰直往下流。他又掏出手巾來替她擦血。他這樣的坐着，差不多什麼都沒想，唯有等待醫生或副醫士到來。

安孃的臉是蒼白而安靜的。如果沒有額上的傷口和軍服上的血跡，那會以為她是在睡覺。她這種安靜的態度和不顯現的傷痕，竟使馬斯林尼可夫驚懼起來，他本多次見過血流不止和不堪觸目的傷痕，但人們也在這類傷勢以後依然活着，可是他知道，常有不現形的傷痕，却反而致人的命。

他坐着，擦去安孃額上流出的血點，似乎這能給予一些幫助，並想沙布洛夫到來的情形，以及他向沙布洛夫說些什麼。而後他記起了他箱子內有人民委員長十一月七日以前就發下了的禮物，——那裏有幾塊可可糖、餅乾、乾牛奶等等，——所有這些東西他都沒有動過，因為他想在沙布洛夫和安孃結婚時送給他們作禮物。爾後他又痛苦的想，他能向沙布洛夫說些什麼話。隨後他閃耀着一種思想：『也許所有這些都會安然過去，一切都會是很好的』。他再次的聽了安孃呼吸的情形。她的呼吸非常微弱，差不多沒有呼吸。此時他明白了，她，大概定會死的，也許很快，甚至會在醫生來到以前死

去。他倆的這種緘默竟是這般的難堪，竟使他一記起德寇時，瞬息間並以敵人不再來一次進攻爲可惜，可惜他不能忘掉這一切，不能立刻拿着自動槍從這裏跑出去射擊。但此刻德寇却好像是故意的全無動靜。『然而，——他想，——一切的事情他們常是相反地來作』。此刻他想敵人來進攻，他們偏不來進攻，連這點他也記到了德寇的血脈上——因爲這太使他憤激了。安孃額角上的血還在不斷流着，他又一次一次的擦去，直到他覺察出，手帕完全透濕時爲止。那時他就拋掉這手帕，鑽到床下到自己箱子裏再找出一塊乾淨的手帕來。他剛站起來，就看見醫生進到了掩蔽部來。

『受傷的在什麼地方？』醫生問。

『在這裏，』馬斯林尼可夫指說道。

『啊，是克里勉科，』於是醫生就把帶手錶處的衣袖往上一移，拿着安孃的手探聽脈搏，他這種專門家的安靜動作，很使馬斯林尼可夫驚奇。爾後，他解開安孃的腰帶，割開肩服，看了看傷口。胸上的傷使他皺了皺眉。他迅速的綁好傷口，用眯眯的近視眼望了望馬斯林尼可夫說：

『要趕快運往後方。』

『什麼？』馬斯林尼可夫說。『怎樣哪？』

『這只有在手術台上才能最終決定，』醫生說，他認爲再無二話，就向外面叫了一聲：『衛生員。』

衛生員們進來了。

「你們這裏再沒有受傷的麼？」他問馬斯林尼可夫說。

「沒有。」

「你呢？」

「我怎麼哪？」

「你不是受了傷嗎？」

「在什麼地方？」

「看看你的頭吧。」

馬斯林尼可夫摸了摸頭，那知他一取下手時，掌裏又紅又黏。

「這不算回事，」他說，並不是假充勇敢，而是因為他實在不感覺痛。

「等等，等等，」醫生一面說，一面走近他跟前，從衣兜裏掏出個裝着酒精的小

瓶，黏濕棉花，擦了擦馬斯林尼可夫的太陽穴和額角。

「實在是不緊，」醫生說。「你們營裏有衛生指導員嗎？」

「應當是有的。」

「讓他給你綁上紮帶，不然是會弄髒的。」

此時，衛生員們已把安孃從床上移到了帆布床上，爲了等醫生，就把抬床放到了地上，馬斯林尼可夫覺得他們把安孃放到地上，這是侮辱人的粗暴行動，雖然這以前他不

知幾十次看見人家把受傷的人放在地板上或逕直放在地上。他不想讓人把她這樣攙在他們脚跟前的地下，於是便向着忙的醫生說：

『這就算完了嗎？』

『是，完了，』醫生說。『我們走吧。』

當衛生員們舉起抬床時，安孃的一隻手就軟弱無力的垂着。一個衛生員把這隻手托起來，放回了抬床上。

馬斯林尼可夫跟着醫生走了出去。衛生員們已經轉過戰壕的彎了，他只看見了走在後面一個衛生員的背。

他還繼續這樣的呆站了幾分鐘，望着走去了的人的身影，直到近旁一個地方又發出自動槍聲爲止。他鬆口氣想了想，現在又開始了戰鬥，可以什麼事情都不要想，而只是前進，下命令，射擊了。他帶着這樣的心情鑽出戰壕，跑到下一個戰壕前面，就撲到伏在機關槍巢裏已在掃射進攻德寇的機關槍手跟前。

第二十三章

天剛漸黑，沙布洛夫夫就立即回到了自己的掩蔽部。那裏只有馬斯林尼可夫一個人坐在桌旁寫報告。他頭上隨便的歪綁着綳帶，有個地方竟被血染濕了。

『怎樣，受傷了嗎？』沙布洛夫問。

『少微擦破了點皮，』馬斯林尼可夫回答說。

『王林在那裏？』沙布洛夫問。

『到團部裏迎見新團長去了。』

『噢，我差點沒忘記，現在我們團長已是勒米左夫了，』沙布洛夫追憶着說。

『是的，』馬斯林尼可夫回答。『所以他就去迎見了。』

馬斯林尼可夫重複說了這句話，但對於王林很高興能乘機去順便探聽把安孃送到什麼地方這點却默而未言。

別加在雨衣幔外，弄着飯盒響。沙布洛夫和馬斯林尼可夫對面坐在棹旁，都不想說話，都不能說出他們的心事。沙布洛夫很想把今天午後四點鐘時，他所感覺到的那種痛苦心情告訴馬斯林尼可夫，但因爲害羞，所以不願意談到這點。而馬斯林尼可夫知道，沙布洛夫不但不曉得安孃受傷，而且一般的不曉得她到過這裏，所以猶疑不定，不知是說的好，還是不說的好，並想到，如果他一般不講的話，那又會怎樣。

當他倆這樣對面坐着，都不想開口時，他們的視線突然不約而同的一齊集中到了一個東西上——亦即擱在床下的安孃的那個大司藥包上。他倆望了望這個藥包，而後又相互盯了一眼，接着又望了望藥包，然後沙布洛夫就把視線移向馬斯林尼可夫臉上。

『是安孃的嗎？』他問，按他說話的口氣和表情看來，馬斯林尼可夫明白了，他無

疑的知道，這個藥包是安孃的。

『是，』他說。

『那她在那裏？』

當馬斯林尼可夫沒有立即作答，沙布洛夫的心已僵冷，五臟俱裂。他明白了，這是與他白天所發生的那種預感，有直接關係，此刻他就會知道一切。

『她到這裏來過，』馬斯林尼可夫說。『昨天你們剛走，她就來了……今天她受了傷……已把她撤退了，』他忽的不知怎樣重複了醫生的冷淡語句。

『在什麼時候？』

『四點鐘。』

沙布洛夫仍默然望着司藥包。他沒問安孃傷了什麼地方，是輕傷還是重傷。當馬斯林尼可夫說了『四點鐘』這三個字時，他就感覺到，發生了不幸的事。於是也不想再問了。

『她受了重傷，好在彈片都不大，』馬斯林尼可夫說，他覺得，她沒有成殘廢，——而只是小塊塊的彈片傷着她，這些情形對沙布洛夫應是很重要的。『傷着了胸臆，肩膀，還有這個地方。但這裏，也像我一樣，被擦破了皮。』

沙布洛夫默然不語，總望着司藥包。

『王林見團長去了，他大概會打聽點什麼消息的，』馬斯林尼可夫繼續說。

『好的，』沙布洛夫淡然的說。『好的。崗位你都檢查過嗎？』

『還沒有檢查。』

『那你檢查檢查吧。』

『我馬上就去，』馬斯林尼可夫以爲沙布洛夫想一個人留下，急忙的說。

『不，爲什麼定要「馬上」？』沙布洛夫說。『可以晚一點，寫完報告再去。』

『不，我馬上就去。』

『那隨你的便吧，』沙布洛夫說。

馬斯林尼可夫走出去了，而沙布洛夫仍默然坐着，明顯地感覺到，不管王林回來時會說些什麼話，在他生命歷程上已發生了很大的不幸。他這樣的坐了幾分鐘後，走到馬斯林尼可夫床前，坐到床上，看着被毡上的血污，就想到，大概把安孃安置到這裏過。於是他伸手去抓着司藥包，並放在床上。他作這一切事情的時候，並不倉忙，因爲他覺得，主要的不幸事件既已發生，現在着急又有什麼用，一切全來得及。他慢慢地解開司藥包，什麼不拿，只是把裏面的東西望了幾分鐘。而後又這樣慢慢地開始把所有的東西一件件的掏出來。司藥包塞得滿滿的：裏面有疊得很好的軍帽，牙刷，肥皂，兩塊面巾，一塊手帕，一個破鏡子。另一隔裏放的是藥品，——他却沒動它。接着他掏出兩個釘着方塊花的醫務人員的新綠色領章，此後又掏出一個小小的圓木盒子，打開一看，裏面有針和線。他又把它關了起來。這個盒子旁邊還放有一個，也是圓圓的鐵盒子。裏面盛

有胭脂。他很奇怪的想到，安孃向來沒擦過紅嘴唇，她要這幹嗎。他臉色慘白了，最後從藥包裏拿出的是汗衫——兩件士兵汗衫，寬大並不合身，其中一件底袖口都往裏打褶縫起，也像他在戰壕裏會見安孃，吻她手上的擦傷處時，看見她穿的那件軍大衣袖口一樣。她想，大概那個時候，正是他最後的一次看見了她，爾後就會永遠的見不着了。他臉撲到所有這些拋在床上的東西上哭起來，就再沒有覺察出周圍的任何事物。

半點鐘後，當王林從勒米左夫處回來跑進掩蔽部時，沙布洛夫用種通常的姿勢坐在桌旁，背靠着牆，腳長長的伸着。他臉上沒現有悲哀或痛苦的表情。他以一種深沉的凝視迎接了王林。這乃是那類喪失了某種東西，沒有這東西就無從過活，但又終於決定繼續過活下去的人的一種凝視，乃是那類被挖去了一撮靈魂，但卻沒有什麼來填補上去的人的凝視。

王林走到桌前，坐在沙布洛夫對面。他們沉默了一會。

『怎樣？』沙布洛夫問。

王林明白了，他不指望好的回答。

『傷勢很重。這裏只紮上了綑帶，就送到對岸去了。』

『難道窩爾加河已經封凍了麼？』沙布洛夫說。

『是的，封凍了。今天渡頭一批傷兵。』

『嚶……』沙布洛夫說。『也罷，』又沉默了。

當時王林忽然一下子，不由的開始向他講到在這種情形下通常所說的一切。他自己雖然不滿意這種說話，但已無法阻止，所以他仍在說那些完全不應該說的話，——什麼這都是小事，一切都會安然過去的，傷當然很重，但並不危險，過一個月後他又可以和安孃會面。『是，是（他帶着鼓舞的口氣拍拍沙布洛夫的肩膀），一切都很不安，他們還會在這裏（他拍了一下桌子），還會在這裏辦喜酒的。』

按沙布洛夫臉上的表情看來，幾次可以想到，他會打斷王林的說話。但他什麼也沒說。他默默的聽着。當王林在對方這種凝視下略為停頓一下，甚至停止講話時，沙布洛夫並沒有改變臉上的神色，因為現在人們說話或是不說話，安慰他或是不安慰他，對他橫豎都一樣。當王林已默不作聲時，沙布洛夫只是再一次的重複說：

『那好吧……』

爾後他脫去皮靴，躺在床上，並不裝睡，一點不動的靜靜躺着。他閉眼躺着，不顧一切的來回想起這天的詳情細節，這天——誰知道——如果他自己經常蹬在這裏，而在離這裏一百米遠的地方，那就能什麼事都不會有了。

此時兩個衛生員正用抬床把安孃抬着過窩爾加河。在河洲東面的主流上，冰結得厚些，已有過雪橇的道路，但經過窩爾加河這邊支流到河洲上差不多有一公里遠，今天所有的傷兵也像安孃一樣，在經過這段還不堅固的冰塊時，都是用抬床抬的。窩爾加河只是昨天才完全封凍。德寇沒有想到，人家已能在這上面拖運什麼東西，所以這天窩爾加

河上統治着一種稀有的寧謐。周圍一片白，靜肅肅的，只有雪還在不斷的紛飛，而在衛生員的皮靴下，微微吱吱的發響。

要抬很遠：衛生員們幾次小心的把抬床放到冰上，稍微站一會兒，拍拍僵凍的手，又戴上手套，舉起抬床來。對岸一批一批的人向傷兵迎面而來，這是些從師團後方派來前去規定明天雪橇通行的道路，尋找什麼地方冰面比較堅固一些。他們用腳試踏着冰塊而進。其中一個，歲數不小的高個子紅軍兵士，走過安孃抬床近旁，忽而止步了。

『怎的，看護受傷了？』他問衛生員說，並轉過身來，和抬床並列的走了幾步。

『是的，』衛生員說。

『傷的很厲害嗎？』

『很厲害，』衛生員說。『你有煙麼？』

『有，』紅軍兵士說。

衛生員放下了抬床，紅軍兵士用僵硬得不能發彎的手指給了每人一撮煙。於是他們就開始捲起煙來。

『你們怎麼把她放到冰地上？不會凍壞她嗎？』

『不要緊，一會兒就抬起走，』衛生員說。『你怎的，認識她嗎？』

『河還沒有結冰時，是她送我們過河的，』紅軍兵士說。『她很慈善，不過還很年輕。』

『真是年輕，』衛生員同意說。

他們用手罩着煙捲，向那個也用手罩着煙捲的紅軍兵士，接燃了自己的煙。

『想抽煙，真想的厲害，』衛生員好像辯護自己似的說。

以後，他們兩個抽了幾口煙，小心的把煙捲摳熄，插在軍帽旁，就又舉起抬床。

『確是傷的很厲害？』紅軍兵士又重複的說。

『很厲害，』衛生員說。

『真年輕，』紅軍兵士一面說，一面就轉過身來，向斯大林格拉河岸那面走去了。

衛生員們抬着安孃向前走。當他們差不多已快到開始有雪橇道路的河洲時，安孃忽然，也許因爲太冷，也許因爲抬床微微的，均勻的，嘎嘎的搖動而甦醒了。她睜開眼睛，看見上面黯黑的天空，從眼角裏微微覺察到，一切都是白白的。在頭一瞬間，她就明白了，窩爾加河現已封凍，人們正抬着她過窩爾加河。但她的思想立即又開始混亂了，她已覺得，這不是人家抬她，而是她在抬什麼人，並像往常一樣的說：『親愛的，安靜點吧，快了，快了，一會就到』。其實這並不是她在說，而是那聽見德機嗚嗚的衛生員們說的。他們說：『一會就到』，來自己互相安慰，而她却覺得，這是她口裏的話，她心中極想更小心的來抬抬床，使其不搖的這樣厲害。而後她覺得躺在抬床上的是沙布洛夫，這是她在向他說：『親愛的』，但她還不認識他，而他也不知道，這就是安孃。那時她很想向他解釋，並說了一些什麼話，但他沒有聽見，於是她又說了一些什麼。她的

思想完全錯亂了，她又失去了知覺。

『看，她哼得真可憐，』衛生員說。

正在這個時候，飛機在窩爾加河上空繞了幾轉，投了個照明彈，一下子全都照明了，接着又投了炸彈。炸彈落在抬抬床的人們左右。照明彈還沒有熄滅，冰上現出一些大黑洞，湧出的水漸漸淹沒了周圍的冰。當炸彈一炸的時候，衛生員們就把抬床拋在冰上，自己伏臥着，接着，又爆炸了幾顆炸彈，飛機開始嗚嗚地繞新的圈子，這時他倆就不約而同的站起來，舉起抬床，用種忙人的姿勢在冰穴間快步地往前走。

河洲已不遠了，前面有人叫喊說：『到雪橇這裏來』，而在小崗那邊，——新雪橇路的起點處，——已聽到雪橇板嘎嘎作響和馬的嘶鳴。

第二十四章

十一月的濃黑籠罩着窩爾加河東岸草原。下午五點鐘一漸黑，馬上就分辨不出是什麼時候，是晚上，是半夜或是早上五點鐘，因為夜晚差不多延長了十四小時，整夜全是一樣的漆黑。冷風依然在草原上號鳴，雪似乎驚悟到自己已過久未至，時稀時密、時小時大的降着，卡車車輪和二輪馬車的鐵軛，同樣沿着轆緊了的堅固雪層不斷的嘎嘎作響，軍事調車手們帶着自己的小風燈在交叉路上默然無語地轉動。

日日時時，所有這些全是千篇一律，只有想在這些由薩拉托夫，愛爾屯，卡梅盛到斯大林格拉來的某條路上，接連站一兩晝夜的人，才會瞭解這千篇一律的情景的全部偉大，才會瞭解近些時日來接近戰線道路上所發生的全部含威嚇性的安靜。

也像一年前，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那樣，無數裝載大砲、坦克、步兵的列車向莫斯科進發，似乎有妖杖一指，還沒達到流血殆盡的戰線，就在莫斯科近郊的樹林中溶化着雪路，——這裏的情形也是一樣，軍隊從十月末起，每夜每夜，起初沿着泥道，而後沿着雪路，在泥濘、風雪與溜冰上行進，有篷的大汽車，包得緊緊的總司令部直屬後備大砲，矮矮的『P-134』式坦克馳駛着，小小的反坦克砲跟着汽車在崗頂上躍進。

有時從德國飛機上擲下的照明彈，在漆黑的夜裏現出一個白色的圓點，一經這白點照耀，汽車就從路上轉向一旁，人們東奔西散的臥到地上，炸彈帶着隆隆的聲響急劇地降落在泥濘中和雪地上。爾後全又漆黑一團，道上的交通暫時要停止幾分鐘，直到先清除擊壞了的汽車碎片，拉開死屍。而後一切又繼續往原來方向行駛。其中一部份由卡梅盛和薩拉托夫開來，經窩爾加河開往斯大林格拉北面的草原和森林凹地上，——開往離斯大林格拉二十公里地方去，那裏戰線向南折轉，有不讓德寇沿窩爾加河而上的我軍防守着。大砲、人員、坦克的另一部份，則由愛爾屯逕直向窩爾加河移動，在中阿黑土巴，下阿黑土巴和上阿黑土巴的某些河套地帶藏下，並從那裏往下開到窩爾加河東岸草原。

從這人員、汽車和武器的巨大運動中，——從這一切的移動情形中，以及從這一切尚沒到達斯大林格拉即行停止的情況中，感覺到一年前，在莫斯科近郊那次已以其全部壯麗，差不多是超人力的堅定所表現的意志和性質相同。

當集團軍總指揮和軍委委員馬特維也夫在危急關頭幾次向戰線司令部請求增援時，他們每次都遭到了堅決的拒絕，至多不過是從窩爾加河東岸，日益增多地集中在那裏的砲隊和近衛迫擊砲團，以猛烈的火力來支援在斯大林格拉搏戰的各個師團而已。戰線司令部只有兩次在最危急的時日，得大本營的同意，每次給了一師人。這兩師人是一到達就直接開赴斯大林格拉的。

當沙布洛夫在自己掩蔽部裏閉起眼睛，默然躺着，兩個衛生員沿着沒有固結的冰把安孃搬過窩爾加河的那一夜，馬特維也夫則沿窩爾加河徒步繞了個大圈子，來到了普羅琴珂掩蔽部，在那裏關着門（這不是門，而是兩件緊緊掛着的雨衣）和他作了很久的談話。

當晚馬特維也夫從東岸戰線司令部回來，普羅琴珂已是他這夜訪見的第二個師長了。事前馬特維也夫被叫到戰線司令部去，他去到那裏，是堅決想把目前全部嚴重情形表述出來，並再次請求增援的。並且他到戰線司令部去時，堅信要請求一師人，且一定會請求到手，因為這師人是絕對必需的。雖然他也預見到，起初照例是會拒絕，但認為這次他的理由很充分。

然而一切却適得其反。戰線總司令和戰線軍委委員，起初安靜地聽完他的報告，而後聽罷他的請求，竟破例的沒有一下子說出來給與不給。爾後，作了一個長長的停頓後，他們相互望了一望，戰線軍委委員隨即帶着椅子移近桌旁，桌上展開有一張戰線地圖，他雙手放在圖上，像是號召馬特維也夫注意這地圖似的說：

「馬特維也夫同志，我們本不想拒絕你的請求，因為你的請求是正當的，但我們很希望你自已拒絕你自己的請求。而爲了這點，你就應當，如果不是瞭解（因爲完全瞭解這點，也許還不可能），那至少也得感覺到，那怕是些微感覺到：快要發生的事件。」

他仔細的望了望馬特維也夫，在他嚴肅的，同時也是和藹而樸直的臉上，表現出了一種那知道某種事情，並無限使他高興的人的微笑。

「馬特維也夫同志，如果我們向你說，我們沒有師團給你，或者甚至兩師人都沒有，那我們說的就不是真話，因為我們有這樣的師團。」

馬特維也夫想，這是對在這種情形下要說的「一種慣例的開場白，接着就會說到，軍隊是有的，但要用作爲後備隊，斯大林格拉雖屬重要，但除它以外，還有從黑海到白海的廣袤戰線，以及所有這些，只是手邊有空閒部隊時才能捍衛。」

但戰線軍委委員對馬特維也夫全沒說這樣的話，而這樣把雙手沿地圖一移，使馬特維也夫不由地注意到他的動作，他把一隻手放在圖上斯大林格拉南部，另一隻手則放在它的北部，爾後雙手往前移動，移到斯大林格拉西面很遠的地方，——亦即圖上的塞拉

菲莫維契、卡拉契以及頓河流域的許多其他城市，——而一下子猛地把雙手箝了攏來。

「就這樣，」他說，此刻在他嗓音裏有着一種凱旋聲調「就這樣，」他重複說，

馬特維也夫竟這樣顯然而明確地記住了這幾個字和在地圖上作的這手勢，使他後來無論在與別人談話，在自己想及這點，特別是當這個手勢所表示的一切已經發生時，都多次的憶及到這點。

「您是這樣想麼？」他着急地問。

「是的，——我是這樣想，」軍委委員說。「這就是我此刻能够向你所說的一切，」他停頓了一下以後補充說，「要使你自已感覺的，並在剩下的這些困難日子裏，讓自已人們都感覺的，當然不是我們的計劃，而是「我們的凱旋日也定會到來的」語句，——這語句的實現已不是很遠的了。就這樣吧……現在我們來談談關於師團的問題吧。爲了支持下去，就是說你們一定還需要一個新的師團麼？」

「不，我們並沒這樣提出問題，」馬特維也夫說。

「那好，但你們是需要一師人嗎？」

「不，我們並沒要求，」馬特維也夫說。

馬特維也夫帶着這樣一種感覺（他在這一種感覺的影響下連不得到集團軍總指揮的同意，竟拒絕了要求新的師團）回到了集團軍指揮部，先和集團軍總指揮談過話，然後就到了各部隊去。他肩負了這一艱鉅任務，要在一個夜晚到達兩個和主力截斷了的團裏

去。他到普羅琴珂這裏已是到第二個師裏來了，他又乏又凍。馬特維也夫的來到，普羅琴珂是很高興的。最近整整一星期來，他有時只是費了很大的氣力才能和集團軍總指揮在電話裏發生聯繫，而此刻他能把師團近來所發生的一切，都詳細的報告了馬特維也夫後，第一次感覺到，他是將自己某一部分重担移到了馬特維也夫肩上。

馬特維也夫聚神地聽了普羅琴珂告訴他的一切，並問了他幾個一般趨向於這一思想的問題：就是，普羅琴珂以他現有的力量還能支持幾天。普羅琴珂明白了，是不會再給他一個人的，而後馬特維也夫用手作了這樣一個手勢，似乎他把先前他們所談的一切都撇開不管，問道，他，普羅琴珂怎樣瞭解斯大林所說『我們的凱旋日也定會到來的』這句話。

普羅琴珂在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下，望了望馬特維也夫，忽然在他光亮的黑眼睛裏，覺察到了一種活躍與興奮，這種活躍與興奮乃是某些人們在戰爭中，當他們雖還不能告訴旁人，但已經知道某種快要來臨之非常美妙和非常重要事件時所油然而生的。

『我是這樣來瞭解這句話，』普羅琴珂由於講這些話時的一種興奮，就帶着比平常更厲害的烏克蘭口音說。『我是這樣瞭解，斯大林同志這句話是十一月七日說的，這就是說，這句話很快就應當實現了。至少是在二月以前。』

『爲什麼是在二月以前呢？』馬特維也夫問。

『因爲，如果是二月以後，』那他就會在二月二十三日紅軍紀念節這天來說，如

果是五月以後，那他就會在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這天來說。這樣的話是不能過早說的。」他帶了一種等待的態度望着馬特維也夫，並按他的回視瞭解，馬特維也夫本人對於這個問題，也抱着同樣的見解。

「怎樣？我說的對，還是不對？」普羅琴珂說。

「我看，是對的，」馬特維也夫回答說。「不過要堅持到底。」

「堅持到底？」普羅琴珂又問道，似乎他認為這句話帶點侮辱。「軍委委員同志，我本人並不想活到德寇來到此刻，恕我坐着的地方。我不想活到這個時候，是因為當我還活着時，這是不會有的。」

馬特維也夫微微的皺了皺眉：因為他覺得普羅琴珂的話，太過於誇張，是先前準備好了的。

「總之，」普羅琴珂猜到他的心思說，「您甚至覺得這是過分漂亮的言詞，但我終究只能這樣說。實在是這樣。而我的指揮官中，沒有一個人會說出旁的話來。」

普羅琴珂已經明白了馬特維也夫想要向他說的一切大概情形後，就自動的轉到了目前問題，既不來提及關於他所期待的補充人員的問題，也不再來提他還在事先一個星期前，就決定向指揮部要求的兩個反坦克砲營。

目前的事務為：補充彈藥（馬特維也夫曾允許過），夜間更多飛些「Y-2」式飛機來（這點馬特維也夫也允許過），末了就是派幾個指揮官來（這點，馬特維也夫以其特

有的肯定性立即堅決地拒絕了)。

馬特維也夫很滿意，倔強狡猾的普羅琴珂這次表現得這樣乖巧，竟一下子就明白了馬特維也夫來的目的，同時也沒有這樣固執的去向他問些詳情細節。所以馬特維也夫雖然已是要往回走的時候，但他却樂意在普羅琴珂處多逗留一會，並喝了兩大杯幾乎是發黑的濃茶，頗愛誇獎的普羅琴珂，不知爲什麼說道，這是有花的印度錫蘭茶。

「好，有花的，就算有花的吧，」馬特維也夫很得意的說。「最主要是滾熱的。」然後，普羅琴珂把馬特維也夫向河岸方面送了二百來步，他一回來就命令沃斯特里可夫拿來地圖。沃斯特里可夫給了他一張師部裏繪的障地略圖。圖上繪有本師近來據守的那五個街坊。

「我要的是詳細地圖，不要障地略圖，」普羅琴珂嚴厲地說。

於是沃斯特里可夫就拿了一張精印的斯大林格拉總圖，圖上展現着這個沿巨大的窩爾加河弓形地帶延伸，長六十五公里，近郊和周圍鄉村均歷歷在目的城市。

這次普羅琴珂却笑了：

「不是的，不是這張地圖。我要的是大地圖。你還保存着嗎？」

「那一張大地圖？」

「整個戰線的那張大地圖。」

「那張……還保存着。」

沃斯特里可夫在箱子裏面翻了半天，尋找那張很久沒拿出來的地圖。

普羅琴珂，因為沃斯特里可夫這樣久沒找着地圖，就想想了，他近來本已想的把自己的全部思想都糾纏在斯大林格拉，竟這樣希罕想到其餘的一切，甚至整整兩個月沒有取出全部戰線的地圖來。

當沃斯特里可夫在他面前棹上展開了那張還帶有在九月裏標上的舊記號的地圖時，普羅琴珂就用手攤平地圖，俯首沉思着。他開始來找城市、河流和先前陣地的標誌，而他忽然間發生這樣一種感覺，似乎他已從這些房屋、街坊和斯大林格拉城中解脫出來了。只當他看見了地圖的全部大觀，才完全明顯感覺到斯大林格拉的意義，雖然這只是巨大地圖上的一點——但一切城市，一切生存其間的人們，近兩月來，正是寢食不安關注到這一點——斯大林格拉，——局部的就是關注到這五個街坊和他普羅琴珂所住的掩蔽部。他帶着一種新的興趣看了看地圖，他雙手也像戰線軍委委員的手那樣不由的按着地圖移動，結果也是那樣在西方，斯大林格拉前面遠遠地方撮合了起來。

在他的這個動作裏，顯然，不只有偶然的吻合，而且也有規律，因為戰爭中最偉大的決定和戰略計劃，本身有着邏輯上的必然性，在由於正確瞭解情況的邏輯鐵則所產生的簡明性中，有着人知共曉和絕頂明白的道理。

早晨五點鐘左右，拂曉前不久，爲的使人們還能在天亮前回去，於是普羅琴珂就在自己掩蔽部把全體團營長都召集了來。

尚在夜裏時，經窩爾加河冰上終於有一隊雪橇拖來了食品和燒酒，在普羅琴珂窄小的掩蔽部裏的一張大桌上，通常放地圖的地方，鋪上了報紙和放了幾壺燒酒，而代替杯子的則是一些修剪得很好的美國罐頭盒子。堆滿了兩盤切得很厚的圓片香腸和溫得熱熱，並滲有馬鈴薯的罐頭肉。正中放有一個盤子，普羅琴珂的廚師，決定輝煌一下，就在這盤子中間用黃油作了一個帶花和渦捲模樣的東西。

普羅琴珂坐在邊角自己這通常的位置上。掩蔽部裏烤得很暖。這次却與尋常不同，將軍上身不是穿的普通軍服，而是從箱子裏拉出的一件很乾淨的軍官制服；衣服開着，裏面閃爍着一件白色的乾淨絲汗衫。今天整夜都給普羅琴珂燒得有開水，在客人來到前一點鐘，他就在這掩蔽部中，小孩用的白鐵浴盆裏洗了澡，他雖已不是第一次在這個盆裏洗澡，但除沃斯特里可夫外，無論在什麼人面前，他都是不會承認的。普羅琴珂熱氣騰騰，安然自在的坐着，由於乾淨的絲汗衫，感到舒適涼爽。

整個場面——狹窄的掩蔽部，長長的桌子和敞開軍官制服坐在桌頭的主人，所有這些使已走進來的勒米左夫突然聯想到海和軍艦上的士官室。他和普羅琴珂道好後說：

『將軍同志，你們這裏完全像在海艦上一樣。』

『爲什麼像在海艦上？』

『因爲像士官室一樣。』

大家差不多都是同時到來了。勒米左夫帶着老軍人具有的確切性是正五點鐘來到

的，其餘的人，則或先或後一兩分鐘來到。沙布洛夫是最後到來的一個，遲了五分鐘；在交通壕裏他跌了一跤，很厲害的跌傷了膝蓋，其餘的一段路竟至跛着走來。

「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是你呀，」普羅琴珂說。

「將軍同志，恕我晚到了，」沙布洛夫抱歉的說。

「沒有什麼，」普羅琴珂說。「罰你一杯，那你下次就不會遲到。」

「請坐，」勒米左夫「面移方櫂，一面說，「同我在一個櫂子上坐。」

當沙布洛夫已坐下，勒米左夫爲了方便，用左手抱着他的肩膀補充說：「這樣擠緊坐，如果關係好，那就不會嫌屋小。」

「好，請斟酒吧，」普羅琴珂宣佈說。

當大家斟好酒，略爲停頓了一下，普羅琴珂便說：

「我今天召集你們來不是開會，而只不過是使大家見見面，相互地望望。也許，我們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活到快樂的日子（「快樂的日子」這幾個字，他突然叫得很莊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活到快樂的時光，」他重複說，「所以我想，使我們大家聚集到這裏來，相互地望一望，彼此相信，每個都會堅持到底，如果不是我們每個人，那至少我們師團是能活到快樂的日子的。今天我們，」他一面說，一面站了起來，其餘的人也跟着他站了起來，「就爲預祝我們的凱旋日也很快來到，痛飲第一杯吧。」

又在近來大家常常重複的這句話裏，按他此刻說這話的情形，感到一種特別的莊

重氣氛。

喝過頭杯酒後，沉默了一會。大家都在使勁地吃東西。因為近幾天來食料的供給情形壞，人們並沒覺察到食物不足，這只是因為太疲乏的緣故。爾後又為預祝該師成為近衛師而飲了第二杯，這在每個敬重自己的師團中已成爲一種傳統了。此後他們就同旁邊坐着的人舉杯相碰，隨便飲着。

普羅琴珂說了許多笑話，態度和藹，雖然他有幾次很想分向指揮官詢問他忽然記起的工作問題，但他因為不願意破壞莊嚴和親切接待客人的一般感覺，而抑制住了自己。

沙布洛夫坐在勒米左夫身旁，對面就是普羅琴珂，整夜可以毫不費力的觀察將軍的情態。他早就知道普羅琴珂，且知道得很好，對其餘的人也許是不這樣顯著的神情，却也逃不過沙布洛夫的眼力。按普羅琴珂說話和動作的情形看來，大家都感覺到他有對行將來臨事件的信心，以及他們在斯大林格拉這裏，一切是應該很好地終結的。但沙布洛夫除此以外，按普羅琴珂的警視，按他的某種手勢，按他臉上的表情，還看見，普羅琴珂不僅知道一切應當很好的終結，而且還猜着，這會怎樣的終結。

沙布洛夫幾次覺察到，普羅琴珂這樣開始了語句，似乎他想說出某種重要的話，但他說到一半的時候，却又停下而轉到另外的話題上去了。沙布洛夫覺得，普羅琴珂很想說出某種只他一個人知道的事情，但他却費力地抑制自己。

當散走的時間一到，普羅琴珂又再次瞟了坐在桌旁的人們一眼。

「這裏坐着有勒米左夫，」他想，——在他以前，這團人是頗坡夫指揮的——他已沒有了，在頗坡夫以前，是巴柏琴科指揮，現在他也沒有了。這裏坐着安寧斯基，他當團長也許還弱一點，暫時還不够，但他和他所率領的團却經歷了整個團困的艱苦鍛鍊，而他終究也能指揮得了。看，沙布洛夫也在這裏坐着，他並不知道普羅琴珂關於他所知道的那些東西——即萬一不幸，勒米左夫、安寧斯基或第八十九團團長奧古爾薩夫或死或傷時，那他，普羅琴珂，如果此時還活着的話，就一定要委任沙布洛夫當團長。而所有這些坐在他周圍的人都不知道，他們在戰爭中的命運怎樣，他們將指揮什麼，會在什麼地方搏戰，如果要死，他們會死在什麼城市的牆腳下。

所有這幾個月裏不斷地在關懷大小事件，關懷情報，報告——戰爭全部日常生活的普羅琴珂，看見了自己聚在桌旁的指揮官，亦即經歷過考驗和艱辛而頭髮斑白的疲乏人們後，第一次在這幅情景中感覺到某種興奮莊嚴之使人背寒，使人嚔哽，使後人載諸史冊，使沒親身經歷的後輩加以羨慕的東西。

他很想作別的時候，來說點什麼特別的、崇高的話，但也像人們常有的情形那樣，在這一瞬間，他却沒找到這樣的語句；亦如在他生平其他最堅決的，也許是最美妙的一剎那間沒找到這樣的語句一樣。於是他就隨便的站起來說：

『好吧，朋友，該走了，早晨，是會有戰鬥的。』

大家都站了起來，他和每個人握手告別，於是大家就接連的走了。他只留住了沙布洛夫一人。

『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稍微坐坐吧，』他說。『一會你再走。』

普羅琴珂決定檢查一下，出席的人們是否都瞭解了他想要向他們說的話，於是就在這只留下他們兩個人的時候，問沙布洛夫說：

『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你懂了我的話沒有？懂了麼？』

『將軍同志，懂了，』沙布洛夫說。『很想活到這天。』

『真是這樣，真是這樣，』普羅琴珂說，『很想活到這天。真想活到這天。從明天起，當我在戰壕走的時候，我要多多的把頭低下去，——我勸你也這樣。』

兩個沉默了一會。

『想抽煙麼？』普羅琴珂一面問，一面就遞了一支香煙給沙布洛夫。

『謝謝。』

他們吸燃了煙。

『關於你的不幸事件，——勒米左夫已報告我了，』普羅琴珂說。『我今天派了人到後方留守司令部裏去，並命令他，要他順便打聽打聽，她在那個醫院並且健康怎樣？使你不至失掉她的蹤跡。』

『將軍同志，謝謝，』雖然這種關注很使他感動，——沙布洛夫差不多淡然地說。

他痛苦的，並非能否找得着安孃，因為他知道，如果她還活着的話，那他遲早是定會找着她的，——但她是否還活着呢？除了這個最可怕的沒有解決的問題外，那普羅琴珂所說的這點，——他找得着她或者找不着她，此刻差不多已經不使沙布洛夫焦急了。

「將軍同志，深深感謝，」他重複說，並不按規則的首先去緊緊地握了握普羅琴珂的手，破例的甚至忘記說道「可以去嗎？」這規矩語句，就轉過身去很快的走出了掩蔽部。

第二十五章

雖說痛苦和苦難能於拖延時間，但自安孃遭逢不幸後，沙布洛夫所經歷的頭三天，亦如他在斯大林格拉的全部時日一樣，也是瞬息即逝。當他以後試回憶自己這時日中的心緒時，或則覺得這時只有戰爭這一件事，或則覺得相反，只是失去安孃的苦痛。其實這兩種感覺都有過；但在這些時日中，這一損失的苦痛竟片刻不離，正由於它的連續性，所以他有時似乎忘記了有這樣的苦痛。

沙布洛夫從普羅琴珂那裏回到本營之後，感覺必須要在這幾天內，做出一番他以後終身不忘的某種驚天動地的事業。至於他們此刻正在做着與夫今後還待去做的一切，已經是一種超英勇的偉蹟了。在斯大林格拉的捍衛者中，已形成了一種經常頑強的抵抗力

量，這一力量之奠定，乃是各種極端複雜原因的一般結果。——由於愈邁下去則愈沒退路，由於後退即等於死在這退却中；由於大敵當前差不多對一切都是種同樣的經常的危險，或則使你習慣於它，或則使你感覺危險不可避免；由於他們被壓擠在這小塊地方，大家在此地，較在前線任何地方，彼此更加親切地知道各人的一切優良品質和缺點。

所有這些實際情況逐漸形成了這一頑強力量，其名稱為『斯大林格拉人』，並且國內各地人們對這一名詞的全部英勇意義，是較之他們自己在斯大林格拉了解的早得多。

一個人在內心裏是從來也不能相信有什麼永無止境的事情：覺得宇宙一切終歸有它的盡頭。沙布洛夫也同當時所有在斯大林格拉的人一樣，既不確實知道，甚至也不推測，究竟這一切何時才能完結，但同時他也不以為，這是永無止境的。當他該夜在普羅琴珂那裏時，雖沒完全了解，但已首先覺到：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決定於這幾個月，而是決定於這幾個星期，也許甚至是決定於這幾天之內了，能於勝利的這種預感，給了他以新的力量。

他把在普羅琴珂那裏晚餐的情形講給王林與馬斯林尼可夫聽了之後，黎明時分，就把他倆留在營部，而自己却到連上去了。全營的人已經不很多，所以他想去同每個人都談談話，把自己所已感覺到的勝利日益臨近的這種心情，轉輸於大家心坎中。

戰鬥整天在進行着。這天德寇的行動，像是約同好地要證實沙布洛夫的預覺。他們的轟炸與射擊特別亂雜無章，攻擊特別頻繁、倉卒，似乎害怕今天他們奪不到手的東西，那明天就完全不會讓他們奪去了。

沙布洛夫覺得，此刻他眼前是一隻受了重傷的野獸最後在痙攣着。他帶着正爲了現時所已開始情節之到來，而在兩個月內出死入生的人底復仇心情，對此表示無限愉快。可是在這天也好，爾後幾天也好，外表上一切如舊：戰鬥仍繼續着，其激烈程度並未減弱，德寇曾四次佔領孔留珂夫樓房與第二連陣地間的小廣場，但四次均被擊退。

沙布洛夫一舉一動仍像平常一樣的謹慎——當迫擊砲彈在附近爆炸時，他連忙伏在地上，當敵人特等射手底子彈開始在身邊吱鳴時，他就躲到磚堆後面，當敵機轟炸時，他就藏在隱蔽部裏。苦楚並不能迫使他去尋死。他隨時都很歧視這點，現在仍是這樣。他願意活着，首先是因爲他迫切而堅信的企盼勝利。極肯定明確地期待勝利。他等待這一時刻的到來，那時就會把德寇佔去的這塊最近的廣場，一週前失去的這座樓房，以及廣場與樓房外邊照舊還叫做街道的這帶廢墟，還有這一整片街坊，鄰近的這條大街，——總之，凡是他學目所及的地方，一律加以奪回。

當總結當天戰鬥時，談到了許多問題：談到又陣亡兩人，七人或十一人受傷；談到右翼的兩挺機關槍應該從電流變壓房廢墟中，移到汽車房的地下室裏來；談到如果指定司務長布斯拉也夫來代替陣亡了的腓金中尉，大概是很好的；談到因爲人員損失的緣故，

據各司務長舊的報告，營裏所領到的燒酒比規定的數目超過一倍——這不要緊，因為天氣冷，就讓他們喝罷；又談到昨天修錶匠馬真的一隻手被打壞了，假如營裏沙布洛夫那隻唯一存在的錶停着不走，那就沒有人來修理；又談到每天繼在吃粥，要能從窩爾加河那岸，運點那怕是凍了的馬鈴薯來也好；並談到某某人值得請賜獎章，趁他們還活着，身體無恙，而且在作戰的時候辦到這件事情，不要等到以後，以後也許遲了，——一言以蔽之，當他們每天談到隨時都在提及的事情時，而沙布洛夫心目中對當前偉大驚人事件的預覺，終於絲毫也沒有減弱，絲毫也沒有消失。

究竟他在這些時日內回憶安娜沒有呢？沒有——他曾一度記起她來，內心的苦痛至今還未消除，還未衰退，不管他怎樣做，這一痛苦總盤踞在他心裏。他真的覺得，假如她死了的話（而他幾乎堅信這一點）那他終身也不會再有任何的戀愛了。

沙布洛夫從來沒想過自己的行為問題，現在却開始來反躬自省了。因為苦痛抑壓着他，他時常捫心自問：他所作的一切是否得當，苦痛在行為上是否有所表現，苦痛是否使行為有所改變。所以他一面克服自己的苦痛，同時又竭力使自己處事接物亦如尋常一樣。

第三天夜裏，沙布洛夫在團部領到獎給孔留珂夫的勳章和獎給該防軍中其他人的幾個獎章後，再次鑽到了孔留珂夫那座樓房內，在那裏發給他們的獎章。所有受獎的人都還活着，都很健康，這是在斯大林格拉罕有的現象。孔留珂夫要求沙布洛夫親手替他把

勳章佩上，因為他的左手僵直直的垂着——手腕被手榴彈片打傷了。當沙布洛夫夫按士兵動作，用小刀在孔留珂夫軍服上割穿一個孔，開始替他佩上這勳章時，孔留珂夫一立正說：

『大尉同志，我想，要是向他們攻擊，那就照直從我這房子裏去，這比從那裏去都好……他們把我圍在這裏，那我們就照直從這裏攻擊。這是我出的主意，大尉同志，您看怎樣？』

『等等吧，』沙布洛夫夫說，『有這一天，我們定要做到的。』

『這主意是對的麼？大尉同志，』孔留珂夫問。『您以為怎樣？』

『對的，對的，』沙布洛夫夫說，心裏想道，要是攻擊時，孔留珂夫這老老實實的計劃，大概，真是最正確的。

『照直從我房子裏去攻打他們，』孔留珂夫重複說道。『來他一個完全措手不及。』

『我的房子』，他常常得意地重複着這句話；因為兵士中有種風傳，說這座樓房在戰報裏已正式稱爲『孔留珂夫底房子』，顯然，這一消息已傳到他耳朵裏了，所以他也很以此自豪。

『德寇想把我們從這房子裏趕走，』當沙布洛夫夫準備走去時，孔留珂夫說。『您看，兇到什麼地步；簡直打起主人來了，』他指着自己的傷手淡然一笑。『彈片雖不大，却橫着骨頭擦了過去；手指全不發彎了……大尉同志，請您報告上級長官，要是進攻，那

就從我房子裏打去，」孔留珂夫與沙布洛夫作別時，再次重複說道。

雖然沙布洛夫很尊重普羅琴珂，並知道他那番話上面是有更高首長的言論作爲後盾，但將來進攻這一信心，不僅普羅琴珂有，而且孔留珂夫也有，這點却大大鞏固了他個人的見解，認爲進攻一定是會到來的。

當沙布洛夫從孔留珂夫那裏回到營部時，已經是早晨了。這時王林還在連上，而馬斯林尼可夫因爲無事可做，本可放心去睡，但他還坐在桌旁。近來他力求到處都同沙布洛夫一塊。還在夜間他即向沙布洛夫說，要同他一齊到孔留珂夫那裏去，沙布洛夫却截然拒絕了，於是他就只得留在營部。此刻馬斯林尼可夫焦急地坐着，顯然，他雖不能在槍林彈雨下來保衛沙布洛夫，但對馬斯林尼可夫說來，在這些時日中能同沙布洛夫一塊，成了精神上的必要。

沙布洛夫一走進來，默然向馬斯林尼可夫點了點頭後，也不作聲，脫去皮靴軍服，就躺到床上。

「吸煙麼？」馬斯林尼可夫問。

「吸。」

馬斯林尼可夫把一個裝有煙葉的盒子遞給他。沙布洛夫捲了一支煙，吸着。他發覺並很器重馬斯林尼可夫底溫柔可貴的沉默，這種沉默，是在不幸之際，只有真正推心置腹的至交才能表現得出來的一種稀罕品質。馬斯林尼可夫未曾問他一句話，也沒安慰他，

但同時，前者這默默在座的舉動，隨時都在刺激沙布洛夫，使他深深感到：忍受着他心內苦痛的，不止他一人。

此刻沙布洛夫坐在馬斯林尼可夫旁邊，同時對這個孩子忽地感到一種溫情，近來第一次得意的想到，戰後也許有這一天，他倆會在距此很遠的甚麼地方，在一棟完全另一樣的房子內，穿着完全另一種服裝，而一旦萍水相逢，那時，他們定要來回憶在這五層木料的地窖內，在這寒冷凜冽的戰壕裏，在這小雪紛霏的天候下所經過的一切，那時這些白鐵杯子，斯大林格拉的『卡丘沙』燈，整個不舒適的戰壕生活以及甚至快要過去的危險本身，却忽然會成爲他們可親可愛的東西了。他坐上床去，一雙手伸到馬斯林尼可夫身上，緊緊地擁抱着他的雙肩，把他移近自己身邊，說道：

「米沙，親愛的！」

「什麼？」馬斯林尼可夫說。

「沒有什麼，」沙布洛夫道。「沒有什麼。將來有天，我們見面時，該會有什麼回憶，是不是？」

「當然，我們要回憶，」馬斯林尼可夫一度沉默後說，「今天，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你我坐在斯大林格拉這小鐵爐旁吸馬合煙時的情景。」

「十一月十八？」沙布洛夫一驚問道。「難道今天是十一月十八麼？」
「是。」

「這才怪咧，我全然忘了。」

「又怎的？」

「如果今天是十一月十八，那麼，我就整整三十歲了。」

「真的三十歲麼？」馬斯林尼可夫詰問着，他覺得人到三十歲，這年紀已經很大了。

「是三十歲，親愛的米沙，真是三十歲，」沙布洛夫重複說。

「那我們又怎樣來替您祝壽呢？」馬斯林尼可夫問。

「怎樣？」沙布洛夫說。「就這樣默默坐着吧。」

他繼續坐在床上，搖晃着，吐出一縷縷的煙。他已三十歲了，看，此刻他倆坐在掩蔽部裏，他經過了七十天的苦戰之後，終歸活到了三十歲，安孃却不在這裏，甚至她生死不明。他默然坐了好久。然後才躺到床上，忽然間，幾乎是立刻的，不意的，一手吊在床邊，拿着熄了的煙捲，沉迷入睡了。

他睡了一個鐘頭，也許一個半鐘頭。當電話員把他叫醒時，天色還是黑的，斜埋在掩蔽部牆內作爲窗子的那十二吋口徑的管子裏，還沒有透進光亮來。沙布洛夫赤着腳從地上跑到電話跟前。

「我是沙布洛夫大尉。」

「我是普羅琴珂。你怎的，在睡覺麼？」

『是，睡了。』

『那你就趕快起床，穿好皮靴，』普羅琴珂的話聲中帶着興奮的語氣，『走到外面，去聽一聽。』

『什麼回事，將軍同志？』

『沒有什麼，容後再給我打電話。報告聽到什麼沒有。並且把你那裏的人都叫醒起來，讓大家都去聽聽。』

沙布洛夫望了望錶：早上六點鐘。他急忙穿上皮靴，軍服也來不及穿，只穿一件襯衣，就跑到外面去了。

在斯大林格拉早晨六點鐘到七點鐘這時間內，通常是最靜寂的。有時一連十五分鐘二十分鐘，敵我雙方都沒有一次大砲的齊射，只聽得什麼地方有單調的步槍聲音，抑或是遠處偶然響出的迫擊砲彈的啞鳴。

當沙布洛夫跑出掩蔽部時，大雪紛紛，幾步遠的地方，什麼都看不清楚。他想要加強防衛。從普羅琴珂突然打來的電話中，他正期待着某種特別事件。然而什麼也沒聽見。天氣又冷，雪花落到開着的襯衣領裏。他這樣站了一兩分鐘後，才聽到遠遠傳來不斷的轟隆聲。轟隆聲是從右面北方來的。大砲是在離此地三四十公里的地方射擊。但這種聲音終於傳來，砲雖在遠處打着，但大地都在連連震動，據這些情形看來，覺得在出現這種聲音的地方，此刻已發生了什麼驚天動地的，按其威力說來是絕無僅有的事情，並

且這樣厲害的砲火，還是任何人從來也沒見過，從來也沒聽過的。此刻沙布洛夫已不覺得冷了，只是間或拭去落在眼毛上的雪花，繼續聚精會神地聽着。

「真的這就是那回事麼？」他想，並轉過身去，向那站在身邊的自動槍手說：「你聽到什麼沒有？」

「怎能沒有呢？大尉同志，我聽到了。是我們的大砲在響。」

「怎的想到是我們的人呢？」

「按聲音就聽得出來。」

「這聲音已經很久了麼？」

「已經有一個鐘頭了，」自動槍手說。「一點也沒有弱下去。」

沙布洛夫迅速回到掩蔽部，首先把馬斯林尼可夫推醒，接着又將不久前才從連上轉來，此刻還穿起皮靴和軍大衣睡着的王林叫起。

「起來，起來，」沙布洛夫也用五分鐘前普羅琴珂同他打電話時的那種興奮聲調說着。

「什麼？出了什麼事麼？」馬斯林尼可夫一邊穿皮靴，一邊問道。

「還問什麼事？」沙布洛夫說。「出了很大的事。到外面去聽聽吧。」

「聽什麼？」

「先去聽聽，然後我們再談好了。」

王林是穿着衣服的，他一站起就往外跑，馬斯林尼可夫只穿了一半，也跟在他後面去了。當他們出去之後，沙布洛夫就命令電話兵接上普羅琴珂的電話。

「是我，」他聽到電話筒裏普羅琴珂在說。

「報告，將軍同志：我聽到了，」沙布洛夫說。

「噢……大家都聽到了。我把所有的人都弄醒了。開始了啊，親愛的，開始了啊！我又可見到我的故鄉烏克蘭，又可在基也輔近旁弗拉基米爾山崗上去眺望眺望啊！你懂得麼？」

「懂得，」沙布洛夫說。

據沙布洛夫所記得的，普羅琴珂無論在西方戰線也好，在沃龍涅什附近也好，在這裏也好，幾乎從沒提過自己依依眷眷的烏克蘭，特別是基也輔，並且他也不愛人家當着他的面來談到這點，——這是他的隱憂所在。而此刻他却親自講起基也輔來了。

「我已經四夜沒睡到天亮了，」普羅琴珂在電話裏說。「總是跑到外面去聽，進攻是否開始了？因為我們人是愛在拂曉前開始進攻的。所以這時我總不睡，蹶着，聽着。可是今天一走出去，音樂會已開始了……沙布洛夫，聽得很清楚嗎？」

「很清楚，將軍同志。」

「我還沒接到集團軍總指揮部的正式通報，」普羅琴珂說。「你等等再通知大家。是，又何必通知他們呢？他們一聽，就會猜得着的。可是一般地你不要正式通知他們。」

我馬上同總指揮談談，徵求他的意見後，再告訴你。」

普羅琴珂放下話筒，沙布洛夫也放下了。他雖不確切知道，事情發生在那裏，底細如何，但確切感覺到，真的是開始了。固然事情只在一小時前才開始，但此刻若沒有這遙遠地方砲兵進攻的壯麗轟鳴，就已無所謂生活了。不管此刻聽到沒有，總之，砲聲是業已深入人們意識中了。

「真的開始了嗎？」沙布洛夫又一次幾乎驚愕地問着自己，而他自己就堅定不移地回答說：「是，是，當然是的。」

雖然他差不多完全靠着窩爾加河，被困在儼如鼠籠的掩蔽部內，這裏德寇距窩爾加河邊只剩下八百米達，距沙布洛夫的掩蔽部只有六十米達，但他橫豎仍如去年十二月裏有個時候在莫斯科近郊一樣，是生平第二次在享受這種無可倫比的進攻中的幸福。

「怎樣？聽到了麼？」他洋洋得意地向走進掩蔽部的王林和馬斯林尼可夫問道。

他們運動也不動，坐了約莫十五分鐘，大家都沉醉在這不可思議的快樂心情中，只是偶爾短促地談一兩句。

「該不會受挫折吧？」王林問。

「別胡說，」沙布洛夫道。「別胡說。如果是早一月的事，也許會，而現在，當我們就因為它又在此地困坐了最後這一月時，那是不會的，決不會的。」

「噢，此刻我真想在那裏，」馬斯林尼可夫說。「我要是在那裏才好咧，」他興奮

激昂地重複說。

「在那裏？」沙布洛夫問。

「就在那裏，進攻的地方。」

「別人聽來，還以為你米沙此刻是坐在塔什干什麼地方。」

「不，我就想在進攻的地方。」

「我們這裏也要進攻的，」沙布洛夫說。

「這還不曉得在那一天……」

「就在今天。」

沙布洛夫出乎意外的莊嚴而高聲地說。

「今天？」馬斯林尼可夫詰問道。

他想沙布洛夫會繼續說下去，詎料沙布洛夫再也一言不發。此刻沙布洛夫陡然想出一個計劃，但他不願過早說出口來。

「假如這樣，才好咧，」馬斯林尼可夫等待了一會說道。

「也許，我們爲慶祝進攻

來喝一杯，怎樣？」

「清早就喝酒麼？」沙布洛夫一驚地問。

「如果願意的話，我們也可以把此刻當作晚上哩。看，天還沒有大亮，」王林插上

一句。

『別加！』沙布洛夫叫道，但別加沒有答應。『別加！』他又叫了一聲。

別加站在外面聽着，亦如五分鐘前，他們站在那裏一樣。他聽到沙布洛夫在叫他，而他却第一次裝作沒有聽見，因為他想把砲聲聽個清楚明白。於是沙布洛夫就只得親自跑到交通壕裏去。

『別加！』他又一次叫道。

別加似乎剛才聽見，立刻跑到沙布洛夫跟前。

『怎麼，聽到了麼？』沙布洛夫問他。

『聽到了，』別加微微一笑。

『去，倒點酒我們喝，』沙布洛夫說。

別加在半分鐘內，弄得杯子水壺響了一陣之後，就用一個盤子裝上三杯酒，一個開着的罐頭，裏面插起幾把叉子，一併端進掩蔽部來了。

『替你自己也倒一杯，』沙布洛夫破例說道。

別加揭開雨衣幔，出去拿着自己的杯子，立刻就轉來了，據他轉回的速度看來，這杯酒是早就倒好了的。

他們舉杯相碰後，默默無語，一飲而盡。因為情況全然清楚，再也無話可說：慶祝進攻。

經過半點鐘，普羅琴珂來了電話，話聲雖較沉靜，但仍甚興奮，他通知說：接到戰

線司令部正式消息，今早五點鐘時，我軍在斯大林格拉以北地區，施行猛烈的砲兵準備射擊之後，已轉入大舉進攻了。

「那就會截斷他們，截成兩段，」當沙布洛夫擱下話筒，向大家轉述普羅琴珂電話內容時，馬斯林尼可夫與高采烈地叫喊道。

「你們去吧，」沙布洛夫說，「王林，你到第一連去，馬斯林尼可夫，你到第二連去。把這消息告訴大家。」

「你留在營部麼？」王林問。

「是。我想同勒米左夫談一談。」

沙布洛夫削好鉛筆，從營部文件包裹，拿出那張畫有全營陣地位置及前面各樓房所在的略圖，沉思着。隨後他就在圖上迅速繪了幾個記號。是的，他們今天也應當進攻了。這點他是很清楚的。他當然也想到，現在主要事變是燃熾在距他們尚遠的北方，也許還會在南方，而他們的命運——還得長久蹀在這裏。但同時，既然他們所渴望着的偉大事件，今天業已開始，所以他此刻也迫不及待，躍躍欲試了。而在和其他人們心靈中所積累的一切，應當立刻地，就在今天，找着自己的出路。於是他就打電話給勒米左夫：

「是上校同志麼？」

「是。」

「上校同志，請允許我到您那裏來。我有一個不大的作戰計劃。」

「作戰？」勒米左夫說，彷彿甚至在電話中都看出了他的微笑。「各集團軍進攻的聲譽也弄得您坐立不安了麼？」

「正是，」沙布洛夫說。

「那又怎的。這也許好，」勒米左夫說。「只是您不要來，我親自到您那裏去。」

「什麼時候來呢？」

「馬上就來。」

然而，勒米左夫只在半小時後才來到。當他尚未解開短皮襖，摘下帽子時，他那帶着斑白鬚鬚且經冷風吹得緋紅的臉面，看來儼似個仁慈和藹的「聖誕老人」的容顏。他隨即脫下衣帽，坐在沙布洛夫旁邊，飲着別加端來的一杯熱茶。

「以前，當布魯希洛夫在加里細亞長期停頓後舉行進攻時日，我在那裏也曾有某種程度上與這相同的感覺。真覺得有味，特別是在頭幾天。但此刻更大。」

「什麼更大呢？」沙布洛夫問。

「無論是進攻方面，感覺方面，都更大些。」

「您以為這是極大規模的進攻麼？」沙布洛夫問。

「當然是，」勒米左夫說。「那麼，你有什麼計劃？」他說着，把茶杯推往一旁。

「計劃很簡單。奪回孔留珂夫前面原先我營駐守的那座樓房。」

「什麼時候奪回？」

『今天夜裏。』

『怎樣奪法？』

沙布洛夫向勒米左夫簡截地說明了這一計劃，孔留珂夫昨夜對他說到這計劃時，提議人並沒豫想到，竟會實行得這麼迅速。

『主要的是，不從敵人意料到的地方去攻擊，而逕直從孔留珂夫那座被圍房子攻去，這是德寇除消極防禦外，完全沒有期待到的地方。』

勒米左夫捋着斑白的鬍鬚。

『人呢？計劃倒很好。但人呢？』

『這點，以前也使我作難過，』沙布洛夫說。『我覺得，只要有人給我們，是能於攻擊的。可是今天，既有了這，』他把頭向出口處一翹，門外那裏還可聽到砲聲，『既有了這，我想，是……』

『我們也這樣辦麼？』勒米左夫插一句。

『是，也這樣。不過，』沙布洛夫微微一笑，『既有這喜事，您又多少給我們一點人麼？』

『給，』勒米左夫也微微一笑說道。

『至於將軍那裏，要是我們向他報告，他也會給點麼？』

『沒有問題，他會給的，』勒米左夫說。『還說不定我給不給，但將軍是定要給

的。」

『但上校也給麼？』

『給。剛才我是說得玩的。我首先拿我自己出來。啊，真是防禦得够受了。有件事，您知道麼？』他眨眨眼睛，向沙布洛夫夫一望。『我們定要攻下這棟房子。既有了從北方來的這種合奏，不做到這點真是可恥。房子……這棟房子是什麼？』他淡然一笑，接着就正顏厲色的說。『要知道，一棟房子是代表很多東西，差不多代表一切，代表全俄羅斯。』他連着方纜向牆邊一移，拖長字音說道：『俄……羅……斯……您甚至難於想像，當我們在拂曉時奪回這棟房子後，我們會有的那種感覺。至於房子本身又有什麼？四壁空空，甚至還不是牆壁，而是四塊廢墟。但心裏會說：喂，奪回這棟房子，照樣也奪回全俄羅斯呀！沙布洛夫夫，你明瞭麼？最主要的，是開始。縱然是從一棟房子開始，但從此就可以覺到，會這樣繼續下去。就會這樣繼續下去，直到把敵人完全擊潰為止。一不做，二不休。』

『你打算怎樣把人弄到孔留珂夫那裏去？』他已帶着具體口吻問道。

沙布洛夫夫解釋了，他豫定怎樣乘夜把人弄到孔留珂夫那裏去，怎樣悄悄地做到這點，怎樣徒手把迫擊砲運去，或許甚至把幾尊平射砲也憑手運去。

經過半小時，大致計劃好後，他們就打電話給普羅琴珂。

『將軍同志，此刻我在沙布洛夫這裏，』勒米左夫說。『我同他已擬定好了在該營

陣地上實行進攻的計劃。」

普羅琴珂一聽到「實行進攻」這幾個字，急忙說道：

「是，是，請你同沙布洛夫立刻到我這裏來。立刻。」

他倆鑽進交通壕，就朝普羅琴珂那方走去。天色已開始放明，但大風雪仍舊把四方八面都遮住了。遠處的砲聲，雖在黎明並沒減弱。好像比以前還聽得更清楚。

普羅琴珂與緻勃勃，情緒高昂。他背着手在掩蔽部內踱躑。他還穿着不久前接見軍官們時穿的那套制服，但因今天掩蔽部裏很冷，將軍受不住這股寒氣，於是在制服外面，又披上件舊棉襖。

「真冷！真冷！」他一碰見沙布洛夫和勒米左夫時就這樣說道。「沃斯特里可夫，這狗困子，連不關心一下，弄點劈柴來。爐子也快熄了，」他摸了摸那微微有點熱氣的女生鐵爐子，叫道：「沃斯特里可夫！」

「有，將軍同志。」

「劈柴什麼時候弄來？」

「經過一點鐘。」

「要當當心啊。真冷，」普羅琴珂重複說。「那麼，你們擬定了一個什麼樣的進攻計劃？」他帶着迫不及待的口氣問道。「上校，您報告報告。」

「請讓沙布洛夫大尉報告，」勒米左夫說，「這是他提出的計劃。」

「有什麼關係，他——就讓他報告吧。此刻對我主要的是，要有進攻動作，至於誰來報告，並不重要。那你就報告好了。」

沙布洛夫在這早上再次簡截地報告了佔領這座樓房的計劃。

「你在這夜裏來得及把人都調集到孔留珂夫房子內，並在拂曉前進攻麼？」普羅琴珂問。

「來得及，」沙布洛夫說。

「這次你能去多少人？」

「三十個，」沙布洛夫回答。

「您又能給他多少呢？」

「二十人，」勒米左夫思索一下說道。

「那麼，你來得及把五十個人調集到那裏，並把一切都準備好麼？」普羅琴珂問沙布洛夫。

「來得及。」

「如果我還給你三十人，一共就有八十人了，那你也來得及麼？」

「更加來得及，將軍同志，」沙布洛夫懷着快感的說。

「那就，好，好，」普羅琴珂說。「我們就這樣開始自己的進攻吧。不過你要當心，」他對沙布洛夫講，「浪費人員，我是不允許的。我深信我們能奪回這棟房子。不

管北面那裏怎樣好法，但在斯大林格拉這裏，被圍的總還是我們，而不是德寇。你懂得麼？」

「懂得，」沙布洛夫說。

「將軍同志，」勒米左夫說。

「有什麼事？」

「請允許我來親自參加這次戰鬥。」

「親自？」普羅琴珂狡黠地把眼睛一眯。「這是什麼話：您要到沙布洛夫的指揮所去麼？好，也該這樣……因為您是團長。或許，您還要爬到孔留珂夫那裏去麼？您想的這點麼？能爬去麼？」

勒米左夫默無一語。

「能爬去麼？」

「是，將軍同志。」

「也行。不過再要往前面那一棟房子裏鑽去，那我却不允许。讓沙布洛夫一人去到那裏好了。明白麼？」

「是，將軍同志，」勒米左夫說。

「他到前面去，您到孔留珂夫房子裏，我或許也到他那指揮所來。我們就這樣決定。現在您可以走了。我馬上下命令，挑選三十個人給您。只是要愛惜。請您注意，這

是最後的人，多的沒有了。」

「我可以走麼？」沙布洛夫問。

「可以，準備得怎樣，打電話給我。要詳細些報告。我也想知道那裏的情形，」忽然他簡單地，幾乎是天真的說道。「呵，還有一件事。請您代表我這師長向戰鬥員和指揮員們說：誰要是第一個衝進房子——給他勳章，誰接着進去——獎章，誰捉住「舌頭」，爾後不讓人把他打死，主要是不讓人打死，也是獎章。您就這樣轉告大家。你不說這是孔留珂夫首先提出的意見麼？」普羅琴珂問沙布洛夫。

「是。」

「孔留珂夫應得獎章。不久前我給過他的勳章，對不對？」

「對，」沙布洛夫說。

「這也好。——現在又得獎章。讓他帶着。你這樣對他說：算我欠他一個獎章。再沒有別的話。可以去了。」

第二十六章

整天都在準備夜間進攻。一切都進行得迅速，毫無停滯，準備得異常周到。似乎師裏所有的人，從沙布洛夫起直至普羅琴珂止，都充滿了躍躍欲試的渴望。兩小時後，師

參謀長就打電話給沙布洛夫，說從師預備隊裏抽出的三十人已經集合好了。由費上調齊了三尊平射砲，一俟該樓房佔領後，立即星夜拖到那裏去。別加在掩蔽部角上弄自己的、沙布洛夫的和馬斯林尼可夫的三枝自動槍，他那樣仔細地來擦拭，上油，好像戰鬥動作的勝敗全以此為轉移似的。他並從房角裏掏出沙布洛夫那個裝手榴彈的小破麻袋，精細地縫補着。軍事教令上對於準備戰鬥時要求嚴守秘密的規定，此次營裏不但未曾違行，甚至恰恰相反，每個人都知道，今夜在準備攻佔這棟房子，雖然很多人也許要在夜間這次進攻動作中為國捐軀，但大家對這次行動無一不是心滿意足的。

並且轟隆不停的大砲聲，證明我軍在繼續進攻，以及經過長時間的困坐之後突然來奪取該樓房的念頭——這一切一切迫使所有的人，全想不到『死』字上，或者更正確些說，對於死這一層比平素想得少一些了。

晚上，勒米左夫到營部來了。他說，他派來的和普羅琴珂派來的人已在準備待命。他們四個人——王林，馬斯林尼可夫，沙布洛夫和勒米左夫——很快就吃了一點東西，吃得並不很飽，因為別加忙於擦拭自動槍，這次他竟疏忽了。隨後他們分好了工。王林應留在營部。順便說說，他剛從連上回來。這天陣地上整日都在照常射擊，德寇並實行過兩次不大的攻擊。總之，此地發生的一切情形，都好像在北面並沒有這種驚奇的，總在擾攪人們意識的大砲轟隆聲響似的。現在王林就得在營部值夜，這裏橫豎是要留一個人。雖然沙布洛夫看見他臉上顯出一種不滿和極力抑制自己的神色，但他竟毫不爭辯地

同意了。至於馬斯林尼可夫則興緻勃勃，因為他將同沙布洛夫和勒米左夫一塊到孔留珂夫那棟房子裏去。

天剛一漸黑，沙布洛夫帶着第一批戰士和馬斯林尼可夫，就順利地達到了孔留珂夫房子內。

「大尉同志，可許我問個問題麼？」孔留珂夫一迎見沙布洛夫時，就這樣問道。

「什麼？」

「按這砲聲聽來，是我們人在包圍德國人麼？」

「顯然是的，」沙布洛夫說。

「對呀，我也是這樣解釋的，」孔留珂夫說。「要知他們都在問我：「中尉同志（他們都稱我是中尉，因為我是防軍長官），中尉同志，這是我們人在進攻麼？」。我回答說：「定是我們人在進攻」。」

「定是我們人在進攻，孔留珂夫。一定是。」沙布洛夫說，「並且今天我們也要進攻。」

隨後他就轉告孔留珂夫說，普羅琴珂允許了給他獎章，孔留珂夫立刻就立正說道：「誓死效勞！」

孔留珂夫部下的人協同到達的戰士們，靜悄悄地遞走一塊塊的磚頭，給衝擊隊拆開今夜由此出發的過道。炸藥、手榴彈一點點的經過交通壕都運來了，隨後又拖來了幾架

反坦克槍和兩門營迫擊砲。

當沙布洛夫夫留下馬斯林尼可夫在那裏繼續佈置，自己轉回營部時，一個年輕中尉砲兵連長，已在營部；他報告說，他的三尊平射砲已經運來了。中尉請示拖向前去的辦法。

『能拖就拖，』沙布洛夫夫說，『不能拖的地方就用手抬。』

『我們用手抬好了，』中尉亦如今天所有的人一樣，充分有決心的說。『能够一直抬到目的地去。』

『用不着一直抬到，』沙布洛夫夫告訴他說。『但有一樁：如果你們嘈嚷一下，即令德寇不因此要你們的命，那我爲這也是要你們的命的。就這樣，去執行吧。』

『大尉同志，我們不會嘈嚷的，』中尉說道。

沙布洛夫夫派別加去替他引路，別加已三次到過孔留珂夫那裏。

沙布洛夫夫在房子內把自己和勒米左夫的人集合好，接收了最後一批從普羅琴珂那裏來的三十人，並將他們分成幾組，然後開始向孔留珂夫房子裏進發，這時已經是半夜了。最後，他同勒米左夫也到那裏去。

在一個蓋上水門汀塊的地下室內，戰士們輪流到那裏抽煙，他們緊緊地蹲坐着，如同母雞伏雛一樣。當煙葉不夠時，他們就三人或四人共吸一支捲煙。沙布洛夫夫掏出衣兜裏的小煙袋，把那攪成粉末的煙葉，全分給了戰士。他自己並不想吸煙，他幾乎一點也

不焦急，只是隨時都在深思苦慮，是否忘記什麼，是否全已辦理妥善。

交通兵從孔留珂夫房子裏架了一根電話線到沙布洛夫底指揮所，這根電線要是在白天，德軍就會看見，並把它截斷的，但在夜裏却完全可以通話。沙布洛夫經這條線同普羅琴珂打電話。

「從那裏打來的？」普羅琴珂問。

「孔留珂夫房子裏。」

「真本事，」普羅琴珂說。「我正想說，要從那裏架根電線來。喂，怎樣？」

「一切快準備好了，將軍同志。」

「很好！半點鐘後能開始麼？」

「能，」沙布洛夫說。

「這就是說，十二點半。很好。」

但攻擊開始時，並非十二點半，而是在一點十五分，遲了四十五分鐘。因為反坦克的平射砲怎樣也不能拖進牆洞，非得一塊塊磚的拆開牆壁不可。

最後，當首先担任攻擊的五十人已分爲四個衝擊組，帶着炸藥包與手榴彈的工兵及跟隨他們前進的自動槍手已準備就緒，而各平射砲的砲口亦從各牆洞裏伸出來，對着近處那望得清楚的牆壁突出部，亦即德寇架有幾挺機關槍的地方時，——一點十五分，遂小聲地發出了開始攻擊的命令。

迫擊砲響得震聾了耳鼓，其回音就像皮球在兩壁間碰來碰去一樣，沿廢墟一帶隆隆大轟起來。各平射砲開始直接射擊。沙布洛夫與馬斯林尼可夫各帶領一個衝擊組前進着。德寇本期待我軍會從別的任何地方向他們攻擊，但單單沒料想到，攻擊竟會從這棟全被包圍，並在他們看來是封鎖得水洩不通的房子內開始的。敵人雖則激烈射擊，但漫無目標，顯然他們是茫無所措了。

這次攻擊，亦如我軍所有夜戰一樣，是充滿了突然性，迎頭射擊，手榴彈逕直在敵人腳下爆炸，——這一切都說明夜戰主要不在人多，而在於作戰者意志堅強。

沙布洛夫居然幾次擲過手榴彈，也用自動槍向着什麼人射擊過，並在黑暗裏幾次踢到磚塊上，跌倒下去。但他終於跑過這房子地下室的各廢墟，一直跑到樓房西頭，疲乏得吁着氣，即命令身旁某個戰士，趕快轉告後面，把平射砲拖出來。

一切經過，對於德寇說來，竟突然到了極點，他們中間許多被打死了，其餘的人，甚至還沒意會到是什麼一回事，就從房子內竄逃了。可是臨近的德寇長官們，顯係在接到俄國人佔領該樓房的突然報告後，竟惶急到這個地步，甚至不顧一切，收集身邊所有的人，破例地不待天明，就驅使他們去實行反攻。第一次反攻被擊退了。半小時後，他們先用迫擊砲對這房子射擊一陣，接着就舉行第二次攻擊。沙布洛夫再次虔心感謝普羅琴珂給他補充了人。這樓房內沒有留下一座完整的牆壁，一片廢墟，各牆壁上滿是大洞小眼，從四面八方，德寇都可以鑽進裏面來，必須在此一片漆黑中來捍衛自己。

德寇第二次反攻正熾時，馬斯林尼可夫爬到沙布洛夫夫跟前，問他有沒有手榴彈。

「有，」沙布洛夫夫說，就立忙從腰上解下一個手榴彈給他。「怎麼，你的都擲掉了麼？」

「擲掉了，」馬斯林尼可夫歎然說道。

「告訴他們運迫擊砲來，那怕兩門也好。此刻倒不需用，可是要在拂曉前運到這裏。米沙，我們就在此地設起指揮所來，無論如何也不離開這裏。懂得麼？」

「懂得，」馬斯林尼可夫說。

「你去，告訴迫擊砲手們。」

「馬上去。」

馬斯林尼可夫還滿懷着戰鬥熱忱！不想離開這裏。

「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他低聲說。

「怎的？」沙布洛夫夫端着自動槍回答。

「阿列克塞·依萬諾維奇，那裏攻得順利麼？您以為怎樣？」

「順利，」沙布洛夫夫說，更把自動槍端近；他覺得前面有什麼人在走動。

忽然從左邊牆洞內鑽進了幾個德寇，他們終於在這房壁上找到沒有設防的縫口。沙布洛夫夫照他們射擊了一長排子彈後，子彈盤裏空了。他伸手到腰邊一摸，那裏本該掛有一顆手榴彈，但手榴彈沒有，他剛給馬斯林尼可夫去了。而德寇們業已摸近他的身旁。

馬斯林尼可夫從沙布洛夫夫肩膊後面擲去那顆手榴彈，不知怎的，沒有爆炸。這時沙布洛夫就急忙掉轉自動槍，抓着槍筒，大揮起槍托，猛向在他身旁一提的那個黑影打去。他揮起時用力過大，竟沒站住腳，把自動槍打到一個什麼劈拍作響的東西上，接着自己就仆下去了。大概，正因為這一仆，才救了他的命——一長串發光自動槍彈，就在他上面飛過去了。

馬斯林尼可夫在暗裏用手槍打了幾發子彈後，眼見一個德寇揮起自動槍正要向躺着的沙布洛夫夫打去，這時他一扔掉那枝空手槍，就從側面撲到那德寇身上，兩手拊住他的喉嚨，他倆互相纏在磚地上翻滾；一面滾，一面都想捉住對方的手。馬斯林尼可夫底左手夾在兩塊磚頭中間，他聽到這手夾得吱吱響了一聲，再也提不起來了。他用另一隻手繼續去拊住這德寇的喉頭，翻滾着，時而翻在他上面，時而滾在他下面。最後他只覺得有個什麼冷硬硬的東西抵在他的胸上。這德寇終於掏出腰上的手槍，用一隻空手觸近馬斯林尼可夫身上，連連開了幾槍。

沙布洛夫夫跌下後，恢復知覺，一跳起來。就看見有個黑團圍在他腳下滾着。隨後聽到打了幾槍，這黑團圍拆散開來，登時就是一個不認識的大個子爬起蹲坐着。這時沙布洛夫夫赤手空拳，一無所有，於是他從腰上扯下自動槍彈盤，帶着套子，平平地用雙手抱着，儘他全身的力量，猛向這德寇頭頂上：一，二，三次的打下去。

從隣間地下室裏跑來的我方自動槍手，已經躺在牆壁突出部外，射擊德寇。反攻被

擊退了。

『米沙？』沙布洛夫大聲喊道。『米沙！』

馬斯林尼可夫默不作聲。

沙布洛夫蹲伏下去，掀開那德寇的死屍，到處摸索，他一觸到馬斯林尼可夫身邊時，摸了摸他的領章，又摸了摸他軍服上的『紅星』勳章，然後撫着他的臉，又叫了一聲：『米沙』。馬斯林尼可夫默不作聲。沙布洛夫再摸了摸他。左邊胸口那裏，軍服上全是濕的，濕得粘手。沙布洛夫又試了試，總想把他弄起來。他狂妄地想道，如果他此刻能把馬斯林尼可夫弄得站起來，這點是非常重要的，那時他大概還會活着。但馬斯林尼可夫的身體軟弱地攤在沙布洛夫雙手上。這時沙布洛夫托着馬斯林尼可夫，也像馬斯林尼可夫四天前托着安孃那樣，踏着亂磚，走去了。

『砲都拖來了麼？』他一聽到砲兵中尉發過口令的聲音，就問道。

『拖來了。』

『在什麼地方？』沙布洛夫又問，他站着，好像已忘記手上抱得有馬斯林尼可夫似的。

『一尊在這裏正面，兩翼各一尊。』

『對的，』沙布洛夫說。

他走到那間頂上還有塊水門汀板蓋住，尚可擦燃火柴的地下室裏，往地上一坐，手

上還抱着馬斯林尼可夫。

『米沙！』他又叫了一聲，並擦燃火柴，連忙一手遮住。

弱光下，瞬息現出馬斯林尼可夫的蒼白面容，鬆蓬的頭髮向後披起，一縷濕軟捲髮粘在前額上。沙布洛夫把這股頭髮理順了。

雖然從他倆談話後到這個沉默時，只過了幾分鐘，但沙布洛夫覺得，像是過去了無限之久的。他打了個冷噤，手裏總還抱着馬斯林尼可夫，悲痛地哭了，這是他五天來第二次的涕泣。

一小時後，當德寇最後一次夜間反攻完結時，就全清楚了：德寇決定把下次攻擊延到黎明時去舉行，沙布洛夫將參加了衝擊這樓房的那工兵排排長叫來，命令他給馬斯林尼可夫掘個墓阱。

『就在這裏麼？』工兵排排長驚訝地問，因為他知道，只要稍有可能時，照例是要把陣亡長官的遺體運到戰場後面什麼地方去的。

『就在這裏，』沙布洛夫說。

『也許，在我們地區上要好些麼？』

『不，要在這裏，』沙布洛夫說。『現在這裏也是我們的地區了。執行命令吧。』工兵們在土上敲索，試了好久，總想在牆腳附近找到一塊凍結較少的泥土。但在凝固了的土上，鐵鎬怎樣也掘不進去。

『你們在遲延什麼？』沙布洛夫憂鬱地問道。『我來指給你們看，要在那裏挖個墓阱。』

他把工兵們引到這房子的正中間，房子上面，還聳立着一些樑柱殘跡，好像些黑十字架似的。

『就在這裏，』他把皮靴往水門汀地上踉得碎的一響，說道。『鑽開一個洞，放進炸藥，炸出一個阱，就安葬在這裏。』

他的聲音與平素不同，現得森厲。工兵們迅速鑽開了一個洞，塞進幾公斤炸藥，大家都藏在鄰牆那面，點燃了引線。短促的一聲轟炸，要是在四周聽起來，就像幾十個單聲聲的地雷爆炸一樣。在炸開了的地上，挖好了一米遠深的一個阱，阱裏的磚塊和水門汀片都插了出來，然後就把馬斯林尼可夫的遺骸，放在內面。沙布洛夫跳進墓阱裏，站在死者身邊。他脫下馬斯林尼可夫身上的軍大衣，費了大力，才將袖子從那已經僵硬的手臂上退下，然後把軍大衣蓋好軀體，只現出臉面來。這時天已微明，沙布洛夫彎下身去，清清楚楚看見馬斯林尼可夫底面容，他把馬斯林尼可夫軍服內的文據掏出，放在自己衣兜裏，並將勳章摘下。

『誰有步槍？』他從墓阱裏跳出問道。

『個個都有。』

『向空中齊射一次，以後就掩下墓土。我喊口令：一，二！』他已上了些子彈到自

己的自動槍裏，也同他們一塊，鳴槍致敬。乾燥短促而聲音不大的齊放，一度在冷空中哀鳴。

『現在掩上土吧。』沙布洛夫說了之後，就轉身背着墓阱，他不願看見拋下去的水門汀塊和磚塊，打着一小時前還未能設想會死去的人底遺骸。沙布洛夫並沒扭過身去，只是背脊上覺得，冷磚塊在往墓阱裏降落，磚土愈堆愈高，因為磚土愈堆愈多，聲音就越來越小。看，工兵鍬已經把土鏟得與地一般平了。

沙布洛夫蹲坐下來，掏出衣兜裏的小日記本，撕下一頁，就急速地寫上了幾行字：『馬斯林尼可夫犧牲了，』他寫道。『我留在這裏。如果團長同意的話，請令王林率同營部移至我附近孔留珂夫房子裏，我認爲這是很適當的。沙布洛夫。』

他叫來一個交通兵，命令他把這條送給勒米左夫。

『現在就要在這裏作戰了，』沙布洛夫仍帶着先前那種愁鬱腔調說道，從他聲音裏，可知他的淚珠快奪眶而出了。『定要在這裏作戰，』他並未向着任何人，而獨自重複地說，『連長在此地麼？』他叫了一聲。

『在此地。』

『我們去吧。在我看來，右邊側屋那裏，須要在屋基下面，挖築幾個機關槍巢。你的機關槍是架在第一層樓上麼？』

『是。』

「那會給你通通打爛的。應該挖起洞來，架在牆腳地裏面。」
他倆沿着水門汀地走了幾步。忽然沙布洛夫止步了。

「等一等。」

這時四周沉寂，敵我雙方均未射擊。一股冷西風，向這廢墟上吹着。西方遠遠的砲聲，若斷若續的被風送來，聽得清清楚楚。

在斯大林格拉東五十公里的中阿黑土巴一帶，並沒聽到遙遠的砲聲，只開始有進攻的初次傳言。清晨，在一間臨時作爲手術室的民房內，安孃正躺在抬床上。已經替她開過一次刀，但有塊藏得很深的彈片，尙未拔取出來。這幾天內，她的知覺時復時失，此刻她臉上幾無血色，躺着動也不動。一切都準備好了，只等外科主任醫生到來，因爲他答應開第二次刀，現在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這次手術上。醫生們在交談着：

「亞歷山大。彼得諾維奇，您認爲她活得了麼？」一個年輕的女醫生問到那位有番年紀、白衛生帽戴齊眉尖的外科醫生。

「一般說來，是活不了的，如果他來開刀，也許會有救，」外科醫生說，他捲了一支煙後，又補充道：「要是她的心臟支持得住，也許活得了。」

門開開了，從民房隔壁半間裏，吹入一股冷風，一個矮小身材的人快步地走了進來，他把一雙現出粗壯紅潤指頭的手，伸在前面，顯然，手是剛用酒精擦淨了的。口邊，稠密斑白鬍髭下，翹起一支香煙。

「放到手術台上，」他望了望安嬪躺着的抬床那方，說道。「點火給我吸煙。」有人向他擦燃了火柴，他挨近火去，把煙吸燃，雙手仍舊向前伸起。

「聽說，」他走近手術台說着，「我軍已轉為總進攻，已佔領了卡拉契，並在包圍斯大林格拉城外的德寇。不多說，」他用雙手做了一個斷然的手勢。「詳細情形，待施行手術後再談。把我的香煙拿走。端亮來。」

總進攻已繼續了將近兩天兩夜。十一月的漆黑夜裏，就在窩爾加河與頓河間這頓河支流一帶，我軍各機械化軍團都在金鐵齊鳴的鏖進着，汽車在雪地上且陷且行，慢慢前進，橋樑在接連炸毀。村鎮到處在燃燒，地平線上，砲火與村火交成一片。當夜即僵凍了的屍體，就在各道路、各田野上黑斑斑的躺着。

步兵沿雪野邁進，頭上緊戴着耳帽，手遮着風，腳時常陷在雪裏。用手將大砲抬過一個個的雪崗。溝谷上就由雜屋上拆來的木板木料，架起些活活動動的小橋。

兩個戰線在這冬夜裏，從地圖上看來，儼如彼此撮合的兩隻拳頭，二者愈接近，準備在斯大林格拉西面遠遠的頓河草原上交合起來。

在這兩個戰線所席卷着的空間及其堅牢不拔的合圍中，還有幾十萬德軍，還有許多軍團和師團——帶着司令部，將軍，紀律，大砲，坦克，飛機與飛機場；有着這彷彿名正言順，自命為力量，而同時則已經是甕中之蠶，明天即成為死屍的幾十萬敵人。

在這個深夜裏，各報館內尚正在排印蘇聯情報部照例謹持而不想事先公佈的戰報，而

人們在睡覺前諦聽無線電廣播中的
道此次血戰中所已奪得，而對俄羅斯說來，是在這時光內才開始的軍事捷音。

(一九四三年作)

(完)

